

股市 神猎手

大投机家亲授70年牛熊通杀大智慧

中资经典 · 打造最具价值的金融投资胜经

从零开始向科斯托拉尼学炒股，一次就成为高手

驰骋股海
不可不读的
作手回忆录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匈〕安德烈·科斯托拉尼 (Andre Kostolany) ©著 张利华 ©译

全球金融投资类百万畅销书
巴菲特和索罗斯信奉的股市赚钱秘籍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股市神猎手

大投机家亲授 70 年牛熊通杀大智慧

〔匈〕安德烈·科斯托拉尼（Andre Kostolany）◎著

张利华 ◎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北京·上海·西安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通过 Grand China Publishing House (中资出版社) 授权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在中國大陸地区出版并独家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股市神猎手 / (匈) 科斯托拉尼 (Kostolany, A.) 著; 张利华译.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3.4

ISBN 978-7-5100-5941-4

I. ①股… II. ①科… ②张… III. ①证券交易 研究 IV. ① F83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5111 号

版权登记号 图字: 19-2013-023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by André Kostolany
Copyright © 2000 by FinanzBuch Verlag GmbH Münche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Grand China Publishing Hous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Grand China Publishing House arranged wit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in any manner whatever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or reviews.

股市神猎手

策 划: 中资海派

执行策划: 黄 河 桂 林

责任编辑: 张立琼

责任技编: 刘士锦

特约编辑: 杜天宜

版式设计: 王 芳 李婉琳

封面设计: 张 英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邮政编码: 510300)

电 话: 020-84451013

http: //www.gdst.com.cn E-mail: pub@gdst.com.cn

印 刷: 深圳市新视线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55 千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0-5941-4 / F · 0096

定 价: 68.00 元

目 录

推 荐 序	一个敢讲真话的投机家	11
科斯托拉尼重要事件	大投机家撬动股市的学问	13
编辑的话	浪漫的投机家	15
前 言	投机的艺术	21

第 1 章 我的股市祈祷书 27

股市是天堂也是地狱，股市是胜利者的后花园
也是失利者的坟场，股市是一座若隐若现的宝藏，
更是能让你摔得粉身碎骨的万丈深渊。

股市——我的生命	28
投机世界的风雨和阳光	34
世界伟人们的投机逻辑	40
喜怒无常的股市	45
股市的情人——通货膨胀	58
股市的幕后操纵者	60
牛顿的困惑	65
投机绝杀技——反周期操作	71
如果犹太人要吃猪肉……	77
法师也是投资专家？	80
让人疯狂的“第一手”信息	84
一只股票的发烧曲线图	91

人脑 VS 电脑 97

不可分离的搭档 101

第2章 股市的历史，也是我的历史 105

投机者的贪婪将股市一步步推向崩溃的边缘。纵然度过了这些危机，但资本主义的矛盾始终是无法调和的，任何推迟危机到来的举措都只是一种苟延残喘。

1557 年的“国债危机” 106

郁金香葱的祸 110

第一个现代证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 114

庞大帝国的神经中枢：伦敦证券交易所 118

摄政王的牺牲品 124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手：投机 128

华尔街的“珍珠港事件” 132

19 世纪德国经济的春天 134

第3章 孤独的狂欢 139

经济危机就像一颗重磅炸弹，使得资本主义体系的大厦顷刻间崩塌。纵然我在这场危机中获利颇丰，但我已经无心享受这孤独的狂欢。

西方世界的梦魇：1929 年的大崩盘 140

我是幸运的 149

当别人哭泣的时候大笑？ 159

陶醉在音乐中的投机者 166

“金钱稍纵即逝，而艺术是永恒的” 168

第4章 股市和激情 175

投机者的一生就像一场赌博，他们把自己所有的身家都押在了上面。也许他们会偶尔看看周围的风景，但最终都会回到投机的路上。

短暂的爱 176

街头滑稽剧和它的拐角 183

男人“冲锋陷阵”，女人“坐享其成” 187

股市的“英雄” 190

第5章 投机世界的镜像 197

投机世界就像一个大商场，里面的商品五花八门、琳琅满目，而投资顾问和股票经纪人们总是绞尽脑汁诱导客户来购买这些商品。

巴黎股市的冒险者 198

奇幻世界上空的雷雨云 203

国家的美德决定货币的价值？ 213

为保护资产而投机 215

如果银行重新变成了咖啡馆…… 225

谁在谁面前保护谁？ 228

“避税天堂”才是最保密的银行 232

“视觉贸易者”和“超视觉贸易者” 235

第6章 奇幻世界中的骗局 237

投机者是一群在贪婪与恐惧之间徘徊的孤魂，各种骗局就像陷阱一样等着他们掉进去，被冲昏头脑的这群可怜虫明知是骗局却还义无反顾地扑向它。

混淆视听的托拉斯和投资基金 238

基金魔咒 241

“混合康采恩”的骗局 245

“吸血鬼”的阴谋 249

天鹅绒上的游戏 253

由无知导致的同谋 256

美国是投机者的天堂 259

“这只是第一次打击……” 262

别忘记美国！ 265

资本主义世界能幸存吗？ 268

第 7 章 我的日不落帝国 273

投机者中的世界主义者不应仅仅分析和观察自己国内的股票市场，还应该分析和观察全球发生的事件、世界各国的政策、资金流动……

投机世界的牌手 274

J.P. 摩根的小钢块 276

傻瓜到处都是 278

我心中的珍宝 281

股市大家庭 286

匈牙利的女预言家 290

我最后的“莫希干人小圈子” 293

日不落帝国：股市 295

大投机家的股市教义 297



股市神猎手

大投机家亲授 70 年牛熊通杀大智慧

〔匈〕安德烈·科斯托拉尼 (Andre Kostolany) ©著

张利华 ©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北京·上海·西安



André Kostolany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Wissen, was die Börse bewegt

FinanzBuch Verlag München

“iHappy投资者” 系列图书项目介绍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资海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合力打造《世界经管学术经典文库》正式面市

《世界经管学术经典文库》从“iHappy 投资者”系列图书拉开大幕。

深圳市中资海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约翰·威立国际出版公司（John Wiley & Sons, Inc.）旗下的 Little Book 系列展开了独家战略合作。约翰·威立出版社不仅是全球历史最悠久、最知名的学术出版商之一，更是世界第一大独立的协会出版商和第三大学术期刊出版商。

而“Little Book”经典投资系列品牌图书作为“iHappy 投资者”主打书目，不仅涵盖了“理论结合实践”的投资策略，更结合欧美投资大师的经典投资理论，突出了未来投资趋势等主题，系列书中的每本书都从不同角度解读了投资获利的奥秘，为读者及广大投资者的投资理财指引明灯。其作者大都为金融投资界享誉盛名的大师级人物，包括“成长股价值投资之父”菲利普·费雪、“指数基金之父”约翰·博格、“华尔街最知名的股票预测者之一”肯·费雪等。

该系列丛书特色鲜明，引领投资潮流，在囊括众多投资经典的同时，也包含很多全球投资新秀的最新投资理念，对国内的投资人和投资机构极具借鉴和指导意义。

The Little Book of Trading by Michael W. Covel

The Little Book of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by Ben Stein and Phil DeMuth

The Little Book of Emerging Markets by Mark Mobius

The Little Book of Hedge Funds by Anthony Scaramucci

The Little Book of the Shrinking Dollar by Addison Wiggin

The Little Book of Bull's Eye Investing by John Mauldin

The Little Book of Market Myths by Ken Fisher and Lara Hoffmans

The Little Book That Still Beats the Market by Joel Greenblatt

The Little Book of Bull Moves by Peter D. Schiff

The Little Book of Economics by Greg Ip

The Little Book of Sideways Markets by Vitaliy N. Katsenelson

The Little Book of Valuation by Aswath Damodaran

为了适应市场发展要求，中资海派成立了“iHappy 投资者”系列图书编审委员会，诚邀国内相关领域的权威、专业人士，拨冗推荐该系列图书，并在编辑加工图书的过程中提出宝贵意见。

第一批加入“iHappy 投资者”系列图书编审委员会的成员有：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 李大霄

巴菲特长期价值投资策略研究者和传播者 刘建位

《经济观察报》主编 刘 坚

《中国证券报》金牛基金周刊副主编 杨 光

《黑化》、《财富创始记》作者，财经作家 范卫锋

《新金融观察》报副主编、《新领军者》杂志主编 刘宏伟

“Fortune & You，财富智慧你的魅力与幸福”课程创办者 毛丹平

《理财》杂志社 社长兼总编 解鹏里

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 孙建波

《第一财经日报》资深编辑 艾经纬

中资海派已引进和已出版的该系列图书有：

先锋集团 (Vanguard Group) 创始人约翰·博格 (John Bogle) 的《投资稳赚》(*The Little Book of Common Sense Investing*)；

美国晨星公司的证券研究部主管帕特·多尔西 (Pat Dorsey) 所著的《巴菲特的护城河》(*The Little Book That Builds Wealth*)；

价值投资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真传弟子克里斯托弗·布朗 (Christopher Browne) 所著的《价值投资》(*The Little Book of Value Investing*)；

自 1980 年以来一直从事金融分析和投资通信编辑的路易斯·纳维里尔 (Louis Navellier) 的畅销书《怎样选择成长股》(*The Little Book That Makes You Rich*) 等。

中资海派已引进和即将出版的该系列图书有：

The Little Book of Value Investing by Christopher Browne

The Little Book That Makes You Rich by Louis Navellier

The Little Book That Builds Wealth by Pat Dorsey

The Little Book That Saves Your Assets by David M. Darst

The Little Book of Main Street Money by Jonathan Clements

The Little Book of Safe Money by Jason Zweig

The Little Book of Behavioral Investing by James Montier

The Little Book of Big Dividends by Charles B. Carlson

The Little Book of Bulletproof Investing by Ben Stein and Phil DeMuth

The Little Book of Commodity Investing by John R. Stephenson

The Little Book of Currency Trading by Kathy Lien

The Little Book of Stock Market Profits by Mitch Zacks

The Little Book of Big Profits from Small Stocks by Hilary Kramer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通过 **Grand China Publishing House (中资出版社)** 授权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在大陆地区出版并独家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股市神猎手 / (匈) 科斯托拉尼(Kostolany, A.) 著; 张利华译. -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3.4

ISBN 978-7-5100-5941-4

I. ①股… II. ①科… ②张… III. ①证券交易—研究 IV. ①F83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5111号

版权登记号 图字: 19-2013-023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by André Kostolany
Copyright © 2000 by FinanzBuch Verlag GmbH Münche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Grand China Publishing Hous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Grand China Publishing House arranged wit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in any manner whatever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or reviews.

股市神猎手

策 划: 中资海派

执行策划: 黄 河 桂 林

责任编辑: 张立琼

责任技编: 刘士锦

特约编辑: 杜天宜

版式设计: 王 芳 李婉琳

封面设计: 张 英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邮政编码: 510300)

电 话: 020-84451013

<http://www.gdst.com.cn> E-mail: pub@gdst.com.cn

印 刷: 深圳市新视线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55 千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0-5941-4 / F·0096

定 价: 68.00 元

**有很多钱的人能够投机；
有很少钱的人不可以投机；
根本没有钱的人必须投机。**

**欧洲的沃伦·巴菲特
证券教父安德烈·科斯托拉尼**

该书中文简体字版的出版，是我们对这位 20 世纪
股市见证人最深切的怀念和感激，因为他能引领我们
走向富足而幸福的生活。

黄河

中资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推荐序



凯恩斯

新浪财经博客点击过 7 亿
首席理财分析师

一个敢讲真话的投机家

很难想象这是一本德国人写的书，因为德国人给我的印象是严谨而且不苟言笑。本书把投资和投机的道理写得深入浅出，幽默风趣，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作为投机家，安德烈是一个敢于讲真话的人。

一些在中国股市里叱咤风云的人，我认为他们是在欺骗股民，甚至很多炒股软件发明者都是骗子，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根据他的分析股市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是他根本不会做股票。不做股票投资还给你讲如何在股市投资赚钱，他不是骗子是什么？本书作者安德烈一定是善于投机的，他在书中的炒股投机心得“相信图表，死路一条”，是这位投机大师发自内心的一句真话。因为在股市中，投机者总是乐于通过图表来发现某种规律，投机者盲目地相信图表，甚至把从图表中得到的结果教条式地搬到股市中。这样无异于慢性自杀。

相信图表，会让你追涨杀跌，很难赚钱。股市不只是投机，更是一种危险的游戏。真正的投机者不会拘泥常规，他们会坚定信念，朝着自己的目标



奋进。前一段时间，沪指曾一度跌破2 000点，我相信这已经是底部区域，不要设想你能抄在最低点，即使抄到了最低点你也不一定能赚钱。因为你不能克服恐惧和贪婪之心，但是投资却要在别人恐惧时仍然保持你的贪婪。就像作者所说的，股市是按其逻辑来发展的，它有其自身的周期。要想在股市中获利，不仅要有灵活的投资技巧，更不能随波逐流。

科斯托拉尼重要事件



大投机家撬动股市的学问

巴黎是科斯托拉尼的发迹地，影响其一生的人生观与金钱观都在此时期建立，当时科斯托拉尼就立志成为百万富翁。此后他持美国护照在德国工作，历经两次世界大战，遭遇两次彻底的破产。但科斯托拉尼说：“投机者要提得起，放得下。”每一次冲击的谷底，都让他弹跳得更高。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科斯托拉尼多了一个新头衔：股市教授，他开始在德国和世界各大都市的咖啡馆中教授股市知识，上自王孙贵族，下至贩夫走卒，都是科斯托拉尼咖啡馆讲座中的学生。咖啡馆讲座反响热烈，不但学生人数大增，连各大金融机构、银行也争相邀请科斯托拉尼演讲，而他也成为德国、奥地利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

科斯托拉尼不仅是成功的投资者，也是广受读者喜爱的作家。虽然在 35 岁就赚得足以养老的财富，但过人的精力使他不甘就此退休，转而发展第二事业，将自己的证券交易经验与理论，写成一本本实用且平易近人的书籍，广受读者喜爱与推崇，成为关注股市的财经作家。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他 30 年笔耕不辍：《这就是股市》一书被翻译成 7 国语言，还拍成了电影，从此跻身畅销作家之列；1991 年的经典



之作《大投机家的证券心理学》一书，更是德国大学经济系学生必读书籍。从1987年至今，共出版13本著作，在全球卖出300万册的佳绩，包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韩国、希腊、丹麦，都有翻译版本。此外他也是德国经济评论杂志《资本》长期的作者，供稿长达25年。

1999年见证百年金融发展的科斯托拉尼因病辞世，留下财富给继承者，但留下典范给所有的读者。

2000年《一个投机者的告白》(*Die Kunst über Geld nachzudenken*)

2000年《科斯托拉尼的证券智慧：给投资者一百个点子》

(*Kostolany's Börsenweisheit. 100 Tipps für Geldanleger*)

2000年《科斯托拉尼奇幻的货币和证券世界：了解证券市场》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Wissen, was die Börse bewegt*)

1999年《货币，最大的冒险：一位证券客的笔记》

(*Geld, das große Abenteuer. Aufzeichnungen eines Börsianers*)

1999年《这就是股票市场》

(*Das ist die Börse. Das Original aus dem Jahre 1961*)

1998年《科斯托拉尼的最佳投资点子》

(*Kostolany's beste Tips für Geldanleger. Profitable Ideen für Sparer und Spekulanten*)

1996年《科斯托拉尼的证券课程：投资者和投机客须知》

(*Kostolany's Börsenseminar. Für Kapitalanleger und Spekulanten*)

1995年《科斯托拉尼的未来计划》(*Kostolany's Bilanz der Zukunft*)

1994年《货币与证券市场：创造财富的艺术》

(*Geld und Börse. Die Kunst, ein Vermögen zu machen*)

1993年《科斯托拉尼最佳的赚钱故事》

(*Kostolany's beste Geldgeschichten. Profitable Ideen für Geldanleger und Spekulanten*)

1991年《科斯托拉尼的证券心理学：在咖啡屋上课》

(*Kostolany's Börsenpsychologie. Vorlesungen am Kaffeehaustisch*)

1987年《美元在干什么？货币投机的迷宫》

(*...und was macht der Dollar? Im Irrgarten der Währungsspekulationen*)

编辑的话



浪漫的投机家

他爱钱，他也会赚钱；

他热衷投机，他也赞成投资；

他善于积累财富，他也擅长使用财富；

他喜欢女人，他也能吸引女人。

他身处股市之中，却能超然于股市之外；

他研究资讯，却更关注人的心理；

他渴望牛市，却精于熊市；

他相信理论，却更迷信经验。

他行走江湖中，却不带江湖气；

他与金钱为伍，却不带铜臭味；

他享受生活，却不流于世俗。

他就是他，一位集财富、名声、优雅和温情于一身的大投机家，

一位能识破股市心理的证券大师。





目 录

推 荐 序	一个敢讲真话的投机家	11
科斯托拉尼重要事件	大投机家撬动股市的学问	13
编辑的话	浪漫的投机家	15
前 言	投机的艺术	21

第 1 章 我的股市祈祷书 27

股市是天堂也是地狱，股市是胜利者的后花园
也是失利者的坟场，股市是一座若隐若现的宝藏，
更是能让你摔得粉身碎骨的万丈深渊。

股市——我的生命	28
投机世界的风雨和阳光	34
世界伟人们的投机逻辑	40
喜怒无常的股市	45
股市的情人——通货膨胀	58
股市的幕后操纵者	60
牛顿的困惑	65
投机绝杀技——反周期操作	71
如果犹太人要吃猪肉……	77
法师也是投资专家？	80
让人疯狂的“第一手”信息	84
一只股票的发烧曲线图	91

人脑 VS 电脑 97

不可分离的搭档 101

第2章 股市的历史，也是我的历史 105

投机者的贪婪将股市一步步推向崩溃的边缘。纵然度过了这些危机，但资本主义的矛盾始终是无法调和的，任何推迟危机到来的举措都只是一种苟延残喘。

1557年的“国债危机” 106

郁金香茎的祸 110

第一个现代证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 114

庞大帝国的神经中枢：伦敦证券交易所 118

摄政王的牺牲品 124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手：投机 128

华尔街的“珍珠港事件” 132

19世纪德国经济的春天 134

第3章 孤独的狂欢 139

经济危机就像一颗重磅炸弹，使得资本主义体系的大厦顷刻间崩塌。纵然我在这场危机中获利颇丰，但我已经无心享受这孤独的狂欢。

西方世界的梦魇：1929年的大崩盘 140

我是幸运的 149

当别人哭泣的时候大笑？ 159

陶醉在音乐中的投机者 166

“金钱稍纵即逝，而艺术是永恒的” 168

第4章 股市和激情 175

投机者的一生就像一场赌博，他们把自己所有的身家都押在了上面。也许他们会偶尔看看周围的风景，但最终都会回到投机的路上。

短暂的爱 176

街头滑稽剧和它的拐角 183

男人“冲锋陷阵”，女人“坐享其成” 187

股市的“英雄” 190

第5章 投机世界的镜像 197

投机世界就像一个大商场，里面的商品五花八门、琳琅满目，而投资顾问和股票经纪人们总是绞尽脑汁诱导客户来购买这些商品。

巴黎股市的冒险者 198

奇幻世界上空的雷雨云 203

国家的美德决定货币的价值？ 213

为保护资产而投机 215

如果银行重新变成了咖啡馆…… 225

谁在谁面前保护谁？ 228

“避税天堂”才是最保密的银行 232

“视觉贸易者”和“超视觉贸易者” 235

第6章 奇幻世界中的骗局 237

投机者是一群在贪婪与恐惧之间徘徊的孤魂，各种骗局就像陷阱一样等着他们掉进去，被冲昏头脑的这群可怜虫明知是骗局却还义无反顾地扑向它。

混淆视听的托拉斯和投资基金 238

基金魔咒 241

“混合康采恩”的骗局 245

“吸血鬼”的阴谋 249

天鹅绒上的游戏 253

由无知导致的同谋 256

美国是投机者的天堂 259

“这只是第一次打击……” 262

别忘记美国！ 265

资本主义世界能幸存吗？ 268

第7章 我的日不落帝国 273

投机者中的世界主义者不应仅仅分析和观察自己国内的股票市场，还应该分析和观察全球发生的事件、世界各国的政策、资金流动……

投机世界的牌手 274

J.P. 摩根的小钢块 276

傻瓜到处都是 278

我心中的珍宝 281

股市大家庭 286

匈牙利的女预言家 290

我最后的“莫希干人小圈子” 293

日不落帝国：股市 295

大投机家的股市教义 297



前 言



投机的艺术

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再到约翰内斯·保罗二世，世界上的思想家总是不断地在探讨这个问题：对金钱的占有和追求，从道德方面来说是合理的吗？它取决于每个人的哲学立场。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财富，即赚取金钱和对更多金钱的追逐，虽然从道德上来说无可厚非，但这两者对于经济进步来说却是不可缺少的。

当然，“赚取金钱”的乐趣和“占有金钱”的乐趣是有差异的，其动机是完全不同的。人类想要占有金钱是自然的。金钱可以使人们享受独立和舒适的生活，可以让人们心情愉悦，并给人带来健康。

对大多数人来说，因为没有钱，赚取金钱成为了日常生活的必需；而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一种乐趣，不是为了金钱本身，而是因为“赚取”这个词的真实含义。如果人们在一种活动中得到乐趣的话，赚取甚至会变成一种享受。

当股市投机者的想法被证明是正确的，并由此赚取了利润的时候，他会感觉到一种真正的心醉神迷。真理在握的那种满足比金钱本身带给他更大的快乐。轻松地花钱，然后总是处于



挣更多钱的压力之下，很多人将此视为一种乐趣。

轮盘赌的参与者则与之不同，他享受获得的利润。但他的第二大享受就是输钱，因为他的乐趣是享受投机过程中的那种精神紧张感，而不是为了获得金钱。因此，在百万富翁中也会有激情的赌徒，不管他们是拿多大的金额来测试他们的运气。

非常滑稽的是，当运气向他们微笑时，投机者们是最喜欢摆阔的人，也是最大的骗子。盈利时，他们会自高自大，赔本了，则缄默不语。一个计谋得逞后，他们会得意洋洋地环顾四周，好像他们才是天才。

除了实际的好处之外，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也从赚钱中获得乐趣，因为这是对他们成就的正式认可。有的画家、作家和音乐家一出生就很富有，但他们最大的享受仍然是为他们的画作、著作或者音乐作品卖个好价钱。毫无疑问，被给予奖励这一事实带来的快乐要比挣钱本身来得大，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经验。几年前我出版了一本书，当此书在十几个国家热卖时，我得到的快乐不只是酬金，而是读者们争先恐后地购买我的书。后来很多年里，我在世界各地风格各异的咖啡馆免费给感兴趣的人讲授各种投资知识。我希望这本书也能给我带来类似的喜悦。

当然也有这样的人，他们放弃道德上的成就感，放弃被认同，只在他们的金钱中找到乐趣，不管这些金钱是出于什么原因，通过什么手段得来的。如叔本华说过的那样，对于这类人，“钱是海水，越饮越渴”。最后，这种人甚至会变成百万富翁。

对“百万富翁”一词下定义可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相对的。他是一个“超级百万富翁”，很久以前维也纳人会说，“他至少有10万金币”。这在当时并不是怪论，因为“百万富翁”这个词并不一定意味着那个人真正拥有100万金币。“百万富翁”在当时适用于（以后也适用于）被赋予恰当尊重的富有之人，

如同他也可以被称为“一个罗斯柴尔德”或者“一个富豪”一样。

我对百万富翁的定义是：百万富翁是借助于他的资本或者他的息金，不依赖于任何人就能满足自己要求的人。他不需要工作，既不用在老板面前，也不用在客户面前低三下四。对于不合他心意的人，他可以说“别打扰我”。这是生活中最大的奢侈。一个能够这样自主地生活的人是真正的百万富翁。

我现在肯定，对于这个百万富翁的特别的定义，我的大部分读者都不会同意。当然，我自己也并不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只是到了晚年，在积累了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后，我才得出了这个结论。

百万富翁的候选人是没有耐心的，他们不愿花很多年来等待大笔金钱的到来。他们对自己说，只有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才能从百万资产中获得好处，而不是在我们都已经老得被困在轮椅上的时候。如同歌德所说的那样，他们感觉到“贫穷是最大的痛苦，富裕是最高财富”。他们不仅仅想要享受物质的奢华，还要感觉到金钱的放射效应，也就是其他人的屈从。对有的人来说，百万资产也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它会给他带来朋友、伪善者、恭维者和寄生虫，并招致反对者的嫉妒。他们的处世哲学是：宁可让人嫉妒，也不让人怜悯。

过去 30 年的经验证明，只有通过 3 个途径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成百万富翁：

1. 通过投机（房地产、有价证券、商品等手段）；
2. 通过一桩富裕的婚姻；
3. 通过一个金点子。

对于房地产投机，持续的通货膨胀当然是取得成功的最有效的手段，同时一个被摧毁的国家的重建也是房地产投机的重

大机会。容易得到的贷款带来了投机的成就。但是，这种机会不是每天都有。

通过对航运业的冒险投机，奥纳西斯成为了最令人敬佩的百万富翁。可他的投机活动都是冒险地构建在天文数字的贷款之上的，所以，当航运费率下跌的时候，他经常站在破产的边缘。经常是在最后的时刻，一场不知什么地方的小战争又推高了航运价格，从而拯救了他。

新的投机成就的清单还很长很长，这不仅仅是靠正确的主意和运气，还因为对金钱的强烈渴望。金钱属于那些以无限的激情追求它的人。他必须对金钱着迷，如同被巫师催眠的毒蛇，当然他还需要运气。

没有进大学也能成为百万富翁，对此富豪格林是最好的例证。当还是一个穷人时，他根据一则广告应聘一个寺院仆人的职位。在那个时代，寺院仆人也得要会阅读和书写。因为格林是个文盲，他没有得到这个职位。他伤心地使用为旅行准备的路费，移居美国。

在芝加哥，他开始做生意。然后，他用最初的储蓄创办了一个企业，随着时间的推移，事业变得越来越大。一个联合企业买下了他的这家大公司。在签署协议的时候出现了令人惊讶的事：格林不会签字。“我的上帝啊，”买方的律师说，“如果你能阅读和书写，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啊！”“很简单，寺院仆人。”他回答道。

但是，对于那些能够阅读和书写的人来说，这本书应该是一本进入投机国度、进入金钱和股市奇妙世界的导游手册。

对于那些只是为了金钱而踏入这个奇妙世界并在其中活动的人，那些崇拜财物的人，我在这本书中，通过一些简短的警句箴言，为他们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新窗口。

根据我的经验，股市是我给自己的一个礼物，是我个人自

由的一部分。我的这种自我体验还包括音乐、文学，但首先是对人类的喜爱，不管是对谦卑的人还是伟人。

所以，下面的自白完全是一种自信和自豪：

做财政部长：我不行；

做银行家：我不愿意；

做股市投机者：这就是我！





我的股市祈祷书

股市是天堂也是地狱，股市是胜利者的后花园也是失利者的坟场，股市是一座若隐若现的宝藏，更是能让你摔得粉身碎骨的万丈深渊。

投机者一旦打开股市的潘多拉魔盒，命运就会变得扑朔迷离。股市能让你一夜暴富，也能转瞬间让你倾家荡产。

股市——我的生命



投机是一种冒险的游戏，股市投机更是如此。作为一个投机者，我享受着这种游戏，它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经常有人问我：可以投机吗？

有很多钱的人能够投机；有很少钱的人不可以投机；根本没有钱的人必须投机。

时下，能快速致富的途径几乎只有投机了。如果你已经决定去投机，剩下的问题就是应该如何去投机，也就是：在何时何地，以什么方式进行投机。我“百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是股市。我再强调一遍：这是百年的经验。我这么说有点像开玩笑，但实际上我是非常严肃地这么认为的。我个人积累了 55 年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它们有的增加我的财富，有的减少我的财富。加之那些在我还只有 20 岁的时候就已经 70 岁的同事，也贡献了他们 50 年的人生和股市的经验。

如果我描述股市这个被诅咒的世界，它应该会是什么样子？从巴黎到米兰，再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从法兰克福到圣彼得堡，股市这个单词都是贬义的。毫无疑问，这不仅仅是一种巧合。那么到底什么是股市呢？是那个对有的人意味着财富，而对有的人却意味着破产的“邪恶”股市吗？

对于很多人来说，股市是没有音乐的蒙特卡洛，是一个赌场，在那里，人们在一种刺激的、神经紧张的氛围中，一个晚上就能赢得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而对我而言，股市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中枢神经，甚至可以说是它的发动机。但真实的情况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它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一点。

我做各种投资，包括：有价证券、货币和产品、现货和期货，在华尔街、巴黎、法兰克福、苏黎世、东京、伦敦、布宜诺斯艾利斯、约翰内斯堡或者上海进行投机。我投机于股票、国债、可转换债券、货币，投机于鞋底的皮革、黄豆、各种谷物、羊毛、棉花、轮胎橡胶，投机于鸡蛋、早餐熏肉、我所喜爱的咖啡、可可、威士忌、丝绸，投机于各种金属。

我只想补充一点，我不是一个哄抬物价的人，因为我不仅仅投机于价格上涨，也投机于价格下跌。简而言之，我会根据市场变化，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进行各种投机。经济繁荣和萧条，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货币的升值和贬值等，我都幸存下来了。为了能够分毫不差地评判每种状况，人们必须异常敏锐。

有一次，一个听我股市讲座的学生问我，如果我有一个儿子，我是否会建议他成为投机者。我的回答是：“肯定不会。如果我有一个儿子的话，他应当成为音乐家。第二个儿子应当是画家，第三个应当是记者或作家。但第四个，”我补充道，“必须成为投机者，以便能够养活其他三个。”

“投机者”，这是多么奇特的一类人啊，不是每个职业性质与股市有关系的人都可以算是投机者的。

在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股市经纪人、投资顾问、基金经理；在股市交易大厅有大声吼叫的交易员；在全世界还有千百万的人，把股市的赌博作为职业，穿梭于数字之间，买入，卖出，买入，卖出……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此外，还有操作大金额交易的投资家们。但是，投资家和投机者这两个概念是不可混淆的。

投资家总是忙于由他发起的各种投机活动，他要确保在企业中占有大股、策划兼并、建立托拉斯、推广新的工业模式、在喧闹的活动中过着一种不平静的生活。如果他创立了一个企业，他就会来到股市以筹集必要的资金，并通过股市来实施对企业业务的控制。在一种垂直的托拉斯中，他联合其他的有生产联系的企业，或者组合成精心设计的混合公司。他的目标总是一种特定的交易，但是，他的买卖交易会对整个股市产生巨大的影响。

投机者只是这个波动的市场的旁观者，但他却尝试着要从中牟利。这是多么高贵的职业啊！投机者不需要与公众接触，不需要从事“低级”的工作弄脏手指，远离商品，远离布满灰尘的仓库，远离每天与商人和生意人的争论，他在雪茄的烟雾笼罩中，舒适地坐在他的摇椅上，在完全沉思的状态中思考，远离世界和噪音。在触手可及的近处，他有他的“操作工具”：一台电话，一台收音机和几份报纸。但他也有秘密武器，即他能够理解字里行间的真正意义。他没有下属，没有上司，不需要这里那里友好地去寒暄问候，不需要像银行家和股市经纪人那样忍受神经质的顾客，不需要劝说某人接受他的什么东西。他是一个能够自由支配自身和时间的贵族。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人会对此羡慕不已了。但是，投机者也生活在危险之中，他必须习惯像鳄鱼一样睁大眼睛睡觉。他的精神从来得不到真正的放松。如同一个管风琴演奏者，他必须同时抽出很多音栓，操作各种键盘和踏键：股票、债券、货币、贵金属和原材料等，他的各种业务有时互为补充。其中一种业务防范另一种的风险。有无数的这种组合类型的变种，我们几乎找不到两个完全相同的组合。

为了什么目的进行这些交易，其他的某项交易在多大程度上补充了这些交易，这些问题都不是那么容易确认的。当然，看起来是不可理解或者说是毫无规则的东西，实际上是非常完美地构建

起来的，是按照一个体系组织起来的。但在真正理解和稍稍掌握一点股市投机经验之前，你必须交很多学费。我想说，在投机中不会很轻松地赚取到财富。在投机中，一开始很有可能会惨败，然后才能成功。

金融世界很多震撼性的事件，其诱因常常是让人惊讶的。它们经常是与这些事件本身没有任何联系，比如爱情罗曼史、政治野心或个人的虚荣心。

从“智者”到“玩家”

利嘴恶舌的人们说，魔鬼创造了股市，向人们证明，它也能像上帝那样从无到有创造世界。完全错误！不是魔鬼发明了股市。股市是非常偶然地产生于一棵大树下、一个街角或者一个咖啡馆，最终搬进皇宫的。但是，魔鬼的确从中插了一脚：它把“智者”变成了“玩家”，这些玩家常常使交易所变成一个游戏大厅。但这个游戏厅在我们的资本主义体系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资本主义的基础是股份制公司，而股市投机是它的发动机。没有股市投机，许多重大的革命性产业，如铁路、汽车、石油、电气、计算机等都根本无法实现。不是对固定的利息收益的期许，而是对投机性的股价盈利的欲望，诱使大大小小的储户从钱包里掏出产业扩张所必需的资金。借助于股市，这些原本用于储蓄的资金被各种各样的产业所瓜分。总而言之，股市是一种工具，它能集聚投资资金，而当投资者重新需要时，股市又能随时兑现他的资金。至少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中，股市的投机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股市投机人是为了获取投机盈利，他客观上也为经济提供了他的资金。因此，股市中成千上万的投机人和食利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他们不存在，那就必须创造他们。食利者越多，市场就越大，流动性就越好，这样不管是在行情上涨还是在行情下跌时，都能更好地阻断和战胜各种波动。当每一种股票的价格下滑时，都会



Kostolans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有新的买主出现，从而防止市场出现狂暴的下泻。当每一种股票的价格上升时，都会有新的卖主出现，从而在景气繁荣的波动中起着刹车的作用。

一个交易量大的市场，其波动比交易量小的市场要平缓，就好比一台 16 缸的汽车发动机，跑起来就比 4 缸的发动机要平稳，各种令人震惊的打击都会被阻止。投机是一种一直存在的现象，它的历史如同人类社会那样久远，并且与其共生共长。在股市诞生以前，投机就已经存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投机的历史，我会说：“‘股市玩家’诞生了，它投机了，盈利或亏损了，但它永远不会死亡。”

在每次股市萧条中，人们会真正地对股票和股市感到厌恶，但是很快人们就又会忘掉昔日的伤口，重新被股市所吸引，如同飞蛾扑火一般，对此我深信不疑。假如他们没有发自内心的冲动来这么做，已高度发展的证券行业也会以金钱来诱惑他们这么做。

航行于财富和破产之间

投机是在财富和破产之间的一种危险的海上航行。对此你需要一艘适宜航海的船和一个聪明的舵手。什么是我说的适宜航海的船呢？就是资金、耐心以及坚强的神经。谁是聪明的舵手呢？就是拥有经验并且能独立思考的那个人。真正的投机者是懂得思考的人。当然很多人会认为，投机者是什么也不做的那类人。

为了取得成功，投机者还需要什么呢？那就是普鲁士总参谋长毛奇（Moltke）的四个 G：Gedanken（想法），Geld（资金），Geduld（耐心），当然还有 Glück（运气）。这也是成功的战地指挥员所必需的四大要素。

股市投机者在很多方面很像记者，两者都是以信息为生。他们通过追踪、分析事件结果，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记者报道和评论它，股市投机者阅读它。但他要读出字里行间的真正意思，然后采取相应的行动。这两种职业的不同之处是：记者可以不断地出错，记者还是

记者，但如果股市投机者经常出错的话，他就血本无归了。我很敬重记者们。我觉得，他们的职业是如此的吸引人，以至于在我的晚年自己也从事了这项职业。毫无疑问，记者的风险和股市投机者的风险是不一样的，因为后者的命运更多地可以与走钢丝的演员相比较。但是记者和股市投机者这两种职业有其共同点，这两种职业都要求有非常敏锐的眼光，有良好的教育、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对工作的绝对激情。

投机者或者记者都是天生的，如同哲学家都是天生的那样。在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都有新闻发生：来自中东的最新战况、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敌意和友谊、美国的毒品问题或种族问题、日本的选举、波兰的罢工、冰岛的渔业发展、肺癌的研究等。所有这些事件的总和就是世界大事，就是世界历史。

正因为我以股市为生，我小小的生命也就与这个世界的历史息息相关了。世界上所有大大小小的事件都会对股市产生影响，而股市影响我的钱包。不怕你笑话，我和股市的第一次接触，留下的实际上是痛苦的记忆。



投机世界的风雨和阳光



投机者如同踩钢丝的特技演员，每次投机活动都惊心动魄。即使如此，投机者们依然乐此不疲地在牛市和熊市中进行对抗。

1914年夏天的玛利亚温泉，当时我们全家逗留在这个田园般的疗养胜地。我们当然不知道，这已经是奥匈帝国的落日余晖。每个人都生活在欢乐中，而这种欢乐往往是重大灾难的前奏。

正是在这种祥和的气氛中，来自萨拉热窝的左轮手枪的射击（指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族青年普林西普枪杀事件。这次事件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译者注），如一道划过晴朗天空的闪电。顿时，世界开始充斥着火药味。

慌乱中的游客纷纷逃往这个双鹰徽章王国的各个公国。我的父母决定留下来把假度完。在度假村的林阴道上，人们在军乐团的音乐声中同朋友们讨论着来自巴黎、柏林和圣彼得堡的最新消息。

尽管局势紧张，股市却没有失去它的吸引力。人们根据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报纸跟踪最新的股市行情。一个真正的投机热潮开始了。在这股投机浪潮中，那些投机于商品的人变富了，与此相反，那些主要投资有价证券的人则破产了。

在商品交易所，人们全力投资战争中不再能够进口的产品。人们

投机于可可、香草、胡椒，也投机于拉菲亚纤维，这是一种用于捆绑葡萄枝蔓的大麻纤维。

我哥哥埃梅里希当时是一家大银行的年轻职员。他被这股热潮所吸引，与他的几个朋友一起投机于拉菲亚纤维。开始时一切看起来都进行得不错。可是，当陆军元帅兴登堡在东普鲁士的塔能贝格击败俄国军队时，所有商品的行情都发生了回落，因为人们相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埃梅里希输掉了他的所有资金，此外还长时间拖欠银行的贷款。在这种悲惨的状况下，他甚至开始谈到了自杀。这时我的父亲不得不替他还了欠债以防止将要发生的悲剧。从那时起，拉菲亚这个词在我们家不再被提起。

这次不幸的投机刚刚结束，前线和股市的情况又一次发生了转折。法国人赢得了马恩河战役，从那时起，人们估计那会是一场长期的战争。拉菲亚纤维的价格重新上涨，可惜对于我们来说太迟了。所以我很早就学到了这个道理：在股市中，发生的事情开始时总是和人们的设想是不同的，只有到了后来人们所希望的才会出现。如果到后来人们在股市中还是获利了，那这是一种“痛苦补偿金”，因为痛苦先来，然后才是财富。

我的哥哥和我的父母也已经离世很久。如果和当今惊人的投机相比，当时的拉菲亚纤维投机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哥哥当时输掉的、差点引起一场悲剧的金额不会多于现在华尔街的高管们一个美妙夜晚的茶酒钱。但是这个故事作为悲伤的回忆始终刻在我的心里。

另外一个故事不是那么戏剧性，但同样具有教育意义。

那件事发生在我童年时代的布达佩斯，当时我正是玩弹子的年龄。在当时匈牙利的日常生活中，谷物交易所是个光彩耀眼的场所。匈牙利是生产谷类、玉米和燕麦的大国，这是全欧洲最活跃的市场。人们在这里进行大量的交易，来自海外的电报以及买卖订单充满着这个城市，并为它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动力。

巨大的交易量也为小规模、人人可以参股其中的投机活动提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供了可能，这种活动非常适合匈牙利人开朗的秉性。

谷物成了所有人议论的话题，人们议论所有能够影响谷物行情的东西。在这个游戏中，主要的因素是天气，是天空的颜色，是威胁到收成的烈日，是有助于丰收的雨露。

根据天气预报，谷物行情如同天气青蛙（这是古代欧洲的一种预测天气的工具。根据天气青蛙在梯子横档上的位置来预报天气。——译者注）在它的横档上上蹿下跳。特别是在干旱的夏天，在城里无数的咖啡馆的阳台上，在各个街角，人们期待地望着天空，期盼着乌云飘过。因为如果没有雨水滋润的话，燕麦的收成就会受到威胁。甚至，军队的高官们也对天气表示担忧，因为如同汽油在现代军队中的地位一样，当时，燕麦对军队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除了对天气的这些焦虑外，还加上一个新的担忧：一场匈牙利队对奥地利国家队的足球赛。

这关系到每个人都很重视的体育荣誉。期待很久的体育赛事甚至成功地战胜了炎炎夏日让人不愿动弹的闷热。我是倍感激动，这是我看的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足球比赛，并且是由我喜爱的叔叔带我去的。

比赛的那天早晨，我早早地从床上蹦起，去观察天气情况。但地平线黑沉沉的，潮湿的风驱赶着厚厚的乌云，空气是沉闷的，人们已经可以隐约听到远处隆隆的雷声。我感到深深的不安，准备一起去看球赛的堂弟也一样。

整个上午，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同时我们的失望情绪也越来越强。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按照约定的时间在我叔叔家碰头。我们相信叔叔肯定也会像我们一样感到苦恼。太奇怪了！他的双眼放着光芒，脸上露着幸福和满意的微笑，搓着双手，好像他刚刚成功地完成了一件大好事一样。通常情况下他从不捉弄小孩子，即使是在开玩笑时也不会，他说道：“我亲爱的小伙子们，多好的一天啊，你们看，暴风雨来了，足球比赛取消了。”

我和我的堂弟愤怒得说不出话来。足球比赛取消了！他还胆敢说说是美好的一天。这种说法让我们不能理解。我叔叔更残酷无情地继续

说道：“这真是太棒了，这场雨真是太妙了！”简直是不可思议。然后，他大声地说：“你们还根本不能理解，这场雨是一种运气！明天交易所的燕麦行情就会下跌，我已经等了好几个礼拜了。”

我的叔叔说得有道理。第二天燕麦的股市行情就下挫了。大雨拯救了燕麦的收成。卖空燕麦的人可以收进期待的赚头了，军队高官们的情绪也平息了，唯一的代价就是我们的那场足球比赛取消了。交易所对这场泡了汤的足球赛是“负有责任”的。就是在那天，我暗暗发誓一定要伺机报复。

我接受了这种投机游戏。我一面观察新奥尔良的天空，一面对棉花行情的曲折发展胆战心惊。在芝加哥交易所买卖之前，我会研究谷物收割前中西部的风向。

几十年后，根据我对燕麦的经验，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巴黎的商品交易所有时看起来并不像在工作。有一天我观察那些不断跑来跑去的、受人尊敬的大糖厂的全权代表们。他们急切地跑出去，忧虑地观察天空，然后又以最快的速度跑进这座灰色的建筑。确实，雨水会有助于用于榨糖的甜菜的生长。天空放晴糖价会上升，下几滴雨水行情就会下跌。

没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很长时间里，巴黎就已经是食糖的“主战场”，是商品交易所国际投机“标靶”。在这里，富有激情的投机活动是在一些大的发起者的指挥棒下进行的，他们对“美好年代”（通常指从1884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译者注）功不可没。交易规模发展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当市场国王中的一位，埃及糖厂的厂长科罗施尼破产的时候政府也不得不介入。在交易所危机的当天晚上，食糖的价格从33法郎跌至16法郎，这样一来，这种极其重要的食物的所有交易都被搞得乱七八糟，因而必须重新制定各种关系的新秩序。

总是这样的旋律：风雨或者阳光！这意味着糖、谷物和其他一切受天气影响的原料的行情会因为这些因素而波动。



“伊莎贝拉”毁掉了菲律宾

自然界有时会以更粗暴的方式来干预交易所的活动，并把一个简单的前奏演变成一场悲剧。当然我指的不是特别重大的事件，如地震或洪水，而是有的地区几乎天天发生的天气变化，它们有时会成为真正的金融灾难的根源。

直到今天，一些瑞士的银行还会对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那场可怕的金融危机记忆犹新。只是因为气压下降导致了台风，使得一个融资公司不得不中止它的付款，就引发了这场危机。

事件的缘由是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原材料贸易集团在椰仁干上进行了卖空投机。椰仁干就是椰子内仁的肉干，是一种多用途的农产品，它所制造的成团的泡沫是很多肥皂品牌质量的保证。此外椰仁干是人造黄油的主要组成部分。

这个公司向他们的最大的客户联合利华出售了大量的椰仁干。当朝鲜战争结束时，它期待类似的原材料会有一个总体价格下跌的状况，特别是那些出自太平洋周围地区的原材料。它想在约定的交货期到之前，购买便宜的椰仁干，也就是说以一个能够保证他们很大利润空间的价格来进行购买。这是典型的卖空的模式。

可是某一天，台风“伊莎贝拉”袭击了椰仁干的主要生产国菲律宾。几个小时内，洪水毁掉了几乎全部的椰仁干的收成，一切美好的计划都付之东流。我们的瑞士公司几乎难以获得已承诺出去的商品。因为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椰仁干了，所以他们自然也无法买到。椰仁干的短缺自然使得其价格直线攀升。谁拥有椰仁干的库存，谁就能够按自己的意志操纵价格，这公司只能顺从接受。这场交易以高达千万瑞士法郎的损失而告终。在当时，向买主提供担保的银行，也因此陷入困境。

小小的原因，大大的后果。归根到底，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人们在射杀狗熊之前就想出售熊皮。

牛和熊的博弈

这句谚语让我想到，我应该对一句习惯用语进行解释。这句习惯用语是从它的发源地盎格鲁-撒克逊的股市中引入的。人们称那些估计市场会不景气的人为“看跌的人”，或者直接称之为“熊”。他今天按一个特定的价格出售商品或者有价值证券，但这些商品或者有价值证券他实际还并不拥有，他要等以后才能获得。他把自己的购买置后，因为他相信他明天付的价格会比今天的价格低。如果说，“一个人在射杀狗熊以前就出售熊皮”这句谚语，直接按照它的字面来说有所失真，但在意思是相同的：看跌的股市投机者出售商品或证券，如同猎人出售他还没有猎杀的东西。

与熊相反，“牛”出现了。“公牛”是指那些向前猛冲的人，如同具有这种冲力的动物，它用它的双角把阻挡它前进的所有东西都抛向天空。在华尔街的回廊中，在大幕升起前的研究当日股市情绪的那个时刻，如果某人说：“今天我是‘牛’，亲爱的。”就足以表明，说话的人打算在买空的浪潮中“畅游”。这种表述方式不仅在伦敦和纽约很普遍，而且流行于世界的所有股市。如果有人谈及一个“牛样”的股市状况，没有人会理解；但每个人都知道，“bullish”（英语股票行情看涨的意思。——译者注）趋势是一个让人安心的征兆。

在所有的股市中，看跌的人和看涨的人挑衅性地相互对抗，经常用相当野蛮的手段来打击对方。公牛试图把狗熊打倒在地，而狗熊则期待着用它的熊掌一下子拍死对方，股市中争斗双方所用的力量要10倍于此。斗争的结局并不仅仅取决于敌对双方的耐力，也不仅仅取决于他们的强大。其他完全不同的力量，如战略性、战术性和世界政治的力量，在决胜前的一小时都还会介入其中。对此，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还会谈到。

在投机的标记中，在股市印有纹章的盾下，站立着敌对的两兄弟：牛和熊，它们中的每个都试图获得胜利。

世界伟人们的投机逻辑



股市不仅能吸引普通大众，也吸引着那些伟人们。从西庇阿到牛顿，从伏尔泰到巴尔扎克，他们无不是狂热的投机者。

到底什么是股市知识呢？

法国政治家和作家爱德华·艾瑞欧特曾如此评价文化：文化就是当大家已经把所有一切都遗忘时唯一保存下来的东西，股市也与此相类似。股市知识本身不是一本囊括年度报告、红利、指数、营业报告和统计数字的百科全书。这些东西可以更安全地保管在图书馆里或储存在计算机里。真正的股市知识，是那些大家忘记所有细节后仍能留下来的东西。我们不需要无所不知，而是要在关键时刻正确地把握其内在联系，并采取相应行动。大家必须像雷达一样捕捉重要事件的信息，正确解释内在关联，并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独立思考。

巴尔扎克是怎样投机的？

我使用的“投机者”一词，指的是这个词高尚的含义。美国著名的金融家、政治家及4位美国总统的私人财务顾问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曾在美国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称自己的职业为“投机者”。

很多著名的历史人物都属于“投机者家族”的成员。我们在《圣经》中就可以找到第一位投机者，他就是埃及的约瑟。他聪颖如法老的财务顾问，从法老的7个好年份和7个坏年份的梦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在好年份时，他囤积大批粮食，好在日后欠收的年份以高价投入市场。不过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不知道，他是否在4000年前就已成为天才的计划经济之父，知道储备余粮以弥补荒年的短缺；或者他纯粹只是历史上的第一位投机家，垄断商品，以便日后高价出售。

在古代雅典，人们用钱币进行投机。这些钱币投机者被称为“空中飞人表演者”，因为他们坐在一张梯形的小桌子后面，在上面展示他们的钱币。人们从这个名字中也能看到一种象征。货币领域的杂技师们不是真正的空中飞人表演者吗？佛米翁，古老的金融杂技师中的一员，他的冒险的生意就曾引起一系列的金融灾难和价格崩溃。佛米翁在历史上尽管算不上是个不朽的人物，但他给了古希腊最伟大的演讲家和律师狄摩西尼以理由，对投机做第一个激情洋溢的辩护。

在古罗马，地中海地区的金融中心也很盛行投机风。人们大规模投机于粮食和商品。罗马帝国的总督卡托摧毁迦太基的疯狂政策，曾让当时的投机家忧心忡忡。迦太基是地中海世界的粮仓，西庇阿将军的士兵进入被毁的城市，将仓库和地窖洗劫一空。上千吨的粮食落入罗马人手中，再加上罗马本地粮食丰收，粮食价格先是慢慢下滑，继而直线跌到谷底。很多投机人士因此倾家荡产，罗马论坛的几个常客也出现了支付困难，富裕的市民们聚集在雅努斯神庙附近的论坛，谈论他们的业务交易。就是在这里，当时最著名的律师西塞罗获取了投机于地产、钱币和商品的忠告和建议。

在几次金融冒险后，西塞罗成功地积聚了可观的财富。借助于自己的声誉和人格魅力，西塞罗大大地推动了投机活动在罗马的发展。当时他就说过，金钱是共和国的神经，并坚信投机是财富形成的动力。致富后，他继续从事着投机交易。每天他都在论坛与罗马的金融巨头以及过路商旅会面。他投机于地产和工程项目，参股于当时非常流行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的一种投资方式：税赋租赁。作为元老，他很容易就能得到关于罗马市政规划的内部消息，这大大有助于他的投机交易获得成功。

发现万有引力，声名远播的艾萨克·牛顿爵士也曾尝试过股市投机，只不过是失败而告终，最后牛顿甚至禁止别人在他面前再提“股市”二字。

伏尔泰曾和女朋友大谈有价证券和货币，他也曾投机谷物和地产，后来还曾以外汇投机客的身份在当时声名鹊起。西班牙皇位继承战争期间，普鲁士的萨克森成立了一家通过发行纸币为战争提供财政支持的银行。战争结束后，这些纸币贬值了 40%。但是，弗里德里希大帝却要求所有在普鲁士的纸币仍然按 1:1 兑换成塔勒银币（塔勒为 18 世纪通用的德国银币。——译者注）。伏尔泰让人在德累斯顿购买这种纸币，装在箱子里（当时就知道这么做啊！）走私到普鲁士，然后在那里让德累斯顿的代理人换成塔勒银币。

博马舍、卡萨诺瓦和巴尔扎克都是狂热的股市投机者。为了维持他的生活方式，巴尔扎克需要很多的钱。所以他写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随笔等，总之什么能带来金钱他就写什么。因此他也成了一个投机者，并且是罗斯柴尔德男爵府上的常客，以便在与男爵的交往中听到些股市投机的建议。哲学家斯宾诺莎和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他们的科学活动之余，也热衷于投机交易。

当你成为股市专家之后……

也许，我们要将高更那些最美的画作归功于他在股市的破产。在他作为画家和巴黎股市投机者的职业生涯遭受不幸后，他不得不背负债务，躲避到大溪地。

对于着迷于股市的社会名流，我个人也有一些与他们交往的亲身经历。尽管我是个股市投机者，但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我居住在巴黎的艺术家聚集区蒙巴纳斯。在烟雾袅绕的多姆咖啡馆，我经常碰见日

本的大画家藤田嗣治。尽管有两个金发女郎相伴，他也总是不会放过机会，首先问我：“我亲爱的科斯托，股市有什么新消息吗？”而在另一个角落，欧内斯特·海明威中断了他的文学辩论，开始收听华尔街的新闻。

特别是伟大的作曲家和小提琴家弗里茨·克莱斯勒（Fritz Kreisler），我是那么钦佩他的作品和演奏。我经常与他单独交谈，我希望能听到他谈论音乐和音乐家，但他却总是折磨我的智商。因为他的问题始终是，应该继续待在股市，还是应该将所有股票都脱手。他肯定认为，对于股市的不和谐音符，我有比他更敏锐的耳朵。当然，与我相比他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上午在股市的损失，他可以在晚上用小提琴“赢”回来。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同我的好友埃梅里希·卡尔曼（Emmerich Kalman）的一次长途通话。埃梅里希·卡尔曼不仅仅是最伟大的维也纳轻歌剧作曲家之一，同时他也对股市投机非常感兴趣。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这次长途通话中，他向作为他的财务顾问的我咨询，从投资的角度来看，是否应该将股票以1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以便能够幸运地在卡地亚以较便宜的价格给他太太维拉买一颗钻戒。别无选择，我必须给予肯定的答复。因为在一个小时前，他太太维拉也从巴黎给我打了电话，并且请求我向她的丈夫建议做此投资。她的理由是她所有的女性朋友都已经有一颗这样的特别漂亮的钻戒，只有她没有。这也不能算是完全错误的理由。几天后钻戒戴在了美丽的维拉·卡尔曼纤细的手指上。

理智地说，持有IBM和施乐公司（XEROX）的股票也许更好一些。但人们自然会问，拥有一颗这样少见的钻戒，并佩戴它，在妒忌得心都要碎了的女友面前展示它，其带来的享受不比股市的盈利更有意义吗？此外根据我的经验，如果太太或女友热爱珍宝和皮草等更胜于银行账户，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更安全的事。因为珍宝和皮草总会有界限，而银行账户则是永无止境的。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战后，在我的音乐帝国的伊甸园瑞士，我很幸运地结识了理查德·施特劳斯并成了他的朋友。在苏黎世的维伦纳霍夫饭店（Verenahof in Baden），吃饭时我们经常坐在一起。我渴望能倾听大师关于音乐的句句珠玑。但是一切都是徒劳。大家只是谈论钱，他的太太保莉娜总想知道关于股市的所有事情。

股市的现象就是这样刺激着人们，下面的故事对我来说是个典型的例子。我的来自布达佩斯的好朋友亚诺什，经常做客于我在法国蔚蓝海岸的家中。他是一个有着很高文学修养的人，特别是精通法国文学。为了特别取悦于他，我邀请了我的朋友和邻居 M.C.，他是法国作家和龚古尔文学奖获奖者，此外他还是美国的艺术评论家和法国文学教授。我本来是想在法国人面前赞扬一下我的匈牙利朋友，向他展示即使在匈牙利，人们也能得到法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信息。我的朋友亚诺什为这次文学思想的交流准备了好几天。可惜计划中的文学对话没有发生，因为我尊贵的法国客人用关于电器、油价、黄金价格和货币市场等一系列问题对我进行了“狂轰滥炸”。我可怜的朋友亚诺什沮丧地坐在桌边，无法插上一句话。计划中的文学午餐以失败而告终。

我接受自己在股市的盛名。所以我告诫所有好客的女士们，如果她们要接待艺术家、作家或其他的文学爱好者的话，最好不要请我。因为仅仅有我在场，就足以“污染”气氛……请注意，谁要是拥有股市专家的好名声的话，这种事情也会发生在他身上。



喜怒无常的股市



股市有其复杂的逻辑，投资股市更不能随波逐流。股市就像一个喜怒无常的美女，它是那样令人着迷却又让人捉摸不透。

股市是有其逻辑的，但它是一种与普通消费者的逻辑不太一样的特殊逻辑。

股市反复无常，就像一个美丽的女人。为了引诱她的猎物，她很懂得变幻面孔来使自己变得捉摸不透。在人们对她至少还有所期待时，她会对你冷若冰霜。我的建议是：人们应该冷静地对其喜怒无常的脾气置之不理，首先是要不要试图为其寻找一个符合正常逻辑的解释。

为了能把握股市，人们必须了解它上升波动的机制，了解这些波动是如何产生、发展，并走向结束的。按照股市的逻辑，不要假设好的股票价格一定会上涨，而那些差的股票价格肯定会下跌。同样也不能假设，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股市行情必然下跌，而经济好的时候股市行情肯定会上涨。当然从长远来看，小企业的股票在企业变大后，其股价会同步上升，就像很多美国的成长性股票一样，而逐渐衰败的企业股票，其股价会跌落谷底。由于新技术的发展，有时甚至整个行业都会处于衰落之中。

可这些都是长期的走势。为了预测这种趋势，人们不需要是一个很好的股票投机者，只要是一个未来学家、工程师或者是预言家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即可。因为，即使拥有完美的行业知识，你也无法预知整个行业或者说一个企业的竞争到底会来自何处。比如在美国的某个行业，由于一项新的技术发明带来了高度的繁荣，但这种繁荣很快就可能被日本的一种更便宜的产品所终结。

为了能够在股市的投资基业长青，人们必须有远见。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在技术领域有这样的远见，并因此成为百万富翁。我自己在其他方面也有过这类有效的远见，比如战后德国的外国国债和一些电器股票。但实际上，这些长期的发展和股市的周期波动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与此相反，也有一些短期的投机者，他们希望能够知道每天、每周的股价。对于他们来说，我的分析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因为短期的波动是完全无法计算和把握的。如同之前说过的那样，股市就像是一个酒鬼，在浓浓醉意中，它的反应完全是出人意料的，它经常会听到好消息时哭，听到坏消息时笑。

这样一来，只有中期的周期波动中的投机是剩下的“战场”了。在这种波动中，人们至少可以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客观的分析，并形成或对或错的论据和看法。

傻瓜比股票多？

在股市的逻辑里只存在一种假设，即供给和需求。直到今天，我还清晰地记着我在巴黎证券交易所的第一天。一个长者走过来对我说：“年轻人，我从未在这里见过你。你是谁？”我回答道：“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交易所，我是X公司的实习生。”“因为你的上司是我的朋友，我现在教你一些非常重要的知识，你看你的周围，这里的一切都取决于一样东西：是傻瓜比股票多，还是股票比傻瓜多。”这位老先生很可能有过不愉快的经历，因为他把所有的股票购买者描述为“傻瓜”。一切都取决于供给和需求，这个教诲我铭记于心。我的整个股市

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之上的，当然以我自己的长期的经验加以佐证。

对于这位老先生的话，可做以下解释：股市的趋势取决于是卖主更迫切地想把股票卖掉，还是买主更迫切地买入股票。如果迫于某种精神或者物质压力，股票拥有者迫切地想要出售股票，而资金拥有者尽管也想购买股票，但需求没那么迫切，那么股价就会下跌。趋势理论就是要对决定未来供求关系的影响因素进行评判。

股价是怎样形成的？

股价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来仔细观察股市交易的一个元素。股票 X 目前的价格是 100。一个潜在的买主对自己说，它目前的价格是 100，或者他在想：它是值 100，但我希望能以 90 买到它，所以我出价 80。而在另一方面，想要出售股票的人考虑道：它目前的价格是 100，我希望能卖 110，所以我开价 120。由此，这个股票的买入价为 80，卖出价为 120。如果在股市上只有这一个元素的话，那么就没有交易可以发生。但股市是由无数的元素构成的。比如另外的一个人报价 85，而卖方要求 115。还有一个人准备为此股票支付 90，而另一个卖主愿意以 110 出售股票。买卖双方暂时会僵持在他们的买价和卖价上，因为他们中没有人要被迫购买或出售股票。但这时来了一人，他迫于压力必须出售他的股票。我强调指出，必须。他必须忍受这种状况，他必须满足于最高的那个报价，在我们的例子里就是 90。这样，交易就达成了，之后的股价就不是 100 而是 90 了。

股价的变动取决于限价的买卖委托与无限价委托之间的比例关系。如果有一天，所有在股市提交的出售委托都是无限价的，而同时买方把他们的委托价格定得很低，股市就会崩盘。相反，如果卖方犹豫不决，只有在股价上升时才提交出售委托，而买方处理问题非常激进，希望一定要买到这只股票，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给自己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的购买委托规定限价，股市就会出现暂时的繁荣。

买方和卖方，都希望能从另一方被迫的状态中获利。如同一个珠宝商，面对一个处于困境的顾客，只愿出尽可能低的价格来购买顾客的钻戒。同样是这颗钻戒，再想要出售给感兴趣的人时，珠宝商会吹得天花乱坠，什么光泽好、顶级切工、没有瑕疵、需求量大等。而现在，面对要卖钻戒的顾客，他只会给予贬低的评价：没有光泽、过时的磨面、黯淡的色泽以及无人购买等。如同珠宝商会试探进入商店的顾客一样，股市投机的双方也会互相试探对方的意图。

所以经历了重大事件后，在交易日股市开盘以前，人们无法对趋势作出预测。因为如同已经阐述过的那样，我们无法确定大众会对事件作何反应，无法确定有多少委托到了经纪人手中。

现在我们来更准确地观察一种股票的交易过程以及其交易原因：

在卖方，A 出售他的股票，因为银行通知他贷款到期。他用此贷款购买了股票。因此他不能等待，他必须以尽可能好的价格把股票出手。B 有一笔到期的房屋抵押贷款。尽管银行愿意给予延期，但利率要提高。这样一来，B 就不值得继续借这笔贷款，因此 B 也要卖出股票。

C 被固定存款和固定利率债券的高额回报所吸引，宁可要出售他的股票，以便把他的资金投资于高额的利息回报。D 的股票少有盈利，现在他想落袋为安。E 有他私人的资金方面的义务，他的女儿结婚，他必须支付允诺的嫁妆。F 的股票已经有一个不得不接受的小小的亏损，但他想把它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G 想卖掉股票，因为他坚信，以后 he 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购回。H 出售他的股票，只是因为受大众的悲观主义情绪的感染。

在买方，I 购买股票，是因为他认为，目前股价处于低位，从长远来看，股价肯定会上升。另一个人购买股票，因为他卖

掉房屋后拥有大量的闲置现金，现在想要投资于有价证券。

下一个人是继承了一笔现金的遗产，想要进行投资。还有一个是之前在高位售出了他的股票，现在想重新购入，因为他估计短期内股价就会回升。然后是某人，他必须购买股票，因为他管理的养老金账户中现金太多，必须进行投资。

可以看到，卖方大多数人处于压力之下，第一位是物质的压力，第二位是精神的压力。他们必须出售自己手中的股票。而在买方大多数人尽管想要购买，但绝对不是迫于什么压力才想购买股票。他们通过等待也许会等到更好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股价当然就会回落。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高利息，换句话说，是资本市场的流动性的短缺。货币是股市的氧气，没有流动性股市就不可能上升。流动性是影响股市的首要因素。

趋势 = 资金 + 心理

但是如果投资大众的心理是负面的话，仅仅有货币因素，市场也还是不能向上的。所以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心理。如果货币和心理两个因素都是正面的，股价就会上升。如果两者都是负面的，股价就会下跌。如果一个因素是正面的，另一个因素是负面的，发展趋势互相抵消，也就是说会是一个平淡的、波澜不惊的、不吸引人的股市。人们称之为“牛皮市”。对于懂得巧妙地利用细微的股价波动的股市投机者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有利的状态。

如果一种因素稍占上风，它会通过股价的轻微上升或下滑表现出来，这要看两个因素中哪个更强一些。当两个因素中的某个因素骤变，以及两者都变成正面或负面时，就会出现大的股市上涨行情或者大的股市下跌行情。

如果大大小小的储户们愿意并且能够购买股票时，股价就会上升。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他们愿意购买股票，因为他们对金融和经济状况的判断是乐观的。他们能够购买股票，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流动性货币在口袋或者账户中。这是股市行情波动的全部秘密，即使所有基本面的事实以及关于经济状况的消息与之相反。

当然，同样的机制也会产生反向作用。大众情绪悲观，他们判断未来前景不妙，他们没有很多钱在账户上，因为他们把钱投到了别的领域，如房地产、储蓄、高利息的债券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很难得到贷款。如果大众情绪和货币这两个因素都是负面的，在供给压力之下股价就会坠入谷底。

按照我的观点，对于股市一般的趋势，大众情绪和货币这两个因素是比基本面的事实更具有决定作用的。股价与基本面反方向变动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经济的短暂繁荣会带来较高的利率和流动性的短缺，因为企业将它们掌握的所有资金都进行了直接投资。所以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在经济衰退、利率下降时，股市反而会回升，尽管这时经济的基本面，也就是说盈利和分红等因素并不让人对此有所期待。在经济景气的某个阶段，如果贸易和工业高度繁荣，可供支配的资金都用于业务扩展，当局就会采取限制性的措施以防止经济过热。贴现率会被提高，贷款限制政策会被引入，货币投放量会减少。银行将提高贷款利率，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会削减或取消已答应的贷款等。

股市的血液——流动性

为了得到新的资本，公司有很多种可能的途径。它们可以通过发行债券来募集自己的资本。但情况往往是，债券市场经常无法吸纳它们的债券，由此它们被迫通过发行可转换债券来满足其对资本的需求。但大量的可转换债券是股票市场的致命竞争者。

除可转让债券外，有的公司会简单地进行增资扩股，从而增加他们的股票的数量。有的公司也会从他们持有的股票中卖掉一些其他公

司的股票。卖主的行为对股价形成下跌压力，接踵而来的股价下跌则迫使那些借债购买股票的人出售其手中的股票。

其结果是大量的股票涌入市场，而且恰恰是在政府出台政策减少货币供应数量之际。正如我那位股市老友所说的：股票比傻瓜多。

经过一段时间后，经济发展的速度放缓，相应的资本需求变小。由于新增投资的利润得不到保证，新的投资计划会被搁置或者推迟。对银行贷款的需求也会减少。债券市场的紧张局面缓解了，有资金需求的公司能够以更好的条件，比如说通过发行债券来筹集资金，不再去发行股票或者可转换债券，因为稀释资本是不符合老股东们的利益的。

同时经济危机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忧虑，他们担心会失业或者失去收入来源。所以他们热衷于储蓄，储蓄存款会增加，而消费则萎缩。由于在很大的程度上，并且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通货膨胀的危险可以排除，我是指需求的通货膨胀因素，而不是成本引起的通货膨胀，主管当局就能够降低利率，放松贷款的发放。如果资金的积累超过了产业的投资需求，剩余的货币就会流向股市，投资于已经发行的股票。

已经上市的股票是资本市场的“二手车”。如果市场上充斥着新的令人感兴趣的有价证券，比如可转换债券，那么已上市的股票价格就不可避免会下跌。但如果在利率下降的情况下，有价证券的发行变得越来越少，多余的资金就会流回股市，也就是“二手车”的市场。

一般情况下，股市不是特别受累于经济危机，而是更多地受累于政府所采取的对抗经济过热的各项政策。因此，经济景气的时候股市通常会回落，而经济危机作为政府调控措施的后果，要在这之后才会出现。同样，政府也经常采取促进经济景气的政策措施。开始的时候，股市会得益于这些经济刺激政策。在经济对政府的政策作出有利的反应之前，股价就会上升。这构成股市的波动。对于不了解股市机制的局外人来说，这些波动一开始是不可思议的和不符合逻辑的。



股市运行的车轮：货币和心理

对于景气政策，国家拥有一些决定性的手段。在这个经济控制的操作台上有各种各样的操纵杆：预算和税收政策、货币政策、贴现率、贷款限制或者自由化措施等，对此我还会详细地表明自己的看法。只是在价格和工资问题方面，到目前为止西方政府仍然束手无策。这种状况在近期使得通货膨胀问题变得异常的复杂。无论如何，每个聪明的投机者都应该注意一个规则：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违背那些体系运行维护者的指示和导向。因为这些人拥有更强大的武器，或早或迟，这些指示和导向总是会被实施的。

过去，在通货膨胀还没有变得如此剧烈之前，国家能够相对有把握地来引导经济的景气状况。而今天的通货膨胀不再是纯粹的货币问题，同时还是社会问题，更是心理问题，对此需要一个更深入的分析。当然这超出了本书论述的范围。

在这里，我只想列举众多事例中的两个例子，来说明货币和心理这两个轮子是如何独立运行的。1946 ~ 1949 年间，在美国，战时生产向和平时期生产的转变带来了工业生产的高度繁荣。利润不断地提高。可是在华尔街，股价却下跌了。因为战时工业向和平工业的转换，耗尽了所有可支配的资本，不再有多余的资金可用于有价证券的购买。此外，大众忧心忡忡地、满腹狐疑地看待战后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对于他们的投资，他们要求一个比较高的利润收入。也就是说货币和心理这两个因素都是负面的。

美国战后工业转换的演进过程分为几个阶段。在和平经济的第一次高涨后，紧跟着的是一个稳定的阶段。经济扩张变慢了，经济领域需要的资金减少，储蓄存款重新累积起来。没有用于实业投资的资金选择流入股市，股价开始拉升。货币和心理这两个因素重新变成正面。

在德国，这个过程的演进有所不同。德国大规模的重建是以 1948 年的货币改革为开端的。当时可供股市使用的资金还很少。尽管心理

因素是正面的，尽管股价也在上涨，但是还没有超出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重建真实价值的阶段。

1953年以后，工业生产的扩张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经济的繁荣吸纳了所有可支配的资本，没有多余的资金留给股市。每天早晨我都在报纸中读到怪论：各个公司的业绩记录都很好，红利提高，但股票价格不断回落。

德国联邦政府同样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以防在繁荣阶段就出现通货膨胀风险。贷款的限制迫使企业发行新的股票和债券，最大的德国企业给市场带来年息8%的债券，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的利息水平。股市中泛滥着各种有价证券，尽管大众的心理也是乐观的，但没有足够的资本来购买它们，股票市场看起来令人感到绝望。当经济扩张放慢到几乎出现经济萧条时，联邦银行才放松了贷款的限定，开启货币的龙头，以合适的方式来“喂饱”资本市场。

借助于这第一口“氧气”，市场重又变得繁荣起来，股票以其他证券市场少有的速度上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几年来被人为地压制的、建立在基本面之上的行情上涨的潜力引起了股价的一个真实的爆发，因为货币和心理的因素同时变成了正面。对此只有货币是必需的，如同我之前已明确提到的那样，货币是“股市的氧气”。过去是如此，以后也永远都会如此，只要股市还存在。

心理的因素则与之相反，准确地说心理是影响股市的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比如一个企业的盈利和分红降低、税收提高等，就是纯粹的消极因素，但如果大众乐观地判断未来的发展，他们会容忍这些不好的消息，因为他们相信上面提到的不利因素只会起到暂时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基本面的消息是负面的，但心理因素依然是正面的。

这种情形在过去的很多重大政治事件中得到了证明。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尽管出现罢工，该公司的股票价格没有回落，这只是因为大众认为罢工并不是危险的事情。当1939年战争爆发的时候，巴黎



Kostolans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股市已经繁荣了数月之久，因为人们担心通货膨胀而纷纷避险投资于有价证券。法国民众认为，股票这种拥有实际价值的东西是比法国现钞更好的投资。此外还有很多人认为，战争不会持续很久，之后一切还会如旧……

完全不符合逻辑的是，普通的根本不稀有的瑞士、英国或者法国的金币，价格也高于其实际黄金价格的 50% ~ 100%。因为大家相信，总得存几块这样的金币在自己的抽屉里。这里同样涉及心理因素，而与实际的考虑没有什么关系。对股市趋势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战争或和平的事实，而是大众对此的心理反应。

蛊惑人心的市盈率

股票的市盈率也是一种纯粹的心理现象。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对于某一只股票，市场的分析师们会认为 15 : 1 是低的市盈率，并由此得出结论，这种股票被低估了。但在另一个时间节点，他们又会认为同一只股票的同样的市盈率被高估了。从这种判断中，人们无法推断出下一步会如何发展，因为“低估或高估”的论点不是什么算术公理，而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心理的相对判断。所以，当我看到上百位分析师着迷于这种价格比例分析时，总是忍不住要笑。那些把市盈率作为股票分析的基础知识的人，不会购买 IBM、施乐和其他类似的股票，因为根据市盈率的计算结果，在那个时刻这些股票的价格总是太高了。

按照华尔街专家的看法，这些股票根本就不能碰，因为根据“市盈率”，理论上来说这些股票的价格应该是在 0 以下。但是我的很多有趣的股市行动正是通过这些公司的股票来进行的。

在我购买它们的股票时，这些公司是亏损的。但如果这些公司重新盈利，其股价就会一飞冲天。我的理念是，在股市中仅仅靠数学是行不通的。股价无法用尺子来衡量，股市的趋势也无法在数学计算的基础上来进行预测。

在这里，援引一首讽刺诗。这是260年前，当约翰·劳用他的体系将法国推向困境之后，巴黎的一家报纸对他的描述：

这里安息着苏格兰声名显赫的儿子，
他的计算是独一无二的，
他用他天才的数学才能，
毁掉了法兰西。

预期的平方 = 幻想

预期决定着股价的发展趋势，而不是数学。如果人们想对预期下一个准确的定义，那就涉及对预期的预期。因为如果我今天以100的价格买进一只股票，并认为明年能以更高的价格出售，我必须同时计算购买者对下一年的预期。用一个词来说，就是预期的两次方，也就是幻想。

下面的故事将会说明，投机者是怎样对未来浮想联翩的。“二战”结束后，意大利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状况。这个国家几乎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损坏，大部分工厂完好无损，但是，由于缺乏原料而不能开工；而无法采购原料，则是因为没有外汇。一个与美国一起巧妙设计的体系帮助意大利走出了这个死胡同。根据劳务加工协议，美国向意大利提供羊毛、棉花和人造丝。这些原材料在意大利的工厂加工以后，其一部分成品作为原料的付款返回美国，剩余部分销往国内市场，甚至于出口到其他欧洲国家。

从1946年开始，意大利的纺织工业迎来了一个新的全盛时期。米兰的股市也经历了一次重生。充满激情的氛围逐渐重新出现，正是这种氛围，将战前的米兰营造成了欧洲最具活力的股票市场，当时，大部分的投机交易都是在这里进行的。可是，战后意大利经济的这种复苏或多或少地局限于纺织品的生产和贸易，以及其他间接或直接与





Kostolansy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纺织工业有关联的工业部门，如仓库和纺织机械等。

我从对欧洲充满悲观看法的美国回到意大利。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在大教堂附近米兰人漂亮的公司里，棉制品、丝和羊毛制品已经泛滥成灾，这立即激起了我的投机兴趣。我咨询了一个在米兰交易所担任经纪人的朋友的意见。

“想要在这里做点什么，现在已经太晚了。”他对我说，“好东西的价格现在已经升得太高了，它们太贵了，以至于人们无法购买它。而那些不贵的东西，又没有价格上升的动力。”

我刚从美国回到欧洲，对欧洲的各种关系还不是很熟悉，他肯定比我更了解情况。所以，我认同他的说法，勉强不去品尝这块“蛋糕”。

几周后，《新苏黎世日报》(*Neue Zürcher Zeitung*)上的一则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加利福尼亚的大汽车企业凯撒·费雷泽(Kaiser Frazer)刚刚跟菲亚特公司在都灵签订了一个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意大利的公司每年以劳务加工合同的方式生产10万台发动机。

我自己说，从纺织品工业繁荣以来，这种加工合同的方式成了一种独特的经营方式。下一个该轮到什么行业呢？很可能是小汽车。几分钟的思考足以让我做出计划。

在股市开市时，我问我的经纪人朋友：“你说，哪只是最差的汽车工业股票？”“你是说最好的股票吧，是菲亚特。”“不，是最差的股票。请你明白，我确实是对最差的股票感兴趣。你可能也会感到奇怪。”“好的。”他消失在人群中。几分钟后他回到了我面前：“应该是伊索塔·弗拉西尼公司(Isotta Fraschini)，这家公司很快就要破产了。”这个名字让人想起战前那种加长的、电影明星和金融巨头们喜欢驾驶的豪华轿车。I.F.这两个象征奢侈生活的大写字母现在意味着“处于财务困境的工业”。

“你肯定吗？”我问他。

他第二次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是的，确定无疑，伊索塔·弗拉西尼公司就要破产了。”

“好，我要买一批伊索塔股票。”

带着怀疑的表情，他最终以大约 150 里拉的价格接受了我的订单。在我的投机得到满足后，我离开了交易所，几天后离开了米兰。几个月过去了，我重新回到了米兰。我的经纪人立即给我打电话：“祝贺你这个绝妙的投资，亲爱的朋友，你是从哪里得到消息的？”

我无语！

“你可不要说，你什么都不知道。真是不可思议，伊索塔现在的价格是 450。你肯定想要卖掉吧？”

“绝对不！”我回答说，我让他再买进更多的伊索塔股票。这次他马上接受了我的意见。他试着掩饰他的惊讶，办理了交易委托。

因为我自己也很惊讶，一个从兴趣里“蹦出来”的想法竟然这么快就有了成果，所以我跟踪着这只股票的价格变动情况。

这只股票是个特殊情况。当其他股票的价格包括菲亚特相对稳定时，它的价格依旧向上攀升。在它最高上升到 1 900 里拉之后，我把以 150 买入的股票以大约 1 500 的价格抛掉了。

可是，这个奇迹是可解释的，我的想法是正确的。在经济重建的过程中，经济部门都处于重建的行列。意大利在汽车工业方面有很好的声誉，并且有意愿继续保持这种声誉。外国投资者和实业家的团队出现在意大利的各个地方，他们考察处于荒废中的意大利工业，制定重新启动的计划。它们中的一个团队接管了伊索塔·弗拉西尼公司，以便对它进行重组并使它恢复良好的运营状态。今天这家公司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它与其他公司合并了。但是，作为我最大胆和最卓有成效的投机交易之一，它始终留在我的记忆中。

股市的情人——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和股市，谁影响谁？说到底这是个鸡与蛋的问题。而关于鸡和蛋的辩论，我们很难得出合适的判断。

世界经济之殇——通货膨胀

当今世界的通货膨胀问题非常复杂。如果你想对前些年以及当前的股市发展做一个精确判断的话，你就必须时刻牢记通货膨胀问题，并且准确地分析它。作为所有国家的首要问题，通货膨胀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这些原因又因各国的实际情况产生不同的影响。

1. 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它是由工资劳务价格以及能源价格的不断上涨引起的。尽管我们称当今的市场经济为“自由市场经济”，但它实际上肯定不是真正“自由”的，因为经济生活中的两大要素：工资和能源，是由工会和石油输出国组织这两个强大的卡特尔控制的。

2. 需求，它有时在某个特定的行业会推高价格，造成行业生产能力不足。

3. 几十亿贷款，它们以不靠谱的方式贷出，实际上是送给东欧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这些贷款永远也不会被偿还。

4. 通货膨胀的精神恐慌，称为通货膨胀预期。有一个古老的

真理：单单是通货膨胀的预期就足以引起通货膨胀。

很难判断这些原因中哪项是主要原因，但我相信，通货膨胀的预期是其中最大的原因。此外，这些原因之间的关系经常会改变。对于到底什么是最早发生的，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人们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是工资推高了价格，还是说提高的工资只是已经升高的价格的一个结果，这实际上是不可解决的经济哲学和政治问题，对此尚不存在无可辩驳的判断。

工资要求由日益强大的工会组织提出，它产生于日益增多的各阶层民众的愿望，他们希望能提高生活水平，或者保持他们现有的生活水平。其结果是工资—价格的螺旋上升。

失业是“奢侈品”？

政府和议会面对这种现象束手无策，至少在自由世界是这样。因为没有足够的蛊惑民众的宣传，民主决策是不可能的。所以政府总是关注于通货膨胀的“需求”因素，试图尽可能地限制需求。有一次，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位部长在午餐时单独对我说：“我们都是自己人，我不妨告诉你，你们实际上可以很轻松地解决通货膨胀这个问题，因为你们允许自己使用失业这个‘奢侈品’。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怎么可以有失业呢？坦率地说，唯一能够约束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压力的就是失业。但对于这种可能性我们是不会考虑的。”对此我只想说，在关于蛋和鸡的议会辩论中，是很难得出合适的判断的。

在这场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的精神恐慌的斗争中，政府拥有两样武器：税收政策和货币政策。当里根政府试图通过增加供给来满足需求时，其新的政策特别强调这一点。由此，我触及了我们股市投机者特别感兴趣的话题。



股市的幕后操纵者



在投机的狂热面前，国家的宏观调控也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无论是换低挡位还是踩刹车，股市都会发出噪音。

倘若政府通过较高的税收来吸纳大众的购买力，它可以在信贷政策方面更自由一些，避免贷款紧缩，降低贷款利率，这对股市来说是比较有利的。

但如果政府出于政治、社会或者其他什么原因不愿意提高税收，而是宁可减少货币供应量、引入贷款紧缩、提高利率，再加之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精神恐慌处罚对通货膨胀进行投机的人，这对股市来说就是最危险的情况。这种状况使人想起在斜坡上往下行驶的汽车。有两种方式可以把行驶速度放慢：要么把车换到低挡位，这相当于财政政策；要么刹车，这相当于紧缩的货币政策。如果司机让汽车空转，只是试图通过刹车来减速，那么很快发动机就会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如果一个政府试图通过限制贷款来刹住通货膨胀的势头，股市也会发出噪音。

经济危机 1970

仅仅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对于每个政府来说，推行货币政策都

是比较容易的事，因为政府能够单独作出决策。与此相反，税收和预算的方案都需要议会通过，在美国的话是国会批准，而在议会和国会中蛊惑性的思考起着很大的作用。比如在美国，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使一项税收法案艰难地得到实施。而当议员们在国会里争论来争论去的时候，本来渐进的通货膨胀已经转变成了恶性通货膨胀了。

1967年，在约翰逊总统试图通过扩大税收来控制通货膨胀，并向国会提交一项相应的法案时，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降低了利率，保持了较低的利率水平，并且增加货币的数量。高税收虽然也不是股市所梦想的东西，但与高利率相比危险性要小得多。

人们能够准确地跟踪一个政府的货币、利息和信贷政策。政府对此也不再隐瞒。约翰逊总统是最坦诚的人，他在1967年初宣布：“我将在我的权力范围内尽我所能来降低利率。”当美国总统这样解释时，股市投机者必然像从蹦床上弹出一样冲向华尔街。此番解释引起的景气繁荣，比提高税收的法案在国会卡住两年通过后还要来得猛烈。

对景气繁荣波动的大反复，也就是萧条，一直到尼克松总统的新内阁推行一项非常严厉的货币政策时才开始出现。根据我的理论可以预见，在所谓的约翰逊式的短暂繁荣之后，华尔街的艰难时期就会重新来临。但是，只有在股市心理因素转变成消极时，崩溃才会真正来临，并且，之前发生的投机浪潮越高，崩溃就会来得越激烈。

8年之久，不断增长的货币供应量充当了股市三大发动机的燃料。把华尔街带入高速运转的三大发动机就是：拥有10万经纪人的经纪阶层是核心发动机，投资基金和混合康采恩是辅助发动机。

投机机制以这种方式运行着：经纪人把投资基金的债券卖给大众，用投资基金账户上的这些资金，同样的经纪人购买混合康采恩的股票，以拥有这些混合康采恩的股份。

大批的经纪人采取必要的手段，散布有关基金和混合康采恩经营状况的各种炙热的预言，人们相互传播这些预言。专业人士、随大流者和投机者都纷纷投资股票。股票的价格在一个死亡螺旋中以垂直的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方式愈升愈高。这一切都是以无止境的货币供应量作为燃料的。不仅仅是传统的股民，就连养老基金、教会、大学甚至工会都被这种氛围所吸引，大家都想从不断上升的股价中获利。这些机构原来的资产管理者被解聘，他们由刚刚从学校出来、迁居华尔街的年轻资产管理经理所代替，由他们在华尔街来操盘这几十亿的资产。华尔街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赌场，投机的狂热不断上升，变得越来越强烈和无所顾忌。

尼克松总统就职后，他把控制通货膨胀视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正如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的时候一样。因为他必须面对一个民主党控制的国会，所以货币政策就成了他唯一的武器，也就是说只能提高利率。尼克松没有隐瞒自己的意图，在他就职后不久就宣布了新的货币政策。这对所有股市投机者是一个警告：华尔街非常困难的时期就要来到了。与之相同，两年前的约翰逊总统也对通货膨胀作出挑战，但同时宣布他将降低利率。约翰逊的鼓舞和尼克松的警告都是非常明确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不顾一切地限制流动性，利率开始升高，贷款限制越来越严，证券市场的价格开始渐渐下跌。第一个慢慢停止的发动机是混合康采恩。除了日益严重的资金短缺外，还有第二个原因将混合康采恩带入了困难的境地，即国会的一项新法令制止了混合康采恩的财务运作。

混合康采恩的股价崩溃紧跟着投资基金份额价格的下跌。为保持账户上的现金，以应付可能的大众要求的份额赎回，投资基金经理抛售他们资产组合中的股票，不管是什么股票，不管是以什么价格。

在这场大崩溃中，经纪人也陷入了困境。股市核心发动机的转动开始变得不均匀了。很多经纪人无法弥补他们的费用，损失了他们的经营资本。他们必须解聘雇员，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于解散他们的公司。这一切加深了总体的不适感，大众陷入深深的悲观情绪之中。心理因素也骤然转变成了负面，这种变化持续了大约9个月。然后美国政府完全改变了它的政策，因为经济和政治的状况变得如此尖锐，几乎引起了一场金融危机。美国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的破产以及几家大

型工业企业的财务困难，导致政府对货币政策进行重新审核。在这种转变的影响下，一种猛烈的繁荣景象在华尔街突然爆发了，道琼斯指数的大部分损失得到了弥补。但是这种短暂的繁荣只是持续到利率重新开始上升的时候。

各种各样的分析师把这场波动归咎于国际货币危机以及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尽管如此，利率的强力回调又给市场注入了新的动力，直到1973年初，股市行情一直上升，道琼斯指数达到了1065的历史高点。

可是这个繁荣不是实实在在的。财政金融领域的罪恶还没有被铲除，混合康采恩的不法行为，不负责任的投资家的错误以及基金经理的愚蠢行为都没有得到惩罚。只有当一系列后续事件，即石油危机、水门事件丑闻，特别是联邦储备委员会操纵的货币数量急剧下降共同出现时，真正的惩罚开始了。这些事件的高潮是股市的彻底崩溃，几大财团陷入困境，以及一场几乎让我们重回1929年大萧条的金融危机。但只是几乎，因为值得庆幸的是，美国政府以及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亚瑟·伯恩斯（Arthur Burns）在最后时刻意识到，他们不能再玩火了。他们重新彻底审视他们的货币政策，并且尽快地给市场注入了新的货币。

股市最先感觉到了这种转变。1975年，股价行情如同皮球一样，一下窜得很高。这再一次证明了，资金和流动性对于股市，同时也对于整个经济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如何不再重蹈经济危机覆辙？

1974年的经济危机对于经济界的领袖和政府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希望以后不要重蹈这类危机的覆辙。20世纪70年代的事件也展示了，股市波动的各个阶段是如何进行的，这些波动甚至于以经济和劳动市场为代价。当尼克松与通货膨胀作斗争时，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欧洲各国政府正试图解决失业问题，刺激整个经济的发展。因此，他们不愿意与美国政府一起提高利率，正如当前的状况一样。

因为政治、心理和社会的原因，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政策不可能平行运行，所以总是不断地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分歧和矛盾。里根总统当政以来，我们处于一种类似的境地：欧洲人要促进经济，而美国试图以一切代价来摧毁通货膨胀的精神恐慌。即使是在欧洲国家之间，各自不同的政策目标也是显而易见的。

牛顿的困惑



牛顿说：“我可以准确地测算天体运行的轨迹，但我无法预测疯狂的人们会把股市推向何方。”

根据我的经验，股市行情，包括股票、债券、原材料以及贵金属，应该说在所有可以投机的市场，每个周期波动都由 3 个阶段组成：

1. 修正阶段
2. 适应或伴随阶段
3. 过渡阶段

我们以上升周期为例，这个上升周期紧随着下降周期的第三阶段。在新的波动周期的第一阶段，之前跌得太低的股市行情会被调整到一个定程相对合理的水平。在第二阶段，股价与发生的重大事件相伴而行。如果发生的事件对此种股票不利，则其价格会相应地重新回落；如果发生的事件是利好，则股票的行情会随之攀升。到了第二阶段一定的时间点，借助于进一步的利好事件，股市会自动进入第三阶段。在牛市的这个阶段，股价每时每刻都在攀升。股市行情和气氛相互加码。上升的行情创造了一种热闹的气氛，而这种气氛又将股市行情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这时股市行情不再具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它只是



Kostolan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群体性癫狂的结果。我曾经提到过大科学家牛顿，他就是一个很有激情的投机者。他曾经在伦敦南海公司的泡沫破灭后输掉了他所有的资产。对此，牛顿感慨道：“我可以准确地测算天体运行的轨迹，但我无法预测疯狂的人们会把股市推向何方。”

在萧条的周期波动中，第三阶段的低迷行情会带来严重悲观的气氛。这种气氛反过来又会对价格造成压力，从而使股市行情如落叶一样不断下跌。最后一个阶段的行情下跌或高涨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来自某个方向的某种强力刺激因素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为止。尽管这时周期反转的理由已经存在，但如果没有这种强刺激因素的介入，纯心理因素造成的第三个阶段是要慢慢才能平息下来的。然后有一天，出乎大众甚至专家的预料，股市行情的趋势毫无缘由地发生转变。股市开始其反向的周期循环，在我们的例子中就是开始下降周期的修正阶段、适应阶段和过渡阶段。这就是股市永远的轮回，如同自然界的潮涨潮落。

这样操作才叫投机……

投机者应当如何应对这三个阶段呢？在熊市的第三阶段，投机者应当购买，即使价格继续下跌也不要害怕。因为正如布达佩斯谷物交易所的老投机者所说：“谁在小麦价格下跌时没有买小麦，在小麦价格上涨时也不会有小麦。”在上涨周期的第一个阶段，他应该继续增加手中的股票，因为这个时候股价的低点已经过去。在第二个阶段，他应该只是个旁观者，只是被动地随股市的波动而动，同时要在心理上做好准备，在第三阶段从股市热闹的气氛中退出。

在下跌周期的第三个阶段，即过渡阶段要与周期的波动逆向而行，也就是说，当同事、大众媒体和专家们都建议你要卖出股票、降低仓位时，要反其道而行之，反向操作，购入股票，对于上涨周期，反向操作同样适用。这对于投机者来说当然并非易事。因为有的人尽管知



道并愿意追随这套反向操作的理论，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在最后一刻，迫于大众心理的压力而改变决定，并自我安慰说，理论上来说我是应该进场的，但这次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可之后的结果表明，即使是这次，反周期操作仍然是最好的操作方式。为了摆脱大众的歇斯底里情绪，投机者必须训练有素，保持冷漠，甚至要有玩世不恭的态度，这是他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所以在股市，能够卓有成效地进行投机的人凤毛麟角，大多数人是股市的输家。投机者必须勇敢、投入和睿智。

当然，现在的问题就是人们如何才能确定当前行情是处于哪个阶段。对此，如同不存在什么完美的投机者一样，同样不存在什么教科书，更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取胜之道。如果一切都这么简单的话，那就不会再有矿山里的矿工和森林里的伐木工了，人人都将以股市为生。只有长期的经验积累才能给人以敏锐的判断力。即使是最有经验的、什么浑水都趟过的投机者也会犯错。在某种意义上说，为了积累必需的经验，投机者需要经常犯错。如果一个人这辈子没有经历两次以上的破产的话，就不配称为股市投机者。我们就像在一个漆黑的房子里，但是，那些已经在此待了多年的人肯定比刚刚进入这个屋子的人更容易找到方向。

菜鸟和老手都是怎样炒股的？

有两类有价证券的持有者。我称之为股市老手和菜鸟。股市老手有钱，有耐心和想法。有钱是指，不管金额大小，他的自有资本是完好的，他没有债务。如果说一个人拥有1万马克（从1948年6月19日到2002年1月1日，马克为联邦德国的法定流通货币。2002年1月1日欧元正式使用后，马克退出了历史舞台。——译者注）的资产，其中5000马克是有价证券且没有债务，他就是有钱。耐心就是神经控制能力，他不会每个小的事件都做出过激的反应。重要的是他有自



Kostolan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己的想法。我是指他是非常睿智地进行交易，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但最重要的是他是凭借自己的思考和想象力来进行交易。

菜鸟是只有很少的钱、没有耐心或者没有想法的人。没有钱是指他的自有资本小于他的负债，即使是他拥有 3 000 万的资产，但如果他的负债额高达 4 000 万，他还是没有钱。没有耐心是指他没有坚强的意志力，并且不能理解对于每个事件，股市并不会自动地按它的逻辑来作出反应。他不知道，从一个事件发生到大众正确地对其加以理解和说明，并据此进行交易是需要时间的。或者他没有想象力，不是用自己的头脑，而是纯粹情绪化地进行交易。如果别人买，他也买，如果别人卖，他也跟风卖。他只是芸芸众生的普通一员，并与之伍。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一个非常富有的没什么负债的百万富翁也可能是菜鸟，如果他没有坚强的意志力或者没有自己的想法，只是情绪化地进行交易的话，有再多的钱也是菜鸟。

对于股市来说，问题的关键是股票在谁的手里。如果股市老手拥有股票的大部分，那么，当消息面不利的时候股市甚至也会爆发性地上冲。但如果大部分股票在菜鸟的手中，第一个坏消息就有可能引发一场崩盘。

我称第一种情况为“超卖”，第二种情况为“超买”。那么现在，整个技巧就是要知道一个市场是“超卖”了还是“超买”了。一个有经验的股市老手对此会有敏锐的洞察力，尽管他不是总能够用言语表达和定义出来。当然，会存在一些与这个或那个状况相联系的征兆、暗示和信号。

如果在价格下跌时成交量很大，意味着有大量的股票从菜鸟手中转到了股市老手手中。有时甚至会出现这种情况，即菜鸟们把股票都卖光了，这些股票都静静地躺在股市老手的保险箱里。这些股票只有在股市行情上升时才会从它们的藏匿处现身。在价格下跌时，大多数的股市老手会买进股票，因为他们有钱，有耐心和想法，即使股价继续下落，他们也不会立刻惊慌失措。也就是说，当交易量不断放大，

而股价持续下跌时，我们就接近下个上涨周期的起点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到了一个纯粹由大众的歇斯底里和股票拥有者的抛售引起的不正常的低谷，也就是我之前所说的下降周期的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股市菜鸟们继续贱价抛售他们以前作为筹码持有的、最好的、最有反弹能力的股票。

如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股市以小成交量伴随着价格下跌，说明市场的前景仍然比较惨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股票还是在菜鸟们手中。他们仍持股待涨。当股价继续下跌时，菜鸟们会突然被恐惧情绪所控制，开始脱手，甚至于贱价抛售手中的股票。很多的股市分析家和经纪人认为，小成交量下的股价下跌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主要的观点是，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的股民并不卖出股票。但我认为重要的并不是大部分股民没有出售股票，而是说明此时股票还在菜鸟们的手中。他们今天没有出售股票，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明天，在一周内或者在一个月内不会抛售手中的股票。

与此相反，如果股票价格不断上升，同时伴随着成交量的不断放大，这对股市来说也不是一个好兆头。成交量越大，市场越容易受伤。股市慢慢地来到了所谓的上升周期的第三个阶段。股市分析家和经纪人们认为，大成交量下的股价上升对市场来说是有利的。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大量的股民在买进，这对股市来说是好事。是的，仅仅是在他们购买股票的那几天，对股市来说是好事。但是大量的股民，也就是说菜鸟们购买股票真的是好事吗？他们在下周还会购买吗？是否存在着这样的危险，这些股票在下个月重新返回市场，菜鸟们很快又抛售股票呢？

答案是：这种危险的概率很大。如果说股票价格的上升以一个小小的成交量相伴，这对股市来说是极其有利的，尽管分析家们会说，这种市场状况是空洞的。当然经纪人们只对大额佣金感兴趣，所以会认为小成交量的市场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市场。但这种情况说明一个事实：这个时候股票还在股市老手手中，还没有转让给股市菜鸟。股价还会



Kostolan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继续上涨，以便股市老手们将股票出售给股市菜鸟们。

综合上述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对股市来说，如果上涨的股价伴随着大成交量，意味着“超买”，不利；上涨的股价伴随着小成交量，有利；下跌的股价伴随着小的成交量，不利；下跌的股价伴随着大的成交量，意味着“超卖”，有利。“超买”是上升周期的第三个阶段，此时的市场会像气球一样被一枚大头针刺破。“超卖”是下降周期第三阶段的末期，此时的市场会伴随着利好消息爆发，有时甚至在没有利好消息的前提下突然爆发，以往的大量实例有力地证明了这个理论。

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怪论：人们最后必须确定，小成交量伴随下的股价上升，表明市场周期原来的波动趋势没有改变。这种趋势一直会持续到走火入魔的股民们大量入场。这些股民们是在很大的精神压力下对市场作出反应的。在股市的低点，股票大量积累到少数的股市老手手中，在股市的高位，股票被分散在无数的小股民手中。

投机绝杀技——反周期操作



股市的逻辑看起来似乎莫名其妙，就像南非的金矿和法国的银行，看似毫无关系，其实紧密相连。

有一天，我的一个老朋友来拜访我。他已经过了那种只想积累财富或者只想稍稍增加财富的投机阶段。他不仅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股市投机者，而且非常出色和富有经验。可是在这天，他看起来非常不安。

“你怎么解释下面的奇特现象？”他问我，“一段时间以来，在我进行股票、债券和商品投机时，我发现一个不寻常的现象。目前，我有10个股市的股票，它们之间绝对没有什么联系。我做多南非的金矿，做空法国的银行，买空锡，卖空燕麦，最后还买空石油，卖空可可。现在我想知道，在南非金矿和可可之间，巴黎的银行和温尼伯的燕麦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人们可能对理性产生了怀疑，命运之神一会儿惩罚我，一会儿庇护我。现在，我处于一个倒霉的时刻。到底是什么神秘的力量，曾经让我愉悦，但今天却完全地同我作对？”

我的投资信条

“那么，”我回答道，“按照股市的逻辑，这一切都是正确的。”因为它同日常的逻辑几乎没有联系。我假定，在股票投机活动中你依赖



Kostolansy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于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分红等，在原材料投机活动中依赖于收成和消费的统计数据、贸易合同、国内和国外政策，用一句话表述，你的投机活动从根本上来说是建立在从实际情况出发的论据的基础之上的。目前，我们可能处于一个太多的人按照日常逻辑来投机的时期。所以，现在一切都与你对着干。请你有点耐心。符合前面所提“逻辑”的有价证券会重新上升，然后一切都会按新的逻辑进行。最后证明你的所有投机交易都是对的。

你知道我的信条：2 乘以 2 等于 5 减去 1。不管是在投机活动中还是在生活中，没有什么简单的。我们世界的所有客观存在，如政治、艺术，甚至于宗教都基于这个事实。

由此，我认为最终一切都会以它应有的面目出现。2 乘以 2 等于 4，可是这只是最终结果。但我们不是沿着笔直的道路达到这个结果的，而是绕过一段弯路。我的箴言是：开始时总是不同的，只有到最后，才是如人们逻辑计算的那样。或者说，2 乘以 2 是 5 减去 1。这个数学公式正好将艺术同科学区分开来，因为一项科学工程是不可以用这样的等式来进行计算的。2 乘以 2 必须立即等于 4。如果一个工程师建造一座桥梁，他的计算在数学上必须是精确的。如果一座桥按照这个公式来建造的话，在它等于 4 之前，在 5 这个位置上就崩塌了。

如果投机者没有足够的意志力、耐心，当然最重要的是资金，使他能够坚持到那个必要的“减去 1”出现的话，他也会这样崩溃的（在那个可疑的 5 的位置）。遗憾的是，大多数投机者们经常没有坚持到底所必需的意志力、耐心和资金。由此，尽管最后证明他们的逻辑是对的，他们却不再能从中获利。

如果你的投机确实是符合逻辑的，也就是说是从正确的前提出发的，那它就会得以贯彻。什么时候？这是一个无法预料的问题。如果构成你的投机“大厦”的各个组成部分保持它们的有效性的话，那一切只是个时间问题。我的格言是：在投机中取得的金钱是痛苦之财。在对事物的发展不能理解时，人们必须对情况重新进行审查。最伤脑

筋甚至危险的是，一个人他对情况的判断没有成功，却又不违反逻辑的原因进行揭示和解析。那样的话，投机者就如同盲人走路，在黑暗中摸索着行走。人们必须认清各种征兆，并正确地加以防范。

基本面不靠谱？

归纳起来我想对你说：你的逻辑只是依赖于所谓的基本面，依赖于统计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其他的因素。这些都将被上面提到的技术性因素所战胜。简而言之：这些考虑都太具体实际，所以不符合实际情况。

这个解释也可以用于一般的股市发展趋势。有时人们会惊奇地问，为什么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股市会涨，为什么在经济高度景气的时候反而会跌。对此的解释是：股市的发展趋势和经济状况的趋势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依赖的，并取决于同样的法制，但两者并不是并行运转的。

资金对于股市就如同溪水之于河流。股市变强或变弱的趋势符合于资金“水流”。抵抗股市趋势的企图是危险的，正如同逆水行舟，这是很难的，但实际上这是一条通往巨大成就的道路。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反周期操作。在股市的巨大波动中，总是存在着这样的股票或者集团，他们同其他的股票相隔离，走自己的路。在这种情况下，我很愿意区分“股票市场”和“股票的市场”。对于“股票市场”，我的理解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市场，而“股票的市场”，是指各种证券在其中进行交易，人们对每种股票可以有自己特殊看法的具体的市场。

在股市滑向谷底的时候，那些由于某些确定的原因肯定要上涨的股票只是慢慢地向上。它们能够获得成功，只是要面临很大的困难。1957年美国的经济不景气时我们可以看到，制药行业的股票能够在完全被毁坏的股市中坚守住它们好的价位，因为它们在中间具有特殊的位置。如果一般的趋势是有利的话，它们的股价肯定会直线上涨。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与此相反，如果资金流充足的话，有些工业股票的上升趋势能够持续，尽管所涉及的行业已经处于一个衰退阶段。但如果这些企业的衰退与股市下降趋势同时出现的话，那么，对于这种股票来说，灾难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如果处于全速发展中的工业行业受益于景气的繁荣，通过流动的资金得到了新的给养，那么股市上的这些股票当然就会出现不寻常的高涨，欣欣向荣的景象会漫无边际地蔓延。这也解释了那些革命性的工业部门股票繁荣的现象，这种繁荣现象开始于1959年初，在1967～1968年间，首先在计算机工业和科技工业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在各种利好集中出现时，这些股票的价格就失去了与实际情况的任何联系。它们蜕变成了没有意义的纯粹的数字，它们变成了人们不加任何考虑要弄的电话号码。经营报告上的数据不再具有什么意义，盈利也是这样，因为它们都是过去时。在股市上人们是对未来进行投机，唯一重要的是工业向上攀升的速度。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一些知名的股市分析家创立了某些理论，来说明一个行业发展与相关的股市行情的关系。如果一个公司的纯利润 X 年来每年增长 $Y\%$ ，那么可以测算出一个确定的股价 Z ，并且通过一个系数 W 。当然这是纯粹的理论。大批的分析师追随这些理论，并由此遭受到了很大的失败，比如说对混合企业。

在股市欣欣向荣的时候，好的投机者有时应该对他的逻辑有所克制。他不仅仅必须是聪明的，而且必须“大智若愚”。他可以暂时关闭他的批判性理解力，随波逐流甚至可以比分析师的预言走得更远，并且只要资金和心理这两个因素是正面的，就可以一直持续下去。但如果迹象表明资金因素变成负面的了，那他必须在适当的时机，相当切合实际地从股市退出。不管各种分析报告诱人的比例数据，不管基本面的各种原因，他必须这么做。

这首先适合于最后的阶段，也就是过度歇斯底里的第三阶段，如果在这时，乐观的情绪强烈地受到不断上升的股价的刺激，股价在没



有任何实际理由的情况下跳跃性地向上攀升的话。看起来恨不能只有天空才是它的边界。但是树木不可能长到天上去。如果在这个大众欢欣鼓舞的阶段，资金因素变成了负面的，就必须离场，然而在这种愉快的氛围中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人们不能让自己受乐观数据和预报的影响，因为乐观的情绪可以在24小时内转变成彻底的悲观情绪。人们可以说必须通过后门离开市场，如同一个男人离开风月场所那样，以便不被人看见。否则的话，可能通过其他人的乐观主义，他又被重新拉回市场。对此人们需要一个坚定的信念、性格和训练，来坚持不懈地遵循自己的原则。

一个古老的投机法则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下面这个我亲身经历的小故事。尽管我出于心理方面的原因是反感投机黄金的，并且把过去几年的黄金狂热和歇斯底里描绘成哄抬物价和本世纪最大的骗局，但我却希望能从中获利。在我的脑海里，杰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源于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小说《杰基尔医生与海德先生奇案》，又名《化身博士》。——译者注）之间不断地在进行“决斗”。一个从理论和伦理的角度劝阻我对黄金进行投机，另一个已经喜悦地搓着手想着利润。可是我还是不想购买黄金，尽管我估计到了这种骗局还会持续很多年。为什么我要在这场我无法改变的买卖中充当欺骗者并且购买金矿呢？在几年里我可以捞取很好的利润分红。金矿通过这次黄金狂热可以取得巨大的利润，支付高额的红利，其股价上升6倍。可是这些股票在1980年在慕尼黑给我带来了一个失眠之夜。在我的脑子里，金矿市场的优势和劣势以及南非市场的各种影响因素相互对峙。

一个古老的投机者的法则告诫我们，如果谁由于一项股市交易睡不着觉的话，他必须立即将其脱手。我遵循它的法则，决定第二天（星期一）把所有黄金股卖掉。因为我很清楚：“现在必须离场。”我把我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的决定通知了德国所有我之前建议他们购买金矿股票的朋友。第二天我飞回巴黎，也把我的这项交易告诉了我在那里的朋友们。他们当然有很多反对的论据：分红、黄金进一步的机会、缺乏其他可选择的股票等。如果天边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妙的话，情况总是这样的。研究投资大众的情绪也是完全多余的，因为大众的情绪从股价上就可以看出来。如果股价高，那么投资大众就是乐观情绪。几个月后金矿的股价下跌了约 60%。我对一项古老股市智慧的坚定遵从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如果犹太人要吃猪肉……



蝇头小利满足不了投机者的胃口，他们就像饥不择食的猛兽，虎视眈眈地等着猎物的到来。

股市高手必须具备的 4 个“G”

一项投机交易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机者的技巧，取决于他如何去使用那个股市中唯一适用的原理，这就是我们已经多次提到的： $2 + 2 = 5 - 1$ 。

我们也已经谈到投机者，确切地说是股市高手必须具备的 4 个“G”：Gedanken（想法）、Geld（资金）、Geduld（耐心）和 Glück（运气）。他必须有想法，以便把握住正确的理念；他必须有资金和耐心，这样他才能坚持到底；他还必须有运气，这是不言自明的。我相信，在投机交易中确实存在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

如果你完全坚信一个理念，那你就必须坚持到底。只有当情况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你突然发现自己上了贼船时，才必须尽快地跳下。人们可以并且应该坚持一个理念，如果说事件的发生证明他是有道理的，各种论据也还继续有效的話。如果人们发现自己走进了死胡同，则应该立马掉头离开，人们应该同时既坚韧而又富有弹性。

只有一点人们必须像防范瘟疫那样加以提防：想要不惜一切代价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把输掉的钱赢回来。如果人们遭受了损失，必须接受它，重新从零开始。

最难的就是在股市上接受损失，这是一个外科手术。在毒素还没有扩散以前，人们必须割肉而且越早越好。但这是困难的，100个投机者中也许只有5个有能力这样进行操作。

大多数股市投机者不可原谅的错误是，限定盈利而放任损失自行膨胀，其结果是小利润大损失。一个正确的有经验的投机者会让盈利增长，并截断相对小的损失。那句“小鱼是好鱼”的谚语不能用在股市。我的股市警句宁可是：“谁在意小钱，就挣不到大钱。”

有一句犹太教的谚语：“如果一定要吃猪肉的话，那必须是熟的（虔诚的犹太人是吃猪肉的）。”如果人们已经在股市投机了，那么至少也要值得。

如果我的同事跟我说他们买了一只股票，同时又做了一个上涨10%的出售委托，我忍不住会笑。这让我回忆起法国著名的作家沙夏·居特里（Sacha Guitry），他从来都不想知道投机交易的任何事情，但有一次为了打发走一个经纪人，他给了经纪人这样的委托：“你帮我以100的价格买壳牌集团的股票，然后如果你重新看到这个价格，就把它卖掉。”沙夏·居特里的笑话跟我的同事们的做法相差不远。

“热”爱股市，“冷”对股市

与我的关于利润和损失的理论相联系，我想确定下面的内容。拥有股票筹码的人有时必须把铅笔握在手中，对这些筹码进行审核，并提出以下的问题：如果我不是已经拥有它的话，现在我会购买这些股票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他就必须保持它。如果回答是否定的，他就必须立即出售它，以便与自己的智慧达成一致。人们必须从一个绝对客观的立场来评判股票。通过这次的买和卖是否会有盈利或损失，这一点不应该左右人们的买卖决定。在有的情况下，人们必须把之前低价出售的股票用高价买回来。在某种程度上，股市投机者就好像是

圣经中的罗得的妻子（罗得是《圣经·创世纪》里说的一位君子，住在所多玛城里。由于所多玛、蛾摩拉两地的人罪孽深重，上帝决定降天火毁灭他们，事前遣天使叫罗得携妻子、女儿一起出城，但不可回头望。罗得的妻子按捺不住好奇心，出城之后回头望了一眼，马上变作一根盐柱。——译者注），不可回头张望。否则的话他会如同那位妇人一样受到惩罚。每个股市行情都必须从各自现时的角度去进行评判，而这同样适合于对它的未来发展可能性的分析。股市走它自己的路，不依赖于价格，它不会顾惜我们，从不会照顾我们的愚蠢。

人们出于客观而不是个人原因购买和出售股票。比如说，如果我以100的价格购买了股票，即使它涨到了150甚至200，即使我通过出售这只股票可以得到很高利润，我也不会出售它，只要我坚信200的股价还是太低（这种情况发生过，我按购入价格100倍的水平出售了以法国法郎标价的德国扬格债券）。反过来人们必须将100买的股票以80、70或者60卖掉，如果说他坚信连60的价格也已经是昂贵的话。

如果一个股市投机者具有特别出色的才能，此外还拥有一个浪漫的性格，那他在股市进行交易就如同一个好的牌手，或者说就像一个卓有成效的企业家在生活中进行交易一样。如果他感觉到他的主意是有道理的，那他增加他的投入。如果他觉得他是错了，他可以撤回或者减缓他的行动。人们必须“热”爱股市，同时又必须“冷”对股市。成功的股市投机者的艺术在于：正确地认识每个时刻，作出决定，然后果断地出击。

法师也是投资专家？



外界所谓的专业人士对股市的看法，就好像公鸡打鸣预测天气变化一样，对于这样的预测，你会相信吗？

我经常被问及，是从哪里得到信息和主意的。我不是寻找它们，我是获得它们。

我的回答是很简单的，我担心读者甚至会嘲笑这个答案。我到处都能获得信息，我从各种类型的人们那里获得，从小偷、总裁甚至部长或者妓女那里，也就是说从所有人那里，但不包括银行家、经纪人和分析师。这些人目光短浅，或者如人们通常说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最好是反着他们的建议来做。

在 20 世纪 30 年代，我经常逗留在伦敦。在那里，我的一个朋友从另一个匈牙利人口中得到关于伦敦股市的建议。那位匈牙利人现在叫巴洛格勋爵，是工党的财务顾问。年轻的巴洛格当时作为分析师就职于 Falk & Co.。这家公司的匿名合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勋爵。他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在本书中我曾对他有所提及。奇怪的是，我通过朋友从这个公司得到的股市消息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尽管凯恩斯勋爵通过成功的投机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但很可能不是投机于股市而是投机于各种货币。他投机于印度的卢比、法国的法郎、德国马克和意大利里拉，并且主要是卖空。他的货币投

机总是卓有成效，而他的股市交易的成功很可能就少一些了。除了一次特别的行动：在 1929 ~ 1932 年股市大危机期间，凯恩斯勋爵在华尔街大规模入市购买股票，这些股票在罗斯福新政下出现了暴涨。这是大手笔的股市行动，因为他认清了大的趋势转变。但是他们在单一股票上的建议是不可靠的。我援引这个小小的事例是为了证明不可靠的消息可以出自最好的来源地。

总裁的消息不一定是真的

很多年以前，一个很好的老朋友恩斯特·加尔从苏黎世语气激动地给我打电话，他当时是大银行瑞士宝盛（Julius Bar & Co.）的首席代理人 and 股市交易员，现在是高盛的苏黎世总裁。他一直都是一个出色的股市专家，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同事，我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他认为必须购买圣·莫里茨纸业（St. Moritz）的股票。“为什么？”他回答：“这些股票将会上涨。”

这些股票每股涨了 40 法郎。我的好朋友尽管没有解释，但他那激动的语调告诉我，他对这只股票的上涨是坚信不疑的。他是一个具有敏锐观察力的行家。我相信他，并按 160 法郎的价格购买了股票，尽管它们一年前的价格只有 40 法郎。

当我放下听筒时突然想起，这个公司的总裁乔治·赫瑞先生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经常给他的投资提供咨询意见，他以前曾担任南方航空的总裁，卡拉维拉汽车的创始人，后来担任西姆卡的总裁和克莱斯勒的副总裁。

我问他对这只股票的购买建议和看法，他的回答是令人震惊的：“苏黎世股市上的价格完全是瞎扯。账面价值还不到 40 法郎，绝对没有分红的希望。这是一种投机的胡闹行为，把价格推到了一个这样的高度。苏黎世股市是疯了，股票在这个价格上只应被脱手，肯定不应被购买。”他回复的激烈程度让我重新对此进行思考。我真的确定，



Kostolan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总裁先生是有道理的，这只股票的价格已经过高。可是我坚信，股市的愚蠢行为是没有边界的。

我焦急地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以便给瑞士宝盛的朋友打电话。“我看你是个胆小鬼，没有再买进这只股票。”电话声充斥着我的耳朵：“今天，圣·莫里茨纸业已经涨到165了。”能给一个银行家上一课让我很高兴，尽管他是我非常重视的好朋友。我逐字逐句地向他复述了赫瑞总裁告诉我的消息，以及我自己对此的确认。电话线的那头传来胆怯的声音：“那我们应该做什么？你想重新卖掉吗？”

“我们应该做什么？你给我继续买进圣·莫里茨纸业。”紧跟着是一段长长的沉默，我看见我的朋友变成了我面前无声的问号。我补充道：“我只是想向你展示，我给资产负债分析和内幕消息赋予什么样的意义，即使这些消息来源于总裁。”

第二天，我在定期聚会上向我的朋友们讲述了这个古怪的决定，并且他们可以作为证人。然后我忘记了整个的事情。几个月后，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关于圣·莫里茨纸业的报道，它的股票刚刚从1200法郎跳跃到了1600法郎。我重新给苏黎世的朋友打了电话，很高兴地卖掉了我所有的圣·莫里茨纸业股票。

当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交易已执行时，我开玩笑地问他：“怎么样，亲爱的朋友，我的主意好吧？”他非常“受伤”地回答道：“为什么是你？这可是我的主意！”（他这么说也不无道理。）

“买？不，卖”还是“买，不卖”

一段时间以后，圣·莫里茨纸业还上升到了更高的价位，然后它在股市中消失了，因为它被一家英国公司鲍沃特（Bowater）高价收购了。几年后，我同赫瑞总裁谈起此事，我们大家由衷地放声大笑。只是这时候他也知道了他当时不知道的东西：鲍沃特的敌意收购计划。他的资产负债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分析家思考，股市决定方向。

股市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艺术。正如同绘画一样，在股市人们也必须对超现实主义有所理解。尽管有时候头朝下腿朝上，帕布罗·毕加索的画还是被万人赞赏，并售出百万高价。我购买圣·莫里茨纸业的股票，不是不顾负面的信息，反而应该说正是因为这些负面消息。

当我看到分析师们是以怎样缜密的方式科学地工作时，总会想起这次有趣的冒险。人们进行计算机分析，用圆规和直尺准确地描绘各种曲线，进行各种加减乘除计算，为的是确定股票未来的发展趋势。可多如此的投入，有多大的成效呢？

如果人们询问一个特别认真的银行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的话，他的回答很可能会同菲尔特的犹太教法师的回答一样充满玄机：有一次，一个法兰克福股市投机商的小团队求教于世界著名的犹太教法师，希望得到他对未来股市趋势的看法。菲尔特犹太教法师言简意赅的答复是“买不卖”。这是一个神奇妙方，如果股价回落，就是“买？不，卖”。如果股价上升，它就是“买，不卖”。

而我既不靠法师的建议也不靠有名望的银行家的建议。我只是遵循我自己的方法。



让人疯狂的“第一手”信息



如果股市是个美女，那么内幕消息就如同美女的玉体，投机者们总是费尽心思地想看到它。

如果我到达一个城市，出租车司机是我的第一个信息来源。在行驶途中，我会问他，挣多少钱，为了生活需要花费多少，价格有多高，以及他的国内和国外的政治立场，他对国际事件的反应等。在一整天里，对我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我都会询问他们这些问题。

至于每日新闻，我每天早晨7点钟开始用收音机来收听。我收听来自各种各样的新闻，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因为对于重大事件，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解释，报纸就更不用说了。在读报时，我的习惯是迅速发现那些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信息。报纸上的消息比股市行情更让我感兴趣。因为如前面已提过的那样，股市行情已经是过去时，而消息有可能是明天的行情。

知情等于毁灭？

毫无疑问，在股市“知情”经常意味着“毁灭”。在20世纪30年代初，当我在瑞士小镇圣·莫里茨过冬时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圣·莫里茨当时是奢侈和富有的象征，带有厅堂、酒吧和烧烤的皇

宫饭店扮演着特殊角色。它是国际金融巨头、花花公子和来自全世界的社会名流们聚会的地方。

读者有理由问我，在这种上流社会的圈子里我能获得什么。作为观众，我完成了我的世界性的生活方式的见习，获得了许多直到今日仍然有益的生活经验。现在如同去年一样，这个小小的精彩世界消失了。但如果我今天穿过皇宫饭店的大厅，以前的那些灵魂依然会栩栩如生。在大厅的角落，我看见汽车国王安德烈·雪铁龙，这是在他破产以前。在另一张桌子边，坐着壳牌石油公司的董事长亨利·德特丁爵士（Henry Deterding）。在他旁边就餐的是竞争对手标准石油的总裁瓦尔特·C. 蒂格尔（Walter C. Teagle）先生。根据小镇的小道消息，这两个石油权贵每年在这里碰头，一起谈论他们的问题：价格、市场和石油，正如同当今的石油寡头们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会议上讨论的议题一样。距离他们两步之遥，我看见世界著名的画家凯斯·凡·东根（Kees Van Dongen）和著名的电影人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总是在场的还有我的同胞阿帕达·裴勒希博士，他是出色的投机家和黄金债券的专家。在另一边，总是在同一靠背椅上坐着陷入沉思的弗里茨·曼海姆博士，他是这个时代最有影响的银行家，出生于斯图加特，是门德尔松银行阿姆斯特丹分行的总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作为外汇交易商开始其职业生涯。在那里他是德意志帝国银行的代表，他的任务是通过干预来支持德意志帝国马克的汇率。他的工作很有成效，但较少是为德国马克，更多是为自己。因为德国马克跌到了零，但曼海姆博士却为自己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用挣到的几百万资金，创立了门德尔松银行的荷兰分支机构。后来，他还成为了法国和比利时政府的银行顾问。作为当时如此重要的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的无冕之王，他当然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他是敦实的、傲慢的，深知自己的权利和重要性。

我用私人侦探的眼睛跟踪着这场聚会，分析出场人物的姿态和心理，很希望能偷听到他们的谈话。他们肯定不是在谈论天气。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通过一个奇特的偶然事件，我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有一天晚上，饭店的侍者敲开我的门，递给我一份电报，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它。电文确认了一项在全球市场上购买数千股壳牌公司股票的巨大购买委托的执行情况，价值数百万荷兰盾。

我不理解此事的来龙去脉，翻转电报才看见原来这份电报是给曼海姆博士的。这样的错误甚至也会出现在皇宫饭店！我的房间是在北面，正好在曼海姆博士套房的对面。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还仍然感到当时贯穿全身的震惊，我突然知道了众神们的秘密。就在几天前，我发现亨利·德特丁爵士和曼海姆博士在角落里热切地交谈。我想他们肯定在壳牌公司策划了什么非常特殊的事情，这是明确无误的。

我按铃传唤侍者，把封好的电报交还给他，并且试图重新整理受惊的思绪。当时我是看空的投机者，出于经济和政治的原因，我是悲观主义者，对看多的建议不是那么容易接受，而且那时也还正处在股市行情大萧条的中期。但是，这样一个通过极端的偶然事件传给我的消息，这种事情在一生不会遇到第二次，这样的建议必须照办。所以我决定听从这个建议，我为自己购买了壳牌公司的股票。但从那时起，股价就开始下跌，直跌到我的买价的 $\frac{1}{3}$ 。我损失了为这个建议而投资的全部资金。

我一直不知道，这两个人在皇宫饭店的大厅里到底谈论了什么。我只知道，门德尔松银行阿姆斯特丹分行在1939年由于大丑闻破产了，曼海姆博士的股市账户也负债累累。从我的这次经历肯定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个伟大的金融家也可以是一个蹩脚的投机者；在冬季运动时也可以积累有益的股市经验。

我的一个密友阿德里·佩奎在一次午餐时告诉我：他同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法国石油公司（Francaise de Petrole）的总裁进行了一次长谈。总裁先生信誓旦旦地说，法国石油公司的股票在当时1万法郎的价位上是被高估了。当时我有一大批该公司的股票，所以在第二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将其全部售出。听起来几乎像笑话，在我把它们

出售后，其股价在随后的几个月内像坐火箭似地蹿到了每股6万法郎。这就是内部消息。

我想总裁先生的告知肯定是善意的，只是就像我必须总是不断重复的那样，圈内人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的股票在股市会处于什么价位。

当然也存在金融家们故意散布误导信息的情况。下面的这个故事应该可以被视为范例。

在法兰克福有一家名为L的著名金融机构，它已经控制了巴黎上市的很多公司。有一次，它的总裁秘密地对我说，从长期来看他对哈金森（Hutchinson）公司的股票非常乐观。这家公司将进行全面的重组，会注入新的资本等。但是，他补充道，我现在还不要购买，他会在适当的时候通知我。

我通过我在巴黎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了解这只股票在市场上的情况，得到了以下信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这只股票的价格从每股250法郎下跌到每股60法郎。没有人关心这只股，市场上唯一的买主是L集团，它在低价收购这只股票。

我觉得有些怪，这太可疑了，对此股票感兴趣的金融家建议我暂时不要买这只股票。正因为这样并基于我长期的经验，我立即购买了这只股票。几天后该股票开始上涨，跳至300甚至400法郎，然后在这价位上被另一家公司所收购。我的内幕消息是：直到得到信号前不要购买，因为为时太早，而在这期间这个集团自己却购买了。在股价位于300法郎时，我得到了购买信号。对于这个圈内人，大家自有评判了吧。

股市中负负得正的逻辑

但以下有趣的故事告诉我们，在股市投机时准确的信息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在“二战”时期的纽约，有一天，一个好朋友从经纪人办公室激动地给我打电话。她整天待在股市，希望能偶尔听到什么有利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的建议,然后再将这些建议“物化”为了一件新的貂皮大衣或者一个手镯。好几年以来,她也从我这里得到股市的建议。令我惊奇的是,这一次她不想打听什么。相反她给了我一个让人激动的建议。她兴奋地对我说,她得到了一个绝妙的信息。在一个位于第五大道的雅致的经纪人办公室,她偶然(我相信是故意的)听到两个著名的金融家的谈话。这涉及某种叫坦南鲍姆的股票。她相信从谈话中可以推断出,这家企业摆脱了危机,按照专家C教授的看法,它正走向确定的健康状态。这两位先生对该股票未来几周的发展表示乐观。这位女士请求我为她在我的一个经纪人那里购入该股。她不想委托她自己固定的经纪人,她就是在那个经纪人的办公室偷听到谈话的,因为如果别人发现她偷听私密谈话,她会很不好意思。此外她还坚持认为,我也应该从这个内部消息获利。

我准备满足她的愿望,我费尽心思地在《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上寻找一只名为“坦南鲍姆”的股票。终于依靠我的经纪人朋友的帮助,我在未上市的股票的目录中找到了这家公司的股票。这家公司不叫“坦南鲍姆”,而是叫“坦南贝格(Tannenberg)”。它为军事工业生产什么小小的部件,它的股票从30美元开始下滑,当时的价位是5美元。这家企业确实是陷入了困境,现在如我的那位熟人估计的那样,它慢慢达到了重新恢复的拐点。

这样的反转情况对投机者来说总是最令人感兴趣的,并且这是被偷听的两个金融专家说的。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了我的这位熟人。她现在坚信,肯定是她把名字搞错了,所以肯定是涉及坦南贝格而不是坦南鲍姆。她重申了她的愿望,交付购买坦南贝格股票的委托。

我处理了购买委托,但抱着怀疑的态度。尤其是如同已经说过的那样,借助于最好的内部消息或许会更肯定地走向毁灭。我更倾向于按经纪人的建议那样反着来做,我从不为我自己购买那些呱呱叫的股票。可惜在几周内,这只股票上升到了30美元。我气得差点病倒,我的那位熟人则欢欣鼓舞,她的新貂皮大衣有着落了。她请我吃了顿

大餐并深深地埋怨我，不听从她的来自这么好的渠道的信息。但是我该说什么呢，要么有自己的原则，要么没有。

可是我非常好奇，在这个坦南贝格公司到底发生了什么。知道经过长时间的研究之后我发现了什么吗？一出“真实的”滑稽剧。我的熟人完全听清楚了那次谈话，这确实不是涉及坦南贝格，而是坦南鲍姆。当然不是股票，而是约瑟夫·L. 坦南鲍姆先生。这是一位年老的先生并且病得很重，几周以来一直生死未卜。这位女士听到的窃窃私语谈的是他的健康状况。他度过了他的危机阶段，C教授预计他会得到康复。

之后坦南鲍姆先生还病了几个月。尽管教授先生很乐观，最后他还是过世了。这么好的错误信息我都没有加以利用，我真是懊恼不已。如果我猜到这是一个巨大的误会，我就肯定会听从这个错误的建议了。因为对于我来说，每个专家的建议总归是错的，但一个错误的“错误”主意肯定是对的，负负得正。

迷失在“海洋”中

实际上，我的第一次股市经验就教会了我，错误经常会带来物质的成果。

这个插曲出自我做拉丁语翻译的时代，当时我在布达佩斯上中学，整个欧洲处于高速的通货膨胀之中。人们主要靠股市行情，而不是体育报道来打发下班的时间。货币克朗（1892～1924年期间奥匈帝国的货币单位。——译者注）在苏黎世每天都在下跌。在这种气氛中各种谣言如蘑菇般地冒出地面，经常是毒蘑菇。人们与邻居窃窃私语，交换着各种信息。谁没有个把朋友？他的理发师通过银行经理的服务员（或者通过其他类似的渠道）准确地知道，应该买这只或那只股票。人们必须要有非常的定力，才能抵抗住这种漩涡。在这种漩涡中，人们可能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发财了。



Kostolansy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在一个被郑重其事地称之为“文学和音乐协会”的小圈子里，我们这些孩子也被投机的狂热所感染。如果我们昨天用我们俱乐部的资金购买了这种或那种股票的话，今天我们就有三倍的钱了，我们经常这么想。我们不是想在一天内就赚取几百万的利润，只是想购买最新版的百科全书。

有一天早晨，我听到我父亲在电话里说，政府正在进行谈判，争取把1918年停战时失去的船只重新要回来，从而航运业会出现繁荣的迹象。对父亲的主意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呢？不，这一次需要的是行动。中学的“作战会议”研究了航运公司的名单：俱乐部的资金是有限的，但股票“海洋”在价格上正好在我们能承受的范围内，所以被选中了。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信任和俱乐部资金押在了这艘船上，它应该给我们带来幸运。事已至此，我们购买了股票。

几天后，在股市上出现了一个恐慌，因为新的财政部长开始对通货膨胀发起战役。可是这个可怜的财政部长在这场斗争中失去了理智，住进了精神病院，他成了大众嘲笑的对象，股市的上涨行情重新爆发。“海洋”几乎还没有怎么回涨，股票就变成了热切盼望的百科全书。此外还赚了一本小小的英国百科辞典。一切进展顺利，只是我们在选择投机对象时犯了个小小的错误。这个“海洋”根本就不是航运公司，而是一个鱼罐头加工厂。

无论是股票“圣·莫里茨”、“壳牌”还是股票“海洋”，我真正从中学到了故事的寓意：如果人们想在股市获利，消息灵通并不总是绝对必要的。比如说，有谁比热那亚的银行家，安德烈·雪铁龙的岳父西格诺·宾根的消息更灵通呢？他不停地用雪铁龙的股票填满了自己的股票池，他当然知道为什么。这时谁能够预见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公司在6个月内必须登记破产。这对股东们来说是个不好的意外事件。他们遭受到了失败，尽管公司在半年前为了尝试一项拯救性的股市手段还提高了它的分红。

一只股票的发烧曲线图



投机者总是乐于通过图表发现某种规律，甚至把从图表中得到的结果教条式地搬到股市中，这样无异于慢性自杀。

经常有人问我对图表的看法。实际上，对这个问题，很久以来我就有我自己的答案：图表解读是这样一门科学，它徒劳地在寻找创造知识的东西。可是我还是喜欢阅读它的，因为孔子也说过：“温故而知新”。借助于一个图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昨天和今天的股市情况，但这就是它的全部。到今天为止的价格曲线是确凿的事实，如果它被预先确定，那它就是或好或坏的虚构。所以，如果我们把分析的整个基础比喻为马赛克拼图，那么图表就是构成马赛克拼图的无数石块中独特的一块。

但是，如果你被各种各样的图表形态，如“肩头肩”、“边翼型”、“茶托型”和其他类似的荒诞的形态所诱骗，那就是“金钱谋杀”。如果一个图表的预测和我的设想不一致的话，我是决不会盲目地遵从它的。当然我也很不愿意违背它的趋势来进行交易。比如说，如果我对某种股票的判断特别乐观，而图表显示的意见正好相反，那么我所确信的东西必须是很好的理由的，这样我才会不顾图表，坚持自己的立场。这当然也适合于图表是显示有利的趋势，而我是具有悲观主义倾向的。



Kostolansy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图表对所有的专业人士在他们的领域内是有用的。对此最好的证明就是，医生非常认真地跟踪他们病人的发烧曲线。图表作为股票的发烧曲线，是判断过去的中长期行情发展的无数工具之一。

但大多数解盘专家试图利用股价摇摆的每一个最小的曲线波动，并且预先描绘出未来股价发展的图表线条。根据描绘的所谓曲线，他们事先确定按什么价格购买股票，再按什么价格出售股票，这在我看来就是非常可笑的。如果我购买一只股票，我根本不知道我会以什么价格将其重新售出，也许比买价低 50%，但也许比买价高 300%。我认识上百名按照图表曲线来进行日常交易的股市投机者。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人是成功的。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在股市中消失了。当然有时也有人猜中行情趋势，在股市只有向上跑和向下跑的两匹马。即使没有图表或者完全不顾图表，猜中也是有可能的。对于着了魔的解盘专家来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在他的系统游戏刚开始时就赢利，因为这样一来他就会变得更加走火入魔。

图表告诉你买进卖出？

有人告诉我的一个朋友，他的儿子在赌场玩轮盘赌。“他是坐着还是站着？”他冒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他的儿子站着，那他只是随便玩玩。但如果他坐着，则意味着他不断地在赌，而且很可能有自己的体系，那么赌场肯定不会给他留下一个铜板。图表系统游戏从长期来看只有一个规则：开始你可能会赢，但最终你肯定会输。现在，人们在每个经纪公司都能找到可聘用的解盘专家，他们按照图表来引导顾客进行日常交易。这也不奇怪，因为这类顾客是经纪人最好的业务资源。他们买卖着各种不同的股票，并为此支付上百万的佣金。

根据投机者的喜好，有几十种不同的图表理论。这些理论精确

地规定了应该在什么时候和如何进行购买和出售。我认为这些理论根本是无用的。但是，有一个法则适用于所有人。解盘专家不可以把实际的、政治的或者经济的考虑再包括在他的计算分析中，而是只能严格遵守他们的图表理论。因为股价的发展已经是所有相关因素作用的结果，它包括我们还不认识的以及一个自信的解盘专家根本不会认识的因素。

最后，整个图表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之上：“谁想关心未来，他就必须怀着敬畏的心情去接受过去。”这是法国哲学家约瑟夫·儒贝尔（Joseph Joubert）说过的话。

图表中的经典：M 和 W

可是，我带着特殊的兴趣关注两个图表规则，并且是某种特定的股票或者甚至是某个行业的股票图表，因为如同一个拥有很多病床的病房，在每个病人前面是一个发烧图表，医生在探视病房时会逐一观察每条曲线。一条该病房的体温波动的平均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如果某种股票的图表显示一个上升的趋势，而指数图表是下跌的话，是一种特别好的征兆，因为说明圈内人在囤积这种股票。在相反的情况下（指数涨而股票的图表下跌），我会认为这是圈内人想脱手该股票。

我关注的第二个图表规则是双头顶和双头底理论以及 M 和 W 规则。双头底意味着在股价上升时，最后的那个高位总是被后面的价格所超越。如果这种现象多次出现，也许就能得出一个股价维持升势的结论。但如果图表重复显示标准的 M 形态，这意味着是一个天花板，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无法穿透的高位股价。因为很可能有一个大额的股票供给，只要这个龙头不被拧紧，股价就不能上升。我们假定，从一笔继承的遗产中有 10 万股票要出售，委托售价是 90。那么每次当股票价格接近 90 时，就会有大量的股票涌出，股价就会重新回落。只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有当所有的“遗产股票”都售罄时，一个新的股价回升才会出现。

同样的理论也可应用于下跌的行情。在这种行情中，一个新的股价总是低于前一个低价，这意味着股价还会继续下落。但是双个 W 却表示经过回调之后，股价找到了某个无法穿透的底部。也许有个想收购这只股票的财团隐藏其后。也有可能是某个辛迪加，甚至于大银行出于心理的原因“人为地”维持某个公司的股票价格。这在股市行话中称为“护盘”。

这种护盘的典型例子就是黄金市场。在黄金市场上，国际黄金联合集团出于纯粹心理的原因支持其价格。因为一次较大的黄金价格下跌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

M 和 W 理论是最老的图表规则，尽管我不是解盘专家，但这两个理论还是经常能够帮到我。在股市中，有许多股市投机者基于经验能够加以说明的征兆，而双头顶和双头底理论以及 M 和 W 理论是众多股市征兆中的令人感兴趣的特征。

可是对大多数盯着图表看的人来说，这些曲线不只是辅助手段。他们完全着魔于他们的系统，就如同用计算机进行工作的轮盘赌赌徒。在很多的赌场有赌博联合体。一人下注，第二人用计算机进行计算，第三人拿着计算结果来回奔波在他们之间。他们就这样数小时地工作，我经常在蒙特卡洛和巴登·巴登赌场看到他们。不用问结果会是怎样，到晚上他们还是自高自大地相信他们的运气，相信找到了数学计算公式。凌晨 3 点，他们去乞讨几个马克，以便重新开始证明他们从不出错的系统。大多数解盘专家就是这样。

关于走火入魔者和江湖骗子

另外一种走火入魔的股市投机者，是那些固执地按照杜撰的，可在他们看来是确定无疑的价格比例关系来进行交易的家伙。比如说，如果石油价格是 X 的话，黄金价格必须是 Y。这对他们是个信条，实



际上这纯粹是胡扯！当然，人们可以在石油价格波动时联想到黄金价格的波动，但只是联想到。人们可以假定，石油生产国收入增加了，从而也会购买更多的黄金。但这不是肯定的。即使确实有那么一点的联系在里面，但在这基础之上得出固定的比价也完全是可笑的，因为还有几十种其他的影响因素。

在几年前，那些走火入魔的人接受经纪人的建议，根据银和黄豆之间的固定比价来进行交易，原因在于臭名昭著的亨特兄弟投机于这两种东西（指纳尔逊·邦克·亨特和他的兄弟威廉·赫伯特·亨特于1979年操纵白银期货的典型案列。——译者注）。他们声称如果银价上升X点，黄豆肯定会上升Y点。这种数学公式经常是以巨大的破产而告终。

如同已说过的那样，不管是六合彩、轮盘赌还是股市，不管借助于什么工具来进行赌博，对于所有这些所谓的科学的赌徒，如果是他们自己深信于此，我称之为走火入魔者；如果他们同时还兜售他们的体系来牟利，那就是江湖骗子，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走火入魔的江湖骗子。我认为同他们讨论问题是浪费时间，因为他们的观点属于神秘学的范畴。在大众眼里，他们至少在短期内会有成效，因为允诺的东西越不可能，追随者的数量就越多。大众不能理解的东西才有吸引力：“可能会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在里面啊。”

我已经列举过例子，来说明人们应该如何解析各种消息和事件。美国严厉的货币政策是一个无法回避其影响的事实。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国家利率提高后，股市好几天没有对其做出反应。很多的股市投机者会被这种假象所诱骗，认为这个事件的影响已经兑现。但实际上根本不是，高利率和随之而来的资金短缺是一个残酷的事实，它不依赖于预期的还是非预期的，也不依赖于股市对它的反应最初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与此相反，前面已经提到的登月事件不是股价上升的客观原因，它只能引起一种心理反应。但如果这个反应很奇怪地在第一天没有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出现，那么两天后，这个事件对股市就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心理的事实是短暂的现象，那些试图猜中心理因素变化的人是多么的可笑啊！相反，货币政策是一个具有不容更改的后果的事实，人们只可以相对准确地跟踪这些后果。即使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一个持续升势的牛市，股市仍可能几天甚至于数周回落，这足以让乐观者变成悲观者。正如同在下跌的阶段，股价的几天稳定就能够带来微笑的面孔。

与其为大众的心理变化绞尽脑汁，不如听从某种纯粹个人的动机，如六合彩或者跑马场的赌徒经常做的那样。他们会下注在自己喜欢的名字上，或者遵循某种其他的跟实际无关的原因。

一个股市投机者可以迷信，因为这正好是同科学和数学相反的。

人脑 VS 电脑



电脑只是机械地完成人们输入的指令，但是身为投资人，就必须是个用脑思考的人。这也是做投资必须具备的品质。

除图表分析外，还有电脑分析。我总是吃惊地发现，五花八门的广告公司、证券经理或者分析员们是如何吹嘘以电脑预测为准绳来进行工作的。

对此我只能报以一个笑话，我在电脑里输入一艘船的特征：长 36 米，宽 7 米，桅杆高 5 米，吃水 0.7 米。现在电脑要为我找出它的船长年纪多大。如果我能得到准确答案的话，我就改变我的看法。但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头脑中的那台私人电脑更保险。通过见到船长本人，同他交谈几分钟，观察他的眼睛和双手，而不是通过什么船的尺寸，我能够很好地估算出他的年纪。

电脑和投机者的对话

一个我偶尔听到的简短对话，可以补充说明我的思维方式。这是电脑 C 和股市投机者 S 之间的对话：

C：我知道所有的东西，绝对是所有的。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S：我什么也不知道，但我差不多理解所有的东西，并且知道它们之间的关联关系……

C：我的记忆力是无可挑剔的，我储存所有的东西，如年度报告、资产负债表、股价和分红等。

S：我的股市知识如同文化，它是在人们忘记了所有的细节后遗留下来的东西。

C：人们只需要按一下键盘，我就能立即组合所有的要素，对在我的头脑中储存的1万种股票中的一种进行精确的分析。我知道每一种股票对所有情况的反应，在战争中或者在平时，在风雨中或者在阳光中，在危机期间或者在高度景气的时期。所以，我也能够用数学的精确来预测它的进一步的发展，前提是一切都按逻辑运行。

S：但股市有它自己的逻辑。就是股市的数学也不同于人们在学校里学的数学。2乘以2在股市是很少等于4的。股市的公式是 $2 \times 2 = 5 - 1$ 或者 $2 \times 2 = 3 + 1$ 。

C：但我能够立即确定，今天哪只股票最有发展前景。

S：今天！但你知道明天会出现什么新的工业吗？你会在60年前推荐石油股吗？会在50年前推荐航空股或者战后的德国债券吗？今天你能预见某个公司一夜之间会出现一个强硬的竞争对手吗？填充了各种数据，用来计算宾夕法尼亚铁路和纽约中央铁路合并后果的电脑曾做出每股6美元赢利的预测。但结果却是每股4美元的亏损。我相信，在这里，任何的评论都是多余的了。或者，你电脑在30年前准确地预见了你今天自己所拥有的重要性吗？你的预测是同过去拴在一起的，没有它你什么也不知道。你不会进行独立的投机，不会引入新的东西。

C：我记录所有的报道，没有事件会被忽略，我从头到尾阅读各种报纸。

S：但是我能阅读隐藏在字里行间的东西！

C：我可以不知疲倦地工作，并且毫无错误。我进行乘除运算，在分秒之间提供答案。

S：我舒适地坐在我的沙发上，笼罩在我的雪茄烟雾之中，推理，梦想，在这过程中我会突然想起什么……

扼杀幻想的元凶

从这个对话中可以得出结论，电脑根本不是投机者的竞争对手，它只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如果投机者作出了一个决定，他可以求助于那台他正确地填充了数据和程序的电脑，向它提出正确的问题。但只知道数据是不够的，投机的动力在于幻想，人类的思考才是最有用的。早在电脑发明以前，美国的经纪公司和银行就设立了几个从事金融研究的部门，分别雇用了 20 ~ 300 名的分析人员，现在由电脑来完成这些分析效率就更高了。

在我几十年的经验中，我几乎没有一次从这些金融分析中得到成功的股市预测。他们是没有前途的，并不是玩世不恭，我只想再次强调：太多的知识也是有害的，因为它最终会扼杀幻想。

现在，有几十个借助于电脑给他们的顾客提供咨询的公司，很可能它们中的一些公司能提供好的咨询建议，但一些公司不能，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一个公司的电脑是由有能力的、能思考的人来管理，而另一家公司是由不称职的职员来维护和操作的。如同适用于所有其他电脑一样，这也同样适用于股市的电脑：“垃圾进，垃圾出！”

IBM 总裁的警示

如果每个股市投机者都可以进入这种“神奇机器”，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如果这种机器基于以往的经验知道股市行情对于某个事件将如何反应，由此无数的投机者相信这些信息，那么，这些投机者通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过他们的购买或者出售已经改变了这种反应本身，而这种反应恰恰又是电脑分析的依据。如果每个人在同一匹马上下注，没有人能够盈利。理论上不会出错的机器，已经通过它们的预测改变由它们计算出来的发展趋势。我能够不厌其烦地重复：在股市，人们不应该过多地依赖电脑，而必须进行思考。

IBM 的总裁，现代计算机之父沃森先生很可能深感悔恨，他通过他的机器将人类引到了一个不会思考的方向。所以，他命令在 IBM 的所有办公室、墙上和桌子上到处都贴上“思考”的警示。我对股市投机者的忠告同样是：思考！

不可分离的搭档



繁荣和危机如同一对不可分离的搭档，它们造就了股市同时也能毁灭股市。当繁荣渐渐离去，危机就必定会紧随其后了。

“幸福只是痛苦的缺席”

“只有痛苦是实在的，”叔本华写道，“幸福只是痛苦的缺席。”

这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如果有什么东西让我们感到痛苦，我们的自我就会浮出水面。在“事物的正常状态”，我们实际上必须是幸福的。

叔本华关于存在的这种想法总的说来完全可以转接到股市。对于投机者来说，唯一实实在在的是痛苦，也就是股市中的下跌，或者更严重的是股市危机时产生的损失。对此我已经在其他相关的地方加以阐述。

只有当风从错误的方向吹来时，公共舆论才会意识到股市。巨大机器的一个轮子已经脱落。股市的危机对于投机者来说是特别能够感受得到的现实，如果它是突然发生的话就更是如此。

股市的回升是温和的，它以一种不易觉察的方式慢慢地向上攀升。相反，股市危机的发生是突然的，并且带着神的报复的暴烈。

只要股市的气压计指向稳定，那一切状况都不错。投机者愉快地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赚着他的利润。股市一切顺利，这在他看来好像是绝对正常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事物的自然状态。但是，他想不到股市也会出现相反的情况，而且是以相当粗暴的方式，他会觉得这是对他个人的一种伤害。

如果股市危机真的到来了，投机者自然会认为金钱的损失很痛苦。他会感到命运对他不公，只有这些痛苦的画面会在他的脑海中闪过。其实赢利至多只是一种错觉，只有损失才是真实的。战争和缔结和约是历史长河中的里程碑。它们本身就是历史，它们穿越历史把历史分割成不同的阶段。

繁荣和危机造就了股市

股市的历史是股市繁荣和股市灾难的结果，繁荣和危机是一对不可分离的搭档，一个少不了另一个。在繁荣的征兆中，景气状况缓慢地回升。最终由此形成了一个一触即破的气球。股市历史的一个规律就是：没有一次股市危机、股疯不是以股市繁荣为先导的；没有一次股市繁荣不是以股市危机而告终的。

对于股市灾难，法国人吸收了德语单词“Krach”（德语原意为吵闹声，劈啪声，转意为破产、危机等。——译者注），他们把它发音为“krack”，这让他们想起镜子的破碎声。英国人称之为“crash”，这让人想起没有乌云预示的、来自晴朗天空的突发暴雨。最古老的金融灾难真的是来自晴朗的天空，其原因是火山爆发、地震、洪水，它们意味着上百，有时是上千家庭的毁灭。

但后来发生了第一次由于人类的过错而引发的金融灾难。如果强盗袭击一个穿越沙漠的商队，如果海盗夺取了一船货物，并导致一批富翁破产，如果市场被震撼了，那么金融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如果同时出现太多的供给，市场的平衡被过度的供应所打破，也会发生危机。一些人做祷告，祈求货物能安全抵达港口，另一些人则希

望货物的供应被强盗、风暴或者海盗所摧毁，从而价格会因为货物的短缺而上升。正如当今的投机于上涨的航运价格的船主或者投机于黄金的狂热黄金投机者，他们甚至祈求“亲爱的上帝”能够来一次小小的战争（在远东或者俄罗斯人入侵波兰等）。



Kostolanys Wa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股市的历史，也是我的历史

投机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不亚于工业革命，当然，投机的光环也不可能一直闪闪发光。

投机者的贪婪将股市一步步推向崩溃的边缘。纵然度过了这些危机，但资本主义的矛盾始终是无法调和的，任何推迟危机到来的举措都只是一种苟延残喘。

1557 年的“国债危机”



在人类发行债券的历史中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为什么人类没有克服这奥危机，为什么 400 多年前的危机如今又上演了呢？

无师自通，发行债券

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危机发生在 16 世纪，也就是 400 多年前。当时，从西班牙到奥地利，都在哈布斯堡王朝双头鹰翅膀的庇护之下。查理五世的统治中心在马德里，菲利普二世是他的继承人。豪华、奢侈、宫廷事务、战争和征服都需要钱，钱，还是钱。执政者没有这么多的钱，所以他们为自己借贷。

曾以雄厚的资金协助查理五世竞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福格家族，继续输送他们的黄金给查理五世。此外，查理五世也从奥古斯堡和吉诺维斯的银行得到可观的资金支持。皇帝的签字是这些借款的担保。这些债券在欧洲市场上进行交易。神圣罗马帝国的债券在布尔，同样也在安特卫普、热那亚和卢卡流通。在图卢兹和里昂，人们买卖法国克朗的债券，被称为“国王汇票”。

这几百万借款的唯一债务人就是国家——法国或者西班牙。一次规模巨大的通货膨胀正在酝酿之中，而这场通货膨胀包含着场灾难的萌芽。国王汇票的业务发展得很不正常，其交易额被商人们

推得很高。为了做这种债券的投机生意，他们放弃了纯粹的贸易活动。当然，国家不会错过机会推动这个过程，它有理由这么做。谁将最终买单，谁应该偿付这些债务？没有人关心此事。然而回答总是一样的：美国会买单。当时就已经是这样……

美国，这个新西班牙、新卡斯蒂利亚。为了成为地球上最富裕的国家，西班牙只需要腾空这个神奇的宝库。这是一个美丽的幻想，这个幻想让债权人非常享受地沉醉其中，而同时也鼓励皇家债务人不断地增加借贷。年复一年，人们总是希望装满美玉和各种宝石的三桅帆船和帆桅大战船会不断地驶进加的斯港，这些宝石大量地在新世界的矿山被开采。

“债券统一”行动

在投机的狂潮中，所借的钱流向法国。法国国王的财政部长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来实施一项行动，今天我们会称之为“强制转换”或者“债券统一”。

他发布指示，将各种“国王汇票”合并成一种单独的债券。各种处于流通中的、具有不同期限和利率的债券兑换一种新的债券。这种债券将合并所有其他的债券，它被称之为“盛大派对”。

相对于旧的债券，新债券的利率有了很大的提高，从平均年息12%提到了16%。但是，为了能够从这种高利率中获利，新债券的30%必须用现金支付，其余的70%用旧的债券兑换。顺便提一下，类似的条件在最近的几十年经常地被作为基础，当然是以不同的利率。

为了能够认购“新盛大派对”，夫人们卖掉了她们的首饰，寡妇们放弃了她们的养老金，佣人投入了她们的储蓄，连土耳其的帕夏（相当于当今的石油酋长）都通过他们在法国的代理人认购了50多万银塔勒。正如当今的情景。在前些年，储蓄者们不是也把他们的田产做抵押，出售家庭的首饰，恨不得用最后一分钱认购“投资者海外服务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集团(IOS)”的股票或购买证书吗？是的，但这时气球爆炸了。为什么？因为西班牙皇室的债务增加到了一个巨额。为了支付新的债券的利息，就需要新的资金，而为了筹集新的资金就需要新的债券。可见，当时的情形就跟现在一样。

“盛大派对”的崩溃

空中楼阁维持到了 1557 年的某一天。这天，福格家族在马德里的代表很可能从秘密渠道听到了一些风声。红衣大主教、西班牙国王的忏悔神父让国王相信了，如果他的债务带来利息，是违背基督教福音的。这个红衣大主教是个多嘴多舌的家伙，福格家族对此非常小心，他们决定不再提供新的贷款。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称之为“内部消息”。

同时在加的斯的一个小旅店，一个刚刚返航的海员讲述了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或者更可能是他并没有看到的事情。没有钻石矿山，没有裹挟宝石的河流，所有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当然有很多种特殊的水果，比如菠萝、芒果，但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值得去那里旅行一趟的东西。借助于报纸，谣言被传播开来。那时报纸刚刚流行起来，它把消息带到欧洲的每个角落，尽管有时是 6 个月之后。赎回的竞赛开始了，处于恐慌的债权人要求兑现他们的账单。按现在的话说就是现金流变成负的了，如同前些年发生在格拉基可，投资者海外服务集团和其他投资基金那里的一样。但最后，债权人被迫接受延期付款。

在那个时代，证券市场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是信息的中心了。西班牙的危机蔓延到法国，信任受到了损害。

除心理因素外，还有技术因素：资金缺乏。西班牙账单没有得到支付的那些债权人，总是一轮轮徒劳无功地在他们的债务人那里讨债，但是一分钱也讨不到。

法国国王海因里希二世曾经非常高调地强调法国的偿付能力，但

第2章 股市的历史，也是我的历史

几个月后也不得不承认，他根本无力偿付。直白的巴黎市民说：“国王支付一切，国王也拿走一切。”这就是“盛大派对”的崩溃。1557年是股市和金融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是一个非常黑暗的、值得人们记住的年份。



郁金香惹的祸



17 世纪那场郁金香的灾难是当今股市的最好写照。为什么一种花卉能动摇一个国家的经济，为什么人们会这么执迷不悟呢？

关于郁金香的传说

一种温柔的花卉——郁金香成了繁荣和危机的经典象征，这真是命运的讽刺。直到今天，它对于那些没有经验的股市投机者、基金经理和投资顾问仍然是一个警示。这种花卉几乎动摇了 17 世纪荷兰的趋于上升的经济，这是一个一般情况下非常冷静的国家。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有位布施贝克先生是德国皇帝在土耳其的公使，对一种在土耳其被称为 Turban 的花卉百看不厌。这位公使把它带到了西方，在那里它的名字蜕变为 Tulipan。很快，人们就能够在福格家族位于奥格斯堡的花园中欣赏到这种花卉了。

植物学家们成功地让这种花卉适应了北方阴冷的气候。但是，荷兰人发疯似地爱上了这种花，失去理智，还是过了很多年后。在很多年里，郁金香只是荷兰人住宅里的色彩点缀，然后慢慢地成了社会地位上升的证明。时髦的夫人们细心地挑选符合她们梳妆台颜色的郁金香。她们别墅的花式地毯争奇斗艳，在颜色方面甚至超过了东方的地毯。人们乘坐用郁金香装饰的马车去散步。每天都有花会，这是一种

高贵竞赛。拥有邻居还没有的、少见的郁金香，是很好的典范。它们成了社会地位的象征，就如同当今的现代画作收藏一样。

一个富有的航运企业家想让竞争对手仰慕自己，并且议论自己，就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准备送女儿一个非常罕见的郁金香的球茎作为婚礼的礼物，而不是特别漂亮的宝石。在给他的朋友们发出前来欣赏“珍宝”的邀请后，他让人制作了一个特别的台子。这个郁金香的球茎被置于他的最漂亮的代尔夫特盘子上（代尔夫特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荷兰的6个据点之一。17和18世纪，中国的瓷器引入荷兰，并发展成了荷兰著名的代尔夫特青花瓷器。——译者注），放在台子的中央。当他和他的客人们在花园里散步时，一个陌生的船员闯入了他的房中。这位船员吃着一块夹着鲱鱼的面包，看到了这个郁金香的球茎。他想，这东西配鲱鱼面包味道肯定好极了。他抓住它，连同它的皮和须一起，津津有味地吃完了这个郁金香球茎。

主人回到屋内时已经太迟了，婚礼的礼物在婚约签署之前已经被吃掉了。这位先生是否由于痛苦或愤怒而猝死，故事的结局没能流传下来，但很可能会是这样。

新郁金香发行

然后发生了1637年的戳破气球的一针，灾难性的爆炸。一个大客户在他的供应商那里不得不确定，向他展示的所有350个郁金香品种都已经大量地投放市场，从而失去了稀有珍品的吸引力。同时投机者也突然意识到了郁金香的通货膨胀。

在20世纪60年代，在华尔街，我们不是也刚刚通过美国的混合联合集团经历了类似的事吗？投机者突然发现，混合企业难以为继。这成了刺破膨胀的股票价格的致命一击。

然后总是一样的结局，一个投机者喊：“着火了！”所有人都奔向紧急出口。现在每个人都想出售手中的郁金香，但没有买主。“郁金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香气球”爆裂了。突然，郁金香的球茎比普通的洋葱还要便宜。投机者们昨天还是百万富翁，今天就成了一无所有的人，成了“愁容骑士”。这就是交易所危机，吹起的气球爆炸了，留下了破产、忧伤和痛苦。

对“没有价值之物”的非理性的投机，恰恰是大的经济景气结束的一个征兆，是繁荣的最后一个阶段和“钱”流成河的牛市的一个标志。并且这种现象一再重复发生。开始时，上升的运动停留在正常的范围之中，然后蔓延到靠不住的财物。通过慢慢的传导，它引起普通财物价格的非理性上涨。最后这种上升的趋势包括了一大批无价值的东西。

这种新鲜资金的涌入，必定会摧毁供给和需求的平衡。整个世界都想赚钱，并且支付难以置信的价格。来自整个欧洲的想碰运气的人涌向荷兰，为的是获取价格肯定会上涨的郁金香。类似于今天，根据投资顾问的建议，小储户们用他们的家庭财物购买异国的股票或者投机于商品期货市场。

在账户最终变空时，人们就开始贷款购买。为什么不呢？这可是一桩保险的交易。在荷兰的郁金香价格疯涨的过程中，郁金香从一只手流转到另一只手。某一天，红的郁金香畅销，在第二天有可能是黄的郁金香的价格上升，然后是粉红的和黑的郁金香等。就好像现在，某一天，投机者们投入计算机股票，在第二天投向石油股票一样。

郁金香早已不再是花卉，而只是一种投机对象。人们不断地把新的郁金香品种投入市场，即“新郁金香发行”。这样产生了危险的情况：无价值之物的通货膨胀，始终是股市危机的先驱。

人们引诱那些由于价格上升而失去理智的小储户进行鲁莽的股市投机。价格的上升不是由于真实的价值增长，而是由于不负责任的宣传。小储户们对所有警告置若罔闻，他们希望参与这种股市投机。郁金香的投机者从未想过，生产远远地超过了需求，或者外国的郁金香会在荷兰泛滥成灾。投机的气球一直被充气，直到爆炸。

历史发展很快，过去年份的经济变动是巨大的。但是，如同人类

第 2 章 股市的历史，也是我的历史

的细胞一样，股市的细胞依然未变，不管是涉及 17 世纪的股市还是一个当今的股市，不管是著名的华尔街还是一个小小的微小的股市。老鼠或者青蛙身上的实验结果也能用于大象的治疗。



第一个现代证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



期待和失望书写了股市的历史，但投机者也不是轻易服输的人，只要人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这是投机的永恒的模式。

17 世纪 30 年代的郁金香灾难后，股市战场上“尸横遍野”。而后，秩序慢慢地重新恢复，人们忘记了郁金香。少数的幸存者，很幸运还有一些幸存者，他们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通过胡椒和鲑鱼，以更激烈的方式重操投机旧业。

当 17 世纪初，东印度公司贸易帝国立下它的第一个边界木桩时，就开始了它的亨通大运。这个第一次有组织的殖民地企业的创始人是几个想以海外贸易元老自诩的荷兰资本家。在把自己的船只和财产托付给大海前，他们认真地听取了航海家的报告。他们必须装备好帆船，以使它能够抵御南部海域的风暴，每个人还通过认购筹集了 64 吨黄金。印度公司也确保了自己的贸易垄断，并且在很多东印度的岛屿上拥有几乎绝对的最高统治权。船队满载各种宝贵的货物（香料、织物或者瓷器）驶回阿姆斯特丹的码头，这些货物都成为邻国抢购的物品。

联合东印度公司——国中之国

这家全能的公司茁壮成长，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在同印度的王公

和地主的无休止争吵中，它巧妙地提高价格，驱逐葡萄牙人。在阿姆斯特丹富丽堂皇的宫殿里，公司的17位先生围坐在一张铺着厚重的织锦缎的圆桌旁，如以前的君主一样颁布各种法律。

在积蓄了多年的储备金之后，公司帝国从香料岛屿到亚洲大陆，从巴达维亚到加尔各答，从爪哇到马德拉斯都站稳脚跟，公司进行了第一次利润分配。赢利增长，分红和股票价格同样上升：人们分配现金、债券，在有些年份，根据公司的惯例和财务状况，也分配胡椒或者肉桂。

对于联合东印度公司的绝对海洋霸权以及日益壮大的荷兰，英国深感不安。通过成立一个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英国试图摧毁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这种垄断地位，并重建自由竞争的秩序。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并没有能成功地剥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优势。随之在西方强国之间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在陆地上，在海洋里，以及在股市里。如果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今天还存在的话，它们也许会合并，并同其他公司一起，合并到一个国际混合康采恩里。

投机者一边在下棋时议论港口的风言风语，在码头旁的小酒馆喝着咖啡，一边等待着船只的消息。现在，他们坐在经纪公司的交易大厅或者投资俱乐部，紧张地等待出现在道琼斯电传纸带上的最新消息。只是现在他们不再几周或者几个月地等待好的或者坏的消息。如同一挺机关枪一样，每分钟出来上百条消息。

根据运输费用的不同，这家或者其他公司的股票会上升或者下跌。到达的货物变得越来越有价值，并且越来越让人有所期待。投机者也一天一天地变得激动起来。

在好望角的海损

168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发生了一次灾难。对此，我们也特别感兴趣，因为这是第一次真正的“股票危机”。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在等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待一批很重要的货物返航。对它的期望让股票达到了一个几十年来未曾达到的高度。人们通过现货和期货业务，展开了疯狂的投机活动。最先出现了各种各样报警的消息。由于在好望角的严重海损，船队不得不返回巴达维亚。

当然，有几艘船到达了荷兰。可是，货物只卖了 30 吨黄金的等值，而原来希望能获得 50 吨黄金的等值。这笔生意从它本身来说并不差，但是，投机活动已经达到了高度紧张的程度。如果一种股票具有高分红的前景，投机者就都会投资这种股票。即使分红达到期待的高度，股价由于“既成事实”还是有可能下跌的。如果分红没有达到预期，那它就会成为掉入火药桶的火星，无限的不信任就会代替无限的信任。

基于这个原因，加拿大的铀矿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尽管核技术飞速发展，但所期望的利润从未实现过，而且也看不到这种状况有朝一日有改变的可能。投机者必须为他们的异想天开付出高昂的代价。

被明显推高的铀矿股票在 1957 年的股市危机中损失了它的大约 90% 的价值。伤口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加拿大的股市在很长的时间里失去了活力。尽管在它的邻国，华尔街股市出现回升，但加拿大的股市却无法收复失去的领地。类似的原因给另一些在巴黎股市的投机者带来了破产，有人用撒哈拉油田开发的巨额利润欺骗了他们。阿尔及利亚的政治事件和国有化让他们的希望落了空。

17 世纪中期以来，阿姆斯特丹的股票市场就以惊人的方式接近于现代的股市。在当时，人们就已经开始从事期货和认购业务，就已经存在清算日、补偿价格、远期升水和贴水业务、买空的财团和卖空的辛迪加。当时阿姆斯特丹是欧洲最重要的国债市场，期货交易也诞生于阿姆斯特丹股市。谣言、错误的警报以及所有能影响股市行情的阴谋诡计都已经存在，它们让好的股市战略家能从行情上升和下跌中获利。

“混乱中的混乱”

作为市场上引人注目的投机品种，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不停地上涨，尤其是在一个强大的财团操纵着它上涨的时候。船只返航延误，这本来只是一个简单的坏消息。但它是在错误的时间，在公共骚乱中传到了阿姆斯特丹。这次事件的受害者中有位叫约瑟夫·维加的人，他是一位诗人、哲学家，也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投机者。他是阿姆斯特丹西班牙犹太难民的后裔。他的著作《混乱中的混乱》（*Die Verwirrung der Verwirrung*），我已经阅读了很多遍，这是一本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报告文学。约瑟夫·维加曾经三次通过投机发了财，然后又重新失去。我确实坚信：如果一个人不是在股市中至少经受两次破产的话，他就没有资格享有“投机者”的美名。在我的无数的冒险中，我也积累了很多痛苦的经验。但是，如同所有股市投机者那样，我的伤口很快就愈合了。刚刚经历了一场事故，人们就又已经带着新的计划投入了战斗。

幻想、恼怒、乐观、悲观、惊奇或者坚信，资金或者债务共同构成投机交易非常复杂的机械装置的精致齿轮箱。一颗沙粒就足以使得整个机械装置噼噼作响和停止。总而言之，期待和失望书写了股市的历史。只要人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这是投机的永恒的模式。

庞大帝国的神经中枢：伦敦证券交易所



大英帝国贸易的发展进一步助长了投机
气焰。投机在当时已成为一种时尚，即使罪
恶的黑奴贸易也不能阻挡人们投机的脚步。

英国没有被欧洲大陆的灾难所侵袭，它为自己的金融稳定而感到高兴。尽管克朗的债务也使英国感到压力，但与西班牙和法国的状况相比，这对英国来说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了。另一方面，伊丽莎白一世从未通过否认她的签字来欺骗她的债权人。因此，在英国不存在活跃的国债交易。和荷兰一样，英国的投机活动主要是专注于各种贸易公司的股票上。

当时伦敦还没有自己的交易所，但是有一条股市大街，称为伦巴第大街。这里是自中世纪以来的意大利人的中心，也是市中心的票据业务大道。1567年，财政大臣托马斯·格里森爵士向伊丽莎白女皇提交了一份关于安特卫普股市的非常悲观的报告。宗教战争使得地平线变得阴暗起来。荷兰的金融机器陷入混乱的危险之中。英国尽管是个岛国，但也不是完全保险，因为它依赖于其他国家。

围墙内的皇家交易所

英国需要一个自己的证券交易所来保护自己。由此，很快在市中

心垒起了皇家交易所灰色的围墙。皇家交易所位于塞特尼德大街，即著名的针线大街的拐角，后来这里成为英格兰银行总部的所在地。

格里森看得很准。一个自由经济体必然会有高度组织的和规范的金融市场，即证券交易所。借助于皇家证券交易所，大资本家可以把他们的资金投资于国债，或者重新变成货币，如果他们需要的话。自从皇家交易所成立以后，伦敦股市成了庞大帝国的神经中枢。是的，没有它的话，这个帝国也许根本不会产生。

没有一个金融中心不存在寄生者，也就是专业的股市投机者，因为投机就像灯光对于飞蛾那样吸引着他们。英国国家债务的增加提高了国债的交易额，吸引着各类的投机者。当然，正是投机者的热情使得政府能够不断地发行新的债券。除了大的投资者和从事印度进口贸易的商人以外，还有一批中间商、小的投机者和经纪人。他们狂热地投入到他们的同行在阿姆斯特丹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的业务。

1666年，英国女王正式允许犹太人在英国定居。他们大批地从荷兰迁移过来，希望能在伦敦试试运气。他们的行李中也包括了证券交易科学的各种诀窍，很快他们就在伦敦皇家交易所自成一派。

贸易贵族们痛恨这些新来的人以及他们的英国追随者。这些说话大声的“新移民”扰乱了贵族们高贵的股市宫殿，所以应该从这里把他们驱逐出去。这样，国会颁布了一项针对新移民的法令。为了逃避这些困扰和麻烦，经纪人、批发商和他们同类的其他人逃到了附近更好客的区域。这样一来，这些地方的各种业务就繁荣了起来，不断地有新的社会阶层对证券感兴趣。它的业务交易大大地超过了发展裹足不前的皇家交易所。

当皇家交易所的成员们看到先前被逐的人们成功时，他们要求这些人重新返回交易所，但一切都太晚了。这些先前被驱逐的人们已经决定在“股票交易所”的名称下联合起来，并组织成证券市场。他们用自己的资金购置了土地。100年后在这片土地上，伦敦股票交易所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的建筑高高耸立。成就招来嫉妒，诽谤性的小册子、骂人的文章和漫画悉数登场，它们把经纪人和投机者描绘成利欲熏心地利用人类痛苦的禽兽。不过，当时确实到处都是放荡的社会风气和权力滥用。大的投机者懂得搅乱牌局，并通过操纵股市来剥削小投机者。

当时英格兰银行的总裁亨利·福内斯爵士拥有发达的信息网络。一旦有什么新消息，他在欧洲大陆的代理人会通过信鸽把消息传递给他。如果他想买入的话，他在股票交易所的经纪人会表演一出大的滑稽剧。他们皱起眉头，带着神秘的表情来回跑动，好像他们得到了一个坏消息似的。通过提交一份卖出订单，他们把注意力吸引到自己的身上。鉴于他们老板的高位，他们姿态的微小变化都会被窥视。处于惊恐状态的投机者们追随着他们的榜样。由于大量的卖单涌出，价格出现了下跌。如果福内斯爵士的计划成功了，他就会再以低价买入。在当时，人们就已经热衷于运用各种错误的谣传。在女皇安娜统治的后期，突然传说女皇死了，这引起了大众的混乱。投机者不惜一切代价抛售，被菜鸟们所持有的国家债券出现了行情崩盘。有位来自阿姆斯特丹的股市高手玛纳西·勒佩兹先生，和他的几个朋友一起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了这些债券。第二天女皇康复了，行情上升，勒佩兹先生赚取了价格差价。

但是，通过变化的消息，股市行情也会无意地被扰乱。在萨达特被暗杀时，关于他的结局的报道每 15 分钟就变动一次，这套系统在今天也经常被使用，更不要说那些自动产生于过度激动的头脑的坏消息。

股市不仅仅是警报消息的牺牲品，它也是这些消息的来源。人们根本无法确认，到底是行情创造了消息还是消息创造了行情。如果股价由于什么原因下跌了，大众的幻想马上就会酝酿出虚构的恐慌消息。两次英国革命耗费了巨额的资金，国民承担了这些成本，他们还承担了战争的成本，这些由执政者进行的战争有着或多或少的成果。财政部长懂得不断地索取新的支持，为了荣誉，为了伟大而古老的英格兰，

新的债券不断地被发行。它们增加了国家已经很沉重的债务负担。

1716年，一笔年息4%、总额为60万英镑的国债没有被全部认购。它的利率太低了，不足以吸引储蓄的资金，因为在股票市场上，通过不同的获利交易，投机活动一夜之间就能把马夫变成百万富翁。两个半世纪之后，人们在储蓄者那里仍然能看到同样的心理状态。对固定回报的有价证券的厌恶在很长时间里甚至变得更强烈了，其原因就是货币的不断贬值。

股票提供了参与和分享经济特别蓬勃发展的可能性。在这种新浪潮的航迹里，以前优先考虑认购固定回报债券的小投资者、教会、公司的养老基金、工会和慈善机构，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都共同投身到了股市的浊流之中。对于股票这种以前被认为是用于庸俗的投机活动的东西，人们也渐渐地感兴趣了。出于政治、经济和其他原因，这种浪潮常常被或短或长地中断。当然，这在今天还是这样，并且以后还会不断地重复。

“黑象牙”的故事

当1711年英国政府正式成立“南海公司”时，这种情况第一次出现了，因为通过固定利率的债券，它不再能够募集到新的资金。在首相哈雷的同意下，都市里受人尊敬的先生们沉湎于一种贸易，这种贸易绝不会同18世纪高高在上的礼教习俗相冲突：“黑象牙”的装船运输，也就是运送黑人到西班牙和葡萄牙南美殖民地的奴隶贸易。他们对经营的对象并没什么隐讳，公司的股票对于储蓄者来说远比皇帝陛下政府的债券更具吸引力。

我们的时代出现比黑象牙更好的东西：石油股票。在很多年里，石油股票对储蓄者都具有不可思议的吸引力，有些政府很懂得由此来获利。所以，法国政府在撒哈拉成立了无数的石油公司。这样它能够把资金保留在国内的循环体系之中，防止它们被投资于外汇和外国的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有价证券。仅仅通过发行新的国债的话，法国政府还做不到这一点。

“南海公司”以数百万英镑的价格出售它的股票，然后公司用出卖股票得到的资金购买不再被大众所接受的国债。尽管债券是以票面价值来入账的，但购买价格却低于票面价值，这样在账面上可以记录下相当可观的利润。通过这种方式，总是有易轻信的人被诱骗。当然这么做也是极其必要的，因为奴隶贸易本身并不是特别赚钱。被链子锁在船舱，这些“货物”很难承受飘洋过海之苦。当船只驶入新世界的港口时，会出现很多损耗，这些“货物”已经处于很差的状态。

工业化起源的种子

但是没有人失望，投机活动带来的欢欣鼓舞达到了高潮。大众愿意投机，并且其规模超过了期望。投机狂热的“病毒”席卷了整个英国，不管是公爵还是拾荒者都趋之若鹜。“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飞速上涨。在1720年5月其股价为500英镑，6月为890英镑，两个月以后为940英镑。然后它继续上升到1000，甚至2000英镑的高位。“南海公司”的榜样起了传染性的作用。按照它的模式，近百家公司如雨后春笋冒出地面。

从事可笑业务的欺骗性公司也出现了：从马匹贸易、回收整个爱尔兰海岸的海滩冲积物、改造所有英国岛屿的房屋、制造永动机的齿轮到那些根本忘记明示经营对象的伟大公司。人们排起长队来认购这些公司的股票，英语中的“bubbles”（泡沫）一词成了一个让人不安的名词，它总是让人预感到，在某一天，这一切都将破裂。

下面的短诗表明了当时的气氛：

投机在今天是一种时尚，
部长和爱国者从事它，
王宫里的伯爵从事它，

第2章 股市的历史，也是我的历史

他们的男仆从事它，女仆从事它，

他们所有人都忘乎所以……

有一天，这些小的、不可靠的公司中的一个由于不能履行它的责任而宣告破产。如同被一场传染性的疾病所侵袭，它们几乎全部灭亡了。绝对不是虚假商号的“南海公司”的股票也被卷入这场大众的混乱之中，其股价同样大幅跌落。这样一场股价的狂泻经常不依赖于一个公司的经营情况或者财务状况。如果股价上升得太高，超越了某种理智的界限的话，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总是会跌回到地面的。这是一个自然法则。正如同创造了巨额财富一样，南海骗局的整个愚蠢的行为造成了同样大的损失。公司的所有职员参与了投机，他们必须承担一切后果。

有这么一种传说，说甚至于威尔士亲王也损失了4万英镑，在一项法庭调查启动后，他才放弃了在一个声名狼藉的公司里担任董事长的职务。但是，无论如何这些“泡沫”并不是完全无用的。

投机狂热如同发酵面团一样作用于经济生活。在愚蠢行为的时期，曼彻斯特开始了棉纺织工业的发展，伯明翰则是钢铁工业。“南海泡沫”给英国留下了一颗多产的种子，英国的工业化发展正是起源于这颗种子。



摄政王的牺牲品



约翰·劳最终成为捅破投机泡沫的牺牲品。泡沫破灭后的股市犹如一个遭人唾弃的孤儿，没有方向地寻找着自己的归宿。

在这期间，人们也在法国进行投机活动，并且更没有理智，也更没有成效。人们经常用“甘康普瓦大街”来称呼这场投机狂热。从18世纪起，银行家们就在这里成立了他们的办事处。

约翰·劳是一个对计算特别有才华的学生，作为一个伟大的投机家和伟大的“组合家”，他在熟悉的各个国家挣了很多的钱。在巴黎，他被视为在银行业务、在贸易和货币领域非常有经验的人。这一切唤起了一个人结识约翰·劳的兴趣，这个人就是摄政王、未成年路易十五的叔叔。法国的国库是空了，这个狡猾的、和蔼可亲的，按宫女们的说法，俊美无比的苏格兰人也许能够重新填满它。在约翰·劳通过国王的公告得到发行债券的全权后，他成立了国家银行，这是法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银行。

然后，他专注于金融寡头，创立了密西西比公司，这家公司专门从事路易斯安那的殖民、贸易活动和地下资源的掠夺。除了他作为金融专家的理论上的能力以外，约翰·劳还是一个出色的心理学家，他很懂得如何唤起人们对利润的兴趣。他是知道如何将虚无变成成就，知道如何赢得各个阶层的民众来认购巨额有价值债券的第一人。与此相

联系，我不得不想到20世纪60年代投资者海外服务集团（IOS）的口号：“把你们的钱给我们，我们让你们更富有。”

约翰·劳慢慢地激起了大众对投机的热情，一直到这种投机活动达到顶点，完全失去控制。在密西西比公司的广告词中，这片新土地的财富被描绘得绝对地吸引人：在宁静安逸的田园风光中拥有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套色版画展现的是心地善良的土著们的梦想变成了有利可图的现实：这些未开化的人用一大块纯金来换取一小口白酒或者3颗玻璃珠子。

这场出色策划的宣传活动将资本的洪流引向了甘康普瓦大街。公司不断地发行新的股票，对股价上升的期望被不断地加强。要乘坐邮政马车前往巴黎购买劳先生的股票，其座位提早几个月就要预订。矮小的驼子甚至通过提供他的驼背作为写字台来挣钱。有些宫廷的贵妇甚至不惜使用非正常手段来得到股票。3周之内，30万股票被投放到市场。它们在墨迹干透之前就被抢购一空。

约翰·劳的股票能够带来的分红不再令人感兴趣，人们考虑的只是相当于发行价20倍的股价盈利。在1719年的12月，股价纪录被打破。股票价格达到了18000英镑，这是它面值的36倍。整个欧洲紧张地注视着这场激动人心的演出。在研究性的文章中，人们讨论约翰·劳的体系。但是在人们把推想最后整理出来之前，这个体系就化成了乌有。确实，实际上只需要拿一支铅笔计算一下分红，或者自问一下，是否真的有分红或年度盈利的前景存在就足以作出判断了。

货币通货膨胀的由来

有些地方出现了抛售股票的现象，并且已经开始出现崩溃。尽管约翰·劳在绝望中作出了各种努力，但他还是没能成功地制止混乱，股价不停地下泻。1720年10月，价值18000英镑的股票陷入了困境，它们无法销售，股价跌到了每股40英镑。之前在甘康普瓦大街还总是



126

第2章 股市的历史，也是我的历史

无家可归的股市最终栖身于苏瓦松饭店的花园，那里现在是巴黎的商品交易所。土地的所有者以很高的价格提供了大约100个临时的木房，作为像兔子一样拥挤在一起的经纪人的容身之处。很快这里就变得非常热闹，以至于一个国王颁布法令禁止了它。在这个法令中，股市术语“bourse”第一次被使用。

马萨林宫，也就是今天的国家图书馆，是这种不断地迁徙的下一个地点。但是法国直到1826年才出现了股票交易所，这是一座希腊式的圆柱式庙宇，带着巴黎古老紫铜屋顶的颜色，它的设计师是建筑学家蓬尼亚。关于“南海泡沫”和“密西西比公司”的股市大丑闻还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它们在长时间内还继续发生作用。其后果是对投机、对股票深深的排斥，这几乎持续了半个世纪。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手：投机



投机的狂热满足了产业革命的需求，人们甚至将这种狂热升华为企业精神，却从未考虑狂热过后的后果。

拿破仑战争重新赋予了伦敦股票交易所一些光彩，并且是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倡议来实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是英国政府半官方的银行家，他们发行了大量的债券来资助战争。在 19 世纪，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振兴英国的国债业务开始，最后活跃了所有国家的国债交易。人们称他们为“国王的银行家和银行家的国王”。

投机活动有它自己钟爱的对象，它受到日常风气以及当时的政治事件的影响。路易斯安那的开拓是投机于密西西比公司股票的前奏。在 19 世纪的前 25 年，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的瓦解，在伦敦股票市场引起了一场新的投机狂潮。

宝石和贵重金属的妖女之歌

之前每个西班牙殖民地都经历了它们的自由“见习期”。对海外的美妙财富幻想被重新燃起，这一次是对从西班牙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财富幻想。人们重新又被宝石和贵重金属的妖女之歌所麻痹。这些贵金属包括紫铜、银和锡。无数的“梅切德斯”（Mercadets，巴尔扎克小说

中投机者的原型。——译者注）出现了。借助于股份公司，财富的新源泉被引向股市：智利的矿山公司、哥伦比亚的黄金产业、秘鲁的银矿和墨西哥的铜矿。这些企业的异国情调足以吸引无数容易轻信的人。巨大的期望重新以巨大的失望告终。

几年前，一股类似的对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和香港股市的投机狂热也曾让欧洲的储蓄者和股市投机者激动不已。名目繁多的项目说明书和无数的投资建议引诱着大众。但同样带来无数的失望，因为尽管地下矿藏确实是存在的，并且给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提供了很大的机会，但在企业经营的方式、股票上市的途径以及劝诱大众购买其股票的方法等方面是欺骗性的。新生的拉丁美洲政府根本不急于兑现他们的债券，公司没有任何的利润，分红就更不用说了。这样，在1825年的10月又引发了一次新的股市危机。

投机催生了新发明

不能忘记的是，那时投机活动者已经开始着手于新的对象。蒸汽机、机械纺织机和机车的发明给了投机活动意想不到的推动力。新的机械方面的奇迹激发了幻想，魔化了想象力，把人们带入了以前从未想过的投机的新领域。投机又刺激性地作用于发明。它推动发明在实践中的运用，从而成了工业化扩张的动力。

投机活动正确地估计了新发明所带来的各种可能性，比如在铁路方面。但是它搞错了这种发展的节奏。此外，每次在一种新的产业诞生的时候，每次在我们被裹挟着从一种潮流转向另一种潮流时候，在股市的历史上，同样的错误就会一再重现。

我们在19世纪末的金矿、在20世纪初的汽车工业和石油工业、在化学和生物领域以及电子和计算机工业都发现了同样的过度夸大的现象。

工业的发展是在巨大的波动中进行的。它一跃而起，然后又重新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跌落。但是没有一次是跌回到原来的起点。这是具有上升趋势的猛烈的摇摆波动。

在每次工业繁荣时，会产生众多的新企业，在每次衰退时，那些没有生存力的企业就会消失。但平均的曲线会持续地上升，工业会得到越来越好的发展。这个机制就像个过滤器一样发挥着作用。大量的新企业由于它们初期的问题不能生存下来。在通用汽车、福特和克莱斯勒达到它们今天的规模之前，许多的汽车公司已经止步于企业的亏损，英国石油公司、标准石油、壳牌和其他公司达到它们的国际化规模之前，许多石油公司已经从地球上消失。

在这种选拔开始之前，股市会经历一个歇斯底里的阶段，股价失控地上下波动。我们可以设想，一个男人带着他的狗沿着街道散步，这个男人步履均匀地向前走着，这就是工业。而这只狗一会儿窜到前面，跳东跳西，一会又回到他的主人身边，然后重新跑开又跑回。它的路径展现了有价证券的波动。主人和他的狗都在向前走着，最后共同到达他们散步的目的地。一个陷入无序状态的股市行情就是以类似的方式波动着。它伴随着工业的扩张，进两步退一步。

帝国就是和平

铁路的发展带来了一个真正的“铁路狂潮”。它让伦敦股市、欧洲大陆股市以及之后的美国股市都处于紧张的状态。无法拒绝的诱惑吸引着投资大众。受低价钢铁的鼓舞，人们疯狂投机于铁道网络的扩建。

1844年9月，英国国会批准了90个新的铁路建设项目。当时没有人关心这些铁路项目是否具有赢利性，人们毫无顾忌地投机于股票，只是为了投机，而没有考虑公司的经营业绩。人们购买股票，只是为了很快地以更高的价格脱手获利。人们几乎可以说，铁路是为了投机而建造的。

第2章 股市的历史，也是我的历史

直到某一天，如同其他的股市灾难一样，当人们确定，新成立公司的利润状况表明这种如此不理性的投机是错误的，并且股价开始逐渐下跌时，这种投机活动才会停止。在整个欧洲，由于股市的行情下跌，执政君王的王冠开始摇摇欲坠。路易·拿破仑政变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爱国主义的口号是：帝国就是和平。至此，经济上的企业家精神达到了它的巅峰。这是一个创立银行、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公司的伟大时代。

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黄金的发现强有力地刺激着投机活动。人们相信，黄金能让人致富，从加利福尼亚金矿开采出来的和从澳大利亚河流的沙子里淘出来的黄金踏上了通往各发币银行地下金库的道路，然后被储存在那里。这创造了新的投机的可能性，并且，在不大量增加财富和人口的前提下扩大了投机的规模。



华尔街的“珍珠港事件”



黄金投机者肆无忌惮的投机将股市推向了万丈深渊，经历这场风波后投机者也近乎粉身碎骨。

黄金 VS 美元

正是闪闪发光的黄金，在 1869 年 9 月 23 日成了纽约股市的一场不幸灾难的诱因。如同每个动荡的时期一样，在美国的内战期间，纸币的周转明显地加快，并且引起了纸质美元，即所谓“绿钞”的某种程度的贬值。

在杰·古尔德和他的同事吉姆·菲斯克的领导下，他们在华尔街成立了一个辛迪加，这个组织筹划了一个庞大的股市行动。这两个人已经在一系列臭名昭著的铁路业务上做了错事。

对于他们来说，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即使是暗算别人也在所不惜。通过各种类型的贿赂，甚至对总统尤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的妹夫进行的贿赂，他们成功地推迟了美国政府在市场上投放黄金，并借以支持美元的时间。在开始时，古尔德和菲斯克自己购入黄金，然后他们给大约 12 个经纪人委托，让他们进行煽动性的购买，以推高黄金的价格。由于行情不断上涨，每个人都被神经质的情绪所控制，去购买黄金现货和期货。

整个氛围转变成了黄金的上涨恐慌以及美元的下跌恐慌，与美元行情相对应的是黄金价格的歇斯底里，在过去的10年中，同样的事情我们已经经历了很多次。

股市史上卑劣的一天

在1869年，9月23日，出现了一份格兰特总统的内阁电报，宣布政府的干预立即启动：“政府将向市场投入更多的黄金以支持美元。”古尔德和菲斯克冷血地继续让他们的经纪人尽可能多地购入黄金。同时，他们偷偷地出售自己所拥有的黄金。政府开始干预后，黄金价格立即开始下跌，然后是狂泻。到了晚上，灾难降临了，这是一场彻底的混乱，因为除了大众要承受黄金价格下跌的损失以外，古尔德和菲斯克还拒绝接受经纪人根据他们的口头订单而购买的黄金。古尔德和菲斯克的小团队根本不顾这些经纪人的命运，冷血地否认曾提出过这些购买委托。几乎所有人都停止了支付，从而引起了一系列的破产。到最后，没有人知道谁还有或谁没有支付能力。他们的经纪人被搞得倾家荡产，而古尔德、菲斯克和他们的黄金小团队幸灾乐祸地赚取了他们的利润。而就在前几年，通过政府和大银行的介入，一场类似的亨特·银的混乱被制止了。

1869年的这个夏日，在华尔街历史上，作为卑劣的一天被保留在记忆中，它是股市的珍珠港事件。但这不能阻止古尔德在铁路领域以同样狡诈的方式继续着他的阴谋诡计。针对古尔德，人们都可以把强盗（Gangstertum）这个词变成Bankstertum了。

1926年以来，类似的黄金投机又发生了好几次，很多参与者都以悲剧而收场。1980年，当黄金和白银分别从850美元和50美元跌至600美元和6美元时，市场崩溃了。欧洲股市的风俗习惯根本不同于美国那个时代的“西部电影”风俗，他们习惯对有罪的人进行惩罚。投机者看跌法郎进行了投机，输了就必须付出惨痛的代价。



19 世纪德国经济的春天



在投机的狂热下，每只股票都大受追捧。
随着一系列新的公司成立，投机的圆舞曲重
新响起。

让我们回到 19 世纪。欧洲经济迅速向前发展，它有时向前跳跃，有时被困难所阻挡，每个国家各有不同。在德国，人们称这个时期为经济繁荣年代。当时诞生了工业资本主义，出现了房地产公司和像德意志银行那样的大型金融机构，德国为自己的经济繁荣感到欢欣鼓舞。1871 年法国战败后 50 亿金法郎的战争赔款为德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时在奥匈帝国，新的社会阶层的地位也开始上升。在左派政党和日渐上升的社会主义运动要求下，社会改革变得不可避免。不断提高了的工资降低了企业的利润，并在 1873 年达到了一个危险点。维也纳的股市危机迅速地蔓延开来，因为没有人预料到这场危机。自杀者的名单越来越长，当然是真自杀还是假自杀还有待确定，因为，有几个破产的但是久经考验的投机者在多瑙河河岸留下他们的旧衣物后迅速地消失了。

从维也纳出发，这股浪潮迅速冲过了国境，它扩散到了整个德国，从慕尼黑到汉堡，从斯图加特到但泽。1873 年的股市危机是金融和投机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偿付能力和自杀的里程碑，是悔恨的眼泪和

切齿痛恨的里程碑。可是，19世纪各种充满活力的力量很快就重新夺回了高地。伤口迅速愈合，时间不会停滞。信息的传递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蒸汽船、铁路和海底电缆环绕地球编织起了越来越稠密的网络。苏伊士运河也拉近了东方和欧洲的距离。

示巴女王的金库？

接近19世纪末，那个多事世纪的末叶，人们相信人类的黄金梦已经变成了事实。人们不知道是谁发现了特朗斯伐的金矿，但人们幻想着找到示巴女王的金库。想法很美妙但初期困难无数：缺乏培训的工人、高昂的材料价格，特别是在矿山建设中必不可少的硝酸甘油炸药、运输的困难以及工人的偷盗等。从淘金者的宿营地中很快演变出了一个金碧辉煌的城市：约翰内斯堡。塞西·罗德西想把约翰内斯堡变成金融业的直布罗陀。黄金不是幻觉，它确实存在，只是需要把它开采出来。黄金的开采引起一场新的繁荣。尽管由南美有价证券带来的失望曾明显地冷却了股市的气氛，而且这一幕过去还不是很久，但资金还是重新流向英国的股市。随着一系列新的公司成立，投机的圆舞曲重新响起。人们为黄金而着魔，就像以前的炼金术士一样。财富在反掌之间就可获得。一个马戏团的小丑，贝内·巴纳托成了这场大众骚乱的指挥者。毫无悬念，所有投放到市场的股票都会被大众所接受。

一个公司刚成立，人们就已经开始提高它的资本；新的股份还没有被完全认购，人们又开始准备新的增资活动。1867年成立的林波波河矿业公司很快就找到了数以百计的效仿者。德国也投入到了这场投机热潮，来自德国的资金涌入市场，涌入实际上根本不需要这些资金的市场。法国人特别被这种投机黄金的激情所鼓动，将数百万的资金投入投机活动。法国的储蓄者总是非常愿意将他们的资金提供给地下宝藏的开发，不管是在特朗斯伐省威特沃特斯朗特山脉的金矿、津巴布韦和西班牙的铜矿、全世界的石油储藏还是铀矿。当时的黄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金投机者，在法国一直被当作偶像一样来对待。人们传颂着各种名人轶事，伦敦银行家贝特给他居住在汉堡的母亲寄送了一个装满股票的密封邮件。在随函中，他告诉他的母亲：在严守秘密的条件下，这些股票很快会上涨 10 倍。但是在他允许之前，他的母亲绝不能打开这个包裹。

这个银行家算计到了他母亲作为女性的的好奇心和同情心。她当然不能克制住自己，打开了包裹。在某天下午茶的时候，她把这个消息“只是”告诉了她的最好的女友们。这些女友又迫不及待地继续转告给她们最好的朋友……这个消息迅速地传遍了全城。几天后，整个汉堡的人们在伦敦买下了银行家贝特之前没有卖掉的全部股票。

在 1895 年的夏天，这股投机狂热达到了它的顶峰，行情失去了控制。“加冕辛迪加”的股价在几周之内从 10 镑狂涨到 2 000 镑，这还没有涉及矿山公司。“加冕辛迪加”的业务只是创建其他的公司，并提供资金支持。引起这全部骚动的融资机构现在对于维护市场没有丝毫的兴趣，他们的股票疯狂地被热捧。

一阵微风吹散了美梦

这个建筑是如此的破旧不堪。诱因是不引人注目的，人们甚至不知道它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也许是某个公司令人失望的勘探结果，或者另一个公司工作的中断，或者政治方面的困难。其实是什么原因都不重要，因为它无论如何都是要发生的，理由是当时市场正处于上升周期的第三阶段，任何一个事件都可以给市场以致命的一击。随之而来的是股票失去了 90% 的价值，无数的公司也消失了。

但有些公司避开了这块礁石，他们给股东们带来了令人愉快的惊喜。几乎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一直有规律地支付可观的分红，开采新的矿藏，开辟可供开发的地区。借助于对黄金价格的歇斯底里的投机，同时也由于通货膨胀的预期，对南非金矿的投机如星星



之火燎原。在20世纪70年代，它取得了良好的业绩。不管怎样，对金矿的投机总还是比对黄金本身的投机更令人感兴趣。我本人与此相关的冒险经历在之前都已讲述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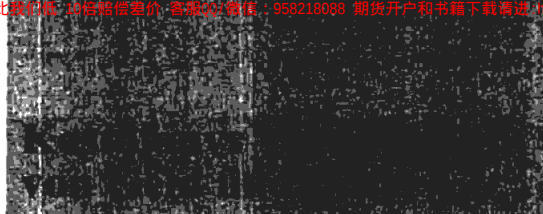
迈向新的里程碑

到19世纪末，欧洲的经济发展速度放慢，但美国经济仍在全速运转。整个国家充满着惊人的繁荣景象，庞大的托拉斯们彼此进行激烈的斗争，疯狂的投机活动使华尔街处于紧张和不安之中。“市场被几个富有的作恶者所扰乱。”罗斯福总统说道。当时还不存在有效的、适合于控制货币市场的银行体系。所有可供支配的资金都被投机活动所吸收，不管多高的利息人们都会支付，因为只要行情上升仍在持续，人们可以赚取他的本金3~4倍的利润。这种状况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为华尔街吞食了大量的资本，贸易和工业无法得到发展所必需的资金。

当一个记者问老J.P. 摩根行情的上升还能持续多久时，老J.P. 摩根回答说：“我不知道，年轻人，但是当人们认识到，不可以用年息125%的资金进行投机时，一切都将分崩离析。”

摩根的回答像一道闪电让人感到震惊，那些在头天晚上还没有考虑过投机资金的利息的人开始拿起笔进行计算。和往常一样，这次也是所有参与者在同一时间想通过同一道门。先是通过银行贷款购买股票的人出售他们的股票，然后是那些已经完全支付了股票价格并把股票锁在保险箱里的人，再接着的是那些不管什么价格都要抛售他们股票的人。摩根使得市场的资金重新流动起来了，借助于他巧妙的手段华尔街才没有完全崩溃。

此外，这次的股市危机还有一个重要的结果：构建美国联邦储备体系。从那时起，发行银行的这个网络在阻止小危机的蔓延，在克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过渡阶段的困难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后华尔街的历史一路平静地走到了一个新的悲惨的里程碑：1929年。



2008 年 11 月 11 日 星期二

3

孤独的狂欢

经济危机就像一颗重磅炸弹，使得资本主义体系的大厦顷刻间崩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哀鸿遍野。纵然我在这场危机中获利颇丰，我也已经无心享受这孤独的狂欢。

西方世界的梦魇：1929 年的大崩盘



一场“震源”位于美国的“地震”在 1929 年爆发了，资本主义世界顷刻间土崩瓦解，但西方世界的梦魇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1929 年，美国的经济大灾难彻底改变了西方世界的面貌和它的社会结构。对于整整一代人来说，1929 年的大危机是一个转折性的标志。交谈中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这是 1929 年后不久……”

美国：繁荣的天堂

在 10 月的黑色星期四到来之前，美国有过很多愉快和幸福的岁月。从 1914 年战争前的债务国，短短十几年时间，美国摇身一变成了整个世界的债权人。工业生产不断增长，消费也呈现同样的情况，它们都被一种灵丹妙药所刺激：贷款。所有农业、工业原料和所有有价证券都持续不断地上涨。华尔街的电传打字机以令人陶醉的速度打出数公里长的白色纸带。所有的美国人，不管是中产阶层、平民小人物，还是刚刚在埃利斯岛登陆的移民们，都仿效金融寡头进行投机活动。可投机的框架支撑在一个双足不稳的巨人之上，但很少有人清楚这一点。整个美国弥漫在一种氛围中：生活是如此美妙！

亨利·福特一世试验了他的新车模型。入夜，人们在齐格费尔德

剧院为桃丽姐妹的精彩表演鼓掌喝彩。在保罗·怀特曼的指挥下，人们倾听着动人的旋律，后来，他以《蓝色狂想曲》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曲家。这个贫穷的犹太移民的儿子是第五大道金融寡头们华彩舞会的座上宾。珍妮·哈露是华纳兄弟电影的中心人物，凭借浅蓝色的眼睛、银色的头发和灵巧的动作，她成了好莱坞头号“魅力女郎”。这是“禁酒”和“不公开营业的酒吧”共存的时代，在著名的21号，人们一边品尝着威士忌，一边入迷地倾听着阿里·约翰逊和埃迪·肯特的唱片。英俊的约翰·巴里摩尔的放荡举止和他对爱情的征服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谈资。而这些令人陶醉表演的幕后操纵者，华尔街的职业金融家则小心提防着大家预感到危险的迹象。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和他的继任者赫伯特·胡佛以及财政部长梅隆全权代表美国政府向公众宣布，这一切没理由会在某一天终止。

欧洲：“蜜月”年份

欧洲也被类似的投机狂热所侵袭。大不列颠在克服了它的社会困难后，又流畅地运转起来。它从数月之久的罢工中恢复过来，重新找回了失去的活力。股市开始慢慢地繁荣起来。

在德国，经济的繁荣首先依赖于国外的资金。在很长的时间里，美国每年提供2.5亿美元的资金，投资于德国的经济。这在今天相当于500万美元，它的注入支撑着德国的股市。在发行后不到10年，帝国银行的总裁沙赫特博士就不承认这些债券了。不过在30年后，在总理康拉德·阿登纳领导下的新联邦德国又全部承认了这些债券，包括所有未支付的利息。它们成了国际市场的热门货，也给我们这些看好新德国的投机者带来了利润。此外，为了帮助鲁尔河畔的工业巨头们按照美国模式来改造他们的工厂和工作方式，大量到来的美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还带来了美元。

意大利经历了它的墨索里尼“蜜月期”。如果说这个“蜜月期”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损害了意大利的部分自由，同时它也为意大利奠定了一个现代国民经济的基石。

一个充满魔力、安慰人心的词汇照亮了未来：和平。由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德国魏玛共和国总理和外交部长。——译者注）签署的洛迦诺协议以及随后签署的白里安-凯洛格公约（Briand-Kellogg-Pakt，又称《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或《巴黎非战公约》，1928年8月27日由法国、德国和美国等15个国家的代表在巴黎签订。——译者注）宣告战争永远是不合法的。漂亮的男中音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热情洋溢地表达了这个政治理想。在1927年的日内瓦会议上，甚至还谈到很快会降低关税。这是欧洲梦的先驱，30年后，这个梦想通过欧洲共同市场得到了实现。

在法国，庞加莱成功地控制住了通货膨胀，稳定了货币。法郎在波动了3年，找到它符合实际的汇率之后，终于在1929年被法定地稳定下来。借助于这种状况，法国的重建达到了它的高峰。与此同时，浮动汇率的试验在法国取得了一个积极的效果。富裕的市民离开股市的时候，总是兴奋地搓着双手，股票和债券行情不断上涨。币值的稳定和良好的财政金融状况吸引着全世界的资本家来到巴黎。可是，这种让有些人发财的资金流却使得另一些人遭受不幸。在战场上被击败的中欧国家由于看跌法郎的投机而遭到了灭顶之灾。

来自维也纳、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的投机者已经经历了他们自己货币的破产。他们相信，自己能从中得出一个有用的教训，于是他们决定看跌法郎。但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庞加莱在1926年拯救了法郎，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因为他有能力重建对法郎的信任，而美国的银行家J.P. 摩根又给他提供了必要的“弹药”，这位敬爱的总理才得以实现了法郎的稳定。当时，“山姆大叔”帮助法国渡过了难关。但法国却从未对此表示感激，到现在也没有。

那次不幸的法郎投机给了维也纳、布达佩斯和布拉格的股市致命一击。所以，一种令人沮丧的气氛笼罩着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

重回巴黎！

当时，我正在布达佩斯大学学习哲学和艺术史。在匈牙利看不到对未来的美好前景。

我父亲决定将我送往巴黎待上一段时间。这是一种意料之外的逃离这个悲伤帝国的可能。

巴黎，意味着一个奢侈、享乐和喜庆的世界。在一个美丽的夜晚，当我如同巴尔扎克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拉斯蒂涅登上他的邮车那样乘上东方快车时，我希望能够认识这个世界。但当时我不知道，如果谁没有入门钥匙的话，那么这个被禁止的乐园对他来说就是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这个钥匙就是：钱。我没有足够的钱在口袋，远远不够。演出是令人神往的，但仅仅从外面去看是不够的。藤田嗣治为了同他的朋友科斯林、菲特斯和其他人在罗托德和多姆咖啡馆的桌边讨论问题，带着玳瑁眼镜、梳着黑色流苏出现在蒙帕纳斯，跟随他的是他最喜欢的模特吉吉。

时髦的夫人们让人陪伴着前往巴黎的珑骧和奥图，以便在赛马时展示她们由波列设计的服装。在布洛涅波列的游艇上，这位著名的服装大师作为高贵而派头十足的人迎接着他来自上流社会的朋友们，当晨曦微露之时，他为他的客人们演奏来自新奥尔良的最新旋律。当时，在香榭丽舍大街上还没有电影院，但为了通过卓别林的电影《淘金者》和《巴格达窃贼》来分别体验美国和认识东方，人们在林荫大道上排着长队。

在当时的小说中，人们用大众流行的语言“武装”自己混迹于皮嘉勒的那些咖啡馆的人群中，因为这样做很别致。在同世界巨星莫里斯·切瓦力亚一起哼唱了歌曲《情人》的最新片段后，晚上还可以在马克西姆餐厅参加晚宴。还有人坐在韦伯咖啡馆，谈论最新的汽车款式或者米丝汀凯特的美腿。米丝汀凯特是当时最伟大的音乐剧明星，莫里斯·切瓦力亚的恋人。晨报的新闻栏会报道，在多维尔的百家乐，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安德烈·雪铁龙赢得了庄家的全部赌本。勒图凯酒店的草坪占据了英国人的全部时间。就像一个在甜品店玻璃上压平鼻子的孩子一样，我惊羡这种非同寻常的生活和喧闹。

但很快我就必须重新启程了。当我回到悲伤和令人担忧的布达佩斯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重新回到巴黎！但为了能够介入这场游戏并从中获利，在重新踏上巴黎之旅前，我必须找到途径。我知道这一点不可动摇地盘踞在我的脑中，唯一需要的东西就是钱。

我陷入一场严重的心理危机，现在回头想想才知道这个转折点在生命中起着多大的作用。

我在邮局取了钱，并不断地想着它。开始的时候它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之后它就变成了目的本身，让我低估了一切其他的东西。我的伦理观念和我自身的价值体系完全改变了。除了钱没有什么还能让我感兴趣，那时我不再能够享受没有报酬的乐趣。我梦想一个装满钞票的钱箱，梦想我看见、探摸，并且像福尔蓬奈创造他的财富那样来来回回地使用钱袋。

对金钱的这种态度自然会导致一定程度的惰性。购买豪华汽车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有购车所需要的钱在兜里，什么时候想要都能够拥有它的话。但有人只要一有支票本就开始追求其他的生活享受，好像他已经拥有这些金钱似的。一方面，对金钱的价值评估提高了，另一方面，其他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被同等程度地贬值了。

对金钱的这种看法引向了一种典型的通货紧缩的经济理论。而我又将这种令人厌恶的、违反常情的看法提升到了荒谬的程度，以至于蔑视所有有价值但不是通过现金来表现的东西。这是成为“看跌者”的合适土壤。

用现金来表示价值，就是要给所有的东西确定价格。因为我在精神上高估了货币的价值，所以我觉得所有商品包括股票的价格都太高了，期待着它在未来能够下跌。

我能够投机于行情看跌，并且也希望行情下跌：如果由于他的

股票下跌，洛克菲勒遭受了损失，而我却在同一个行情下跌中赚到了钱，那么他和我之间的差距就相应地缩小了……这就是我当时幼稚的想法。我只有一个愿望：投入到股市中去，因为这是迅速挣钱，甚至变成百万富翁的唯一可能。

交易所的 70 位先生

这个伟大的日子很快就到来了。对“神殿”的第一次访问，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会褪色。交易所如同一座巨大的赌场，钱充斥在它的空气之中，无所不在。为了将其捕获，人们只需要一根天线。按照我在股市的第一个朋友的说法，这些都是不难的。只要能够巧妙地在行情上涨的潮流中共同畅游，只要充满自信就足够了。“然后在月末结账收钱。”他咧着嘴微笑地说，并拍着我的肩膀。交易所里几百号人熙熙攘攘，老实说我对这种混乱场面理解得不是很多。不熟悉的股票名称在我半聋的耳边嗡嗡作响，年轻的伙计匆忙地从一群人跑向另外一群人。他们手里拿着填满客户需求的委托清单，在交易大厅来回穿梭，他们相互冲撞，挤在一起，然后又各自奔向不同的方向。

交易大厅的中央圆圈旁站着 70 位先生，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他们总是身着黑色西服。他们是交易所经纪公司的 70 个成员，这些经纪人用胳膊肘支撑在将他们与公众隔离开来的围栏上。同其他人一样，他们在这种震耳欲聋的喧闹中大声地叫喊着“我卖出”“我买入”。仿佛整个世界都参与了这个游戏。有些人跑向电话亭通报最初的结果；有些人用手捂着嘴窃窃私语，吹嘘着各自的重要性；还有人发疯似地在黑色小本上记下密密麻麻的数据。

这种紧张的状态根本不能使我激动。越是深入这个新的世界，我就越对这种夸张的氛围感到厌恶。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拥有最好的信息来源，吹嘘自己每次交易都赚钱了，他的客户总是得到正确的咨询意见。人们恨不得谁都相信了，这里只有天才和先知。所有人都沾沾自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喜地介绍着自己的经验或成就，每隔一句就会使用固定的开头语：“我可是早就跟你说过了”。

今天的情况仍然是这样。如果一个新人来到股市，他会完全被这种气氛搞昏头脑。人们不谈论艺术、政治，也不像我和朋友之间那样谈论女人。话题总是围绕着金钱：如果在正确的时点买入或者卖出的话，人们能够或应该赚多少钱。对人的评估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他有多少财产，作为客户，对于这个或那个经纪人来说有多大的兴趣。幸运并遗憾的是，我慢慢地适应了这种氛围。

我在这个领域没有任何经验。但简单而正常的理智告诉我，这一切都只是吓唬人的东西而已。在我看来，所谓投机奇迹所依据的逻辑、解释、考虑和论据都是低级幼稚和完全错误的。我的心中越来越强烈地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如果大家都投机于做多的话，我必须正好相反地投机于做空。

除了鄙视实际有价值的东西之外，我在交易所遇见的那些人也让我产生了相当的反感。拾阶而下时，我做出了决定：以做空来赚钱，此外，我还要对看到所有这些牛皮大王遭受损失而幸灾乐祸表示歉意。我只是还需要挑选投机的对象，学习做空投机的机制。这种对于一个新人看起来很复杂的机制，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

比如，投机者迈尔相信“空中楼阁建筑公司”或“月球房地产公司”的股票将要下跌。我们假定，这两种股票现在的价格为 100。他认为这个价格太高了，期待其中的这个或那个会下跌。

今天，他以 100 的价格卖出空中楼阁的股票，尽管他并不拥有这只股票，但他反正要到月底才交割。几天后，股价从 100 降至 80。到了月底，交易被结算。迈尔以 80 的价格得到股票，然后以 100 的价格交割这只股票。因此，他赚取了 20% 的利润。

与此相反，“月球房地产”的股票是肯定不会下跌的，因为阿波罗11号在月球成功登陆并返回了地球。它的股票随着这个好消息从100攀升到了140。迈尔陷入了窘境。这只还未拥有但到月底必须以100的价格交货的月球房地产股票还有可能继续上涨。最后，他以140，也是以期货的方式买进了这只股票。到了月底，他的这笔生意以40%的损失而告终。

但如果我们假定，迈尔先生坚信，尽管有阿波罗号，这只股票仍将会下跌。他对他的经纪人说，他不想在月底交货，而是要将供货日期推迟30天。如果这只股票的价格还是没有下跌，他还可以把交货日期重新推迟，如果需要，还可以继续这么做，但其前提条件是，他在每个月底都要把已经存在的暂时性损失付掉。做多的投机者先买后卖，而做空的投机者先卖后买。

做空的投机者只能存在于有期货市场的交易所。欧洲有几家交易所拥有这种做空投机的期货市场。可是纽约证券交易所没有这种期货市场，这从技术上限制、复杂化了做空投机。在过去的这些年，多少机会在华尔街被错过了。但在巴黎、伦敦、米兰、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苏黎世或者布鲁塞尔，人们可以轻松地投机于做空。今天在纽约，做空投机也是可能的了，但却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在那里，售卖选择权在很大规模上被运用。如果某人拥有某种股票的售卖选择权，他就有权利在3个月、6个月或者9个月以后按一个固定价格来供货，在股价下跌时，他就能赚取很多利润。在过去几年里，纽约发展起来一个很大的购买和售卖选择权的市场。

总的来说，做空投机的传播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100个投机者中肯定有90个是做多的，只有10个是做空的。成为做空的投机者本身就会被看成是一种精神上的堕落，或被看成是对痛苦的不正常的追求，但在这过程中涉及的却是别人的痛苦。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今天，根据所有我积累的经验，我相信除了我的直觉反应以外，正常人的理智也使我反感狂热投机的气氛。尽管在一个人为制造的繁荣中我还不能做出正确的通货膨胀诊断，但我能本能地感到这种危险。有些不健康的状况构成股市崩盘的基本条件，我能辨别这些状况的种种征兆。对于在我眼前发生的毫无品位的疯狂放纵，这也许只是对好品位的一种反叛，或对所有事物尺度的正常感觉的一种反叛。

所以，得不到控制的货币通货膨胀，会从根本上扰乱财富的平衡。这让有的人可以很轻松地赚到钱，以至于可以用钞票来点烟。这伤害到我的独特感觉，我这么一个把钱摆在高位的人，却要眼睁睁地看着它被当成引火纸来使用。

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是以有价值者的成本促成无价值者的成就。从股市到赌场，到处都充斥着同样令人厌恶的气氛。每个人都能成为国王，只要他今天买入，明天卖出。

这种旋律对我来说很熟悉：它让我想起郁金香，想起东印度公司，想起甘康普瓦大街和南海泡沫。这些事件是我在中欧亲耳所闻，这让我感到不安。这是金融领域的腐败……

从我的感觉和思考出发，我开始做空投机。我按一定日期卖空了一个混合各种股票的组合，为的是在之后以更便宜的价格重新购回。

我是幸运的



纵然罗斯福再英明神武，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时也回天乏术。而摩根家族又一次拯救了华尔街，拯救了美国。

在许多历史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的论述之后，我几乎不需要再强调，1929年的经济危机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金融灾难。它如同自然界的灾难一样，在经济欢愉的气氛中突然爆发。而这种经济的欢愉部分是被美国政府（时任总统胡佛）人为制造的。

盎格鲁-撒克逊的经济学家们根据各自的立场，努力尝试通过不同的解释来阐述1929年的危机。有人认为，英国银行提高贴现率是引爆危机的导火索。另一些人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之前就已经多次提高它的利率水平，但华尔街不顾这些风雨仍然处于繁荣之中。也有人相信，大众的信任危机是由伦敦自动摄印相机公司股票的崩盘而引起的。自动摄印相机公司事件不仅引起了金融危机，也是自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第一场丑闻。人们称自动摄印相机公司的总裁克拉伦斯·哈特立为“骗子”。“骗子”这个词在之后还会极其频繁地被应用于股市大亨的身上。

1929年9月，因哈特立丑闻产生的心理副作用是特别危险的。所有信任都被这一打击所摧毁。人们不禁会问：新工业是否也是欺骗性地建设起来的？有朝一日，无线电、人造丝和汽车，一切这些迅速发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展的工业是否也会出现经营亏损呢？人们开始对大资本集聚后的盈利能力（也就是对托拉斯和控股公司）表示怀疑。当时，联合公司和投资基金的操作方法就已经非常盛行（许多年后，大部分控股公司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政期间就不得不被解散了）。母公司孵化出子公司，然后由子公司购买母公司的股票。人们不再知道，谁是女儿，谁是母亲。只有一样是清楚的：无论是否合理，公司是否有利润，股价总会上升。因为同现在一样，人们可以向大众承诺所有东西。没有什么比向大众兜售股价已经上升的股票更容易的事了。同样，如果股价已经下跌或处于低位，要让大众对股票感兴趣就是件难事了，因为大众的情绪紧跟着股市的行情。大众只在价格上升时购买，这样一来价格才会继续攀升。

J.P. 摩根的拯救行动

然后就是 10 月 22 日的大崩盘。昨天晴雨表还是晴好天气，今天就开始电闪雷鸣。对于那些有经验的股市投机者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可惊讶的。因为这在金融史上已经发生多次：借助流入的资金和贷款，股市的繁荣膨胀为一个巨大的气球，一个小小的针刺就能使它破裂，而这一刺会到来不容置疑。我再重复一次：没有一次股市危机不是以股市的繁荣为先导的，没有一次股市繁荣不是以危机而告终的。崩盘后各种事件纷至沓来。

10 月 22 日：出现巨大的抛售浪潮，华尔街紧张气氛不断升级；

10 月 23 日：股市处于呆滞状态，只有少数捡便宜货的人想从较低的价格中获利；

10 月 24 日：开始是暴风雨之前的寂静，然后就突然迸发，如同世界末日。找不到买主的卖主像雪崩一样吞没了华尔街。

一位著名的拜访者温斯顿·丘吉尔正好在华尔街交易所的看台上看到了大众是处于怎样的一种混乱之中。大街上传来叫嚷声，激动的人们聚集成群，警察也无法将其驱散。

连礼帽和雨伞都未带，国民城市银行的总裁、华尔街幕后操纵者查尔斯·米切尔匆匆跑进华尔街23号J.P. 摩根的隔音办公室。办公室位于摩天大楼之间的一座两层的宫殿之中，这里是世界上最贵的土地。在他气喘吁吁的拜访者面前，J.P. 摩根二世保持着镇静。他想起了他的父亲J.P. 摩根一世，他曾在1907年拯救华尔街于灾难之中。22年之后，人们又可以重新求教于摩根家族了。

“必须采取什么措施，否则一切都会毁灭。”华尔街的预言家米切尔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我们立即召集一个所有银行家参加的会议。”J.P. 摩根回答道。当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场悲剧的规模。在第二天早上，《华尔街日报》仍然盲目地、充满信心地写道：“这只是股市一种健康的自然反应。有些股票达到了过高的价格，所以一定的调整是必要的。”这一切都证明他们是愚蠢和幼稚的，我敢公开地这么说。如通常那样总是以调整开始，但在调整之后，还会有第二和第三个阶段，如同前面已经说过的的那样。

显而易见，股票的价格从来都不会符合它的实际价值。它们总是高于或低于实际价值。一只股票确实有一个客观的可以衡量的价值吗？如果有的话，人们就可以知道一个工业企业准确的价值，股票就会有一个借助于计算机能够计算出来的固定价格。但情况不是这样。所以，一切企图借助于计算机或者其他游戏规则来预测股市趋势的大胆尝试都是不起作用的，更不要说对股价的精确预测了。对一只股票的评估和判断依赖于上百万人。但是，每时每刻每个人对某个企业的前景和未来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许多的因素都影响着判断。买主好或不好的情绪，甚至于个人的问题，如他是否睡好觉了，是否有



Kostolansy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家庭方面的担忧等，都会对他的判断产生影响。

甚至于国内外政策、社会发展、政治家的重要讲话、政府的决策以及整个五光十彩的新闻报道从根本上都可以追溯到上面提到的基本因素。纽约的五个最大的银行面对的正是这些问题，他们为了一个临时安排的会议集聚在 J.P. 摩根的办公室里。看起来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心理因素引起的骚动必须被阻止，必须尽快找到治病的良药：资金。不到 1 个小时里，他们起草了一个战略性计划。银行家们有义务提供一个 2.4 亿美元的救市基金，通过对它的购买使得华尔街重新站起来，这在当时是一个庞大的数目。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副总裁理查德·惠特尼受托来领导这个拯救行动。他亲自出现在股市的交易大厅，用每个人都能听到的声音大声地提交买入委托，并且是用整天都没人听到过的价格：以 205 美元的价格买入 1 000 股“钢铁公司”的股票，这只股票在 190 美元的价位上就已经没有买主了。

心醉神迷后的绝望

但一切都为时已晚，输血法还不足以使华尔街走出困境。人们从无限的乐观一下子跌入到无限的悲观之中。在之后的几天里，股价在抛售的狂潮中一泻千里，而下跌的价格又引起进一步的抛售，正如在一年前上涨的价格总是带来新的买入委托一样。

华尔街的大楼在晚上也是灯火通明，人头攒动，因为职员们必须检查客户保证金账户的金额。经纪人匆忙地打印着要求追加保证金的通函。电报也被匆匆发出：“请汇保证金”。但是，在回复的信封里没有了支票，只有委托：“全部卖出”，流动的资金消失了。

1929 年 10 月 29 日，在证券交易所的地下会议室秘密地召开了一次新的会议。应该关闭股市吗？银行家们沮丧地商讨着。这也无济于事，并且已经为时太晚。损失是惊人的，股市受到了灾难性的一击，这从根本上动摇了整个经济体系。

为了至少拯救点什么，人们试图重建信心重返美妙的“繁荣”。媒体的宣传运动，充满信心的官方声明，保持镇静的要求……但一切都已经徒劳的了。投机者和大众失去了他们的理性，他们无法克服精神上受到的强力震撼。普遍的失望蔓延开来，正如之前蔓延的心醉神迷。华丽的言辞来得太晚了，大众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完全的变化。这不只是精神危机，而是迅速蔓延的病毒。

与无法估量的股市损失相伴的是购买力的日益疲软，那些用贷款购买的房屋、汽车、无线电和冰箱都是与股市的繁荣息息相关的。小职员们毫不犹豫地超预算消费，因为他们深信用他们的股市盈利能够支付分期付款。现在，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然后，危机从消费者传到生产部门。轻松的生活和美好的情绪只剩下一堆灰烬，乐观主义者说：“我们将乞讨过活。”悲观主义者的回答是：“向谁乞讨呢？”

昨天还是财富象征的摩天大楼渐渐空荡无人。自杀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当一个英国人为了更好地享受景色，在纽约一个饭店里要求订一间顶层的房间时，服务员问他：“你是想在那里睡觉还是想在那里跳楼？”

对好和不好的时期都有统计嗜好的美国人也没有错过用数据把这场灾难记录下来：

123 884 个很成功的投机者，之前是开着凯迪拉克来华尔街的，现在必须步行了；

173 397 个结了婚的男人必须离开他们的情人，回到他们的原配夫人身边，因为现在他们再也无力负担他们的情人了；

冲压了 11 835 248 枚 5 分的硬币，因为之前很多不乘地铁的人，现在必须乘地铁了。

社会等级瓦解了，昨天的百万富翁今天在街角卖起了苹果。移民们失去了他们拥有的一切，除了口音以外。工厂一个接着一个地停工，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几百万的失业人员要求已经无能为力的政府的资助。通货紧缩快要将美国窒息而死。在地平线上没有一丝希望的曙光，政治家、演艺界人士以及所谓具有超级慧眼的人们都徒劳地试图预言这场噩梦的结束。歌舞表演中甚至还唱道：“更好的时代到来了，繁荣已在途中。”

这个深渊的深度最好让数字来衡量：

金融危机前后主要股票股价对比情况

公司（行业）	股价（美元）	
	1929 年	1932 年
收音机公司（电子工业）	115	3.5
纽约中央铁路（铁路）	256	5
克莱斯勒（汽车行业）	135	5
通用汽车（汽车行业）	92	4.5
通用电气（电气设备）	220	20
蒙哥马利百货（百货商店）	70	3
联合钢铁（钢厂）	375	22

资本主义世界的救世主

在这黑暗的日子里，1932 年 11 月的大选将一位上帝选出的人送进了白宫：富兰克林·罗斯福。他独自承担起了对未来的责任，承担起对拯救一个大陆和资本主义体系的责任。但罗斯福接手政府时，恐慌已经达到了它的顶点。

由于挤兑浪潮，密歇根国立银行成为第一家倒闭银行。紧随其后，其他 47 家国立银行也相继倒闭（当时的美国国旗上只有 48 颗星）。人们不禁自问，华尔街将何去何从。罗斯福立即召集了一次会议，美元被贬值 40%，联邦储备委员会给所有银行提供了新的资金，窗口可以重新开张营业了。这一切都对大众起到了相当大的安抚作用。但是，美元贬值只是无数新政策措施中的一个。

货币的数量被相应地增大，以便应对令人窒息的通货紧缩的不安

状态。此外，贬值的美元将重新改变美国的竞争实力。自两年前英镑贬值以来，美国的竞争能力也受到了很大的削弱。

人们站在了一个新纪元的起点，经济、金融和社会性改革给美国带来了一个新的结构，使得一个病入膏肓的国家重新繁荣起来。而这位被华尔街危机推上权力舞台、在美国辛勤执政14年的总统，也在美国历史上赢得了备受崇敬的地位。

如果鸟翼上系上了黄金……

那么在此期间，在欧洲发生了什么呢？同美国相比，那里的境况尽管不是那么富有戏剧性，但与过去的繁荣相比还是黯淡了许多。由于美国的投机狂热，华尔街这个世界投机中心吸引了所有可供支配的资金，这对欧洲市场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大西洋彼岸的投机者们根本不愿意为7%、8%或者9%的回报率投入他们的货币，因为这是他们在欧洲就能得到的利率。他们宁可购买股票，它们的价值有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会增加3倍。美国的资金回流到自己的国家越多，欧洲的资金短缺感就越明显。

开始时美元回流的速度还比较缓慢，紧接着就渗透到了各个领域。这首先削弱了那些抵抗力低的国家，欧洲贸易几乎失去了它全部的大客户。美国的银行没有资助欧洲的资金，美国的大众没有在欧洲采购的资金。在那个悲惨的年代，“坚固如英格兰银行”这句俗语失去了它的合理性。“针线街的老妈妈”，英国人按照街道的名称充满爱意地称呼他们的银行，还按照传统习惯保持低量的黄金储备。当资金像古代以色列人迁出埃及那样流出时，英格兰银行的总裁诺曼·曼泰古亲自前往法兰西银行寻求支援。但英格兰银行的资金状况比漏水的桶还要千疮百孔。国际投机者将赌注押在英镑贬值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投机者中甚至包括当时的法国总统皮埃尔·拉瓦尔。英国政府不得不宣布禁止出售黄金。人们在英格兰无法用英镑兑换黄金，使得英镑在外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国交易所里的价格下跌了。于是诡计得逞了，投机者得以捞进一笔丰厚的利润。

英国人也很满意。他们相信黄金只是暂时的，而英镑是永远的。英国首相麦克·唐纳自信地宣布：“只要1英镑等于20先令，英国的货币体系就不会改变。”《每日邮报》(Daily Mail)自豪地用八栏版面的特大醒目标题宣布：“一切都好，英镑终于摆脱了黄金的束缚。”

这只是第一步，此后黄金完全被排除在货币体系之外。黄金变成了一种平庸的商品。在美国，每个有兴趣的储蓄者同样能够在他的保险箱里收藏它。印度诗人泰戈尔诗意般地写道：“鸟翼上系上了黄金，鸟便永远不能在天上翱翔。”

中欧政府也不得不停止利息的支付和债券的清偿，并引入了严格的外汇管理规定。德国和匈牙利在1931年7月14日关闭银行，混乱的状态无限泛滥。自从1928年资本向华尔街回流以来，欧洲的股市就慢慢地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了。华尔街股市危机后，欧洲的股市交易状况明显地恶化了。

关联效应法则产生了作用，而作为看跌投机者的我，也终于开始收获累累硕果。当我把获取的利润相加时，我心满意足地确定，我第一次去巴黎证券交易所时就已经决定的方案是正确的。从数字上来看，我的获利数目并不是特别巨大，但对我来说却足以具有报复的意义，首先是对股市里的那些蠢货们，同时也证明了我的直觉是正确的。我是双重获利，因为购买力上升了。通货膨胀时货币贬值，而在经济萧条时期，当每个人手中的货币数量减少时，货币就升值了。

除了股市行情下跌外，法国当地的形势也相当有利于我，也许还因为我有一个敏感的鼻子，因为我准确地预见了几次导致严重后果的金融危机。

我在这里还想总结性地提出：在欧洲，股市危机远远没有像华尔街那样强烈，而且也没有伴随如此严重的恐慌。与华尔街相比，欧洲的股市更为保守，企业能够依赖于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

最严重的股市崩盘之一就是1930年秋欧斯特里克的破产，以及紧随其后的戴维德破产。由于这两次金融灾难，巴黎股市跌入了深深的谷底。整个事件的教训和结果是什么呢？

看跌投机者胜利了。每天晚上，我都会算出我的盈利。我赚了很多钱，但都是以其他人的损失和痛苦为代价的。如果我的父亲或者一个能劝告的叔叔在我身边的话，他们肯定会建议我把新获得的财富从投机中抽出，投入到绝对可靠的投资中去。但当时我远离自己的家庭，成就鼓励着我，我没有将我的盈利存入储蓄所，而是继续投入到看跌的投机活动中。这种游戏刺激着我，此外对我来说，更大的满足来自于自己的预言最后被证实了。

哲学理性主义与股市的嗅觉

我被这个成就所陶醉，不是特别陶醉于获得的金钱，而是更多地陶醉于自己的预言被证实了。我的同事来拜访我，他们简直把我看成了一个预言家，一个不为一般观点所左右、准确判断形势发展的预言家。“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他们问。“在股市上什么事都是可能发生的，甚至于那些合乎逻辑的事。”这是我的回答。因为对我来说，如欧斯特里克和戴维德这样的投机辛迪加的破产是完全符合逻辑的，甚至是不言而喻的事，如同20世纪40年后投资者海外服务集团、格拉慕可和亨特的破产一样。唯一让我惊讶的是其他人会对此表示惊讶。

因为我现在拥有了足够的资金，我也希望去享受安逸的生活。但我尴尬地发现，我的哲学理性主义和对股市的嗅觉让我赚了很多钱，同时其他人却赔了钱。当时威廉·布施的一首诗经常闪入我的脑中：“最不幸的，是已经觉察的诡计，哈哈，但不是针对我的。”我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在我眼前发生的一幕幕却让我感到深深的苦恼。

我的朋友、我的同事，所有我喜欢的人都破产了。他们在这场危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机中要么损失了金钱，要么失去了职位，他们不知道未来意味着什么。与此相反，现在我可以承担以前梦想的各种奢侈生活和各种享受。豪华的饭店和餐厅，穿着制服的私人司机……所有这一切对我都是敞开的。但是，其他人都不在我身边。美好的氛围消失了，愉悦的笑声也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痛苦和糟糕的心情。我独自一人，无人陪伴。到处都在出售东西，但我却没有心情去购买什么。我明白，如果朋友们只能满足于一杯咖啡，香槟和鱼子酱也不能给我带来快乐。我不敢快乐，也根本快乐不起来，我看起来状况很差。

当别人哭泣的时候大笑？



要学会投机，先学会残忍。所谓的成功者
就是那些踩着别人尸体触摸到太阳的人，投机
者更是如此。

我心里不禁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我同其他人一起赚钱岂不更好。当然，我总要比他们多赚一点，可是我们都在同一条河里游泳。我的成功让我心情沉重，我开始怀疑我的看跌哲学。当其他人哭泣的时候，你不能总是笑口常开。“看跌投机者为上帝所唾弃，因为他极力追求他人的钱财。”交易所的问答小册子这样写道。然而有一天，一个不幸的事件发生了，它彻底地改变了我。这是一个悲剧，在此悲剧结束时演员们都倒下了。

这是一个周六的下午，巴黎人怀着沉重的心情到香榭丽舍大街参加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的国葬。仪式结束后人们渐渐散去，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为了消磨时间，我来到朋友美国股市经纪人亨茨的办公室来聊天。当然，我也看了一眼最后的股市行情。

当时，在美国周六只有很短的股市交易时间：从10点到12点。在一个非常平静的市场却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东西。只有一只股票是巨额交易的对象，数百万瑞典火柴托拉斯克鲁格尔的股票被交易，并且在整个股市交易时间按一个与前晚相同的价格进行交易。我立即感到非常好奇，因为我正在卖空克鲁格尔的股票。



比期待的更悲惨

瑞典火柴大王伊瓦·克鲁格爾的主意既简单又聪明：中欧和东欧的国家需要资金，克鲁格爾愿意为他们筹集。作为回报，他要求这些国家承认他在火柴领域的垄断地位，因为这能确保他获得巨额利润。

可是克鲁格爾本身并不拥有巨额资金，比如德国所需要的资金。所以他的公司发行债券，并将得到的钱提供给需要资金的国家使用。这些债券的大部分在美国被认购。克鲁格爾并不是想赚借贷的利差，而只是想赚取火柴工厂的利润。这并不是什么新手段，这恰恰是16世纪福格家族的特长，以贷款来换取垄断地位。

福格家族给处于困境的王侯们提供资金，以此得到某种贸易特权或地下财富的开采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葡萄牙国王给了福格家族胡椒贸易的垄断权，西班牙国王则把自己的银矿和铜矿的开采权转让给了福格家族。克鲁格爾重拾起这套体系，并使其与时代相吻合。他在美国发行债券，为的是把那些资金引向中东欧国家。债务国主要是德国，然后是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波兰和几个南美国家。债权国是美国、荷兰、瑞士、英国和法国这些有资本实力的西方国家。

整个计划显得天衣无缝。如果债务国仍然有偿付能力的话，它是有可能实现的。显然不是伊瓦·克鲁格爾的不诚实导致了崩溃，而是对中欧不利的政治事件引发了这场灾难。克鲁格爾错误地判断了这些国家的金融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他是一个工程师和工业家，但不是一个有经验的银行家或投机家。否则，他就不会参与这样一项业务。但他既不拥有银行家的品质，又不拥有投机家的才能，所以一切以悲剧而告终。

某一天，德国、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其他债务国停止了利息和到期清偿额的支付。但如果发行的债券确实都被大众所接受的话，仅仅这些国家停止支付这个举动并不会导致克鲁格爾工业帝国的破产。在



这种情况下，债券所有者会失去或者部分失去他们的投入，而发行公司不会因为债务人的偿付能力而破产。

当苏联拒绝承认沙皇俄国的债券时，负责发行俄国固定利率有价证券的里昂信贷银行没有垮台，只是这些债券的所有人为此损失了他们的资金。当罗斯柴尔德银行负责发行的很大数量的外国债券被拖欠时，它也没有因此而倒闭。

但克鲁格尔既不像大的信贷机构那样拥有上千的营业窗口，也不像罗斯柴尔德那样具备崇高的声望。他不能把所有债券都推销出去，因此，这些债券的很大一部分都搁置在他自己那里。他把这些债券抵押给不同的银行，以取得短期贷款。然后他又将这些贷款给了中欧的国家。

对于一个综合观察金融交易每个细节的敏锐投机者来说，克鲁格尔事件是很清楚的。此外我还得知，通过一封秘密通函，官方经纪人协会的法律顾问要求，70个共同担保的协会成员限制用于担保贷款的克鲁格尔债券的数量。

当时，美国的经济危机已经达到了它的顶峰，在中欧也不存在政治局势改善的希望。因此也没人有兴趣将它的资金投资到克鲁格尔的债券上。我认为情况非常紧迫，因此毫不犹豫地用瑞典火柴做了看跌投机。行情已经有些下跌，但很显然，为了不至于威胁到他在银行和股市经纪人那里作为担保债券的贷款能力，克鲁格尔支撑着股价。在巴黎，瑞典银行为克鲁格尔工作着，在纽约是李·希金森银行。同时，他高度戒备的全权代理不断地买入债券以稳定价格。

很可能在某些银行存在着一种长期委托，无论如何都要保住5.25美元的价格，即使要求对债券进行一个很大的购进。我认为周六的大量卖出就是这个原因。在那天下午，当我参加完香榭丽舍大街的白里安国葬时，发现两小时之内数百万债券神秘地被抛向市场。我绞尽脑汁不得其解，是从哪里来的这些售出委托。我当然不知道离我几栋楼不远的维克多·艾曼纽三世大街，伊瓦·克鲁格尔的尸体正躺在他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自己的房间里。当那天下午的股市在华尔街开盘时，他已经死了。但那些代表克鲁格利利益的银行也不知情，否则他们就不会办理客户的购买委托了。伊瓦·克鲁格尔在周六上午 11 点自杀身亡。考虑到时差关系，这个消息有可能在股市开盘前就传到了纽约，但它在周六晚上很晚才公布。

有几个人知道这个秘密。一个是克鲁格尔的合伙人，他同时也是克鲁格尔最好的朋友，另外两个是他的私人秘书和女佣。女佣在打扫卫生时发现了这恐怖的一幕，但这两位女士却对此保持沉默。

克鲁格尔的合伙人巧妙地在警察长官行署达到了目的：不在晚上前公布这条自杀的消息。他甚至成功地使受感动的官员们相信，如过早公布就会发生一场应由他们负责的世界灾难。

毕竟，对曾经是荣誉军团高级军官的死者的声望要有一定的顾及。此外，由于白里安的国葬在周末，警察长官行署的人力也严重不足。天真地相信可以阻止历史车轮的官员们同意保守这个秘密。这是一个引起灾难的可笑举动，但这“生命攸关”的 12 小时的推迟到底有利于谁呢？历史的发展他们是肯定不能阻止了，只是一小撮还能把大量债券出售的投机者倒还能从中获利匪浅。

在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员中有一个是警察行署的高级官员，他邀请他女儿的未婚夫——美国记者麦克·维尔森吃中饭。“我告诉你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你肯定知道能够如何利用它，甚至从中获利。但你必须向我承诺，在晚上之前你不会告诉别人。你想象一下，今天早晨，瑞典的火柴大王伊瓦·克鲁格尔在他的寓所自杀了。”

年轻的小伙子发了誓。作为一名认真的新闻记者，他前往报纸的档案室收集了这位金融家的相关材料。然后他回到家中写了一篇长篇报道，在当天晚上通过海底电缆拍电报给了他的编辑部。

第二天早上，所有报纸都传播着这个轰动的消息。“金融家克鲁格尔自杀身亡！”当我打开晨报时大吃一惊，这个消息如同木锤重击了我。顿时，我明白了昨天的股票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波动。

一个卖空投机者的内心忏悔

我又赚钱了，但这次又是以一个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次的打击正好击中了我当时的投机心理，使得我的看跌投机索然无味。我总觉得自己对伊瓦·克鲁格尔之死负有责任，无论如何我在道德上是有某种缺陷的。我当时还不知道克鲁格尔的死会改变我的人生哲学，通过这次震惊的经历，我变成了不是通过他人痛苦来赚钱的看涨投机者。

在周一的上午，克鲁格尔的股票开始狂泻，几乎都无法挂牌标价了。我开始补购股票，很多家美国银行由于周六的大量购入而停止了它们的支付。

当我不像世界媒体那样把伊瓦·克鲁格尔看作骗子时，这次震惊对我的触动就更大了。他投资的基本构想是合理和正确的，他只是判断错了经济和政治状况并成了各种不利状况的牺牲品。当他的投机大厦将倾时，他试图到处去加固它，如同每个跌倒的人所做的那样。他不断让自己从一个解救办法转向另一个解救办法，而没有注意合法和不合法之间的分界线。当然，大众损失了几十亿财产，但对此不应该单单归咎于克鲁格尔的违法行为，中欧的政治事件和金融关系也要对此负责。我相信人们会同意减轻伊瓦·克鲁格尔的罪责。

第二天那个新闻记者又来到他的未婚妻那里。“哎，你利用我的消息获利了吗？”未婚妻的父亲问他。“是的，当然了，”年轻人回答道，“我们报纸的总编为了我的文章对我表示祝贺，多亏你的消息，我是第一个报道此事的人。”“哦，你就没有做点别的什么？！”

这个年轻人必须为他的纯朴付出高昂的代价。他不能与他的未婚妻携手走入婚姻的殿堂了，因为对于这个世界的生存竞争来说，他是不够冷酷的。其他人显然更好地利用了这个消息，也许是来自同一渠道的消息。纽约证券交易所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谁在周六大量卖出了克鲁格尔的股票，却没有发现任何踪迹。

克鲁格尔的悲剧从内心深处改变了我。它给了我一个更人性化的



自然视角，使我从悲观主义的邪恶暴躁中解放出来。我结束了自己所有的卖空业务，一夜之间，我从一个看跌投机者彻底地转变成了一个看涨投机者。

迈向新纪元

除了我内心基本看法的改变外，我的直觉还告诉我，也许这才是我的逻辑：全球的萧条已经超过了它的最低点。对此存在着无数的征兆。春天，随着罗斯福入主白宫以及新政的改革，美国开始了一个经济繁荣和股市上升的新纪元。

我想说我当时的人生机会是上天赋予的，我的人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同世界历史的发展相吻合的：我个人的发展发生了良好的转变，并且是在正确的时刻。从席卷我的这场风暴中，我作为一个新的生命脱胎换骨。与此同时，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也同样经历了一场更新。

美国挣脱了死亡的拥抱。总是有可能扼杀资本主义的危机被克服了，类似的灾难永远也不会再出现了。这是此类灾难的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

虽然我从这场使数百万人成为受害者的萧条中获利了，但对它的回味却是苦涩的。这次我终于理解了，通过经济繁荣来赚钱会更美好一些。现在我感受到对金钱的蔑视，因为对所有其他我之前轻视的财物我都重新给予了更高的评估，包括股票。我的运气是这些有价证券不仅在我眼里升值了，在股市里也升值了。在罗斯福新纪元出现了一个狂烈的股市上升热潮。这些事件对我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呢？我认识到了在生活中存在着其他的东西，尽管人们借助金钱可以轻易地得到这些东西，但它们却是金钱不可替代的。

这当然不会改变我还是整天绞尽脑汁地思考如何能够在股市中实施新的计谋，我在成功的投机交易中，对自己正确预见的证明与物质的利润同样感到高兴，对此人们谅解了我。此外我总是有这种印象：

第3章 孤独的狂欢

我生活态度的每次转变都会导致金融方面的成功。甚至我对音乐的爱也被证明是有益的。在做困难抉择的时候，它给了我很多内心的平静，鼓舞着我向自己的目标奋进。



陶醉在音乐中的投机者



作为一个投机者，我总是和音乐纠缠在一起。无论会面对什么样的后果，任何投机中的烦恼都不能影响我对音乐的享受。

为了音乐，不计后果

在我的人生中，音乐和金融总是纠缠在一起。音乐世界里的事件经常影响着我在股市的一言一行。《纽伦堡的名歌手》(Meistersinger)在我的投机活动中曾扮演过一个重要的角色。

那是 1937 年春天的巴黎。我特别高兴地期待着夜晚的来临，因为我有一张德国班底的《纽伦堡的名歌手》盛大演出门票，由富特·文格勒指挥。对于音乐爱好者来说，这是最美的歌剧。从儿童时代起，只要这部歌剧在我附近的地方演出，我就不曾错过。这也是我被放逐到一个岛上时会携带的音乐唱片。

但是，当时我期待的快乐正处于对一项股市交易的担忧的阴影之下。当时中日冲突不断升级，纽约股市的行情岌岌可危，一个令人忧虑的下跌趋势已经显现。道琼斯指数从 250 点逐渐下跌至 180 点。在这天，虽然几次接近关键的 180 点位，却始终没有穿破。根据道琼斯理论，如果 180 点的最后防线被突破，股价将会跌入谷底。股市图表解盘者肯定也是这么认为的。由于担心中日之间的战争爆发，一个持

续不断的行情下跌趋势开始出现。而我却拥有各种各样的美国股票，这些股票破坏了我对《纽伦堡的名歌手》的乐趣。我怎么能够脑袋里装着美国钢铁和通用汽车的股票，同时又沉醉于《纽伦堡的名歌手》的旋律呢？更衣时，我不断地思考：如果股市行情以及对金钱和利润的追逐妨碍我完全投身于艺术和音乐，那它们还有什么意义呢？对我来说，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卖掉我的股票，即使有一天股价会重新飙升。

在我驱车前往歌剧院之前，我打电话给我在巴黎的经纪人 J.S. 巴赫，让他在股市收盘前的几分钟抛掉我所有的股票。虽然这只是几分钟的事，但我却像换了个人一样前往歌剧院。没有了令人担忧的股市参与，我全身心地享受了我的歌剧之夜。此时，美国钢铁和通用汽车对我来说已经是另一个星球上远离我的东西了。

在后来的几天里，股市是稳定的。但在第四天，道琼斯指数从 180 点狂跌到 120 点。股市投机者和大众们的损失是惊人的。而我则“挣大钱”，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我的音乐热情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保护了我。就如同汉斯·萨克斯是一个制鞋匠，但同时也是一个诗人一样。对于我，人们可以说：“他是一个股市投机者，同时又是一个音乐家。”

“金钱稍纵即逝，而艺术是永恒的”



艺术商品的投机比其他普通商品的投机更具诱惑力，货币只是个符号，艺术才会经久流传。

“挣大钱”并过上了无忧无虑生活的还有巴黎的威尔顿斯坦王朝，但它是在完全不同的领域。当然它的成就不是归功于对某种需要敏锐听觉的艺术的热爱，而是某种需要一双敏锐眼睛的艺术。

巴黎威尔顿斯坦王朝的创始人内森·威尔顿斯坦是一个拥有敏锐眼光和商业嗅觉同时又头脑灵活的商人。今天，威尔顿斯坦王朝仍然统治着全世界的艺术品交易。

内森·威尔顿斯坦有一个基本的哲学思想，“购买时要勇敢，出售时要有耐心，时间无关紧要”。这个基本原则给他和他的后人（现在是第四代）带来了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一笔财富。它们用数字很难表达，因为人们无法用精确的账面值将绘画作品记入资产负债表。但通常根据拍卖时的价格，这笔财产值几十亿美元。

这个叫做“威尔顿斯坦基金会”的公司坐落在巴黎，拥有四个画廊。公司在这些画廊都有作品储藏室，分别位于纽约、伦敦、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东京。这些传奇的宝库拥有上千幅印象派艺术家的画作，500幅意大利原始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以及西班牙、德国和荷兰的作品。一个储藏室就拥有30件修拉（150件尚存的修

拉作品的20%)、50件塞尚、60件雷诺阿、60件莫奈、3件埃尔·格列柯、5件鲁本斯、3件提香，甚至还有1件达芬奇的作品，以及比一个大型博物馆还要多的伦勃朗的作品。一个储藏室竟能拥有3 000幅出自不同年代的一流绘画作品。真是难以置信！

威尔顿斯坦的传说

威尔顿斯坦王朝的传说始于1870年，当普鲁士军队占领阿尔萨斯的时候。内森·威尔顿斯坦迁居到法国。作为一名裁缝的伙计，他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他老板的一个熟人以200法郎的价格卖给了他一幅画。几年后，当人们发现这是一幅布歇的画作后，年轻的内森将它卖了2万法郎。这么大的差价勾起了人们的欲望，让人猜想绘画买卖中存在的机会。

内森很快就在拉菲特大道开设了一家小商店，离罗斯柴尔德银行仅几步之遥，但他不经营金融业务。开始时他卖衣料，后来则只买卖绘画作品。同用码尺丈量布料相比，绘画更符合他的品位。而他在投机上的成就，也证明了他确实有很好的品位。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威尔顿斯坦于1882年购买了一座18世纪的小宫殿，这里至今仍是威尔顿斯坦基金会的所在地。

在世纪交替时，内森成为巴黎五大画商之一。他的品位和洞察力发掘了一个当时还不是很流行的绘画派别：18世纪的法国大师华托、布歇和弗拉戈纳尔等。他觉得，这些绘画作品比荷兰人或佛兰德人阴沉风格的画作更适合法国的宫殿和法式的家具。这些画作后来更多地被新的暴发户、商人和银行家们所追求。这些人带着一假绅士派头，同时也购买人物肖像画，用来装饰他们的墙壁。虽然他们不说什么，但客人们都会相信这些高贵的先生和夫人是这个家庭的先祖。在1917年前，内森出售了很多画作给俄国的收藏家。有趣的是，在俄国革命之后，他又从苏维埃政府那里购买了大量的画作，当时的苏维埃





Kostolans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政府在西方出售了许多没收的大师作品。今天，苏维埃政府正致力于索回这些当时卖掉的作品，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因为，这些画作早已落户于各个大博物馆和收藏室。

“这是令人惊奇的和千载难逢的现象，”他的孙子丹尼尔·威尔顿斯坦解释道，“在这个世界上，买家越来越多，但他们寻找的商品，也就是绘画作品，100年以来却没有什么变化。”1900年时，全世界有2000家博物馆，现在博物馆的数量是4万家。绘画作品一旦挂在了博物馆里，就永久地失去了买卖交易的可能。出于税收方面的原因，美国收藏家把他们收藏的作品捐献给了博物馆，然后他们的下一代开始新的收藏。

商品变得越来越少，但在威尔顿斯坦家却不是。内森的哲学被证明是正确的：出售时要有耐心。可是，威尔顿斯坦家族也没有死死抓住画作不放。他们家族的原则是：“一个商人不可以是一个收藏家。”收藏家热爱他的商品，并且不再愿意与其分开。但如果你不卖就不可能有利润，没有利润的话货仓就不能扩大。

当人们问内森的儿子乔治·威尔顿斯坦，为什么他要保留这么大的库存时，他的回答简单却符合逻辑：“一个鞋店不也有所有的颜色、款式和类型的鞋子吗？”今天，威尔顿斯坦公司真正拥有了符合各种口味的商品，有适合博物馆、收藏家的，也有适合投资者的。如果某个百万富翁突然想成为收藏家，他只需要求助于威尔顿斯坦。在半小时之内，威尔顿斯坦就能给他变魔术似地展现出一个国际级私人博物馆。当代最伟大的艺术史学家伯纳德·贝伦森曾这样说过：“乔治·威尔顿斯坦是最后一个真正的画商，在他之后的都只是经纪人。”

这个无与伦比的作品库藏是公司最大的长处。这个投机成就的秘密就是3个因素的结合：

1. 威尔顿斯坦家族不可或缺的品位和他们的嗅觉，对绘画质量的判断以及文件的整理。

2. 国际化的组织。通讯记者、代理人和间谍从全世界搜集消息，如哪里有一幅画也许会出现市场上。

3. 巨大的现金流。为了获得想要的画作，威尔顿斯坦先生会把1 000万到2 000万马克的现金放到桌子上。

最重要的是品位和判断。人们购买的不是一个名字而是艺术品，也就是说是一幅漂亮的画作，事后人们会进行调查，这到底是谁的作品。为此，需要一个专门的出色文档整理。几分钟内他们就能确定这是谁的画作，是否有很多样本存在，之前经过了谁的手等。

为了能果断而迅速地购买，必须要有现金，因为威尔顿斯坦家族的竞争对手不是其他的卖家，而是买家。特别是那些已经听到风声，知道威尔顿斯坦家族对这幅画有兴趣的交易商。“乔治认为这幅画怎么样？”这是大大小小的交易商经常提出的问题。因为乔治愿意要的画他们也想要。这些交易商与其说是用眼睛，不如说更多的是靠耳朵来进行购买。乔治有一双这样的眼睛，这得感谢他的父亲。从7岁起，他父亲就每天拖着他去各个博物馆和展览会，不断问他：“这幅画好看吗？”作为儿子的乔治就是这样成长的。内森没有学过艺术史，他的嗅觉就是他的一切。他的后人乔治、丹尼尔和丹尼尔的儿子们则不同，抛开他们从幼年起通过培养得到的判断力不说，他们每人都是艺术史方面非常博学的专家。作为专家，丹尼尔·威尔顿斯坦甚至是艺术研究院的成员，这对一个“交易商”来说是一种殊荣。

出售作品就要找到客户，这对于威尔顿斯坦来说不成问题。如果为一幅画开出了威尔顿斯坦的发票，那意味着两点：这幅画在各个方面都是没有瑕疵的，并且还符合威尔顿斯坦式的品位。威尔顿斯坦不会买卖他们自己不喜欢的画作，因为按照丹尼尔的说法，威尔顿斯坦虽然是个商人，但首先是个专家。有一天丹尼尔卖掉了250幅毕加索的画，因为它们不再符合他的品位。尽管威尔顿斯坦画廊从1914年到1930年与毕加索有合同关系，而且毕加索还是威尔顿斯坦家族很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亲密的朋友，他曾为他们中的好几人画过肖像。但威尔顿斯坦家族认为抽象派的作品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也没有兴趣拥有它。当人们向乔治·威尔顿斯坦展示绘画时，从他的嘴唇里冒出来的经常是“没兴趣”这三个字。但同样，乔治·威尔顿斯坦也经常对他的采购代理说：“你可以开价到 100 万。”有时候，他会为了得到一幅画而不惜一切代价。

收藏家的“动物园”

丹尼尔曾微笑着跟我讲述这么一个典型的威尔顿斯坦家族的故事：“那是 20 世纪 40 年代初我们住在纽约的时候。一个来自亚琛的德国夫人赫尔施兰特女士，她来自一个著名的银行家家族，当时也住在纽约。有一天，她给我父亲打电话，问他是否对一幅凡高的画《白玫瑰》感兴趣。她开价 10 万美元。‘有兴趣，我立即派我的儿子过来看看这幅画’，我父亲回答道。我父亲嘱咐我，如果我认为这幅画漂亮的话，就立即购买并付款。”

丹尼尔很喜欢这幅画，但这件事遇到了点小小的麻烦。赫尔施兰特女士之前已经给了加利福尼亚的百万富翁阿尔伯特·拉斯卡这幅画的优先购买权，但距离这个优先购买权过期还有 3 天的时间。赫尔施兰特女士打电话给拉斯卡，告诉他威尔顿斯坦也对这幅画感兴趣，请他现在就告诉她是否会使用他的优先购买权。拉斯卡回答说他对这幅画不感兴趣了，赫尔施兰特女士可以放心地将此画卖给威尔顿斯坦画廊。丹尼尔把支票放在桌子上，把《白玫瑰》夹在腋下，将这幅画带回了家族的画廊。第二天，拉斯卡从加利福尼亚给威尔顿斯坦打电话说，他想买下这幅画。威尔顿斯坦感到困惑，抱歉地说没有中间利润他是不会卖这幅画的。他开价 13 万美元，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回答是“好的”。这事引起了威尔顿斯坦的好奇，拉斯卡买这幅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然而，他很快就从他的顾客那里得到了答案。拉斯卡说：“我宁可为这幅画多付 3 万美元，因为它能得到你的保证。”这幅凡高的

画在几年后就升值到了 600 万美元，这种事比比皆是。当一幅画从威尔顿斯坦过户后，它就增值了 30%，甚至 100% 到 200%。因为金钱稍纵即逝，而艺术是永恒的。

他们是绘画交易商的国王，也是国王的绘画交易商。所以毫不奇怪，威尔顿斯坦画廊想要出售作品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他们的主要顾客是博物馆、基金会、百万富翁、银行，甚至工会。是的，还有工会！比如，大家都知道，在当今的绘画市场上，英国铁路工人的养老基金是最大的买主之一。它每年都要购买价值约 1 500 万美元的一流画作作为投资。有许多奇特的身影在这个收藏家动物园里晃动。在几年前，“10 美分折扣店百万富翁”克瑞斯先生是当时最大的收藏家之一。他认为，绘画作品的交易就如同杂物或者衬衣的交易一样。他总喜欢批发购买：一次性购买 20 或 30 件画作以便得到折扣。

当今最大的收藏家，很可能也是威尔顿斯坦最大的客户——美国食品和化妆品百万富翁诺顿·西蒙。威尔顿斯坦估计，15 年以来西蒙购买了 2 亿马克的绘画作品。人们最好把威尔顿斯坦家族在绘画市场的意义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金融界的意义相比较。今天，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而威尔顿斯坦家族仍然在艺术品市场占据着绝对统治性地位。在两个家族中，传统也起着一个很大的作用。客户们想知道谁将是公司的继承人，他们将从谁的手中花几百万购买一件如此微妙的艺术品。此外，还有一个现象：这两个家族的一个共同爱好就是马匹。威尔顿斯坦家族马厩的颜色是大赛马场最流行的颜色。现在威尔顿斯坦的马厩有 150 匹一流马匹在训练，另有 150 匹大有潜质的马匹在成长。1975 年，他们获得了 4 个最高奖项，包括凯旋门大奖和戴安娜大奖，这个成绩在赛马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所以，丹尼尔·威尔顿斯坦是一个很好的骑手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

此外，几代以来威尔顿斯坦家族积累了一个庞大的古董家具收藏。两年前，他们把这些家具以 7 000 万马克的价格全部卖给了沙特百万富翁阿克朗·叶赫。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股市和激情

投机者的一生就像一场赌博，他们把自己所有的身家都押在了上面。也许他们会偶尔看看周围的风景，甚至鬼迷心窍地为一个人而痴狂，但最终都会回到投机的路上。

短暂的爱



对于投机者而言，投机就是生命。唯利是图的投机者不会让其他的事物占据他们的生活，即使有，也只是暂时的。

在我人生初期，就已经把金钱这尊神从它的神坛上请了下来。但我的同事、投机者、经纪人和其他人可不是这样。

有那么一个让我经常想起的人，从他的行为方式来说，他是那种相当不寻常的同股市完全融为一体的人。与任何可形容的角色相比，投机最适合他的形象。他住在维也纳，他的隐居生活是被电传打字机、各种各样的年鉴、全世界股市行情的纸条以及堆积在他办公室的各种金融杂志填满的。只有当他赚钱的时候，这种隐居生活才会变得明朗起来。

对他来说，存在的只有墙上的图表以及他自己头脑中的数字，一切其他的东西都是无关紧要的，他的时间安排也是由股市决定的。带着呆滞的目光，他大踏步地走过街道，毫不在意四周的东西。他不看橱窗里的皮草大衣，不看珠宝店里的钻石项链，也不看度假海报上的漂亮姑娘。他如同一匹赛马一样戴着眼罩。在他前面只有一样东西：股市。打雷下雨也好，阳光明媚也好，对他来说只有一种天气是重要的，那就是股市的天气。他跑步去证券交易所，为的是在开市的第一声钟声响起前到达那里。而股市闭市的钟声对他来说仿佛就是一记丧钟。

幸运的是，他回到家后还能够继续他的那份享受。他在办公室通过电传机和电话同世界各地建立联系。股票、债券、外汇和原料就是他生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认为自己很幸福。

如同人们所说的那样，他狂热地着魔于投机。所有事物都同股市相联系，所有事物都会影响到股市。当他剃须的时候，他想到“吉列”；当他用打字机打字时，他想到“雷明顿”；当他订一份冷饮时，则想到“可口可乐”。日常生活中的每一种产品对他来说同时又是一种股票：他衬衣的棉花、他领带的丝绸、他咖啡里的糖等，所有原料都可以用来投机。对于春天，他只知道“巴黎春天”的股价，对于蒙特卡洛，他只认识“摩纳哥海滨浴场公司”的股票。

有一天早晨，他比平常更匆忙地来到证券交易所。收音机刚刚播出了一则关于一家公司的不利消息，而他对这家公司做了看跌的投机。他感到很高兴，不是为了获得的盈利，而是一种心情上的满足。四个台阶一步地匆匆登上交易所的阶梯，他的耳边已经响起行情下跌的旋律。他没有受过训练来欣赏莫扎特或者巴赫，但他能够准确地区分行情上涨的大调和行情下跌的小调。

股市中的蒙娜丽莎

“这过道上的梯子是做什么的？我可不愿意挑战命运，从它的底下走过去。这会坏了我大事的。”

他突然一惊，如同胸口挨了一拳。在梯子顶部，一个金发女郎正冲他微笑。他站在那里看着她，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这真是胡闹，我要疯了。”他想，“她不是冲我微笑吧？”然后他消失在交易大厅。但这个微笑一直萦绕在他心头。他几乎看不到对他来说极好的行情价格，他的手微微颤抖着。他听不到同事们的祝贺声，那个奇怪的微笑还总在那里，他觉得在他四周始终能看到它。最后，股市的钟声第二次响起，但他的脑子里还是想着女郎的事情。在往外走的时候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他还会看到那金发女郎吗？没有，她不在那里。连梯子也不在那里……好像是他梦到了这一切。在街上，他走得比平常稍稍慢了点，仿佛所有东西都有了意义。在橱窗里的模特中，他看到了金发女郎。一串钻石项链映照着一个灿烂的微笑，年轻的姑娘微笑着邀请他去旅行。

回到家后电话铃响了，但他不去接听。电传机发出啪嗒啪嗒的打字声，他懒得动弹去查看。这个晚上只有很少的电报从他的办公室发出，对于收到的电报，他根本懒得打开。他不再关心国外股市的收盘。纽约、芝加哥、布宜诺斯艾利斯对他来说已不存在。当夜晚来临时他无法入睡。他的人生经历在他眼前一幕幕地闪过，没有微笑的空虚岁月，充满冒险，但只是无人相伴的投机冒险。直到第二天早晨他做了结算，并沉醉于一个荒唐的念想，他一定会重新见到那位金发女郎，然后一切都会彻底改变。时间仿佛停滞了一样，他极其不耐烦地等待着交易所的开市。

可那位年轻姑娘却不在那里，他感到很失望。他的同事们觉察到，在他作为股市投机者的人生中，这好像是他第一次思考不是股市行情的事情。收市的钟声一响，他就精神涣散地离开了。

哦，她在那里，在她作为交易监督人的父亲的包厢里！通过敞开的窗户，他看见姑娘正在镜前梳理她长长的金发。突然，他们的目光交织在一起，仿佛碰撞出火花，他好像对她说：“等着我！”她的回答是：“好的！”

在回家的路上，他经历了一场真正戏剧性的感悟。到家时，他已作出了一个决定。他立即着手安排。这才是生活，近在咫尺，他终于想要抓住它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发送了许多电报，交付委托，但这次不是为了导入新的投机交易。与此相反，他解除了他所有要履行的责任，他填补了他卖空的股票，卖出了他买空的交易。在一周之内，他清算了他所有的业务。然后他到国外去旅行，拜访他的业务伙伴、清算他的账户、收回款项、解除业务，并最终关闭了这些账户。

在旅行的最后一天，他彻底清算了他的所有账户，并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取了回程的车票。现在，真正的生活将要开始了，他将把他的钱存入银行，再也不想股市的事了。他还要再去一次交易所，但只是为了待在交易监督人那里。他想抓住那姑娘的手，带着她离开，然后像童话里所说的那样，和她“幸福地永远生活在一起”。他正憧憬着未来……“我终于找到你了！这个星期我到处打电话找你！”

这是他的一个老朋友，是一个经纪人和股市投机者。他们正好坐在一辆车上。

“你想象一下，”那人继续说道，“我发现了一项世纪投机，一种非同寻常的东西。”“我对此不再感兴趣，我离开股市了。”

“你疯了，这可不是个好玩笑。我们不能丧失时间了。你听着，这是涉及……”

“这没有什么意义。我不是刚刚说过了嘛，我放弃了。投机交易我受够了。”

“但你听我说，你很快就会看到……”

他试图表示抗议，但他的朋友已经滔滔不绝地开讲了。

“我们必须购买皮革，纽约交易所的生皮革。这是一个极有把握的建议。尽管行情已经上涨了，但它还会涨，会大涨。俄国人购买所有他们能够得到的皮革，他们攫取所有的皮革。在全世界的市场上，在阿根廷，在加拿大，人们都能碰上他们的代理人。他们造成了商品的短缺。在德国的鞋厂由于皮革短缺已经不得不停工了。”这个经纪人激动地劝说着。他属于那种会为一个点子而激动的人，充分利用这个点子，并把自己的激情传递给别人。

“你要知道，”他继续说道，“皮革的价格变化同其他产品是没有关系的。皮革是副产品。人们不是为了皮革而宰杀公牛，而是为了牛肉。如果一种原材料的价格上升，在通常情况下也会刺激它的生产。比如说紫铜，当几年前紫铜价格上涨时，人们就会重新开采已经长时间闲置的铜矿。同样的是生胶，以及不久前威士忌的情况。谁知道，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现在是否正在镍的生产方面出现类似的苗头呢。

“但在皮革方面是完全不同的。它的价格可以无限制地上升，因为只要肉的需求不变，屠宰场就不会增加宰杀的数量。但目前对公牛肉的需求却没有在增加，甚至在减少。人们更多是吃小牛犊的肉。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吃猪肉、鱼类和禽类，而素食者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所以你会发现，对于皮革生产来说不会存在大幅增长的前景。

“那在事物的另一方面情况又是怎么样呢？是一个无法估量的上升需求。俄国人成吨地出口他们产自堪察加半岛的鱼子酱和龙虾，他们拿赚取的外汇做什么？他们用这些外汇购买能够得到的所有皮革。

“你可以用一个士兵做例子。他的靴子、皮鞋、皮带和弹药包，所有一切都是用皮革制成的，靴子还包括夏天的靴子和冬天的靴子。你想象一下，全世界有多少士兵呢？有多少军队需要从头到脚进行装备呢？有多少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还没有鞋子穿呢？还有 8.5 亿的中国人呢？

“现在你总不会还说我没有道理吧！”从地理到政治，如雨点般接连不断的论据，一切都是为了论证一个观点：必须购买皮革。

“亲爱的朋友，在目前这种紧张的国际局势下，必须投机于皮革。一旦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闻到了火药味，就会需要皮革。”

“我不想对此争论什么，你说得有道理。但是，我再重复一遍，我从投机交易中抽身而退了。”

“好吧，我不想逼迫你，但，如果你改变想法的话可以随时告诉我，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两人谈话后分手告别。我的朋友在他的卧铺包厢度过了艰难的一夜。直到东方破晓，他仍然辗转难眠，他梦见了靴子、中国公牛和刚刚开始发展的素食主义，梦见了弹药、杀鸡的屠宰场和俄国的靴底，最后，他又看到了在梯子上的金发女郎。

“现在必须买猪肚肉！”

当他旅行结束匆匆回到家时，家中景象看起来完全不同于以往了。不再有墙上的统计图表，不再有行情纸条和电传机，所有这一切都在旅行前就被送走了。在他剃须时，他不再想着“吉列”股票；在他穿衣时，不再盘算棉花的行情；在他打领带时，也不再考虑丝绸的报价。第一次，他在镜子中看到了真正的自我，有些皱纹，显得很疲惫。他开始考虑问题，并同镜子中的自己进行对话。

“你疯了，你不能一天之内就抛弃一切。一个人不可能这么容易脱胎换骨，褪一层皮可不像脱掉一件衬衣那么容易。”

不自觉地，他习惯性地走到电话那里，拨通了他经纪人的号码。“请你为我在纽约股市购买所有期限的X份皮革合约。”

这个委托太巨大了，达到了他资金的极限。他必须把他在银行的所有金额都作为保证金交付。

于是，他静静地坐在他的写字台旁，重新着手起他的业务。电报又开始发出，电传机又重新被安装好并突突地发声工作。然后为了他的皮革合约，他又重新踏上了每天去交易所的路。他感到很幸运自己没有错过这次机会，并已经开始盘算他未来的盈利。他不再向监督人包厢的方向张望。他又开始感到担忧。他再次变成了早上第一个到、晚上最后一个走的人，总是待在交易大厅角落里的固定位置。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邀请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赫鲁晓夫做穿越美国的旅行。这是一场重大缓和的开端，和平共处和裁减军备被摆上了议事日程。人们试图忘记鞭子和弹药包，皮革的价格下跌了。

我的朋友失去了他投入的资金，而这些都是他的全部财产。就这样，友好的世界性事件惩罚了这个未完成爱情童话的主人公。

我也从中遭受了一些损失。我也同样没能顶住“毫无瑕疵”的推理以及成就的诱惑。但我没有受到什么惩罚，因为我比他更早买进了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皮革。很多其他的世纪投机也是这样以失败而告终的。

剩下的只有耐心等待，看看下一个世纪投机是什么，我当时这么想道。

在我写完这个故事后，我把它读给我的朋友，即故事的主人公听。他仔细地听着，点头同意，不动声色，最后意味深长地说道：“很有意思，安德烈，但我想跟你说：现在必须买进猪肚肉！”



街头滑稽剧和它的拐角



两个被冲昏头脑的投机者为一个女人上演了一场闹剧。最后闹剧收场了，投机者也破产了，只有那条项链还在风中飘散。

布达佩斯也经历了一场危机，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但对于布达佩斯的股市来说却是一段独特的历史。可能是因为它演绎了栩栩如生的场景，也可能是因为投机总是伴随着幽默。

“匈牙利色拉米香肠有限公司”生产很有名的香肠，它是意大利米兰色拉米香肠的竞争产品，直到今天，它在匈牙利出口中仍然占有很高的地位。业务繁荣发展，人们开始热心地购买这个公司的股票，直到股价从 50 克朗上升到 300 克朗。一批认为股价已经高得可笑的投机者组成了一个卖空的辛迪加。他们坚信，上升的股价很快会发生转变。尽管它有不容置疑的好质量，它也不值这么高的一个股票价格。这是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想法。但在股市， 2×2 不等于 4。

她是迷人和卖弄风情的……

不久，出于同逻辑毫无关系的原因，行情下跌了。因为这场聪明投机活动的几个精神领袖都卷入了一场名副其实的街头滑稽剧中。

故事的女主角是迷人和卖弄风情的。她的丈夫是布达佩斯一个有



Kostolansy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名的银行家，也是一个富有经验的股市投机者。

她的情人也是一位激情的投机者，非常偶然地，他恰巧是那个期待色拉米香肠股票下跌的辛迪加领导人。

她特别想得到一条华美的项链。几个月以来，她的目光流连于这条陈列在一家大珠宝店的项链，这是一家坐落在布达佩斯最昂贵的商业街的大珠宝店。她的情人很愿意送她这条项链，但她该如何向她的丈夫解释这条项链的来由呢？他们两人决定使用一个计谋。

在她请求丈夫送她这条梦寐以求的项链之前，她秘密地去这个珠宝店，为这个绝妙的计划做准备工作。

她的情人将支付这条项链 $\frac{3}{4}$ 的价格，这已经是一笔很大的金额了。然后这件饰品将重新被送回橱窗，等待第二个买主，也就是她的丈夫，对他来说，适用的价格仅为原价的 $\frac{1}{4}$ ，一个相对来说不大的数目。面对这么一个捡便宜货的机会，他的丈夫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为他太太买下这条项链。

她向丈夫暗示她将要到来的生日，以及在珠宝商那里的这个机会。

她丈夫觉得这一切都有点滑稽。

“这么便宜的一条项链，我可不喜欢滞销品。以降低的价格给你买生日礼物，这可不是我的风格！”

尽管如此，他还是去了珠宝商那里，他觉得那条项链不但非常符合他的品位，而且价格也十分公道。他支付了现金，把项链装在兜里，心满意足地离开了。珠宝商立即打电话给他的女顾客：“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几天过去了，她的丈夫独自高兴地哼唱着。她却等待着一直没有得到的那条项链。最后，她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了，她开始通过自己的渠道进行了一个小小的调查。原来这条项链并没有离开这座城市，只是戴在了另外一位夫人的脖子上：一位钟情于那位和蔼丈夫的、布达佩斯最漂亮的歌剧名伶。

胜利的喜悦：在风中飘散！

这个故事传播开来，整座城市的人都在嘲笑此事。但事情并未结束：丈夫决定惩罚他不忠的妻子，他由于愤怒变得情绪恶劣。他必须杀死他的情敌，为自己报仇雪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选择了比决斗用的剑或手枪更为保险的武器。他要用股市的计谋惩罚他们。他对手的唯一致命弱点是“色拉米香肠”，后者巨额投机于这只股票的卖空交易。这种针对卖空投机经常被使用的策略称为“买断”。

在期货交易中，买空的人购买但不立即接受交货。卖空的人卖出但不立即供货。如果买空的人成功地以期货方式购买比实际更多的股票，那么卖空的人就会被逼得喘不过气来，因为他们没有及时地意识到，他们已经卖出了比实际更多的股票。到期货交割日，他们无法供货，只能在牟取暴利、强迫他们接受价格的买空者那里购买所缺的股票。这就是“买断”。

受骗的丈夫聚积了一切可以买到的“色拉米香肠”股票。股票价格从300上升到了1000，然后到了2000，最后到了3000，并且还在上涨。当没有资金购买股票时，他就去德国他的资金供应者那里谋求新的资本，以便继续他的购买活动。

到期货交割日，卖空的人不得不屈服于他对手的手段，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然而丈夫的喜悦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他和他的银行也遭受了更大的损失，因为他们犯了不够谨慎小心的错误。为了一个简单的“象征性惩罚”，他们支付巨额资金购买股票，而这种股票不值它价格的1/10。当他们无法重新将无人想要的、巨量“色拉米香肠”股票抛掉时，不得不关闭了他们的银行。而那位第三者由于遭受巨大损失自然也陷入了困境。

这个故事说明了，在同一个交易中，买空和卖空的投机者可能遭受同样的命运：破产！

过去几十年的各种重大事件把我们故事的主人公们分散到了世界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各地。珠宝商在纽约麦迪逊大道的商店里继续卖他的项链。我 20 年前在圣保罗碰见过那位慷慨的情人，当时他还是在做投机生意。由于自己的过错而破产的银行家在巴黎自杀了，他的夫人在意大利去世了。那位歌剧名伶也许还生活在好莱坞，她失声了。项链呢？在风中飘散了！

男人“冲锋陷阵”，女人“坐享其成”



股市是男人们的战场，男人们冲锋陷阵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战利品，而女人们总是乐于享受这些战利品。

坐享“战利品”的女人们

在投机交易中，女性并不总是如上一章的故事所说的那样扮演一个讨厌的角色。有时她们也可以在旁边帮助她们的丈夫或朋友。

什么是女性必须知道的股市知识？这是我经常被夫人们问到的问题。股市是男人们的战场。但正因为这样，女性们应该更多地了解在股市中从事交易的男人们。男人们从股市获利，女人们享受这个获利。

股市的投机者花钱往往比较轻率，因为在股市中挣钱有时比较容易，容易得让人有乐趣用纸币来点香烟。如果运气眷顾某个人让他赚了钱，他不会想到，这么容易挣来的钱通常只是借来的钱。因为在下一个骤变时，所有的钱常常是要被重新支付回去的。

因为我们是骑士，所以股市投机者总是乐意为人花费轻易获得的大部分金钱。如果一切顺利，股价上升，我们从普遍的行情上涨中获利，女人们则皆大欢喜。但如果命运之轮转向了，股市行情下滑，股价下跌，那么首先受苦的也是女人们。



Kostolans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那么到底什么是行情上涨或下跌呢？当一位老朋友儿子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对此给了一个最好的答复：“我的宝贝儿子，行情上涨就是香槟酒、鱼子酱、汽车和漂亮女人，行情下跌呢，就是一杯啤酒、一点香肠、有轨电车和你的妈妈。”我想，从未有国民经济学的教授对行情上涨和下跌、经济景气 and 危机给过这么富有特色的定义。

股市中的运气就如同风向标随时都会转向，即使是最聪明的投机者也不会总是知道，它什么时候将发生转变。女性能意识到这一点是有好处的。因为男人们的情绪总是随着股价而变化。因此在歉收的时候，女性们必须耐心地等待，丰收的年份肯定会重新到来。

女性们的态度对于一个股市投机者来说是异常重要的。有多少投机者失去了他们的理智，并因此失去了他们的金钱，只是因为他们的女人在困难的时候没有给予充分谅解。是的，做一个投机者的夫人或情人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股市决定着日常情绪。度假、新车和皮草大衣经常就化为了乌有，只是因为股价没有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上升或下跌。

轻松赢得男人心

但还有其他原因，使得与一个股市投机者共同生活并非易事。一个富有激情的投机者以股市为生，他只梦到股市，只谈论股市。如果女性们能饶有兴趣地倾听，或在他的伙伴谈论关于股价、分红和业务的闲话时，很有兴趣，那她们肯定能为自己一生赢得一个男人。

尽管也有这样的男人，他们在一天繁忙的工作后，愿意心不在焉地听他们的夫人轻松闲聊。但股市投机者不是这样。他们更愿意去论证、讨论和说服，好像在他们面前的不是他们的夫人，而是一个客户。所以一个聪明的女性应该提早知道，他的先生投机于什么股票。如果

他能在桌子上发现他作为股东参与其中的那种奶酪品种或者饮料，他会感到高兴的。但如果他的夫人把一个品牌放到他面前，而那正好是他投机失败的产品，他很容易就会失去胃口。他购买宝马还是奔驰，完全取决于他是哪个公司的股东。一辆大众轿车有失一个股市投机者的身份，除非他大量地投机于这只股票。

但股市投机者的夫人或女朋友也是一个广告标志。人们能从他的女人的首饰和香水中读出，他是否在股市中赚钱了。一个戴着华丽首饰、富有魅力的高贵女人，可以提高她丈夫或朋友在他的客户、同事或者银行家那里的信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她是她男人成就的化身。

当然，女性绝不仅仅扮演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有时候，男人也需要女性的直觉。如果没有绝妙的灵感，整个金融学和技术知识又有什么用呢？而在做重大决定时，灵感往往来自于亲爱的夫人！

股市的“英雄”



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是因为他们总是能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当然结果不一定是好的，股市的“英雄”更是如此。

股市的英雄并不总是金融家和银行家，也有可能是国王和政治家。有时他们自信获得了众神的秘密，但总是忘记无法预计的因素，以致绝对有把握的计谋经常受挫于不可预估的因素。

一位政府首脑令人恼怒的冒险事件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他相信自己肯定能投机成功，但却以失败而告终。迄今为止，只有我知道这段历史。因此，其他的人只能尝试着猜出行动的地点和它的表演者。我想这是相当容易的事。

欲壑难填的总理

这件事发生在 19 世纪 50 年代的一个欧洲国家。那里充斥的各种金融和政治的困难是政局不稳定的后果。一位来自该国一个大家族的政府总理接管了权力。一批蓬勃发展的家族企业处于他的领导之下，这些企业不但业绩良好而且资金雄厚。

也许是出于民族的利益，也许是为了他的个人业务能够从中受益，这位总理希望本国货币贬值，并秘密地为此做着各种努力。货币有可

能贬值的谣言一直在流传，尽管实际局势根本没有要求或给予充足的理由来实施这么一项措施。消息灵通的人士当然相信政府的意图，并且他们也没有完全搞错。也许这位政府首脑希望货币贬值，因为他完全投机于看跌本国货币，并且是通过一个将他的全部家族企业卷入其中的绝妙组合。

这位总理的一个家族企业出口大量的产品到墨西哥，墨西哥人已经用比索循环汇票支付了货价，也就是说是以一种完全稳定的货币。出口企业当然会把这些汇票拿到他们的发币银行贴现为本国货币。所以相对于自己的发币银行，这家公司拥有一个墨西哥比索的债权和一个本币的债务。

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位总理和他的公司对本币贬值感兴趣，尤其是对这笔生意涉及的金额。到此为止，一切都很正常。这时出现了一个障碍，正是这个障碍导致了整个华丽投机建筑的倒塌。财政部长的紧急否决阻碍了货币的贬值，紧接着又出现了更戏剧性的事情。在事先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墨西哥政府在复活节前的星期六突然宣布比索贬值 35%。对于这位总理和他的家族来说，比索的债权按同样比例缩小了，但本币的债务却没有变化。这个需要填补的漏洞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曾被视为不会枯竭的家族储备全部消失其中。谁能想到这些呢？一位总理为了赚取利润，看跌自己国家的货币，希望本国货币贬值，这可不是平常的现象。这个故事是如此令人惊讶，以至于人们对它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我也不相信会有很多人知道此事。通过奇怪地同时发生的各种事件以及所泄露的消息，我得到了相关细节，其余的我能够基于我的专业知识进行推论。

几年前，我遇见了上文提到的财政部长，他回忆起当时的财政政策。他向我确认，当时他的政府首脑确实是想让货币贬值的，但他作为财政部长行使了否决权，因为当时根本不存在什么客观的理由让货币贬值。对于他的政府首脑的不幸投机交易，我就不想进一步深究了。

政治和股市总是纠缠在一起的。所以，那些知道政治秘密的人会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试图利用这些秘密来获利也就不奇怪了。如今在华盛顿，就有数以百计的“联络人”。他们的公司支付高价，让他们从某个部委或其他国家机构获取信息。在华盛顿的各个沙龙里，在社交界的重大场合，数以百计的股市投机者们竖耳细听，为的是截获某位高官哪怕最细小的话语。第二天早晨，他们就会跑步去最近的交易办公室，把得到的建议付诸实施。市面上充斥着大量这类流言蜚语和饶舌的信息，可绝大部分都是误导大众的。

当人们想挣钱时，任何计谋都会是好的。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人们去赚钱。有什么看起来比投机更简单呢？特别是只需轻轻地掘一下指头便可改变命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货币操纵、贸易协定、各种类型的豁免、国内或国际的决议、沙龙的间谍活动、爱情浪漫史等。是的，如果需要的话，甚至爆发武装冲突。

捡金币的国王

投机交易甚至可以从战争中获利，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但又有谁能够想象，一次投机活动可能会导致一场战争呢？

巴尔干曾上演了这样一段历史。这是一个多民族、多王国和多宗教的混合体，这里的一切必须并存共处。最后，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土耳其，4个巴尔干国家结成了同盟。一个军事协定联合了希腊、塞尔维亚、黑山和保加利亚共同抗击奥斯曼帝国。1912年的春天，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黑山，这个位于亚得里亚海边、面积只相当于德国一个行政区的小小王国，由一个君主统治着，对于这位君主来说，投机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他的国库总是空的。这位国王就是尼基塔（Nikita）。

为了给自己的小小开支挣点零花钱，他使用了一种不算高雅但至少还算巧妙的办法。当时，国与国之间存在着邮政清算协议。国际间的邮政汇款都是在12个月内记账，然后在年终一次性结算。尼基塔

给他在世界各地的代理人寄去了黑山的邮政汇款。国外的邮局支付了标明的金额，并计入黑山王国的应付款。尼基塔国王的代理人则收到了钱。然而，当后来账单寄到当时黑山的首都采廷耶（Cetinje）邮局时，国王让他的邮政部长宣称，他无力支付，请求延期清偿。他的诡计成功了，甚至连严厉的弗里茨·约瑟夫皇帝也不得不慷慨一回，把这位陷入困境、处于沙皇保护之下的盟友的欠账一笔勾销。

在我的青年时代，流传着很多关于尼基塔轶事。其中有一个故事让当时的我深思不已。一个著名的美国百万富翁到巴尔干旅游，也来到了黑山。尼基塔国王设宴款待了他。宴会后，国王和他的客人来到王宫的阳台上，向聚集在王宫前小广场的人们致意。他们站在阳台上，接受大众的欢呼，这位美国人为这一场景所感动，于是从口袋里掏出金币撒向群众。他对这场表演非常满意，于是转向国王希望能得到一个肯定的微笑。他看看四周，但国王却从阳台上消失了。几番寻找之后，他在人群中发现了尼基塔，并看到他正兴高采烈地在那里捡着金币。我们很难判断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这个小小的故事至少很好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为了支付巨大开支，国王开始运用其他的伎俩。他在股市投机。他向他的银行家们、在维也纳的莱茨兄弟以及在巴黎的罗森·贝格提供关于巴尔干政治秘密的消息，以便同他们一起通过这些政治事件影响世界股市并从中牟利。

1912年9月的一个早晨，尼基塔国王的儿子兼特使达尼罗王子走入莱茨兄弟的银行大楼，他是弗兰茨·雷哈尔笔下的维也纳轻歌剧《风流寡妇》（*Die lustige Witwe*）中主人公的原型。他传递了一条非常紧急的消息。在同一个早晨，另一位特使把同样的消息带给了在巴黎的银行家罗森·贝格。

“请你卖掉所有的股票，并且还要卖空，”国王这样写道，“我们与土耳其的战争一触即发。”罗森·贝格和莱茨兄弟在所有交易所为国王和自己及一些好友抛售了股票。他们在维也纳、法兰克福、巴黎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和伦敦的交易所卖空塞尔维亚、土耳其、保加利亚和其他国家的固定利率债券，以及一揽子的有价证券。两位银行家对当时在巴黎和圣彼得堡之间热火朝天交易的俄罗斯证券也做了大笔的卖空投机。

最初的事态证实了尼基塔国王的信息。土耳其在边界调集了军队，4个结盟的巴尔干国家则在10月1日以全面战事动员作出了回应。股市也作出了强烈的反应，行情开始下挫。

继而出现了法俄同盟条约。双方就避免巴尔干纠纷的所有风险达成了一致意见。事态还没有恶劣到爆发全面的战争，战争在1914年才真正来临。尼古拉沙皇和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庞加莱否决了关于巴尔干的任何边界变化，从而也否决了可能会发生的对“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病夫”土耳其的进攻。庞加莱总统还亲自为马其顿的改革作了担保。于是，人们相信战争真的被避免了，股市行情暴涨。

尼基塔国王的银行家们感到很不自在，难道他们的客户搞错了？

庞加莱总统的干预确实提振了市场，并使卖空投机者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这时罗森·贝格和莱茨兄弟收到了这样一份电报：“不要担心，继续卖出，尼基塔。”银行家们按此照办，他们全线抛售。在这期间，尽管国王向他们保证了巴尔干战争将会爆发，他们心里还是惴惴不安。

1912年10月18日，黑山王国的第一发炮弹射向了美丽如画的土耳其小城斯卡达尔，这个小城靠近亚得里亚海。黑山王国完全无视大国们的权威决定，向土耳其宣战了。同盟的义务生效了，塞尔维亚、希腊和保加利亚被迫卷入战争。所有的有价证券均开始下跌，俄罗斯、土耳其、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证券甚至跌入了谷底。尼基塔、罗森·贝格、莱茨兄弟和他们的同僚们因此赚取了巨额的利润……

人们不禁会问：如果黑山国王尼基塔没有为了他的股市利润而点燃火药桶的话，巴尔干战争会避免吗？历史留下了一些不解之谜。70年以来，尽管历史没有被正式公布，却通过口头相传一直流传至今。

在我们家里，这段历史被经常提起。我不止一次地听母亲说：“如果巴尔干战争早爆发几周的话，奥斯卡叔叔和他的儿子今天就是百万

富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百万富翁啊！）。”尽管被看作是家族里的穷亲戚，但我的叔叔在当时是全球所有交易所的国际投机者。他期待巴尔干战争爆发，并大手笔做了卖空的投机。可惜在那几个不幸的星期里，巴尔干战争看来好像已经被避免，股价飞速上涨，他不得不以巨大的损失清偿了他的卖空交易，他破产了。

股市中同样的厄运总在不断上演：一个不能坚持的投机者总是在投机失败后被证明是正确的。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第5章

投机世界的镜像

投机世界就像一个大商场，里面的商品五花八门、琳琅满目，而投资顾问和股票经纪人们总是绞尽脑汁诱导客户来购买这些商品。

面对摆在眼前的诱惑，贪婪的投机者此时就像乖乖的小绵羊，一步一步地走进了早已布好的圈套中。

巴黎的股市冒险者



投机者终究经不住利益的诱惑，在唾手
可得利益面前，所有信念都被抛到了九霄
云外。

25 年以后，法国股市投资者在他们的国际化感情方面不是那么敏感了。我还清晰地记得我在战争的头 6 个月所感到的那种不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负罪感，因为当我作为中立的外国人（匈牙利人）泰然地在香榭丽舍大街散步时，我的朋友和同事已经作为战士投入到战争中了。

我不是每天去营房，而是每天逗留在交易所；不是从马奇诺防线的战壕观察西格弗里德防线，而是从我的靠背椅上舒适地跟踪股市的行情变化。当然，这只是一场奇怪的战争（在德国，人们称之为“胶着战争”）。然而，人们对于金钱的追逐，是不会止步的，无论是和平抑或是战时。股市依然生气勃勃，股价总在不断攀升。

尽管我无论如何都不愿意降低生活标准，但我至少要尽可能地消除舒适生活的表面迹象。所以，我把作为富裕象征的哈瓦那雪茄换成了用黑色烟丝填充的民主化烟斗。我继续去很好的餐厅吃饭，但我总是害羞地把自己隐藏在一个偏僻的角落，以便在那里更好地享受自己的丰盛美食。

巴黎人的股市爱国主义

有一天，一伙人进入我喜爱的小酒店切斯皮埃尔，当时我正坐在酒店最后面的角落里。那伙人中间有一位非常迷人的女士，她是一个和我很熟的人，我经常给她提供股市方面的咨询意见。

我大吃一惊，因为我知道她是一个喜欢唠叨的人，特别是关于股市的事情，这让我感到很不舒适。于是我试图将自己藏在报纸后面，但她还是发现了我。接下来的一切正好验证了我所担心的事。

她非常兴奋地问我：“哎，我的小安德烈，股市怎么样啊？挣很多钱了吗？你最后的那些股市建议是什么啊？你觉得战争还将延续、股价还会继续上涨吗？”真是件倒霉的事，我恨不得立即钻到地底下去。餐馆里满满的都是人，我觉得所有眼睛都在盯着我，我甚至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噢，这儿还有这样一个外国人。当我们的儿子在前线惨死的时候，他却在这里挣大钱。”

但是我错了，我的这种内疚只是一种个别情况。恰恰是在金钱这种事情上，法国人绝对不是这么过分敏感的。不管是战争还是和平，每个人都想尽可能多地挣钱。工业家利用他们的供货，商人利用后方的突然繁荣，不通过这两种方式挣钱的人，就从股市获取利润。今天我知道，当时在我四周的客人首先感兴趣的是，这个在角落里坐着的股市专家会是谁啊。他们倒是很愿意能听到我有关股市的建议。

我的内疚在这里是没必要的。因为后来我得知，我的朋友们在兵营和前线依旧热心地投机于股市，而且比我更能了解最新的股价和股市事件。如果他们能够得到一天的假期，他们会立即驱车前往巴黎，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交易所。

关于战争股市，我至今还保留着一个很不好的记忆。很多年以来，我认识一位讨人喜欢的聪明记者，他叫珀奎。尽管他的兄弟就是个银行家，但他却总是到我这里来，请求我为他的股市投资出谋划策。我给他股市方面的咨询意见，他私下告诉我政治方面的幕后秘密。作为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记者，他也为电台工作。我想，从他那里有时能得到一些政治方面的小道消息。

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周里，他还经常带来消息。他认为战争肯定不会发生，我们没有必要担心，所以应该买入。达拉第政府将被罢免，下一任的总理皮埃尔·赖伐尔很快就会同纳粹在但泽问题上达成一致，一切都完全正常。一个由纳粹通讯社传播开来的口号已经尽人皆知：“要为但泽而死吗？”

“我的上帝，这是怎样的一个错误！”

他搞错了，战争爆发了。然后他几乎每天都带来消息，认为当希特勒结束东线战役时（这涉及在波兰的闪电战），赖伐尔会在法国接管政府。所以只是需要耐心，我们应该继续买进，因为和平就在眼前。

在战争爆发前不久，有人相信我们必须以便宜的价格买进，这样就不会有什么风险。因为如果没有爆发战争，我们就能经历一次股市暴涨，就算战争爆发也无所谓，世界末日就在眼前，有钱或没钱都无关紧要了。

我的上帝，怎么我们大家都会搞错呢！我已经长期在巴黎股市做卖空投机了。开始时，价格逐渐下跌，后来加快了速度。我已经可以将一笔可观的利润入账了。我的卖空投机当然都是期货交易，它是每月延期的。在每个月初，也就是所谓的结算日，我都能够赚取在过去这个月里由于股价下跌产生的利润。下一个结算日是9月6日，我又能赚取一笔可观的股市利润。

1939年8月24日，当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协议（Ribbentrop-Molotow Abkommen）签订后，我坚信战争会到来。虽然距离9月6日只有14天的时间，我却觉得这是一个遥遥无期的日子。

但我没有失去理智，而是考虑如何有条不紊地安排我的各种事情。如果战争爆发了，股市肯定会崩溃。可交易所肯定会在这之前关闭，政府会同意银行和银行家们延期偿付。所以我不仅无法结算我的期货交易，我作为股市交易保证金的银行存款也将被冻结。于是我迅速地

做出了决定，我至少要拯救我的存款。但为了能够提取这些存款，我必须结束我的卖空业务。这可完全不符合我的口味，因为我坚信股价还会继续下跌。

但这样的考虑已经变得不重要了，我已经不再关心是否能继续赚取利润。我坚信股市和银行都将关闭，所以人们只能自救！当我结清了我的卖空交易后，我把我的存款都汇往美国。我的父亲常说：“有些人说聪明话办糊涂事，也有的人说糊涂话办聪明事。”我们当然属于后者，因为后来发生的事完全不同于我们所期待的那样。

尽管我错误地判断了事态，结果却很幸运。战争爆发时股市根本没有关闭，甚至期货交易还在继续进行。没有延期偿付，也从未引入外汇管制。在9月6日我提取了自己最后一笔卖空利润，并且还能够把它汇往美国。这是我的运气，因为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呢？股价骤然暴涨。所有买入的人和轧平卖空交易的我都是难以置信的幸运。

那些认为战争爆发就意味着世界末日、有钱和没钱都无关紧要的人也错了。因为在接下来的岁月中，很多人正是因为有钱才保住了生命，而有的人因为没有钱，最终走向了毁灭。但我的记者朋友却犯了很多不可原谅的错误。好几个星期，他总是不断地重复：达拉第政府将被罢免，赖伐尔将会接管政府，并同希特勒达成和解。所以，应该买入。

波兰已经倒下了，然后是针对西方的闪电战，荷兰被占领，比利时放下了武器……我已经好几周没有看到我的朋友了。可有一天他突然去股市，气喘吁吁地跑到我那里。他把我拉到一边，以便没有人能听到我们谈话。他带着微笑低声对我说：“现在你告诉我，亲爱的朋友，你告诉我，我应该立即买什么，因为我想从股市的暴涨中获利。”

说聪明话，办糊涂事

我感到非常兴奋。“难道是希特勒死了？”我询问道。“不是，恰恰相反，纳粹离巴黎只有30公里了，两天内他们就会到达这里。战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了。股价又会向上攀升。我该买什么？”

我能回答什么呢？这对我来说是世界末日。交易所的雇员跑来跑去，好像一切都很正常。但我知道，后天纳粹和盖世太保就要占领巴黎了。我觉得好像有人用重锤击打了我的头部，一切都开始旋转起来。

我的朋友继续催促我，他到底应该购买什么股票。是的，对他来说一切都很正常。希特勒和与之相联系的一切就要出现在巴黎了。只是他的设想与我的不一样。即使我很想回答他，也无法做到。我觉得我的心脏在抽搐，我迅速跑出交易所，跳进一辆出租车，回到家中。我环视我的房间，用温柔的眼光同这些我特别喜爱但又不得不留下的东西告别。我想，我永远不会与巴黎再见了，我已经喜欢上的人们，我的朋友和同事、熟悉的街道和林荫大道，还有其他许多在我生活中具有意义的东西。

在这期间，我的朋友为了让我帮他选股票一直在交易所寻找我。他希望凭借这些股票从希特勒的胜利中牟利。我不知道他最终选了什么股票，只知道同我们相比，他犯了个巨大的错误。他被证实是对的，赖伐尔真的成了被纳粹占领后的法国总理，但股价不再上升了。与此相反，这一次交易所真的关门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股票都卖不出去。后来开始有小规模交易时，人们通过出售股票得到的法郎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

他的主要错误是把自己的命运同纳粹的命运绑在一起。战后，我重回巴黎时打听到他的消息，得知他由于勾结纳粹的卖国行为被判处10年徒刑。

我的父亲说得对，“有的人说聪明话，办糊涂事。”

有一次我以同样的方式在法国写了这个故事，可出版商却把它删掉了。

奇幻世界上空的雷雨云



通货膨胀就像一个毒瘤一样存在于人类社会。当然它有时候也可能是良性的，面对通货膨胀人类就真的那么束手无策？

5% 的通胀率好过 5% 的失业率？

也许资本主义在逐渐衰落，但大大小小的资本家却依然存在，而且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如同蜜蜂在恐慌时四处嗡嗡乱飞。资本家歇斯底里地四处发狂，为的是拯救他们的资本，将他们的资本隐藏或者增大。这种愿望促使他们从事冒险的投机活动，却对它所带来的危险不甚明了。对于其他的资本家，他们同样是具有危险性的，正如发疯的蜜蜂对于它们附近的同类也同样构成了威胁。某一天他们会一头扎进某种商品，只是因为其他人购买了这种商品且价格上升了。通过他们的恐惧性购买，他们进一步推高了价格。而在第二天，他们又会购买其他的东西。每个街角都等候着狡猾的经纪人、中间商或其他唯利是图的人，他们会以“防范通货膨胀”为借口诱骗你买下一切东西。他们是那些把已经浑浊的水搅得更浑，以便浑水摸鱼的人。

这种痼症有道理吗？没有！只有深思熟虑的客观投资才能带来好处。因为痼症总是一个不好的顾问，它能够对股市行情产生负面影响。但出于国内和国际经济的原因，一个长期内缓慢上升的通货膨胀倒是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不可避免的。不过，只要上升的通货膨胀仍在控制之中，就比通货紧缩要好：一个快速的通货膨胀总是以灾难而告终，但一个低于5%的通货膨胀比5%的通货紧缩带来的坏处要小得多。5%的通货膨胀是经济发展的兴奋剂，而5%的通货紧缩则会使经济瘫痪。无论如何我们也不可能准确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控制经济和金融，以实现价格的完全稳定。几年前，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说得有道理：“宁可要5%的通货膨胀，也不要5%的失业。”

在特定时刻，缓慢上升的通货膨胀也要彻底地加以遏制，即使会为此付出代价。因为通货膨胀如同泡热水浴，坐在里面感到很舒适，但必须注意不要让水变得太热。

通货膨胀带来的恐慌在我们的生活中被戏剧性地夸大了。很多人想到19世纪20年代，但当时狂飙的通货膨胀是不同寻常的。国库是空的，生产也是零。纸币的印刷把几十亿帝国马克带到了市场。因为根本就没有商品，所以排队等面包的队伍变得越来越长。一条裤子的价格一天之内从1万马克涨到3万马克，却没有人感到奇怪。当然，现今存在的情况与此是绝对不能相比的。

瑞士比美国更安全？

今天，哪怕只是预感到通货膨胀的危险，社会大众也会扑向商场购买那些卖不出去的东西，而不是买那些质量和数量方面都能够使人满足的消费品或食品。人们为艺术品、旧灯饰、咖啡研磨机和苏打水瓶支付高价，只因为觉得这些东西是古老的，会变得越来越少。但在收藏品和艺术品中，只有那些不考虑金钱、纯粹将收藏作为爱好的人才会成为幸运的投资者。

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和战争期间，也没有笼罩过这样一种歇斯底里的气氛，而从目前来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几乎是不可能的。对全部家产的担忧和投机的狂热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导致了

一场信任危机。在1979～1981年间，很多人支付比当日牌价还要高的价格来购买黄金和白银，如果这些商品在瑞士可以立即供货的话。但是，如果在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瑞士会比美国更安全吗？我对此表示怀疑。

并且，如果真的发生了世界大战，这些旧咖啡研磨机和苏打水瓶能够卖给谁呢？太多的热钱在那些不会同它打交道的人的手里，他们的行为不仅无益于自己，最终对其他人也没有好处。

最后，只能是大部分投资者因为他们没有意义的投资而失去钱财，而不是因为通货膨胀。正如莫里勒所说的那样：“大多数人不是死于他们的疾病，而是死于药物。”

太多的爱斯基摩人，太少的海豹！

经常有人问我，在通货膨胀时还应该储蓄吗？我的回答是：这是必须的。

原则上人们应该储蓄。但怎样储蓄呢？这当然是个棘手的问题。

因为这涉及一场连社会主义国家也被裹挟在内的世界性通货膨胀，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在区域性通货膨胀面前，人们还能够通过购买其他货币甚至邻国的货币来拯救自己。当帝国马克的价值跌至0时，谨慎的德国人购买了荷兰盾；当法郎完蛋时，狡猾的法国人将他们的资金藏在瑞士；为了逃避持续的通货膨胀，南美人积聚美元；而美国人与此相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通货膨胀期间，他们在股票和房地产中寻找出路。现在这一切都成了往事。

无论是美元、法郎还是马克，都会受到各种风险的影响。人们唯一可以购买的是“价格指数”。因为“价格指数”暂时还不存在，每个人都必须找到自己的反映价格变化的投资。我喜欢强调“暂时”，因为我认为，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最终将会实现以生活费用为基础的债券指数化。



Kostolan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我们还必须问三个问题：这种状态将会持续多久？到底有没有解救办法？办法从哪里来？通货膨胀分统计、政治和心理三方面原因。这三者相互作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有关统计数据方面的原因，我想借用 100 多年前一位匈牙利诗人说过的话：“有太多的爱斯基摩人，太少的海豹！”与资本主义国家人为提高的消费和挥霍相对应的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还没有足够的资金去提高生产。

通货膨胀：民主的代价

通过进一步的民族解放，这种差异看起来会越来越大。也许我们能够借助现代科技减少甚至消除这种差异，但为此我们必须提高生产，而这又要求巨额的可能会带来通货膨胀的新增投资。在进行新增投资期间，人们必须严格限制消费。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政治问题：由于政府必须向民主议会解释自己的工作，并且每 5 年就必须参加新的选举，所以，有哪一届政府会愿意采取上述的必要措施呢？随着每 4 年或 5 年的选举，所谓的“自由世界”就会处在一种长久的专制中，即蛊惑人心的宣传专制。出于“蛊惑人心的宣传”的原因，不管是保守还是左倾的政府在台上，这些必需的措施永远都不会被实施。

几年前，我同美国自由主义学派最知名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一起度过了几个小时。他声称，存在制止或至少是减缓通货膨胀的手段，但这些手段会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而变得不可行。他是说“政治方面的”，我却宁愿声称是由于“蛊惑人心的宣传”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工资—价格”螺旋还会继续。但大众越意识到这种不可解决的状态，他们就越会被通货膨胀的恐慌所侵袭。这是心理的原因，也是最危险的原因。最后结论就是：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因为通货膨胀是民主的代价。

那么中小储蓄者该如何战胜这种灾难或保护自己呢？对此存在各种各样的办法，下面是在通货膨胀时应该注意的事项：

绝不能让现金在家里睡大觉或仅仅停留在没有利息的活期账户。如果你太谨小慎微或年纪大了并畏惧各种有形资产，你可以把钱作为高利息的固定存款存入银行一年或几年，但这种高利息经常只是一种外表的假象。利息收入低于持续的通货膨胀率。扣除税赋后，投资收益是负的。

固定利率的有价证券也是同样的道理，此外，这些有价证券还有价格风险，因为即使是绝对保险的债券和抵押债券，如果资本市场的利率上升的话，价格也有可能下跌。

人们当然可以投机，根据景气状况从一个行业转向另一个行业。但这是我们的狩猎场，是具有多年经验的股市专家的狩猎场。

储蓄者的地狱，债务人的天堂

有一点是肯定的，有时你必须要有勇气放弃利息。还没有人是靠利息致富的，这也是符合逻辑的。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礼物。用一句话说：通货膨胀是储蓄者的地狱，债务人的天堂。在20世纪通货膨胀时，投机者能够以赊账的方式购买整个住宅区和工厂，然后，他们再以贬值的帝国马克毫不费力地支付买价。我不相信这种极端情况的时代还会重新来临，当今政府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利润存在。但即使在今天，在微小的范围内，储蓄者还是能够从负债中获利。那人们应该借债吗？问题是：向谁借债，如何借债，为什么借债？之所以要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在非常时期，政府会采取能够让债务人破产的措施。

当然，人们也必须拥有有形资产。这适用于所有大中型储蓄者。但是，由于政治、社会和心理上的风险，可供选择的有形资产种类越来越少了。无可否认，最近30年以来，有形资产的拥有者获得了一个可观的资本增长，特别是这些盈利还不用征税。



别再迷恋黄金

黄金价格的操作对于前面描述的通货膨胀癥症作出了很大贡献。因为黄金的价值有着值得注意的特性，一方面，它会因通货膨胀而提高，另一方面，一旦它的价值提高了（哪怕是被人操纵所抬高的），就会进一步使通货膨胀升温。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以战场来作比喻，黄金就是旗帜和号角，在它之后，其他的原材料都会随之跟进。

自古以来黄金对人类就有着无可比拟的吸引力，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我却要将它列在边缘财富之下。资本主义体系里，我们只能通过收益或者说它们的未来的收益来评估一项投资的价值。而黄金就如同钻石或艺术品收藏品一样，只能通过它们各自的市场，通过供给和需求来评估。

但供给和需求只是心理动机。一件艺术品的价格是人们从第三者（博物馆、收藏家、商人或投机者）那里得到的那个金额，而这完全是流行时尚的问题。因为，即使是在艺术品不是出于投资，而是为了乐趣而被购买的年代，艺术品的价格也会受到时尚的影响而发生很大的变化。曾经是天价的一件艺术品也许会跌落到只有它的一小部分价值，如果这种风格或者这位大师不再受大众或者收藏家青睐的话。但时尚本身又是受那些对此有某种兴趣的人操纵的。大众传媒和拍卖会也起了不少作用，在那里，价格会被业内人士所推高。这涉及所有的艺术品：家具、瓷器、青铜器和其他各种收藏品。这种操纵价格的行为同样发生在黄金上，只是有一点区别，黄金的价格在相比之下是最容易操纵的。战争、革命、内战和货币贬值，所有这一切都能成为理由。凭借这些理由，那些胆小的、为自己那点家产担心的大众很容易陷入恐慌。

匈牙利国民银行的总裁亚诺什·费克特先生曾风趣地说：“全世界有 300 个经济学家反对黄金，但还有 30 亿人支持黄金。”他只是忘记了这 30 亿人的大部分并不拥有购买黄金的美元，即使撇开这一点

不谈，他们中的大部分也是很容易被操纵的。在过去的年代中，这种操纵很大规模是发生在黄金活动集团一边，即由南非、前苏联和几个瑞士、德国的机构组成的联盟。他们由此获得大量的业务。

我知道黄金狂热分子的理论：“黄金是永恒不朽的”。可是这种质量却无法用马克和芬尼来表示。“永恒”这种质量值每盎司 100，或者 500 甚至 1 000 美元吗？不管是值 100 美元还是值 1 000 美元，黄金都是一样永恒的。作为商品，黄金有它自身的成本价值，可这种成本价值不是绝对的标准。首先，各个金矿的质量不一样，此外，成本本身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即使成本本身也不是销售价格不会下跌的保证，如同 20 世纪 30 年代在很多原材料中出现的情况。

黄金是成千上万之人崇拜的对象，但不是富裕和过度发达的国家（如美国、日本和英国等）的偶像。这些国家的人也小规模地购买黄金，但并不是出于对黄金的崇拜，而是希望以更高的价格继续出售它。当然总是有人特别欣赏这种黄色的金属，甚至醉心于它，但当黄金价格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后，他们就排斥黄金了，为的是想以更便宜的价格重新购买它。假定储蓄者不想用黄金投机，并已经拥有其他的投资资产，他应该对黄金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对此我想引述狂野西部的一个小故事：美国一个小城有声望的市民们每天都在一个高级俱乐部午餐。他们禁止侍者的任何打扰，除非遇到了洪水、火灾或印第安人从西方过来。通过在衣柜或其他地方隐藏一些金币或金条，他们对上述情况做了很好的准备。

即使在今天，这些情况依然可能发生，“红皮肤的人”今天还会来。只是这一次肯定不是来自西方，而更可能是来自东方。对于这种情况，一切便于隐藏的东西包括黄金就是最好的资产。在这一点请允许我做个小小的辩解。

回到我们的严肃话题：在特定的前提条件下，在有限的范围内，黄金仅仅暂时可以充当一种必要和很好的投资方物品。



金本位制度的思维

通过黄金来支撑一种货币又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问题了，我们将其简称为“金本位制”。

在分析黄金的重要性并归纳性地回答黄金问题时，我觉得很有必要对此做一些详细的解释。很多年以来，人们总在谈论金本位制，但他们中的 99%，并不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

人们所称的金本位制是一种货币机制。为了调节各国国际收支并由此保证固定外汇比价，这种货币机制的任务是，不但要在国家层面，在国家之间的相互贸易中也要保持经济供给和需求的平衡。

这种货币机制现在是如何运行的呢？每种货币的价值以黄金来确定（比如说 1 美元是 X 克黄金）并且准确地规定了相对于一定的货币数量，每个发币银行必须持有的黄金保证。每个发币银行必须按这种固定价格购买或出售黄金。如果一种货币在国外的供给太多，相关的发币银行则必须用黄金来收购这种货币。当一个国家的贸易收支和国际收支陷入赤字时，这种供给状况就会出现。为了保持贸易收支的平衡，政府就必须与通货膨胀作斗争。它会提高利率，以促进资本流入；它会减少贷款，以削减政府开支并提高政府收入。一句话，它会采取一种激进的紧缩政策：把钱从消费者和企业的口袋中拿走。为了保持他们的黄金储备完好无损，即使是以失业和破产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如果一国的贸易赤字变成了贸易盈余，相关货币的需求在国外就会上升，发币银行将出售这种货币并购入黄金。这样黄金重新流入国内，政府可以降低利率，放松贷款的缰绳。人们称这整个机制为“黄金本位”。借助于这种巧妙的体系，人们希望能规整国家财政，“正好符合儿童的天真想象”，维也纳人会这么说。

因为在纸面上，一切都显得完全符合逻辑。它是这样地符合逻辑，以至于戴高乐将军的货币问题专家，号称为“金本位先生”的雅克·吕夫（Jacques Rueff）先生曾把这个体系称为“一位专制的君主，守

护着世界经济的秩序”。“但是，这位君主的、能够迫使政府采取激进紧缩措施的军队在哪里呢？”我曾在一次电视辩论中这样问吕夫先生。早在1932年，吕夫先生就在索邦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将金本位制吹上了天。他引述了德国的例子，称赞布吕宁·路德政府的紧缩政策，因为尽管面临世界性经济危机，他们还是成功地增加了黄金储备。如我们所知，布吕宁的政策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一年以后希特勒上了台。

事实不同于吕夫先生所说的那样。很少有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会被迫采取一项提高失业、降低生活水平，并把企业带入困境的政策。如果一个政府真要冒这种风险，它也不需要金本位制。仍值得怀疑的是，金本位制是否真的帮到了他们。

在相反的情况下，政府也不会遵循金本位。比如，在前几年联邦德国和瑞士本不应该通过干预政策来满足对它们的货币需求。然而，干预会导致资本和黄金输入的增加，从而自动增加货币数量，即导致通货膨胀。因为对这两个国家来说，同通货膨胀作斗争要比积累黄金储备更重要，所以他们最终以货币贬值和其他干预措施作出了反应。但如果人们选择货币升值或贬值，而不是遵循这种体系，这整个机制实际上就毫无价值了。

还是让我们诚实些吧：一种货币的质量并不依赖于它的黄金保证，而是取决于国家的财政管理、经济生产力和民众风纪。黄金总是流入货币发行健康的国家。当美德逐渐消失，也就是说当恶习占上风时，黄金就会离开这个国家。联邦德国是以零黄金保证起步的，尽管如此，马克在几年之内就变成了最坚挺的货币。与此相反，在1968年，法兰西银行曾拥有巨额黄金储备（由戴高乐积攒下来的），但在当时的政治危机过程中，仅在14天之内这些黄金储备就全部消耗殆尽。

即使是出于实际的原因，要回到金本位制度也是不可能了。因为即使美国政府确定出一个新的黄金高价，黄金投机集团也能通过恐吓战术和歇斯底里激发黄金的投机炒作，从而使得金价再次提高。但是，如果没有金本位制度，黄金就会成为一种同其他金属一样的“平庸”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商品，它的价格在自由交易的市场上波动，跟货币制度没有任何关系。

此外，金本位还会把本来友好的民族间的关系引向恶劣的冲突。

奥图·冯·俾斯麦曾说过：“黄金储备就像盖在两人身上的毯子，每个人都试图将毯子朝自己这边拉。”

我曾在别处引述的有关泰戈尔对黄金的定义尽管比较富有诗意，但这里转述的奥图·冯·俾斯麦的句子却更为简单、实际，切中要害。

所以对黄金必须要小心！但是，如果黄金不保障一种货币，还能用什么来保障货币呢？对此，我们以这里已经录下的思考为基础，在下一章中我会加以详细的阐述。

国家的美德决定货币的价值？



货币是有灵魂的，它将会抛弃那些有恶习的国家，并最终流向那些具有良好美德的国家。

我认为这是如此地重要，所以我迫切地想在这里重申：货币的质量保证前提，取决于国家财政管理的质量和—一个民族整体经济管理的质量。而两者又是绝对地依赖于其公民的美德和恶习。

在各个国家，有哪些美德和资源能够为各自国家的货币提供保障呢？根据我的观察，这里是一个归总：

美元：政治安全、对在美国私有财产的绝对尊重，特别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企业家的活力；

马克：政治稳定、工作勤奋、德国民族对储蓄和纪律的意识；

英镑：昔日世界帝国财产的残余、世界贸易、依旧是国际银行业和保险业中心的伦敦城以及航运，再加上北海石油；

瑞士法郎：几百年的中立国地位和受法律保护—的银行保密；

法国法郎：几十年以来积聚的国际投资、法国生活方式、品位以及法国人的机智，他们虽然没有石油，但他们有主意；

日元：工业自动化和雇员的知足性格；

里拉：教堂、博物馆和宫殿，罗马、威尼斯和佛罗伦萨；



Kostolans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荷兰盾：一个殖民帝国的遗产、庞大的商船队、固执的储蓄意识和一些天然气；

挪威克朗：北海石油和石油运输船队；

奥地利先令：维也纳的魅力以及许多患有传统饥渴症、对奥匈帝国时期怀有思古之幽的美国人的消费；

匈牙利福林：匈牙利的机灵。在东欧国家的货币中，福林相对有着最好的汇价，比官方的定价低 15%。这要感谢发行银行董事会的完美货币管理；

卢比：对西伯利亚的恐惧、独裁专制和很多的黄金（当然，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因为在汇市上，它比官方汇价低 20%）；

以色列镑：犹太侨民的捐款（以色列是唯一一个最重要的税赋支付者在国外的国家）。

以上就是这些国家所有确定其货币等级的特性、美德和现实情况。维持这些美德，其货币就会更有价值；失去这些美德，其货币就会失去其重要性。

从长远来看，不是黄金保证支撑货币，而是黄金流向拥有较好货币的国家，离开美德逐渐消失或恶习占上风的国家。当然，现实情况如石油的开采或者军事战略的有利状况也起着一个很大的作用。大众被投机者、操纵者和媒体所激发的歇斯底里尽管也会对汇价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仅仅是短期的。

最后到来的永远是真理。黄金保证只是一个幻想。如果管理不起作用，它很容易就消失了。只有胡说八道的人才会希望回到金本位制，尽管他们知道所有关于黄金的事情，却不理解其中的内在联系。

认为黄金保证决定一种货币价值的想法简直就是瞎扯。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真实的测试方式。根据他是主张还是反对金本位制，我可以判断一个经济学家和专家在经济方面的洞察力。

为保护资产而投机



一个正确的投资是一个好的投机，一个富有成效的投机是一个好的投资。任何时候增加资产都是一门艺术。

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些不投机也不将他的资金做富有想象力投资的人总有一天会陷入困境。一定方式的投机是对财产的一种保护，哪怕你并不需要为此贷款。谁不这么做，有朝一日他银行账户里的钱就会悄悄地全部消失。

过去几十年的历史给了我们大量的警示例证。很多家庭突然间就发现他们已经一无所有，因为最可靠的收入来源一下子就化成了泡影。几百万难民必须在国外构筑他们的新生活，但他们面对的问题是，在新的国家是否也有所需要的资金可供支配。战争和军事占领等国有化会将他们数十亿的资产永远地一扫而空。

对资产的一种绝对保护肯定是不存在的，但人们至少能够尝试分散风险。当然，人们为此需要专业的知识以及很多实际经验。仅通过理论就可以学会的货币投资科学是不存在的。

增加资产的艺术

今天，一个具有进步观念的公民至少应该拥有投机的基本知识。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正如我们的祖母还是年轻姑娘时，人们就开始培养她们作为家庭主妇的美德了。这种智慧不是什么新东西。早在 2 300 年以前，色诺芬就曾经说过：“仅仅是保持健康、为战争而保存身体力量是不够的。增加自身资产的艺术也同样受人敬佩和尊敬。”

用何种方式来投资他的资金，这当然是个人的事情。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问题，没有两种情况是完全相同的。根据不同的人生观，每个人都会选择不同的投资模式。与一个考虑孩子未来教育的父亲相比，我就会给希望能享受他资产的未婚男士不同的投资建议。而对于商人，则必须考虑到他随时都可能需要流动资金。而医生或律师又有所不同，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储蓄做更长期的投资。如果你的资产顾问是一个环球旅行者，那你可能几个月也找不到他。与此相反，一个股市投资顾问熟悉股市的最新动态，人们每个月都能够同他就新的投资安排进行联系。

在给人建议之前，你必须清楚地知道他拥有什么样的资产，他是只拥有有形资产，还是只拥有流动资金呢？形象地说，你充当了全职医生的角色，你需要根据诊断将病人送到专科医生那里，也就是送到有价证券专家、房地产专家或其他行业的专业人士那里。

职业、年龄、健康状况、品行、性格、家庭情况，甚至他有哪些不良习惯和爱好，你都必须了解，以便能够在投资过程中给他正确的操作建议。

在实践中我们还会发现，税赋问题和财产继承问题起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作用。在法国，人们讲述一个有趣但同时又很可怕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围绕所谓的“皮奈姑妈”进行的。如果什么地方有个富有的老姑妈生命垂危，她的全部资产会立即被购买皮奈券（1952 年由当时的法国总理兼财政部长发行的一种与黄金价格挂钩并免税的债券。——译者注）。我给我几个朋友的格言是：“如果你相信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应该立即购入皮奈券。”在某些股市交易日，如果皮奈券的交易量突然上升，人们就会知道在某地有个百万富翁就要死了。

人们必须分析各种不同的因素，并同时把它们与世界局势联系起来。人们必须准确地跟踪国内和国际的形势发展以及金融和财政状况，只有这样，才算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投机者。

我想说，投机开始于保持自有财产购买力的本能愿望。在这种愿望和创造财富的激情之间只有等级的区别。今天，不管你是否愿意，每个人都变成了投机者。人们从利润中得到喜悦，也希望能够在投机中获得成功。

很多经纪人和银行家在他们的评估中会把有价证券区分为投机证券和投资证券。我认为这种区分只是表面的，从根本上来说甚至是错误的。因为区别不在于所投资的证券的质量，而在于它的数量。如果一个大资本家用微小的金额购入一种相当有风险的矿山或石油的股票，这不算是投机，它充其量只是一种已经估算了风险的投资。但如果一个小人物以大大超过自有资金金额，即用贷款方式购买了“最保险”的资产（债券、房地产或其他任何绝对可靠的资产），那他这就是投入了一项冒险的投机活动。

我们必须始终牢记，投机和投资之间的区别只是一个比例问题，它们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一个正确的投资是一个好的投机，一个富有成效的投机是一个好的投资。当股市里的人以100的价格买入股票，以110的价格卖出时，他们经常会吹嘘自己做了一笔很好的投机。但是，如果同样的股票从100跌到60，而他们不愿亏损来出售这些股票时，他们就会说，自己做了一笔投资，对目前的股价暂时不感兴趣。这当然是一种自欺欺人。但我们都有人性的弱点，特别是投机者。

人们可以投机于任何东西。你可以投机于各类不动产，从家庭住宅到开发的房地产；你可以投机于所有的原材料，对此我在前面已经详细论述过。原材料投机首先适用于那些因职业原因必须同它打交道的人，因为他们以后可以在自己的企业使用这些原材料。比方说，一个磨坊主将他的一部分资产投资于谷物，一个纺织业工厂主囤积羊毛



或棉花，一个金饰工匠储备黄金和白银。我认识一个法国的假发制造商，他在法国通货膨胀时期购买女人的头发也就是中国的辫子来对付货币贬值。

储蓄者的世界如同两党制的民主。一党是不动产的拥护者，另一党是流动资产即有价证券的朋友。这几乎涉及两种不同的信仰，各种原则都是根深蒂固的。每一方都在争论中引证好的论据，却很少谈及这两种投资模式的缺点。

投资股票和不动产的逻辑

股票投资的缺点是投资者必须每天跟踪股票行情。即使他根本不愿意去看行情变化，每天的报纸也会把行情送到他的眼皮底下。更不用说在出现较大行情波动时，报纸的标题还会特别提醒投资者。这样一来，不管他是否愿意，他每天都要去了解他的股票投资情况，而这又会引起他考虑不周的决定。

不动产投资不存在这种紧张的状态。在不动产投资中没有如同竖琴琴弦一样拨动着投资者神经的价格波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座房子或一块土地的实际可收回价值是会剧烈波动的。比如你以 10 万马克的价格购入了一项不动产股份，那么，在几个月或几年后你是否能够没有损失地卖掉这份资产是不确定的，且不说占很大比例的手续费。毕竟，人们不是从牌价表中，而是从自己的口袋中得知这项投资的实际价值。

股票投资的优点是它良好的流动性。股票会下跌或攀升，但它们每天都可以在股市中变成货币。对于不动产的出售，人们必须等待更长的时间。此外，股票持有者能够以相对小金额的投资来减小他的风险，比如他可以在不同国家或按行业来分散他的投资。而对于不动产投资来说，只有很大的金额才有这种可能。在不动产方面，政治风险也相对大一些，因为在选民中总是承租人多于房屋所有人。哪个政府

不是以让房主不悦的方式来保护承租人呢？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存在相当普及的承租人保护措施，但这种保护却多年来压制着不动产市场。

诚然，近几年来股票持有者有时被狠狠地盘剥了，而不动产拥有者却能从不断上涨的价格中获利丰厚。可谁也不能保证以后这种状况会一直持续下去。在过去的50年中，美国、法国、西班牙甚至瑞士的不动产投机者也经常输得一贫如洗。在德国，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是房地产业异常繁荣的时期。但情况不会总是这样。尽管如此，我始终坚信，对于小储蓄者来说，最好的投资信条就是购买一套自己住的私有住宅。通过这种方式，储蓄者把他的第一批储蓄进行了保值投资。

我的父亲经常说：“在购买便宜货方面，我是不够富裕的。”尽管这话听起来有些矛盾，却包含着一些哲理。因为一双看起来便宜的鞋或一件大衣，会由于其较差的质量，不能被使用很久。我不能把这句格言运用在投资资产上。客观来看，投资资产的价格有时太高，有时太低，因为它们的价格受制于大众的歇斯底里。大众漠视逻辑性思考，他们往往喜爱价格上升的资产，回避价格下跌的资产。这样一来，就只有每天都想赚取股价盈利、随大流的投机者在考虑和行动。但从长远来看，大众会是正确的吗？几乎永远不会！

投资资产：商品和原材料

除了已经提到的将储蓄资金投资于股票、不动产及股市投机外，对每个商人和工厂主来说，他还可以囤积他在自己行业所使用的商品，这一点我在前面也已经提及。

原材料被看做是一种可能的货币投资。每个人都能在商品交易所按正式的牌价来购入原材料。但在这里，我必须发出一个严重警告，这是一个不管怎么重复都不嫌多的警告：如果我提到原材料囤积，我并非指商品的期货投机。在期货投机时，人们只需要投入一个相当小



Kostolan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的金额就可以购买巨额的铜、小麦或其他类似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所支付的金额不是资金投资，而只是一种对于可能出现的价格波动的货币保证金。所购买的商品哪怕只下跌了几个百分点，客户也必须补充支付一定的金额到保证金账户。如果他没有这么做，他的商品就会立即被卖掉，最终导致他已支付资金的全部损失。这种类型的原材料投资对于每个储蓄者来说都是最大的禁忌。与此不同，如果一个资本家在商品交易所买入了某种商品，其商品的等值正好符合他想投资的金额，那么，原材料也是一种投资。

其他已经被证明在通货膨胀时较有利的投资工具还有绘画、瓷器、钻石、钱币、邮票和其他许多收藏家所喜爱的物品。但在这个领域，人们必须非常谨慎，每个角落都潜伏着一个精明的顾问，他不是建议未经培训的客户做适合于自己的投资，而是建议顾客做那些能让他赚取大笔佣金的投资。诚然，在过去的 30 年中，艺术品如绘画、古老的银器、古董家具和瓷器等的价格像火箭似地上升，但小储蓄者不应该将此作为范例。

收藏绘画的思路

按照专家的看法，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绘画的价格已经上涨了 8 ~ 20 倍。但只有杰作才能在市场上畅销，并且它们也会明显地受到时尚的影响。在有的年份，19 世纪法国印象派作品的价格会像火箭一样上升，而一些古老的大师作品则只能卖一个很低的价格。绘画题材也起着一个很大的作用。当今甚至以后几年的趋势是：明亮格调的好卖，阴暗格调的不好卖；宁静的海景好卖，波涛汹涌的海景不好卖；鲜花、水果或者牡蛎的静物好卖，血腥场面的画面不好卖；滑冰者的冬景特别好卖，涉及宗教题材和死亡的战斗场面特别不好卖……这样的清单还可以不断继续下去。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收藏者的品位是逐渐变化的。

今天，私人手中的各种绘画收藏有着巨大的价值，但它总是借助于爱好构筑起来的，并非出于资本投资的原因。很多富裕家族的收藏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美国大家族的收藏也有几十年的历史，并且它们中的很多藏品现在已经是博物馆重点藏品。

在最珍贵的绘画作品价格方面，我一生中经历了非常极端的情况。我还清楚地记得两个最有名的绘画收藏家和交易商的破产：慕尼黑的马塞尔·冯·内曼斯的收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增加了，但其价值甚至不足以填补欠债。今天，这些收藏的价值已经无法估量了，正如最聪明的绘画交易商约瑟夫·杜维恩的收藏一样。约瑟夫·杜维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陷入了巨大的偿付危机。与不同的是丹尼尔·威尔顿斯坦，我在之前已经对他做过叙述。他是绘画交易商王朝的第三代，凭借从他祖父那里继承的绘画精品收藏成为法国最富有的人之一。

通货膨胀时期如何收藏古董和瓷器？

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在古董家具方面，人们只淘英式的旧家具而忽视法式家具，因为法式家具不能承受强大的集中供暖。自从肯尼迪夫妇用法国家具装饰白宫以来，法式家具才重新成为流行，如今已达到了天价，成为真正的珍品。在最近几年里，古老的中国瓷器增值了50倍，因为日本的收藏家作为伟大经济奇迹国家的公民来到了市场。当石油危机给日本货币状况造成冲击时，瓷器价格出现了一个间歇。从那之后，瓷器价格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石油的情况也能够导致其他资产价格的重大变化。因为如果阿拉伯人笑，其他人肯定得哭。

黄金、白银和钻石价格的突然跳跃几乎是直接的结果。与法国印象派相比，阿拉伯资本家更喜爱钻石和其他的宝石。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客户要求欧洲的大珠宝商派代理带着珠宝收藏去他们那里。罕见、地道的东方地毯，其他东方艺术品及伊斯兰教的宗教文物等也受到高度



追捧。但是，在高利率时期，由于要与通货膨胀作斗争，这些资产也可能遭受巨大的损失。

投资资产：珍珠和钻石

珍珠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时尚的影响。天然珍珠在 50 年前还是非常具有价值的，且备受追捧。但后来，由于日本养殖珍珠的竞争，天然珍珠大大贬值。我认识很多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移民。他们怀揣在他们家族被视为珍宝的珍珠，但结果让他们很失望，因为这些珍珠在这里的价格大大低于他们的估价。

钻石在这几年来又重新流行起来了。1968 年，它的价格缓慢上升，在货币危机期间，它们上涨了大约 50%，20 世纪 70 年代末，它的价格爆涨了，有的地方甚至上涨约 100%。以前，钻石越大就越贵（当然是每克拉），现在，3~4 克拉的钻石最受追捧，原因是 91% 的美国已婚妇女和 19% 的日本已婚妇女都戴钻戒。长期以来，钻石的价格都被钻石的最大生产商戴尔比斯公司所控制。从全球来看，钻石市场总是对高利率和货币政策非常敏感，以至于一直很难形成一个全球统一的价格。而 1981 年以来，戴尔比斯公司不再能够操纵市场并控制价格了，这又加大了统一价格的难度。从这个时刻起，钻石在市场上的价格变得非常混乱。从 1980 年到 1982 年，钻石价格下跌了 50%。

钻石购买可以是一个好投资，但始终是长期投资。重要的是，钻石深受时尚的影响。它的打磨、形状（圆形、方形或椭圆形）以及最为重要的颜色和光泽是决定价格的关键因素。此外，钻石的购买始终是一件敏感的事情，只要在闪闪发光的石头中发现一个小黑点，它就会贬值 80%。

与钻石不同，彩色宝石的价格就只能跟在钻石后面慢慢跛行。彩色宝石的评估是特别困难的。有的绿宝石每克拉价值 100 美元，但也有的绿宝石被估价每克拉 1 万美元。人们需要多年的经验才能熟悉

这个复杂的领域。尽管如此，我不想劝阻任何男人送他的妻子一个钻戒，因为当他的妻子戴上戒指向她的熟人展示时，由此得到的满足感足以弥补利息的损失。

旧钱币和邮票也有自己的爱好者。在成为交易商之前，专业人士也总是以收藏者开始的，借助于收藏爱好，他们让自己的资本增加了几倍。我有一个年轻时代结识的朋友，是一个著名的钱币学专家，他在1937年逃离维也纳时只带了一个古老的希腊金币。在流亡瑞士的漫长岁月里，这个金币维持了他的生计。我的另外一个老朋友L. 瓦尔加，他收藏了一套惊人的俄国老邮票。前苏联政府想从他那里高价买下这些邮票。但他是世界知名的集邮专家，目录册发行人及法国邮政部特别顾问。邮票对他来说意味着整个世界，所以，他不会卖掉它。

我认识的很多朋友都购买了钱币或邮票作为投资，但他们肯定无法卖掉自己的商品，如果他们不想亏本的话。

我的资本家邻居最近跟我说，在他的各种投资中，从增值比例上来说，三把大提琴的弓是最好的投资。这三把弓是由贝多芬的朋友弗朗索瓦·图尔特制作的。他当时以每把500美元买下的这三把弓，现在能够以每把5万美元的价格卖给对这些弓感兴趣的博物馆。甚至连史特拉第瓦里（意大利著名的提琴制造家。——译者注）所制的提琴也达不到这三把弓的增值程度。尽管如此，我也不建议小储蓄者把他们的储蓄投资到大提琴弓上。

直到今天，我仍然很遗憾自己放弃了美国战争期间的一个购买机会。有人愿意以9 000美元的价格向我出售古斯塔夫·马勒《大地之歌》（*Lied von der Erde*）总谱的手稿。这在当时当然是一笔很大的金额，但我也不是付不起。

根据一个专家的估价，这手稿现在能卖100万美元。战后，我还有过机会以200美元的价格购买贝多芬的一首箴言诗《记者》（*Die Journalisten*）的小手稿，但我没有买。对于错过这个机会，我至今感到心痛。但手稿有时也会让你很失望。一个瑞士的熟人拥有一份阿登



Kostolans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纳《他对宪法的宣誓》(*Seinen Schwur auf die Verfassung*)的手稿。在他缺钱时他想把这份手稿卖掉。他请求我在纽约询一个报价。但这个报价少得可怜，以至于我都不好意思把这个报价告诉他。

所有这些物品只适合它们的爱好者，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它们当做标准的投资资产，哪怕这些物品有其他的优点及很好的流动性。投机性增值总是发生在那些作为爱好而不是投资所买入的物品上。

教育才是最好的投资

最后，我想再给小储蓄者推荐一种最保险和最高尚的投资：孩子的教育和培训。他们在将来会因此而受益无穷。虽然他们不能给自己孩子特别的礼物，也不能给他们留下巨额的财富，但教育就是最好的投资。至于如何、在哪里和什么时候教育和培训孩子的问题，我就留给教育学家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能够从学到的所有东西（如外语、音乐、常识、旅行和体育）里受益终身，而只有孩子才能学会这些东西。

我自身的经验就是最好的明证。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我是我父母的孩子。我父母在通货膨胀中失去了一切，多亏他们的“投资”使我能够让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晚年。对于我父母为我的教育和培训所付出的每一个小时和每一分钱，我永远都充满感激之情。

如果银行重新变成了咖啡馆……



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银行也不会关门歇业，不是因为敬业，而是因为追求利润是银行的本质。

“银行家是被上帝所鄙视的，因为他们追逐高利息。”耶稣还把货币兑换者从神殿赶了出去并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桌子。直到今天，邪恶的银行家和银行仍然是一个热门话题。人们与他们不好相处，但没有他们却也不行。他们处理几十亿美元的业务，并且经常分割成很小的金额，以至于如果没有计算机，全球一半的人都得成为银行的雇员。尽管如此，他们的活动还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因为还没有一个企业像银行一样，能够支配如此大量的资金。

一个工业企业会通过自有资本筹措它资金需求的 10% ~ 50%，而银行的自由资本只有 3% ~ 5%。即使有一天它们的所有债务人都拖欠债务，它们也不用关门，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发币银行站在它们金融机构的身后。除了少数特殊情况，没有银行会破产，也没有一个储户会损失他的一分钱。事实上，银行的借方已经国有化了，而贷方仍然是私有的。亚历山大·仲马说得有道理：“生意？这很简单，这意味着用别人的钱。”

在美国历史上的金融巨头中，J.P. 摩根是一个最不起眼的百万富翁。但他总是首先被提及，这就要感谢在他控制之下的几十亿外来资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本了。在 19 世纪的欧洲，罗斯柴尔德家族是财富的象征，尽管他们只是巨富中的一条小鱼而已。他们的声望同样要感谢他们所管理的其他人的资本。

今天，通过它们庞大的分支网络和成千上万的营业窗口，银行控制着经济的很大一部分。借助于客户存款，金融机构的势力是如此之大，甚至有可能对国家构成威胁。当然这取决于它们的经营理念。在这些银行中，有善良的灵魂，也有害群之马。我选择不公布我个人收集的这方面资料。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一个大银行不能仅仅是一个创造利润的企业，还应该是一个公共事业型企业。它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违反公共利益来行事，即使由此能赚很多利润。

面对美国的银行：装傻

即使在高雅的银行，你经常面对的也是头脑简单的雇员，所以我建议你还是采取谨慎的态度。我个人同美国银行打交道的经验是：装傻是更好的外交手段。太聪明的客户在美国银行是不受欢迎的。有一次，我在一家美国的大银行有一个小小的抱怨。当时我在等待一些公债券的兑现，但却被拖延了很久。银行经理的回答是如此的幼稚可笑，以至于我恨不得当面嘲笑他。但我控制住自己，以严肃的表情对他说：“果真如此吗？那我就只好等了。”得到的回答是令人欣慰的：“是的，但我会看看，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如果我引用 X 法律 Y 条款的话，那肯定什么用也没有。因为在一个美国银行经理的眼里，一个知道太多的人立即就变得不可信了。就这样，我通过装傻，事情一转眼就解决了。

面对欧洲的银行：强硬

与此相反，对欧洲银行你必须保持强硬的态度，要表现得比你平

时更强势，甚至最好有些傲慢。只有这样你才能得到优惠的条件。与大手笔的企业主相比，欧洲银行更喜欢斤斤计较的小顾客。银行只关注所提供贷款的安全性，企业主需要他们的贷款，为的是取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大幅度的增长。

如同其他所有职业一样，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银行业也发生了大幅调整。大银行替代了私人银行家的位置。这些大银行把它们的雇员直接从学校带到银行，他们只给顾客提供标准化的建议。一切都电脑化和格式化，量体裁衣的个性化和私人化咨询是很难得到的。也是在这个阶段，人们从单纯的银行业务发展出了综合业务。银行几乎变成了“视觉贸易者”。它们交易所有看得到的东西：不动产、钻石、艺术品、集装箱、航运股权、飞机、石油钻井和森林所有权等。对金钱的贪婪驱使它们渗透到各个领域，哪怕是只能挣到一杯水的地方。

一般而言，通货膨胀对银行来说是个好机会。由于银行拥有固定的债务和相应的有形资产，即使是贷款业务也变得相对没有风险了。一旦担保物的价值提高，银行的风险就会变小。联邦德国的很多银行给它们客户提供慷慨的按揭房贷，他们期望这类抵押物的价值如同这类债务人的收入一样增长。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息差就更大，因为在利率提高时，借款利率立即就会跟着提高，而存款利率则掉到后面。这就不奇怪为什么在通货膨胀阶段，越来越多的银行和银行分支机构成立了。

在20世纪20年代的布达佩斯，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时期，每天都会有一家新的银行开业，而不是一家新的咖啡馆开业。人们的叹息很有道理：“只有当这些银行重新变成了咖啡馆时，美好和宁静的时刻才会来临。”

谁在谁面前保护谁？



保密和泄密一直是银行面临的难题，唯利是图的银行真的会为了保护客户的利益保守这些秘密吗？

宁静的时刻我们还不曾拥有，特别是有的人所希望的那样宁静和悠闲的时刻。比如，银行秘密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护自己，这个问题就让有些人感到担忧了。

什么是银行秘密？谁在谁面前保守什么秘密？银行在客户的业务伙伴、竞争对手或在税务机关面前是否能保守客户的账户秘密呢？关于这个“谁和为什么”的问题，会有很多种可能。乍看之下，银行保密类似于在所有国家和所有职业中的普通职业保密。实业家保守新产品制造流程的秘密，商人保守他的市场和他的客户清单的秘密。而股市经纪人则保守他的客户的秘密，以避免其他人从他那里把客户抢走，并强塞给他们石油钻井股份或者商品期货交易。对所有这些秘密的侵犯都是违法的。有的餐馆老板保守他们独特名菜的配方秘密，连家庭主妇也不想毫无所得地说出她们烹调的秘密。如同弗里德里希·托尔贝格轻松愉快的小说中，约莱斯姑妈把她香草面片的秘密带进了坟墓。

可银行秘密却是一些非常敏感的东西，如同牧师、医生或者律师的秘密。银行业起源于寺庙的巫术，这种来历赋予了它比其他职业更神秘的背景。人们比处理自身健康问题更机密地处理资金问题。我们

可以询问年长朋友的健康状况，却不会问他的资金状况，特别是法国人，他们几乎是以一种病态的歇斯底里来保守他们财产的秘密。这往往是由人的天性决定的，他总是把资金事宜只托付给他的银行家，即使这些业务是违法的。因此，银行家就如同忏悔神父一样有义务严格保守秘密。早在15世纪，有位名叫利奥·阿尔贝蒂的学者就曾建议：“银行家必须在他的家庭特别是他的妻子面前保守他客户的秘密。”

即使在今天，这仍然是银行家和客户之间的不成文规定。银行家必须看到一切、听到一切并对这一切保持沉默。从以往的经验我们知道，哪怕一个最小的泄密都可能意味着一个很大的灾难甚至破产。

很多人出于单纯的好奇心对他们朋友的资金账户感兴趣。在有的圈子里，银行账户也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在社会等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人想在朋友面前保守银行账户的秘密，因为账户金额太少了；也有人想在税务机关面前保守银行账户的秘密，因为这个账户金额太大了。可我们不能把银行秘密和银行账户相混淆，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比如在瑞士，银行秘密受法律保护，但不存在匿名的账户。

瑞士银行真的靠谱？

瑞士的号码账户只是一种广告噱头，尽管它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噱头。

如果读者想设立一个绝对匿名的账户，他就必须在奥地利开设，但在布达佩斯或布拉格，银行也绝对禁止在汇入和提款时询问客户的姓名或资金来源。

瑞士的秘密号码账户绝对不是完全匿名的，它们不可能是这样的。有银行秘密，但没有匿名的号码账户！号码账户总得有一个名字（所有者的名字），如同每个名称账户总有一个号码一样。号码账户的优点仅仅在于，只有有限数量的银行职员知道这个账户所有者的名字。因此，客户的秘密会受到更好的保护。银行账单因为没有名字而只有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号码，即使是送错了人，这些文件也不会被滥用。

银行保密在瑞士和黎巴嫩基本上都是有保证的，任何对银行秘密的侵犯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即使犯罪者不属于金融机构。

虽然银行秘密保护所有的号码账户或名称账户，但它在有些方面也是受到限制的，如刑事案件、遗产继承事宜、破产或债务登记。即使在这些方面，也需要一个瑞士的法庭裁决。

瑞士银行严格拒绝向政府、税务机关、外汇警察等提供任何咨询信息。逃税、外汇违法和类似的情况在瑞士是违法的。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保密就成了一种“道义上的责任”。

瑞士的庇护权是有历史的。在南特敕令于 1685 年被废除后，法国的新教徒们享受了这种庇护权。150 年以来，从拿破仑三世到列宁，不同信仰的政治难民在那里都受到了欢迎。对于瑞士宪法来说，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是不可分割的，两者受到同等的保护。

在税务问题的调查上，瑞士人的态度特别敏感。威廉·退尔不是由于苹果和他的弓成为瑞士历史上的传奇英雄，而是因为他领导了针对暴君鲁道夫·冯·哈布斯堡（Rudolf von Habsburg）过重税赋的反抗运动。即使没有号码账户，银行秘密也会继续存在。不管世界上的外汇状况如何，不管瑞士法郎如何波动，瑞士银行在世界各国的所有储户中都将保持它的盛名，因为它们像对待高贵疗养院的客人那样对待它们的客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瑞士部长和特使瓦尔特·斯图克在华盛顿扮演了现代威廉·退尔的角色。他不顾瑞士出口商的压力，对美国提出的查看美国人和欧洲人银行账户的要求做出了最顽强和最无私的反抗。瑞士人的固执对美国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美国是这样一个国家，每个银行雇员都能向任何人提供客户的银行账户情况。

这是一个怪论，在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税务管理代理人对纳税人似乎有着宗教裁判所那样的权利。

当银行泄密取代银行秘密……

在美国，银行泄密取代了银行秘密。只要打一个简单的电话，银行就会告诉你任何一个客户的账户账面情况。

许多私人银行家和经纪人为了吹嘘他们的实力，甚至还会告知他们客户的交易情况（盈利和亏损）：“施密特先生通过我的建议赚了多少钱，约翰不听我的话，亚当卖得太早了。”美国人的一个典型性格特征就是爱好炫耀。如果他不能拿自己的钱来炫耀，他就拿他的客户来炫耀。我认识一些经纪人，他们最好的推销手段就是泄密。很多人成为他的客户，只是为了能够听到其他客户的交易情况。

这种对资金账户的暴露也许有它的优点。人们慢慢习惯了这种状态，每个人都能知道其他人的所有事情。但秘密同样有可能变成危险的东西。17世纪法国著名的箴言作家拉罗什富科早就已经知道：“你向谁吐露一个重大的秘密，谁就会成为你自由的主人。”



“避税天堂”才是最保密的银行



“避税天堂”就是纳税人的避难所，太平洋的小岛不仅是人们逃避税负的天堂，更是黑钱洗白的天堂。

完美的银行保密制度只能在“避税天堂”这个安乐国才能实现。如果涉及税收，诚实的公民经常会苦思冥想：“我到底该不该付呢？”毫无疑问，他会找到一种聪明的办法战胜税务机关。

出路在遥远的地方：有几个微小的国家或岛屿，盎格鲁-撒克逊人称“避税天堂”为“Tax-Haven”，法国人称之为“Paradis fiscaux”，德国人称之为“Steuerparadiesen”。简单来说，“避税天堂”就是纳税人的避难所。

如果税务机关提醒你履行你的纳税义务，你或许可以梦想一下这些美丽的国家。那里被群山环绕，碧海蓝天，在那里，人们不会遇到税务人员。“避税天堂”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即使对富裕者也并不总是适合的。

因为，西方的所有国家现在都同“避税天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遵循两个原则：

1. 每个公民都必须在某个地方纳税；
2. 只要有政府间的协议，没有收入会被双重征税。

高额税赋是痛苦的。如果能寻找一个“避税天堂”，在那里成立一个公司，所得税水平虽然会很低，但前提条件是家乡的税务机关不会因“避税天堂”和德国之间的税率差异而向你征税。可是依旧存在很多的“但是”。

太平洋小岛上的信箱公司

今天，世界上大约有 35 个地方能够被称为“避税天堂”。它们的数量还在继续增加，因为越来越多的小岛被发现，它们可以把逃税变成一种具有相当合理收益的“产业”。

这些地方大都很难在地图上找到。它们是那么的小，可它们却能够登记注册上千家公司，有时公司的数量甚至能比岛上的居民还多。这种类型的公司在“避税天堂”到底是怎么组成的呢？很简单，只要一个公司名称、合法的注册和一个信箱。有时一个信箱甚至可以给几十个公司用。

在这样的一个岛上没有机场，乘船只能在周末到达，电话或电传也没有，但这些状况不构成任何障碍。最重要的是政府的税收立法是独立的，在这里几乎没有所得税、资本收益税或者遗产税。并且，它们的会计师必须保证严守秘密。

不幸的税收受害者，你还需要什么更多的呢？尽管如此，人们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借助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就能省掉他的所有税赋。信箱公司只能在有限范围内保护他的利益。

如果一个百万富翁想在家乡的税务机关面前隐瞒他的流动资本，通过信箱公司是可以做到的。他可以以一个“避税天堂”公司的名义，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大银行持有有价证券存单、现金和他的股权，只是他不能让人抓住。然而，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他自己说漏了嘴。因为很难想象，税务稽查会派一个官员到一个太平洋小岛上出差。





洗黑钱的艺术

如果他完全不想交税，他就必须成为“避税天堂”的居民。即使这样，家乡的税务机关也照样可以抓住他的辫子。根据德国法律，他在德国还要履行 10 年的纳税义务，税务机关会留住他无法带走的企业现金。

所以，他企业的利润或他的不动产实际上已经在家乡被征税了。如果他在外 10 年，那么德国的税务机关就不能再对他说什么了。

然而，纳税人总能找到切入点和技巧来摆脱德国的税务机关。这一方面取决于纳税人的确切位置和收入的性质，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他能否找到正确的投资架构。

在欧洲，微小的海峡群岛泽西岛和根西岛还是非常适合投资的，由于它们的魅力和气候，还特别适合作为度假胜地。摩纳哥只适用于在那里有住处的居民，不过，这个住处也不是最难办的事。

在美洲，开曼群岛由于它的地理位置（从迈阿密起飞约 1 小时的航程）特别适合作为“避税天堂”，在亚洲有香港，在南太平洋有法英共管的新赫布里底群岛，在非洲，利比里亚是最著名的“避税天堂”。

每个税务避难所都有它特殊的优点和缺点，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把不合法变成合法，把黑钱洗成白钱。并且，在自己家乡被判为“罪恶”的东西，在“避税天堂”则摇身变成了“美德”。

“视觉贸易者”和“超视觉贸易者”



与时俱进的“视觉贸易者”总是能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投机活动，而“超视觉贸易者”却能用其他人忽视的一切东西进行交易。

50 年以来，我一直生活在一个不同人群的圈子里。我有很多朋友：贵族、知识分子、小投机商、大盗贼、富甲一方的有钱人、一贫如洗的穷人，当然，还包括“视觉贸易者”和“超视觉贸易者”。在经济词典里找不到这两个职业的定义，所以我想借此来丰富一下专业文献。

首先，“视觉贸易者”对整个经济时代产生影响。“视觉贸易者”是用他看到的所有东西来进行贸易的人。一旦一种商品变得短缺从而不再能够通过普通的渠道获得，“视觉贸易者”就会开始他们的活动。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视觉贸易者”经历了他们的辉煌时期。我还认识一些这个时代的“视觉贸易者”。

他们总爱吹嘘还不存在自己没有交易过的商品，这并不夸张。在某天他们购买 10 万件男士衬衣，第二天又购买 10 车皮梅子果酱、100 万个牙刷、太阳镜或 100 万辆旧汽车。所有这些产品会形成一种“链条交易”。过程是这样的：A 出售一车沙丁鱼给 B，B 将其卖给 C 并赚取 10% 的利润。C 又在其基础上加价几个百分比等，直到这车沙丁鱼最后重新回到 A 的手里，当然，是以相应的更高价格。

游戏重新开始。这车沙丁鱼被不断地倒手，却没有被打开。后来



Kostolansy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这车沙丁鱼遇到了一个中间商，他例外地想把这些商品卖给普通消费者。然而，人们发现，这些沙丁鱼早已腐烂变质了。拒收、争论、投诉接踵而来。但最后一个卖主的回答简短而又符合逻辑：“这不是人们吃的沙丁鱼，而是用来交易的沙丁鱼。”

当然，“视觉贸易者”也是与时俱进的。在 20 世纪 40 年代，“视觉贸易者”随着尼龙丝袜、尼龙短裤、威士忌、香烟和数百种奢侈品而兴盛起来。之后，“视觉贸易者”慢慢变得不流行了。直到朝鲜战争期间它最后一次重拾辉煌。我认识很多“视觉贸易者”，通过中国人热切希望得到却在美国清单上被禁止的商品，他们赚了数百万美元。转运的地址是当时的东柏林。在那里，中国贸易代表团十分欢迎来自西方提供生胶、化学品和金属的“视觉贸易者”。

尽管有中国官方的帮助，西方的商人们还是需要一些商业诀窍的。为了能够使货物在海上改道至东欧的港口，他们在安特卫普一个热情的领事那里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搞到了货运单据。

现在，这些轻量级交易几乎已经绝迹。更有权势的商人开始占据了“视觉贸易者”的位置。如果现在有某种商品出现了实际的短缺，立即就会有大公司（通常是控制市场的跨国公司）介入。传统的“视觉贸易者”是无法与之竞争的。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他们曾多次尝试石油、煤炭和钢铁的交易。在鹿特丹甚至发展成了一个巨大的、不违反法律却违反公约的石油灰色市场，每日的新闻报道甚至还提供它价格变化的信息，这些信息经常会对其他商品的价格变化产生心理的作用。他们还尝试水泥和纸张，但这仅停留在“空中生意”的阶段，即只是来来往往地讨论、打电话，却没有结果。但愿“视觉贸易者”的时代是永久地过去了，因为他们几乎总是军事冲突的产物。

除了“视觉贸易者”外，还有“超视觉贸易者”，与“视觉贸易者”相反，他们用其他人忽视的一切东西进行交易。其中，卓有成效的股市投机者也属于“超视觉贸易者”。

Kostolany's Wa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n



奇幻世界中的骗局

投机者是一群在贪婪与恐惧之间徘徊的孤魂，各式各样的骗局就像陷阱一样等着他们掉进去，被冲昏头脑的这群可怜虫明知是骗局却还义无反顾地扑向它。

混淆视听的托拉斯和投资基金



投资基金堪称 20 世纪一项伟大的发明，它的影响不亚于第二次工业革命。而托拉斯又进一步助长了投资基金的发展。

我们必须把水平托拉斯与垂直托拉斯区别开来。人们会发现，投资基金有时被称为水平托拉斯，它不组成互补企业的集团。资金在各项投资的生产方面之间没有任何功能性联系，出现的都是分散经营而不是集中经营。与此相反，在垂直托拉斯中，相互补充和相互关联的企业合并在一个统一的领导之下。

如果投资基金控股公司可支配 100 个资本单位，那么这些资金可以如此投资到各种股票上：2% 铁路、2% 食品工业、5% 金属行业、5% 化学工业、3% 石油开采、4% 罗德西亚的铜矿、4% 秘鲁铜矿……这个公司会首先致力于将投资分配在尽可能多的地方。它希望由此来分散地理、政治、产业、社会、气候及其他各种风险，并通过企业的扇形控制为它的股东们提供更多的安全。

垂直托拉斯追求完全不同的目标。下面是一个垂直托拉斯产生的过程：一个本来生产化学产品和油漆的企业现在试图购入一个汽车公司的大量股票，以至于能够对这家汽车公司实施控制。通过这种方式，汽车油漆的总体需求都由它来供应。反之，一家汽车工厂试图把汽车轮胎企业及挡风玻璃、皮饰、镀铬配件、塑料配件的生产商都划入它

的影响范围之内。到底是客户控制供应商还是供应商控制客户，这要取决于它们的资本潜力。

在20世纪初，垂直托拉斯组成了资本主义体系内真正的工业和金融帝国。它们可以更改价格、降低工资，以此剥削大众和消费者。有时候它们是一个国家的主人，有时候也是剥削者。不过这一切都属于过去时了，现在许多国家的立法折断了垂直托拉斯的羽翼，并将它置于严厉的控制之下。

横空出世的投资信托资金

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混淆托拉斯和投资信托基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投资信托基金非常受欢迎。通过投资信托基金，每个小储蓄者都可以分享他祖国的发展带来的好处。购买这类控股公司的一种或两种股票，这种方式用较少的资金就能参与工业快速发展的进程。每个公民都能通过他小小的资金投资变成小资本家，由此，资本和劳动变成了盟友。

小股东在广大群众中将民主和自由的资本主义变成了现实。所以，西方的政府们友好地关注着投资信托基金的发展。在此期间，这种公司的活动确实具有相当的规模，它构成了当今证券交易的基础。在我看来，投资信托基金及与其相关的证券交易在欧洲的未来发展中将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虽然在有的国家，某些企业应该被国有化，就像法国正在发生的那样。

今天，所有的股市构成了超越国界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的密集网络。德国储蓄者购买法国公司债券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同样，法国的股市大众也购买越来越多德国公司的股票。所以，这样的时刻总会到来：一个法国公司的大部分股票在德国人手中，或者，一个德国工业企业的股份主要掌握在法国股东手里。

同时，这两个企业还可以交换专利和制造工艺，讨论生产的合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理化。这绝对有利于消费者和股东们。由此只要再进一小步，就可以实现两个公司在法律上的合并了。

跨国公司：欧洲工厂

在这里，我绝对不是想要沉醉于一个乌托邦的理念和设想。不再有完全的德国公司和完全的法国公司，而只有跨国公司，为什么这一天不会到来呢？我相信总有一天，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产生一种崭新的公司类型：欧洲公司！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这些国家负责的政治家和民众相信自己有能力保卫自由及自由经济秩序，并且如果他们也真的想要这些，我觉得西欧的这种未来前景还是完全存在的。对这个问题，我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详细地加以分析。但与此同时我也想强调：前提条件当然是，欧洲不是在一项中立的路线中看到它的福祉。这项中立的路线实际上意味着臣服于莫斯科的意愿，臣服于卢布汇率的经济专制及通过莫斯科的总督来管理西欧。

在这个被我描绘成可能拥有欧洲公司（也称为“跨国公司”）的欧洲中，股市会是个什么样子？会是一个针对各种威胁利诱保护自己自由和独立欧洲的股市吗？它肯定不是“蒙特卡洛”。它是激烈竞争的场所，支撑未来欧洲整个框架将在那里锻造。

基金魔咒



如果基金经理微笑，基金客户就得哭泣。
基金经理的无知和经验的缺乏使得股市成为
了名副其实的赌场。

有两种投资信托基金：封闭式投资公司和开放式投资公司。

一个拥有一定股本的封闭式投资公司会将它的资金投到各种各样的股票上，如同我描述过的那样。这种投资公司的股份会以不断变化的价格在股市交易，如同其他的股票一样。但公司没有义务以某种价格来兑现这种股票。将自己的资金投资于这种封闭式投资公司股份的储蓄者必须在股市购买这种股票，并且也只能在股市重新将其出售。股市价格并不总是符合股份的理论价值。股市价格在有的公司低于股份的理论价值，在有的公司则高于股份的理论价值。股市价格是供给和需求作用的结果。

开放式投资公司的股份在美国被称为“共同基金”。与封闭式投资公司的股票不同，开放式投资公司的股份不在股市交易。开放式投资公司自己将股份卖给它们的客户，并且可能会重新购回。买卖的价格是基金所持有股票的每日牌价自动加上 4%~9% 的手续费。所以，在买价和卖价之间总有一个大约 4%~9% 的差异。这个差异将流入卖主或销售组织的口袋。我对投资公司和开放式投资基金（共同基金）的态度原则上是无条件赞同的，并且是出于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原因。当我的朋友伊姆雷·德·韦格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股市和经济危机中作为美国共同基金的先锋之一出现的时候，我就开始研究共同基金的问题了。直到今天，他的基金依旧是最好的基金之一。如果在几年前有朋友向我咨询投资建议，而如果他只有较少的储蓄财产，不足以构建自己的资产组合，我会放心地建议他去买共同基金。

可是，自从 1967 年以来，随着对共同基金与日俱增的厌恶，我不得不劝阻大家这么做。很遗憾，从那个时候起出现了一种真正的基金狂热，直到今天，这种狂热已经造成了储蓄者特别是德国的储蓄者几十亿的损失。

华尔街传奇的中国投机者

成千上万的股市冒险者都曾被一个年轻中国股市投机者的成功所诱惑。在几年里，美籍华裔蔡至勇被视为华尔街最聪明的股市天才。在 1963 年牛市年份中，他为富达基金（Fidelity Fund）很好地“投机”了一把，我们宁可说“玩”了一把。

受到成功的鼓舞，他成立了自己的曼哈顿基金。最后，由于他“天才基金经理”的声望，美国投资大众将 4.2 亿美元托付给了他。他的名声还被华尔街的一家大公司渲染炒作，这家公司借助它广泛的销售网络能够很好地推销他的基金。但同时，蔡至勇也由此成为了这家公司的俘虏。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认为，他感觉到，自己有义务在这家公司每年以“曼哈顿基金”的名义做出一定的营业额。因为不这样的话，经纪人公司怎么会有兴趣把它客户的几百万美元让给蔡至勇，并将这些客户固定在他的基金里。如果经纪人公司把它客户的这几亿美元直接投入到股市上，由此可以赚到数百万佣金。现在，这几百万变成由基金来支付，而不是直接由客户来支付。在华尔街没有白给的东西。华尔街经纪人唯一感兴趣的的就是营业额，也就是佣金。如果经纪人之间谈论股市，首要的话题就是营业额，然后才会谈股市的趋势。

有人讲了一个故事：一位客户到他的经纪人那里咨询，经纪人热情地建议他购买美国钢铁的股票。当他说完后，客户补充说道，他实际上正想卖掉他美国钢铁的股票，而购买通用汽车的股票。“哦，原来是这样，”经纪人说，“也不错。”

不奇怪，在轰动的蔡先生的宣传中，勇敢的冒险者嗅到了血腥味，上百人因此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为的是管理几十亿美元的资金。对于这些平均年龄 25 岁的年轻人来说，没有监督和限制地支配几乎无限的资金，并且不需要在任何时候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做任何的说明和解释，这肯定是一种真正令人陶醉的感觉。

股市成就的新咒语：业绩

后来，这位奇迹小伙蔡至勇“成功地”在短短几年内损失了委托给他的资金的 70%。把他和其他股市新手引向毁灭的最大错误就是股市成就的新咒语：业绩。从蔡至勇的短暂发迹过程中人们得出了以下结论：必须不断买入、卖出，越频繁越好。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从不以具有真正成长潜力的股票来进行他们的疯狂游戏。他们轻率地投入到每一种不知名公司的股票发行之中。怀着救世主似的信念，他们认为每个名字中带有“计算机”的公司都将变成第二个 IBM。人们就像购买六合彩那样地购买股票，整个华尔街都被这种气氛所传染。渐渐地，这些年轻人把股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赌场。

所有这一切都归咎于基金经理的无知和经验的缺乏，再加上用欺骗和滥用手法编制资产负债表的全新方法。他们给美国的大众造成了多大程度的损失，这在今天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信任那些曾经可信赖的美国基金，因为在追求业绩的狂热中，在竞争的压力下，它们把可信赖的老经理都换成了一批没有经验的新人了。

针对五花八门的权力滥用，美国的立法也无能为力。我有个老朋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友是美国监督投资基金管理部门的高级官员，他经常痛苦地抱怨，自己是如何被困住手脚的，因为美国的管理机构不能超出老投资法的范围来行事。老投资法有多宽松，人们从下面的情形就可以看出：已经有很多位总统要求起草一部新投资法，但如果这个草案不符合基金先生们的利益，它在国会就会被共同基金集团的阴谋诡计所阻挠。如果基金经理微笑，基金客户就得哭泣。现实就是这样。



“混合康采恩”的骗局



混合康采恩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联合企业更是骗局中的骗局。而这其中掩人耳目的市盈率也只不过是一个骗人的幌子。

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了一种特殊类型的金融家，被称为“联合企业金融家”。但什么是所谓的“联合企业”或德语称为“混合康采恩”的企业呢？我对此的看法大致与对投资信托基金的看法相同。它的规则是健康公平的，也存在支持这种架构的法律和经济基础。但是，即使是最健康的规则也有可能变质，特别是关系到钱，尤其是关系到很多钱的话。

在美国，与新的投机经理一起，20 世纪 70 年代的繁荣培育了一批年轻金融家的新种群，即联合企业金融家的类型。他们是精明律师和冒险金融家的混合体。他们经历了“混合康采恩”的全盛和衰落，在这个意义上，是他们创造了“混合康采恩”这个“怪胎”。

美国反托拉斯和卡特尔法严格地监视着某些企业，这些企业不可以购买关联或互补的工业企业股份或与之合并，如果它们由此达到一种垄断的地位并排除真正竞争对手的话。一个大的汽车公司不可以吞并小的汽车公司，像水平托拉斯那样与客户或供应商合并。笼统地说，这一切都是违反法律的。不管怎样，有些情况下需要法院裁决是否存在这种危险。



大胆的设计

过去，大工业企业有时支配着大规模的资金，它们必须对这些资金进行投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资金投资到关联工业企业。但现在的法律禁止这些企业这么做。与此相反，它们可以用这些资金购买完全不同行业的工业企业。如果很多这类相互没有关联的工业企业被兼并，人们就称之为一个“混合康采恩”或一个“联合企业”。如我已经描述过的那样，这个新的产物是一个理想意义上的联合企业。因为这涉及一个十分类似控股公司的框架，所以也不存在反对它的理由。但是，在过去的几年里，大多数的“混合康采恩”并不是产生于现金的过剩，而是为了成功实施股市计谋。想要发展为联合公司的企业没有可供支配的现金，所以，企业就用它自己的股票或为此目的发行的可转换债券来购买其他的公司。

我们假定，一个酿酒厂有 1 000 万份股票，在股市以每股 10 美元的价格交易，每年利润为 500 万美元，也就是每股 50 美分。这个在股市挂牌的公司现在建议一家造纸厂与其合并，这是一家股票不在股市挂牌交易、每年创造 300 万美元利润的工厂。酿酒厂愿意出 3 000 万美元来购买整个造纸厂，但不是用现金，而是用它自己的可转让债券。

这种可转让债券每年能带来 6% 的利息，且给予债券拥有者一种选择权，他可以以任何一个价位来兑换酿酒厂的原始股。造纸厂的利润会加到酿酒厂的利润上，每股年利润从 50 美分上升到 72 美分。此外，人们还需要考虑可转让债券利息的税款扣减，这样最终的纯利润还会更高。然后，这个酿酒—造纸业不断地重复这种类似的交易，以可转让债券购买电影院和航运线路等。

通过这种方式，最后会怎样呢？通过兼并酿造厂，新“混合康采恩”（酿酒—造纸—电影—航运）的每股利润每年会以一个显著的百分比不断地上升。但股票的价值增长不是来自生产的提高，而只

是来自于金融的操作，这是一个对幼稚大众和同样幼稚的基金经理来说非常美妙的表象错觉。

股市分析家通过把年利润乘以一个系数，即以前提过的所谓市盈率来确定一种股票理论价值。这种所谓的市盈率系数因行业和增长率而不同。

因为我们的酿造厂借助兼并在5年时间内显示了一个巨大的利润增长空间，分析家为这种股票确定了一个非常高的市盈率系数作为基数。他们用这个基数乘以年度利润来确定酿造厂股票的理论价值。这样，一个不断上升的盈利机会被展示在潜在股东目前。

于是，投资基金和其他机构没有经验的资产经理陷入了这种骗局：购买股票。他们由此推高股价，直到股价达到股票分析家所预言的水平。借助于“酿酒厂”股票的高股价，人们能更容易地考虑一个新的兼并，甚至于能够以更好的条件来获得一个新的公司。

空中楼阁的倒塌

如果没有发生1970年大崩溃的话，也许一切都会这样继续下去。有个著名联合企业的经理是如此乐观，以至于他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眉毛都不动一下就宣称：在以后几年内，他的企业规模将超过通用汽车。当有谣言传说一项计划合并时，股价就开始上升。这正好是联合企业经理们所希望的。

这种操作的后果是华尔街真正混乱的开始。每次新的兼并进行时，新混合企业的股价都会直线上升。

但我们都知道，通过这种模式，这个公司根本没有实际的价值增长。这种交易纯粹是考虑股市投机而进行的，且借助税收方面的诡计和会计方面的操作。比如，人们合并3个价值1亿美元的公司，合并后，在股市中它们就会被折合为6亿美元资本金额。

最后，联合企业的金融家变得非常狂妄和具有攻击性，在他们的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新计划中，用可转让债券购买的企业越来越大，以至于引起了国会的注意，并通过一项新的立法来禁止联合公司金融家的税收诡计。这样一来，他们脚下的地毯被抽走了，空中楼阁倒塌了。通过新的法律，借助可转让债券变成了不可能，母公司股票的利润提高也中止了。而联合公司股票的魅力正在于此。即使没有 1970 年的崩溃，联合公司的幻想也会最终消失。我甚至敢断定，联合企业的崩溃是 1970 年股市崩盘的主要原因之一。毫无疑问，20 世纪 70 年代联合公司的规模是金融史上最大的股市骗局之一。

“吸血鬼”的阴谋



一旦猎物上钩，“吸血鬼”便会肆无忌惮地开始蚕食。当然，“吸血鬼”的阴谋也不是每次都能得逞。

多年以来，德国一直被当做最差国际投资资产的垃圾桶。很多曾为那些富有异国色彩的基金工作的代理人，都由于基金的破产而失去了工作，现在，他们到处兜售各个国家一文不值的股票。

但是，当它们的价格在原产国事先被人为地推高后，这些外国的证券开始正式被投入到德国市场，甚至被引入德国的证券交易所。外国的金融机构作出乐观的预测，散布谣言，以便在“安乐国”德国用梦幻般的价格来销售这些证券。

50年前，法国曾分担了这个垃圾桶的角色。所有不可靠的股票，比如拆除的矿井和枯竭的油井，以及低质量的政府债券，人们都能把它们塞给法国的储蓄者。数十个毫无顾忌的金融家由此发了横财。我本人还认识他们当中最富有的那位。在交易所，他被称为“吸血鬼”。

“吸血鬼”的方法

“吸血鬼”的方法是这样的：我们假定伦敦的某个金融公司想在巴黎倾销一种矿井的股票。“吸血鬼”先以大约 22 先令的较低价格买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入 30 万股，他还得到一个继续用 22 先令购买 10 万股、用 24 先令购买下一个 10 万股的选择权，每 10 万股单价多 2 先令。然后，他在伦敦股市购买少量这种股票。他同金融公司约定，在此期间，该金融公司不再向市场投放新的股票，以避免干扰他的操作。通过这种办法，他操纵股价不断上升。当股价升值大约 50 先令时，他开始将它引入巴黎股市。借助银行的帮助以及小道消息和媒体的支持，他将全部的份额都注入了法国股市。

不用多说，“吸血鬼”的操作完工后股价就会垂直跌入谷底，有时甚至跌为 0。大众遭受了沉重的损失。他在几年前作为“荣誉军团骑士”死亡时，留下了至少 5 亿瑞士法郎的资产，这些资金被放在瑞士的银行里。

就在几年前，我听说了一个关于“吸血鬼”的稍微刺激的故事。戴高乐将军的内政部长佩尔蒂埃先生告诉我，当他还是巴黎和周边地区的行政长官时，“吸血鬼”曾来拜访他，并给他提了一个建议。他想把他的精美绘画收藏遗赠给巴黎市，前提条件是，在他生前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一条巴黎的街道（当然不是叫“吸血鬼大街”，他会用他的本名）。

当然，佩尔蒂埃先生将这个建议礼貌但明确地拒绝了。因为在巴黎还从未在某人生前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一条大街，即使戴高乐将军也没有。金融家如果成功的话，连最起码的克制都没有了，即使他们被称为“吸血鬼”或“牟取暴利者”。

此外，还存在很多其他误导大众的方法。“你不能低估人们的愚蠢。”我的朋友哈恩教授经常这样说。所以人们能在 20 世纪 50 年代滥用异国色彩的基金，以至于到今天还用选择权交易和对冲交易的确定利润承诺来欺骗大众。如果一个投机者在买入一种有价证券的同时卖空另一种产品，人们就会称之为“对冲交易”。

有的对冲业务是出于这样一种想法，即相同性质的两种不同产品之间价格差异太大或太小。成千上万的投机者曾被经纪人所引诱，从

事这类“保险的”交易，因为对经纪人来说，这是特别能盈利的业务。他们可以做双份交易，并由此赚取两次佣金。

当然，对于真正的专业人士来说，存在着用一种交易来抵消另一种交易风险的对冲交易。但即使是这种形式的对冲交易也有失败的时候。因为经纪人在对冲交易中只看到了他们的双倍佣金。

下跌不影响赚钱

关于对冲投机，我想起了与一个迷人芭蕾舞者的一次谈话。她抱怨说，一段时间以来，她同她的国际著名编舞家丈夫就一个股市问题陷入了争论之中。这涉及投资基金。她丈夫是常规基金的追随者，但她却热衷于对冲基金。我问她的热情是从哪里来的，她给了我一个简短但更有启发性和令人信服的回答：“你知道吗，股市不总是上涨的，它也会下跌。如果股市下跌了，”她继续说道，“也还是能挣钱的。对冲基金也投机于卖空交易，卖空它们还没有的但以后可以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到的股票。如果股市上升了，人们就通过他们拥有的股票赚钱，如果股市下跌了，人们就从卖空中赚钱。不管股市是向上还是向下，股市的利润无论如何都是有保证的。关于人们最好该怎么做，基金经理知道得非常准确。所以我投资对冲基金。”

在那个基金名声不好的时期，基金经理们连续数月在报纸上做整版广告。当我又从我的芭蕾舞演员那里得知这个基本事实时，这一切让我更明白了。

人们当然可以通过对冲交易赚钱。我甚至能够把我在世界许多交易所的对冲交易写一本书。为了防范另一项投机风险，对冲交易经常是迫切需要的。在对冲交易中，我有时候挣钱，但经常亏钱。然而不管怎样，通过这些交易我变得更有经验了。

我已经详细地说明了商品的对冲交易。现在我想谈谈有价证券的一种类似的交易。这种交易发生在战前的巴黎证券交易所，我有很多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同事参与其中。20 世纪 30 年代，存在着一个大规模法国国家债券的投机。大大小小的股市投资者全力投机于国家债券。其价格如股票一样上升和下降。有各种不同的债券系列：3% 的、4% 的、4.5% 的。为了赚取小小的利润，股市投机者经常从一个系列跳到另一个系列。这是对冲业务的天堂：人们必须购入便宜的系列，卖空价格太高的系列，这就是“对冲”。

20 世纪 30 年代末，出现了一个特别异常的情况。利息 4.5% 的债券价格为 80，利息 3% 的债券价格为 70。从相互联系来看，第二种债券的价格显然太高了。每个做贸易的学徒都能想到，这肯定是瞎闹。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要么有一种系列的价格太高了，要么是另一种价格太低了。

所以大家都投入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中：人们必须购买 4.5% 的债券，对冲也就是卖空 3% 的债券。不管怎样，要么一种系列的价格会上升，要么另一种系列的价格会下跌。这清晰得如同白昼。这个“保险”的投机有什么样的结局呢？大灾难。4.5% 利率的债券继续下跌到 70，而 3% 利率的债券则上升到 80，这真是难以置信。

如同失败的投机想法一样，这种变化发展恰恰是符合逻辑的。4.5% 利率的债券发行量特别大，所以会有一个对市场的不断供应。3% 利率的债券是出自 1825 年的老法国国家债券。但现在不再有这种债券投放到市场，结果，卖空者只能以上涨的价格来购回这种债券。损失是巨大的，因为这项对冲业务看起来是如此没有风险，以至于许多专业人士都以巨额参与其中。这正好是一个典型例证，可以看到，所谓“最保险”的对冲业务可能会以什么方式而告终。

即使完美设计的股市投机也有可能失败，不是因为这个投机包含了一个逻辑错误，而是因为股市技术面的逻辑有时会胜过基本面的因素。即使最好的计算机也不能事先预测到这种情况。

天鹅绒上的游戏



同样是赌博，商品期货和六合彩你会选择哪个？我的选择是六合彩。尽管纸牌没有记号，但玩牌的人依旧可能被骗。

“还要多久啊，卡提里纳，你想考验我们的耐心吗？”西塞罗对金融骗子卡提里纳激昂控诉的第一句话还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我也想冲商品期货交易的骗子们喊：“你们还想持续多久？”主管当局还要静观多久，是要看着大众几百万的钱怎样被骗走吗？

商品期货交易在某些方面是可以和六合彩相比较的。在每个小储蓄者的内心都潜藏着一个喜欢投机的人。赌场对每个成年公民是都开放的。但去过赌场的人都知道，为了防止作弊，赌场的一切都处于严格控制之下。轮盘赌的轮是无瑕疵的，纸牌是没有记号的。尽管如此，玩赌的人依旧有可能在赌场被骗。

相当“可靠”：商品期货的赌窟

但与赌场相比，合约贸易有着本质区别：没有人可以亲自为赌场做广告，夸张合约贸易的广告驱动，把一无所知的市民拖入了商品期货的赌窟，并且，在商品期货交易中还存在许多作弊的现象。你会对这种广告是采用怎样无耻的手段来进行运作而感到难以置信。有诱惑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力的电话报价和精彩的说明书都能有效诱骗投资者。骗子们用有声望的公司的名字（它们是被无辜地牵涉进来的）和他们所谓的承诺来耍弄投资者。我还要告诫大家注意一种新类型的广告，它假称美国股市监管当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监控这项贸易，但实际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根本不负责商品期货交易，所以与此没有任何关系。

当然，就像赌场一样，对于商品期货交易机构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但无论如何，作弊者、合约贸易的不诚实总管以及他们不讲道德的广告代理的危害必须被清理。

在联邦共和国的欺诈

我不是主观地怀疑商品期货的经纪人、代理商和广告人都是骗子。但根据对实际情况的充分了解，我断言，在这些业务中，经纪人的唯一的兴趣往往在于把客户的钱装入自己的口袋。商品期货交易，如同它们在联邦德国的很多情况下所进行的那样，要么是完全的欺诈，要么是半欺诈，要么虽不是“法理”上的，却是一种“事实”上的欺诈。

完全的欺诈：比如，商品期货公司出售他们并不拥有的对商品的“购买选择权”。可是当价格上升至客户认为能获得大笔利润时，这种公司又不能履行他们的业务，申报无力偿付。这完全是一个欺诈，就好像一个赌场不支付赌赢的钱一样。

半欺诈：商品期货公司虽然在伦敦买入“购买选择权”，却按高于原价 100% 或 200% 的价格卖给它的客户。客户被占便宜，因为他不知道真实的价格。

事实上的欺诈：商品期货公司提供集合账户的股份或商品期货基金的股份。在股市开盘时，集合账户经理或商品基金经理买入类似 10 份大豆的合约、10 份黄金的合约和 10 份铂金的合约。到股市收盘时，每份这样的合约会出现 3 万马克的

盈利或损失。有损失的合约被登入集合账户，有利润的合约则被经理自己留下。没有股市的管委会，也没有条款（包括经理的良心）能够阻止他这么做。

用股市的行话来说，就是“在天鹅绒上游戏”。利润归游戏者，损失归客户。所以，每天都有新的商品期货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就不足为奇了。小仲马就曾写道：“大买卖就是拿别人的钱来赚钱。”但如果有人被不可抗拒的投机商品的兴趣所俘虏，他应该求助于美国的大经纪人，并根据自己的主意和决定来下单。毕竟玩轮盘赌的人也必须自己坐在桌子边，他不可以把钱委托给其他人。

商品期货的投机者也不应该让经纪人或他的雇员提供咨询，因为没有一个人自称专家的人比他自己更了解。计算机系统、专家和“世界大师”都是纯粹的传说。此外，经纪人根本不可能准确客观地提供咨询，因为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增加营业额，多挣佣金。最后，投机者才会发现他的整个资本都被佣金吃掉了。所以，我对外行的建议是：别染指商品期货投机。如同对赌场的轮盘赌一样，根据我50年的经验，对合约交易我也断言：“开始你可能会赢，但你最终肯定会输。”

由无知导致的同谋



来自高层的暗示就像兴奋剂一样让所有的投机者为之疯狂。当然，狂热过后往往都是以悲剧收场。

不幸的是，各国政要以及所有那些负责经济和国家金融的重大决策的人都没有看清国际投机家的阴谋诡计。政治家们既不了解国际投机家的心理状态，也不了解他们的活动能力，却只能用缺乏考虑的声明和语义上错误的定义极度地刺激投机活动。

来自高层的暗示

只要某个主管当局说了一句轻率的话，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投机者就会不加考虑地忙着“买入”或者“卖出”，这样是违反逻辑的。在最近这些年，这种投机性交易的规模越来越大，方式越来越激进，从而给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害。投机性交易对大众媒体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而大众媒体又进一步加大了损害的程度，因为大众媒体几乎总是对价格发展和交易市场产生不利的影响。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1977年美国财政部长迈克尔·布鲁门塔尔和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同时即兴地表示，他们对造成美元贬值的经济因素不会加以干预。

由此，他们实际上已经干涉了美元价格，并且使得美元贬值，尽管当时根本不存在美元贬值的经济方面的根据。他们解释的理由是对的，因为不干预是“正规的浮动汇率”原则，但特意去强调这一点显然是多余的。

来自高层的这种暗示对投机者来说不啻是一种邀请，并通过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来完成整个过程，最终造成损失。德国经济部长奥托·格拉夫·朗贝斯多夫当时也发表了一个有见解却多余的评语：他担心两种物品即汽油和美元很快就会有有一个同样的1.5马克的价格。

绝对谨慎，绝对失败？

这有益于什么呢？报道这种观点的报纸油墨未干，所有投机者就已经开始活动，操作或者说投机美元了。政治家们必须了解投机的机制和投机者的心理状态。

可是，他们宁可满足于用陈词滥调来解释汇率和价格的变动，也不去研究真正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无法在不法行为面前保护一个正规的市场，不管是原材料市场还是外汇市场。

如果政治家们不该比投机者先采取行动的话，他们至少应该控制住自己的舌头。这是在所有交易所和市场上人所共知的一个道理：如果投机者期待某种商品、外汇和有价证券有一个高的或低的价格，或者他们被大众媒体说服相信了这一点，他们就会一直购买或出售这种投机产品，直到他们希望的价格出现。在这种歇斯底里中没有人会过多地思考，因为没有人能够摆脱大众的激情。可是，成功的投机者必须预见到他未来买主的长远计划是什么。

按照凯恩斯的观点，这是一个预期的累积，也就是预期的平方。而违反逻辑和经济事实的股价波动将会最终带来股市的崩溃。

绝对谨慎的投机者几乎总会失望并受到惩罚。因为他们的大部分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股票都是在最高价位买入的，否则这个最高的价格也无法实现。

这又让我想起了一个古老的笑话：格林到法师那里并问法师，他的女儿在新婚之夜应该穿睡衣裤还是长睡衣。“完全无所谓，”法师说，“无论如何她都是要被偷吃的。”投机者，不管他们是购买还是出售，到最后，他们都会失去自己的金钱。这是符合规则的。但是，这期间他们酿成了许多灾祸。

防止危害市场经济！

为了防止投机者阴谋诡计得逞，主管当局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对付这些或愚蠢或邪恶的投机者呢？有很多的办法和可能性。在古代匈牙利，曾有人说过，骗子能变成最好的警察。

所以，政治家、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行长也应该有一个前投机者作为顾问在身边。这个前投机者经常能够给他们提供帮助。

我在这本书中也多次指出，投机绝对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合法动力。但是，我指的是资本市场上有价证券的投机。外汇或商品的价格操作，不管是向上还是向下，都只能削弱我们的自由经济体系，并使它失去效用。作为市场经济的追随者，我这么写正是考虑到了投机的社会职责。

美国是投机者的天堂



美国是投机者的天堂，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度，只要你有梦想就能在那里施展。难道不是吗？

仿佛就在昨天，在好莱坞的一个工作室里，我就站在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边上。他发表了下面的讲话：

我怀着敬佩的心情向你们美国人鞠躬致意。你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你们实现了伟大的事业。我们愿意向你们学习，我们派我们的工程师和大学生来到这里学习。但同时我们是很好的学生，我们将在未来超过你们。

直到今天，预言也没有变成现实。也许前苏联在军备方面超过了美国，但即使如此也只是在数量上，而并非在质量上。美国的科学技术成就还一直是前苏联的梦想，而现代化装备是要靠科学技术的。所以前苏联一直不敢从事与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对抗的冒险活动。

里根政府将在未来几年中把国家的所有力量集中在科技、研究、能源和军备上：自动化、工业机器人化（像在日本）和增强军备，以便重新成为世界最强的军事强国。一个如此充满活力的民族的努力将会给各个领域带来巨大的繁荣。



我对欧洲人的忠告

欧洲的投资者、企业、储蓄者和投机者如何才能从美国经济的繁荣中获利呢？直接投资只适合大企业，它们可以扩大分支机构或建立新的分部。私人投资者可能仅局限于两个部门：美国的有价证券和房地产。至于房地产，其选择是非常微妙甚至是危险的。在这方面会有很大的机会，但也有很大的风险，因为房地产市场比有价证券市场更具投机性，也更危险。

房地产市场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并非是透明的，并且经常在不是很干净的手中进行交易。一个房地产对象是否良好而具有投资机会，这取决于很多情况，一个人如果不是深入其中，就很可能产生疑惑。通常，只有那些无法卖出的房产及见多识广的阿拉伯资本家的房产才会被推销到德国来。

对于石油钻探和研究项目，我也劝阻欧洲的储蓄者不要参与，我甚至禁止我的朋友这么做。当地人保留了储藏丰富的矿源，德国的储蓄者得到了空的矿源，没有人能够较仔细地监督这些。

当然，虽然在华尔街也并不都是蜂蜜，但市场是透明的。在投资者购买他的股票时，他的购买价格是通过供给和需求绝对准确地达成，并由经纪人结算的。而在房地产市场，他们在购买的时候就有可能被占便宜。

我想对有价证券的机会这样排列：债券；债券升值后，紧跟其后的是养老型证券；然后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流行起来的周期性优质股。当然，只要债券情况没有好转，股票市场就会受到限制。

华尔街的股市发展强烈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因为政府未来的货币和利息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形势。如果在这个领域没有什么戏剧性的事件发生，我们在以后的年份就能够经历一个新的回光返照期。

“纸面的东西看起来都是好的……”

从纸面上看起来一切都不错。如果心理上能够保持乐观，那也可能在实际中获得成功。在一个坚强果断的人和他一流助手们的领导下，美国能够重获它以前的形象，就如同 20 世纪 30 年代的那次一样。在经历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后，当时的美国人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领导下重新恢复了常态。在“悲痛欲绝”的气氛后重新迎来了一个“狂喜”的氛围。

一个类似的发展前提条件是具备的。美国是一个几乎拥有无限原材料、能源和科技等资源的国家。如果我还是 20 岁的话，我肯定迁往美国（我经常告诫做外汇的家伙，不要把赌注压在美国的没落上。）这是一个人们能够充满幻想进行投资的国家。美国人的投资也非常勇敢和激进，因为他们有为此所需的资本。赫鲁晓夫也将证明这一点。可是他的先知卡尔·马克思却是美国所有伟业的仇敌。

卡尔·马克思的母亲曾经说过：“如果卡尔不是写了那么多关于资本的东西，而是做了很多关于资本的投机的话，他的人生就会好得多。”

今天，马克思的妈妈会特别佩服美国人。

“这只是第一次打击……”



短见的投机者看准了美元在走下坡路，
但里根的上台似乎打破了他们的美梦。毕竟，
最终决定货币的还是国家的实力。

多年以来，短见的投机者和自封的专家们纷纷谈论美元的下跌趋势。在那些肤浅的观察家们看来，这几乎是一个奇迹：自从被欧洲人低估的里根总统就职以来，美国货币重新变得强大起来。

法郎的“马恩河战役”

“美元状况如何，它会走向何方？”现在人人都会提出这个问题。60年以来我就一直知道这个问题，因为它常常出现。这并不奇怪，美国可是世界经济最大的供应商和客户。外汇交易商、投机者、银行甚至于专家们都不得不非常困惑地面对这个事实，因为这样的事情他们还没有经历过：一个在物质因素方面和心理因素方面都负担很重的货币在几周之内上涨了25%。

可是对于我这种岁数的人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可惊讶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我就经历了法郎的“马恩河战役”，并在其中以自行买单的方式积累了自己的经验。当时，单单是德国的大敌庞加莱将组阁

并兼任财政部长的消息就使得法郎在几周内上涨了50%，之后甚至上涨了100%，尽管在经济方面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可是，这个富裕、拥有巨大储藏的胜利之国突然从沉睡中被唤醒，并把它信任给予了一个绝对不是金融天才的人（正好相反），他只是个诚实、殷切并富有爱国情怀的人。国内外的悲观主义在瞬间逆转了，在阿姆斯特丹、苏黎世、法兰克福，特别是在维也纳，那些把赌注押在法郎崩溃上的投机者都破产了。

美元走出低谷

我不得不回忆起这些日子，因为在美元身上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一个新人在美国接管了权力，一夜之间国际舆论变调了。如果涉及到马克，这还会带来一种不好的预兆。马克肯定没有疲软，它还足够强势，但在另一方面，美元也没有像投机者、政治家和所谓的专家们所预言的那样变成一张废纸。任何能够引起美元恐慌的事件都中这些人的意，尽管很多这样的事件实际上对马克和其他欧洲货币更为不利。

没有投机者、政治家或外汇交易会想到对这些事件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他们只看到眼皮底下的事。“美元下跌了，并且还会继续下跌”，大众媒体天天重复着这些观点，并不知疲倦地把它列举给最小的交易者，但实际上它们自己也不知道货币到底是什么。

由于石油价格与美元挂钩，德国政府开始对美元价格下跌感兴趣。它高估了美元下跌的作用，同时却也低估了美国的贸易竞争能力。这种立场导致了德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和失业。政治家们忘记了，过低的美元汇价在经济上带来的后果通常要在2~3年后才会被察觉。

尽管利率也提供了部分的诱因，但把这一切都归咎于美国高利率的说法纯粹是一种谣传。在这期间，德国的利率同样上升了，而之后，利率在美国又重新下降了，但这对美元汇率并没有产生大的负面影响。

技术性的基本原因在于：由于负债都以美元计价，所以美元超



卖了。较高的利率和汇价可能继续上升的担忧在美元负债者中突然引起了一个小的恐慌。

美元将怎么走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美元将如何继续发展？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必须重复股市的一个基本规则：每一种行情的发展，不管是股票、原材料还是外汇，都存在三个阶段。如果价格出于心理和技术的原因已经跌得很低了，第一个阶段就是修正阶段。由某个事件引发，产生一种爆发，也就是一个向上的修正。在这个修正阶段后是第二阶段，我称之为伴随阶段。根据经济和政治事件以及它们的心理影响，价格将向某个方向或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如果发展是正面的，乐观情绪会推动价格继续向上，就好像它是合理的一样。因为一种价格不会永远停留在固定的位置上。它不是太高就是太低。只有第一阶段会修正每个错误的价格。如果第二个阶段同样是有利地向前发展，乐观情绪还会带来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价格会上升得更高，超过它的完全合理水平。

美元汇价进一步发展取决于我们将要面对的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件。

如果第二个阶段很好地进行，我们就将毫无疑问达到第三个阶段。对于投机者和美元债务人来说，后果当然是灾难性的。

如果谁现在就必须决定是应该购入美元还是售出美元的话，他就必须仔细观察所有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因素。

别忘记美国！



美国是一个包容的社会，是一个安全的天堂。但它不是生活艺术家的天堂。山姆大叔时刻都守护着自由和财产。

你可能想从中导出一个对各阶段时间的判断，越来越多的朋友、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问我，对于他们在经济状况好的时候投资到美国的资金，在他们经济状况不那么好的时候确实能够拿得到吗？对此有什么保障？我的回答是：没有。因为没有人会知道，在哪一天会有什么法律和规定适用于美国的银行。

但我也会谈一下我在类似情况下在纽约的经验，这些经验教导我，在美国，个人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有一个古老智慧的说法：“流氓就是像流氓所想的那样”。我想将其褒义地用在美国身上，并推断：没收他们的私人资金不符合美国的精神气质。

美国不是生活艺术家的天堂

哪怕你只往美国汇了一分钱，也应该让自己熟悉一下这个新世界的精神气质。在银行账户之外的地方，这种精神气质可能会让你失望。我的老朋友格林是纽约的维也纳难民，在这本书中，我曾提到过他。有一次，他的一个同事问他：“你说说看，你在美国快乐吗？”他的回



Kostolan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答是忧伤的：“当然快乐，但是不幸福。”格林理解的快乐是个人安全：他和他的财产受到保护和尊重。但是，对于一个根深蒂固的老欧洲人（奥地利人、法国人或匈牙利人）来说，在美国的生活不同于那种他习惯所认为的幸福生活。对他来说，美国缺乏一种坐在咖啡馆里探讨哲学问题或在街上闲逛的氛围。美国是那些工作狂及百万富翁的天堂，可不是那些囊中羞涩却希望能像百万富翁那样生活的生活艺术家的天堂。

一个安全的天堂

另一个故事涉及我本人。在战争期间，一个维也纳交易所的老同事曾写信给我，说他正战战兢兢地待在里斯本，纳粹有可能会突然袭击伊比利亚半岛。为了得到一个美国签证，他必须出示一个在美国有一定存款的账户，但是他没有，或许我可以用某个文件给他在美国开一个假账户。后来我真的在一个经纪人公司实施了他所要求的操作。一切都很顺利，我的朋友得到了签证并来到了纽约。

在他到达美国的几年后，我突然得到了移民局特别严厉的一个传讯。“科斯托拉尼先生，”一个巨人般的爱尔兰人用咄咄逼人的眼神看着我，并用刺耳的声音严词训斥我，“你在1941年曾为一位瓦施先生制造了一个虚构的账户。”在当时的美国，这种误导政府机构的行为是要受到监禁处罚的。可我是出于什么目的，并是在什么条件下做的这件事呢？

我不想说出当时的情况。于是我结结巴巴地说：“当时没有别的办法，我只是想从困境中解救一个朋友。”“是的，这一点我们已经查清了。”爱尔兰人回答道，“这里有一个团伙，他们收取佣金制造这种假账户。”然后他教育我，美国人是怎么想的：“但你的确是想帮助一个朋友脱离困境，所以，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请你不要再犯，因为尽管我们的工作进展缓慢，但所有的问题都会被我们发现。”

**这就是美国。这不是“避税天堂”，却是安全的国度，
既是穷人的也是百万富翁的，既是工人的也是企业主的。
山姆大叔守护着自由和财产，我亲身经历了。**



资本主义世界能幸存吗？



股市会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直存在下去吗？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真的那么不可调和吗？

股市这个西方的自由经济秩序，在今后还会以现在的方式存在吗？抑或这一切都只是一个濒死的世界？

这让我想起了法国财政部长贝伦·路易斯曾向他的国王路易斯·菲利普说的一句话：“只有搞好政治，我才能给你们一个好的财政。”然后，国家的财政金融质量才能决定，什么样的投资对储蓄者是有利的或有风险的。所以，不对世界政治事件进行仔细的观察，就制定一个长期投资政策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的自由经济体系遭受痛苦的改造，那么对中央银行政策的分析、对长短期利息以及对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理论的分析都是毫无用处的。

“奇幻世界能幸存吗？”如果要以更尖锐的方式来表述，这个问题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体系能够幸存吗？

我坚信的是：在美国能够幸存。在西欧很有可能幸存，但我不能肯定。如果资本主义体系在整个欧洲没落了，那么在美国也会退回到它的堡垒内。在那里，民众包括工会都信仰三个东西：利润体系、自由经营和自由竞争。

四面楚歌

有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悲观发展趋势：在西欧，虽然目前我还不
能预见革命性的变动，但其危险不在于民主选民的自由决定，而在于
外部的威胁。前苏联的外交攻势正变得越来越猛烈，看起来势不可挡。
这是多年清楚战略规划的结果。所以我担心欧洲特别是德国（这是决
定性的）会陷入俄国人的骗局。

前苏联会用一切手段来加强它的攻势，用微笑、承诺、大的工业
订单，包括军事威胁，为的是要把德国从与美国的结盟中分离出来，
即打破北约组织。如同我几个月以来所写的那样，前苏联的目标是，
德国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方面都要芬兰化甚至波兰化。无需动用一
个俄国士兵，西欧就会像一个成熟的果实那样落入前苏联的怀中。如果
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德国不能部署现代化的潘兴导弹，这就意味着德
国放弃了通过美国人来防卫的想法。

前苏联对这种新型潘兴导弹的心理恐惧证明了正是这种武器能够
在军事上保障西欧的安全。放弃这种类型的防卫，满足于前苏联的承
诺就意味着芬兰化。没有北约，没有美国的核保护伞，德国无法拒绝
前苏联的任何要求，不管实现这些要求的代价是多么昂贵。没有这些
导弹，西欧对前苏联来说就如同是一个没有保护的人。前苏联将通过
一系列强加的贸易和金融协议把一个中立的西欧（当然包括德国）纳
入卢布联盟，确切地说，是纳入卢布帝国，也就是完全被剥削。

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

许多德国大公司都抱有幻想，认为作为俄国的传统伙伴，一个中
立的德国也能够同俄国展开大量的贸易往来。是的，但只有当一个伙
伴手握一把上了膛的手枪时，一个美好的贸易往来才会出现。

进口原材料的价格和输往莫斯科的产品价格均将由前苏联来确定，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或者更简单：对于出口，德国得到卢布，而对于天然气，在德国必须支付美元。现在前苏联的每个孩子都知道，卢布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甚至对于东欧国家的公民来说，当他们从俄国回国时，卢布对他们也是毫无用处。

抛开“红色贸易”的诱惑不说，还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在德国，有人会在过渡期的适当时候接管政权，因为赫尔穆特·施密特对莫斯科来说并不是一个可靠的伙伴。经过考验的党员将接管权力的操纵杆，以便一字不落地完成莫斯科人的指令。一个中立的联邦德国也就会慢慢地与东德统一。至于在什么样的体制下统一，每个人都能想象得到。

描绘这样悲观的景象对我来说是很艰难的，但是，在进行长期的投资分析时，我们必须将这种风险考虑在内。事先有担心总比到最后时刻惊慌失措要好，因为在政治上，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正确的投资取决于世界政治形势的发展。我惊恐地看到，我在上面所描述的那发展基础已经具备。几十年以来，前苏联的政策压制了它的经济，一切都为它的军备作了牺牲。现在，为这种牺牲获取报酬的时刻到来了：只要以没有价值的卢布换取西欧的技术和农产品，不用和美国对抗就能得到一切。

为什么我仍然保持乐观

若排除政治风险，我会非常乐观地期盼 20 世纪 80 年代的进程。我坚信，今天的两大问题能源和通货膨胀（这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可预见的时间内都能够被战胜。西方，尤其是美国，必须将它们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到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上来。我再次重复：美国必须让自己在能源问题上完全独立。它的外交政策要受那些提供石油的小国的影响，这是不被允许的。如果美国能够解决它的能源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对整个西方世界就都解决了。这种努力的影响会延伸到所有领域：核能、太阳能、海洋能源、煤炭的液化、在西半球的

天然气和新石油资源的开发，以及其他一切可能的手段和方法。可能其中还有很多方法是我们今天根本想不到的。有各种各样专门从事这方面业务的公司，他们的股票是在交易所挂牌的。

科技是对付通货膨胀的咒语。只有自动化和新科学方法才能提高包括农业在内的各部门的生产效率，而只有借助生产效率的提高才能在不提高成本的前提下来提高工资。工人、工会以及在第三世界的几亿消费者的需求是不可遏制的。所以，伟大的任务就是打破“工资—价格”螺旋，而这只有通过生产效率的提高才有可能。另一方面，这样做也可以解决失业问题，因为提高了的购买力需要新的企业，新的企业创造新的工作岗位。

我确信，在今天就已经存在上百种专利和技术奇迹，它们在今后的几年里才会被公布并投入到商业化的应用中。因为即使是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期间，这个美国在政治和心理上都处于瘫痪和麻痹的时期（或者说看起来是瘫痪的），研究人员、科技人员、工程师和发明者也还在实验室夜以继日地工作。今天我们还不了解所有的结果。我属于那一代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能够在现场关注到美国的努力。如果这个美国巨人开始活动起来，那些原来看起来属于幻想世界的东西都将变成现实。

但是，美国必须被挑战。来自伊朗的侮辱、过分的油价提升及前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这些事件渐渐唤醒了这个沉睡巨人。它伸展四肢，揉揉眼睛苏醒过来。所以，我们这里的投资者不仅要有欧洲的储备，我的要求是：“别让我忘记美国！”

如果北约保持态度强硬，如果它用一切可能的现代化武器来保持它的军事实力，捍卫它的决心，如果它不总是谈论缓和并从内部开始更新自己，如果它不只是谈论自由，而是有目共睹地准备捍卫自由，美国方有可能同前苏联和它的军事力量共存共处。因为“和平”共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往往要通过艰苦的斗争才能得到。

所以，和平是一件艰难的事。

投机世界的牌手



什么人才能够称之为股市天才，至少我目前还不能给出一个标准的答案。这样的股市天才是否真的存在？

股市在我们的文化形态中得到了发展，并且直到今天也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改变。现在，不管是巨大的股市还是极其微小的股市，它们在机制上总是相似的。

究竟如何才能成为股市投机者？这好比一个纯洁的少女从事一个最古老的职业。开始是出于好奇从事它，然后是出于激情，最后是为了金钱。在股市笼罩着一种非常特殊的气氛，人们在这个喧闹的战场所呼吸的空气就像吸食的毒品一样。

在股市行情不好的时候或出于个人境况的压力，股市投机者经常需要寻找另外一个职业。但是，他们对股市仍旧念念不忘，一有机会，就会匆匆赶回这个“失落的天堂”。

1929年股市大危机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股市就如同一个找不到一滴水的沙漠。两个从前的交易所同事在街上相遇。“你在做什么呢？”他们中的一个问另一个。“我卖牙刷。你呢？”“嘘，”他回答道，“你不要告诉别人，我还一直在华尔街，但我太太还以为我在一家妓院弹钢琴呢。”

此外，尽管他们对股市无比失望，他和他的家人共同遭受过股市

破灭的痛苦，但只要一有机会，我熟人圈中的大部分投机者都会重新回到股市。

尽管股市投机者有着许多品质和个性方面的区别，但他们都有着同样的恶习和美德。每个投机者都知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为了弥补股市的亏损，最朴素的股市投机者也会毫不犹豫地把他的手表送进当铺。

有的人并没有很好的品行，但他们却经常喜欢吹嘘。“我用 100 买进一只股票，然后以 110 卖出。不错吧？”我就曾听到一家大银行的一个股市总经理这么说。“我以 50 卖出，然后又以 45 购回。”一个德国最大的人寿保险公司资产管理经理曾这样自我吹嘘。

我这些亲爱的同事实际上都把自己描述成了股市天才：他们总是预见了所有的事，所有上涨的股票他们都已经向他们的客户推荐了（当然只是向其他人，而不是正好同他谈话的那一位）；他们总是在最低点买入，在最高点卖出。

人们可以自问，这样的股市天才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那也只在自欺欺人的那群人中间。依我看来，一个好的股市投机者的最佳定义是：他如同是一个玩牌者，牌好时多赢，牌差时少输。



J.P. 摩根的小钢块



J.P. 摩根的一个小物件让我如获至宝，它成了我股市的晴雨表，我甚至怀疑它包含着摩根银行的秘密。

全世界的股市访问者和日投机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都戴有色眼镜，以他们自己在股市的参与方式来看待每个事件。有时这会导致思维的一种特殊退化：政府的规定、官方的决定、措施和法令等，只要是对他们不利的，他们马上就会宣布其为专制的、不道德的、愚蠢的甚至是违反民族利益的。如果他们喜欢这些决定，他们就会宣布其为明智的、道德的、有利于民族利益的。

如果我同一个股市投机者谈论世界重大事件，我立即就能从他的评论中作出推测，他在股市中做了什么交易。

投机者在每个股市行情中看到的只是国际政治或者金融事件的镜像，他们仅仅依靠股市的趋势来提出对政治和经济的预测。对他们来说，股市不只如经济学家们所声称的那样是一个温度计，它还是一个能预报未来政治和经济天气的晴雨表。不过，我在本书的多个地方已经证明，他们是如何经常地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的。

我的股市晴雨表

我也有一个股市晴雨表，但它是完全不同的类型。我所拥有的是自己的股市晴雨表。事情是这样的：华尔街银行家王朝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 J.P. 摩根去世后，他个人使用过的物品在纽约的一个拍卖会上拍卖。在众多的珍贵收藏品（猫眼石、雕花的金盒、镶嵌着钻石的玉石和水晶小摆件等）中，一件钢制的小物件引起了我的注意。

当时我还只是华尔街的一个新手，对摩根的声望印象深刻。我渴望能够买到一件小小的吉祥物，这块小钢铁是我唯一买得起的物件。这就是 J.P. 摩根的晴雨表。当时 J.P. 摩根总是把它放在他华尔街 23 号的那个小宫殿的办公桌上。那座宫殿还留着一个报复欲望强烈的投机者所扔炸弹的痕迹。花了 30 美元，我幸运地成了这块晴雨表的主人。如同 J.P. 摩根一样，我也把它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几天后我发现，它的反应是错误的。如果它指向“晴朗”，天气就变坏。如果大雨倾盆，它则固执地停留在“继续晴好”上。它的反应确实是错误的。

我立即试图找出它的原因，由此我发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现象：这个晴雨表的确能显示天气，但却是华尔街的天气。这是一个股市晴雨表。谁知道呢，也许它还包含着摩根银行的秘密。

我立即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我的朋友，他们又以最快的方式将其传播了出去。《纽约邮报》最著名的评论员和整个报界精英们都报道了此事。这个故事被刊登在 300 家美国报纸上。没过几天，我就成了知名人士。每天我都要收到上千封来信和电报，他们问我：“这个魔法晴雨表指向哪里？”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像一个珍宝似地敬重它。它一直运行得不错。



傻瓜到处都是



股市的傻瓜已经见怪不怪。当然，傻瓜永远比股票多，这样股市才有其存在的意义。自从有了股市就是如此。

股市的魅力也对围观者产生影响。他们往往比经验老到的专业人士更成功，有时是凭直觉，有时是靠运气，但更多的还是靠他们的耐心。

我的一个朋友在钢铁行业工作，在朝鲜战争期间他办理了凡百万美元的股票业务。他逼着自己用辛劳的汗水来赚钱。在他看来，我们股市投机者都是闲人、懒汉和经济寄生虫。他是正确的，尽管我从来不会因为自己没有干正经工作却能舒适生活而感到羞愧。我警告我的朋友，朝鲜战争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有一天他会很高兴能够把他“诚实赚来的钱”明智地投资于股票，且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出现，所以他应该事先了解股市。

第二天，他来到我这里。他考虑了我的建议并给我纸和笔让我给他列一张股票清单，他准备按此清单尝试着购买股票。他不想投机，只想稍稍参与一下。我首先给他写了德国的战前债券，其次是南非的戴比尔斯股票，还有其他的一些美国蓝筹股。那是一张非常棒的清单。从那以后，德国的“杨格债券”上涨了100倍，戴比尔斯上涨了10倍，其他的股票也大幅度上涨了。由于第一次购买后股价不断上涨，我的朋友又买入了越来越多的股票，在纽约、在欧洲，甚至在澳大利亚。

他开始只用现金购买，然后筹措越来越多的资金，最后用贷款购买。在他股市投机的巅峰时刻，他通过计算发现，一天之间的股市差价竟是他家庭预算的5倍。此外他还发现，股价也是可以下跌的。他在股市变得越来越忙碌，差价也变得越来越大会，以至于他的神经不再能够承受。有一天在交易所开会时，他的神经完全崩溃了，终于被送进了疗养院。

如果没有傻瓜，世界会是怎样？

他的家人开了一个“作战会议”。他们决定彻底退出股市。于是，所有股票都被出售了，所有资产都以现金的形式被存在银行而不是波动的股市中。在我的朋友接受催眠疗法治疗的几个月里，股市崩盘了。当时正值1962年春天，全球股市发生暴跌（直到今天，我还能清晰地感受到它）。当我的朋友痊愈离开医院时，股价正处在最低点。他很平静地笑着，仿佛脱胎换骨。如果当时不卖掉股票，他那些用贷款买的股票会让他彻底破产。我总算问心无愧了。虽然当初是我诱导他进行股市投机的，但德国俗话说：“结果好一切都好。”他从来没有如此富裕过。

但如果一个人在股市发过一次高烧，就没有那么容易收手了。有股票在手时，他会担心股价下跌，没股票在手时，他又会担心股价上升，我朋友的情况正好是这样。当股价从低谷开始回升时，他开始变得神经质了。当股价继续攀升时，他陷入了恐慌，开始担心错过机会。我徒劳地警告他，现在已经太晚了。可他还是陷入了股市投机。

如果这个世上没有傻瓜，世界会是怎样？股市又将会怎样呢？从这个故事中，读者可以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许多美国股市分析家会观察，纽约股中所谓的“空头”有多高。“空头”指的是有多少股票被卖空。如果这种状况很高，就被视为看涨（行情发展的一个积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极的信号)。因为某一天卖空的人必须把股票购回，所以他们代表着
一批未来确定的买主。与此相反，如果空头相对较小的话，分析家们
就会感到悲观。所有这些都是有道理的。但是另一种观察也同样有道
理：观察有多少储蓄者售罄了他们的股票，尽管他们是习惯持有有价
证券的。因为当他们相信市场发生转折，重新回到上涨行情时，他们
会是最贪婪的买主。这类储蓄者中也包括一些大的机构，如养老金基
金和保险公司等。其实它们必须做长期投资，短期的现金或货币市场
基金的投资都不适合它们。

我心中的珍宝



巴黎证券交易所是我股市启蒙的地方，
它在我的投机生涯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
它是我真正施展拳脚的地方。

每当我漫步在法兰克福的交易大厅（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有价证券交易场所之一）时，总有一种思念之情涌上心头，这是对那个证券交易所的思念。我在那里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直到今天，如果我想让自己开心的话，还总是会去一个地方走走，那就是巴黎证券交易所。从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回到巴黎证券交易所，我的感觉就好像从一个疗养院到了赌场一样。

这不仅是因为两者气质的不同，也在于巴黎证券交易所的不同构造。在巴黎，至少有 2 000 人拥挤在牌价显示板前面的栏杆边。这块显示板还总是被人用粉笔和湿海绵进行修改。在股市动荡的日子里，人数甚至可能达到 5 000。所有人都必须在 2 小时之内完成他们的交易。而在法兰克福，银行可以整天讨价还价。那里出现的是拥有约 800 人队伍的 24 个交易所经纪人公司和 27 个自由经纪人公司。在巴黎，客户群主要由私人投机者组成，他们每天要进行多次交易。因为与德国股市相比，巴黎股市的手续费是很低的。

不想做业务的人，仍然有他的乐趣。我很少在别的地方听到比这里更多的股市八卦。人们在这里讨论政治，相互讲述一些不重要且很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少是真实的故事。尽管如此，我仍旧很乐意去那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比这里更能让你找到这么多愚蠢的人。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极端的嘈杂声中进行的。因为在巴黎，股市的业务并非在受过教育的银行家手中，而是在 45 家股票经纪人的公司的手中。每家大约有 40 个性情急躁的职员，其中每个股票类别一个人。虽然他们制造的噪音显现出一派混乱的景象，但实际上却存在着严格的组织。

“卫士在那里”

谈到政府与股市的关系，区别就特别清楚了。在德国，股市是依赖于经济的，在法国情况正好相反。如果股市气氛良好，企业就能够发行新的股票，从而为投资筹措新的资本。所以，除了对股票购买者有一定的税收优惠外，法国政府还提供一个直接、恰当的股市行情支持。如果在有利空消息的情况下股价仍然没有回调，股市专家们就会说：“卫士在哪里？”

抛开某些辛迪加的误导操纵不说，巴黎股市和德国股市一样，其交易行为都是绝对可靠的。其区别只在于，由于期货交易和为数众多的利润投机者，巴黎的市场更流动一些。人们还不能引诱大部分德国大众从事股市投机，他们宁可把自己节省的那点钱花在折旧和其他业务方面。这样一来，巴黎的投机者就很可能损失他们的资金。但是，巴黎股市更富有传奇色彩。也许德国股市缺乏那种犹太人的元素，缺乏金融投机的巨大动力。巴黎股市则相反，如同在纽约、伦敦或约翰内斯堡一样，巴黎股市有很多犹太股市专家，没有这些人，股市就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股市。总而言之，巴黎人利用股市进行投机，而老实的德国人利用股市进行投资。我不得不偶尔前往法兰克福，在那里思考“生活的区别”。

不要指望选民的智慧

但现在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新政府会做什么呢？它会同之前稳固的雷蒙·巴尔政府那样支持股市行情吗？很难相信会是这样，很可能是相反的情况。如果新法国政府信守它的竞选承诺，它迟早得向它的人民宣布：“国库空了。”因为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社会主义者都为困难的国民经济发展而操心。

一切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我记得在左翼激进政府造成的多年政治和经济混乱之后，1926年法国又出了一个新的财政部长阿纳托利·德·蒙兹，这是一位特别杰出的人物，后来我和他变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以下面的话作为在议会第一次演讲的开场白：“先生们，国库是空的。”后来政府垮台了，法郎垮了，恐慌引起了来自右翼的猛烈回应，这为法国的完全康复奠定了基础，在接下来的经济繁荣中，法郎也变成了世界上最坚挺的货币。

密特朗政府的经济和财政部长雅克·德洛尔虽然是一位温和而富有责任感的教授，但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倒可以用下面的话来开始他的就职演说：“国库是满的。”因为德斯坦-巴尔政府给他留下了充足的国库和法兰西银行的巨额黄金储备。“新来者”可以按他们承诺的那样来分配货币。

雷蒙·巴尔是一位反对蛊惑民心的人，所以尽管存在许多的困难，他还是积攒下了这份财富。但是，雷蒙·巴尔犯了与他之前很多其他善意的政治家、教授和梦想家一样的错误：他完全指望选民的智慧，却没有考虑到他们的情感冲动和轻信。因为从经济状况和民众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来说，德斯坦的竞选不应该失败。他不能创造奇迹，他的继任者也不能。

密特朗“变革”的宣传口号确实非常有效果。其他负面的因素还有德斯坦的皇家气派以及他所代表的法国大资产阶级的自负。这无疑是欧洲最傲慢和最自私的社会阶层。



拥有分裂灵魂的民族

这个国家分成两个阵营，他们像憎恨瘟疫一样相互憎恨。对于一个具有嫉妒特性的民族，憎恨离它也就只有一步之遥。因为在富裕程度相对较高的旧世界中，除了妒忌以外，没有其他原因能够解释左翼政党和左翼鼓动的成功，这不仅仅是在法国而且是在整个欧洲。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自由市场经济，其结果都是一样的：要么一个大蛋糕，不公平地分配；要么一个小蛋糕，公平分配。但如果是后者，因为被分成了很多小块，以至于比大蛋糕最小的那份还要小。

当然，密特朗总统会致力于刺激经济，通过大幅度提高薪酬和社会支出来提高购买力。但是，因为稳定是每个政府的第一信条，所以对他来说，活动空间也是很有限的。选民和工会是没有耐心的，他们不愿意把他们的要求搁置下来。其结果可能是悲剧性的：一个灾难性的工资-物价-螺旋上升。储户的资本外逃和外国人的不信任还可能会加速货币贬值，然后，从巴尔那里继承下来的外汇储备就会不够了。数以百计的中型企业将面临倒闭的危险，过高利息和社会负担将让它们不堪重负。

在哪里以及如何能够结束这一切，这是一件不难想象的事。对此，“变革”只是一个粉饰的词汇。我们倒不如说它是一种危险的试验，这种试验只有在社会主义理论家的纸上才能获得成功，实践中从未实现过。

为了取得成功，民众必须得有铁的纪律和伟大的牺牲精神。可哪个民族有这种精神呢？法国人是肯定没有。所以有一天，那位财政部长将不得不宣布：“国库空了。”不管哪里的左翼试验，我都能够用一句话来描述：“左派来，搞破产；左派走，但留下了破产。”前几周兴高采烈地上街跳舞不会有任何大作用，因为还没有什么东西是像民众的情绪那样摇摆不定的。

心脏在左边，头脑在右边

密特朗总统是一位杰出的富有责任感的人，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有的人说话幼稚，但行动正确。也有的人说话聪颖，但行动完全错误，特别是政治家。我们希望密特朗不是被感觉和意识形态所引导，而是被他敏锐的思考力和现实主义所引导。所以，我至少看到了问题，因为我的心脏也在左边，可我的头脑却在右边。

我强调的是“我的头脑”，不是“我的钱包”。因为“我的钱包”被放在美利坚合众国。

股市大家庭



股市的大家庭里纷繁复杂，各个成员也是各有千秋，正是因为它们的点缀使得整个股市变得异常精彩。

对于那些与欧洲人很少有联系的股市，人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这可不是能够简单回答的，因为我只能复述我的个人印象。每个熟知这个国家状况和股市的人都能够给予更有特色的描述。

东京证券交易所

虽然30年前我在东京股市获利丰厚，但现在我可不想在那里投机。当时在那里投机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日本正面临一个完全重建的任务，很可能会出现一个经济繁荣时期。买什么股票以及买什么类别的股票都没有什么差异，所有股票都是好的。今天，情况根本性地改变了，为了能够在东京卓有成效地进行交易，你必须很好地了解当地的情况，就如同了解华尔街、伦敦、巴黎或法兰克福一样。

但无论是地理距离还是亚洲人心理状态，欧洲人都是很难理解的。我不了解日本政府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态度，也不了解反对党的立场。我不知道，对于重大事件大众会有怎样的情绪化反应，也不知道股市专业人士的反应。

这就好比我和另外三个完全不认识的伙伴玩扑克，我完全都不知道他们的心理和思维方式。这样的局牌我绝对不想玩，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但相信我的大部分欧洲同事也会像我一样对东京股市感到困惑。虽然欧洲有很多日本经纪人，他们可以向我们介绍他们家乡的情况，但你们已经知道了，我对经纪人的意见是不太当回事的。

悉尼证券交易所

在悉尼股市存在的是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一种美国的经济设想。股市主谋是欧洲人。这里可不是“小学生”的市场。价格飞涨中的股票很容易买到，但如何能把它们重新卖掉就是另外一回事。在几年前，有些欧洲人甚至在悉尼损失了几百万。你可以看到，人们在这里也必须精通本行。

南美证券交易所

南美股市是股市王国中多彩的斑点。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股市，投机活动总在喧闹声中激烈地进行着，但整个交易所的组织还有待完善（根据欧洲人或美国人的标准）。如果你有一个委托，也许要到几周以后才能得到确认。南美股市就是这样让人难以忘怀！

里约热内卢股市是一个大国中的小股市。这里的大众对房地产投资更感兴趣。在过去几年中，有人赚了很多钱，但也有人损失了很多钱。尽管如此，在20世纪70年代初，指数化的债券对于有经验的股市投机者来说，还是存在各种各样有利可图的机会的。人们说巴西是一个充满希望与未来的国家。如果这个未来变成现实，那么里约热内卢也将为一个活跃的有价证券市场。





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

特拉维夫股市是一个名气相对较小但绝对能让人感兴趣的股市。几年前，我曾有机会访问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我对这个股市有条不紊的组织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每个国家都有股市，它当之无愧是一个民族真正的镜像。人们只需要在以色列逗留几天就可以确定，在这个国家，不相信奇迹的人不是现实主义者。当“六日战争”（即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称“六日战争”，阿拉伯国家方面称为“六月战争”。——译者注）爆发时，特拉维夫股市的行情丝毫没有下跌，反而还上涨了，这也是一个奇迹。在股市的营业时间里，银行家和经纪人们不得不好几次跑到地下隐蔽所。每次他们被允许回到交易大厅时，股价都涨了几个点。有人会说“无耻”，但事实不是这样，这只是一个民族对自己命运不可动摇的信任。

30年前，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诞生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当时只有很小的一个股价清单。几个人围坐在一个桌子旁，与其说他们是在证券交易所讨论行情，倒更像是一群人在玩纸牌。现在，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已经有很多成员，主要是银行和几个著名的经纪人公司，而且他们都来自德国。

交易大厅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用于固定利率证券的交易，另一部分用于股票的交易。债券的牌价清单特别丰富。

犹太人经过这么多的考验后更相信安全可靠的东西，如安全的边界、可靠的武器和可靠的收入等，所以在这里，与价格指数挂钩的债券是最受欢迎的。各个行业的公司都在股票市场上挂牌，从银行到木材公司、钾肥公司再到建筑公司。股市的主要客户是保险公司、工会、养老基金、犹太人代理行和几个投资基金，连集体农庄也把它们节省下来的资金投资到有偿证券上。

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虽然不再是世界上最小的交易所，但肯定是最良性的交易所。在所有具有外汇限制的交易所里，都会有一个角落

是从事非法交易的，参与者从不认为这有什么可耻的。但在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则不一样。在那里，股市的成员会把这看做是有失身份的事。

我也曾徒劳地寻找轶事或笑话。但这根本不符合当今以色列清教徒式的、令人敬佩的精神气质。这种态度也不允许疯狂的投机和丑闻出现。

来自布达佩斯的以色列的精神之父西奥多·赫茨尔在他临死前两个月，曾写信给他的一个朋友：“当我死的时候，不要做蠢事。”特拉维夫的投机者肯定把这个告诫刻在了心里。



匈牙利的女预言家



世界上真的有预言家吗？至少我不会认为有，至于那些神秘的预言更是子虚乌有。而将这些信息作为炒股的信息来源，靠谱么？

我拥有一个股市的魔法晴雨表，但我的很多同事还有更“保险”的信息来源，这是我在几年前发现的。

当时，我在布达佩斯度假。想到有一段时间不必再讨论股市业务问题，我感到很幸福。所以当我到达后不久，一个好朋友请求我去他的一个熟人那里时，我感到非常失望。这位熟人听说我是“纯正的股市投机者”，所以很想认识我。我也知道她的名字。她叫芭芭拉·西尔宾格，是一个虔诚的老犹太教徒。在我的青年时代，她是布达佩斯一个著名的预言家。匈牙利临时国家元首尼库拉斯·何塞、总理格拉夫·贝斯勒和很多匈牙利上流社会的人都是她忠实的顾客或病人。每到新年，报纸都会用一长栏报道她对未来 12 个月的预言。她被看做是正式的匈牙利女预言家。

她的邀请对我来说当然不是很惬意。我绝对不想知道我未来的什么事情。每一个股市日的惊喜对我来说都是甜蜜的。但我的朋友向我保证，绝不会谈论占卜之类的事情。相反，是芭芭拉想从我这里知道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所以，我们就启程前往匈牙利的德尔斐，她住在布达后面的山中，简直快到了世界的尽头。

在一个杂物间里，一个打扮得非常吓人的老妇人接待了我们，一把破旧的靠背椅被她上百公斤的身躯压得嘎嘎作响。密不透风的房间里到处是无法描述的凌乱。但是，当在她开始说话时，整个景象都在瞬间改变了。她的表述方式非常高雅，看起来受过特别良好的教育。她很好地掌握了很多种语言。

“我亲爱的孩子，你就是把股市投机变成一种美德的那个人。你好像知道股市投机的所有门道。我很高兴能和你那里听到和学到些东西。”

我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从各方面看起来都很贫穷的老妇人究竟想从道琼斯指数、市盈率、投资信托基金或可转换债券中知道什么呢？更何况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滑稽的是，为她传授股市知识对我来说竟是一种享受。我在她那里几乎待了两个小时。与一个这么聪明有趣的学生交谈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在告别时，我向她保证说会同她保持联系，并会间或写信告诉她我关于世界各个股票市场的看法。

来自布达佩斯的神秘信号

当几周后我回到西方时，我同熟人讲述了这次会面。但令我惊讶的是，4个匈牙利裔外国人，一个在苏黎世，一个在伦敦，一个在日内瓦，还有一个在纽约，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国际股市投机家，多年来都同我的这位新女性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定期给她寄礼品和包裹，并得到芭芭拉关于世界各个股市的预言。有时是命令式的，如“秋天在华尔街把股票全部卖掉”；有时是神秘性的，如“在巴黎买进所有以P字母开头的股票”；有时甚至是绘画式的：“在苏黎世参与黄颜色的股票”。

为什么不呢，我对自己说。芭芭拉跟随她的直觉走，这种直觉肯定是基于某些因素的。也许她是从那些没有引起经纪人或银行家注意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的事件中得出她的结论，但她确实从她的杂物间出发，对 4 个国际职业投机家产生了影响。

从那以后，我拥有了直线一样的新工作体系。我从巴黎把我思考的东西寄到遥远的布达佩斯山区，然后，她从那里直接加上她预言的标签，继续发送到上面提到的世界的 4 个角落。借助这个新的安排，芭芭拉的建议更加具有专业性。但至于她的预言是否成真了，我就不想再说什么了。

我最后的“莫希干人小圈子”



很庆幸我有这样一群朋友，纵然他们步入了耄耋之年，但是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投资智慧永远都不会磨灭。

现在，我尊敬的朋友芭芭拉已经去世了。没有了芭芭拉对股市的参与，今天的匈牙利还存在专业的股市投机者，可却是退职的！

在美国，股市专家伯纳德·巴鲁克在他那个时代是美国公众无比敬仰的偶像。尽管如此，我对他的敬仰却没有这么庄严。从前在布达佩斯咖啡馆里，他那种类型的老股市投机者有几十个。只要他们的国家还有股市存在，他们始终都是股市投机者。自从匈牙利不再有股市后，他们就只是理论上、思想上和内心里的股市投机者。他们对华尔街股市兴趣浓厚，他们也许在阿姆斯特丹看到了股市的一个强劲复苏，或者在伦敦看到了股市的一个回挫。

在一次对布达佩斯的访问期间，我见到了他们。之前我听说，布达佩斯股市的20位老股市专家还在定期地聚会。我希望能与他们聚一次。在去他们聚会的咖啡馆的路上我还是有些忐忑：我的上帝，我会遇到什么呢？一个白发老人的聚会，甚至老到只会悲叹和喋喋不休地闲聊？可事实上，这次聚会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喜。他们看起来都很年轻、和蔼且高雅，甚至无忧无虑。此外，他们焕发的精神、敏锐的智慧和対世界上所有事情的了解都令人吃惊。



对过去不感兴趣

这个聚会是由一位令人尊敬的股市顾问、证券交易所管委会成员 84 岁的盖泽·克雷蒙来召集的。如同牧人一样，他照看着他的牧群。他严厉地训斥了会议开始后才出现的一位 85 岁的同事：“你迟到了 10 分钟！”就好像他错过了股市的开盘行情一样。克雷蒙满怀深情地向我讲述了当年的“布达佩斯商品和证券交易所”，讲起了它的意义和它当时所起的作用。他说的是对的。在奥匈帝国时期，布达佩斯的商品交易所也许是欧洲最大的商品期货市场，与芝加哥之间保持着电传往来。每个匈牙利人都对燕麦的牌价非常感兴趣。但在证券市场上，股市专家们也一直交易到晚上，为的是在法兰克福的晚间股市轧平账户或做新的投入。

克雷蒙是自 1860 年布达佩斯交易所成立以来发生的所有事件的见证人。1906 年，证券交易所迁到了一个新的地址，其交易大厅是全世界最大的（2 640 平方米）。从它成立到 1949 年的这段时间里，它有自己的荣辱兴衰。之后，匈牙利电视台和广播电台落户在了那里。

在 1921 年到 1926 年的高通胀时期，证券交易规模达到了巅峰。当时的布达佩斯交易所有 6 000 名成员，此外，还有 3 000 名对股市感兴趣的投机者，他们每天都等候在前厅，为的是跟踪事件的发展。在接下来的通货紧缩时期，成员数量锐减为 1 400 人。

现在，我正处于这个“最后的莫希干人”的小圈子。他们对过去都不感兴趣，更愿意从我这里听到一些新闻事件。虽然他们的咖啡屋是在布达佩斯，但他们的世界却是华尔街、伦敦和苏黎世。他们分析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国际黄金市场、密特朗总统的最新经济方案以及俄国的收成对芝加哥商品交易市场的影响。

我为自己属于这个圈子并且拥有这些朋友而感到骄傲。老年病学肯定可以证明，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进行长久精神操练的结果。

日不落帝国：股市



美国的股市打个喷嚏，世界的股市就要颤抖，科威特的埃米尔作了某个决定，多伦多的黄金股票就有可能上涨。这就是股市。

现在，所有股市的运作都越来越有规则了。某人只要在某地摁一下键盘，5 000 公里之外就会有人感受到它的作用。

只要科威特的埃米尔作了某个决定，多伦多的黄金股票就有可能上涨。这边在巴黎发生了由枪击引起的金融危机，那边在纽约的英镑就有可能下跌。重大的事件会波及证券市场、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是的，它会波及整个金融世界。

但股市的背后总是隐藏着对金钱的追求。它伴随着智慧，却也伴随着诡计、创意、发明和内幕消息，以及对他人的无知和懒散的利用。有时候，它甚至还会涉及一个词或一个法律条文。

我的这个多彩的世界从未停顿过，它昼夜不停地轮转。在纽约股市收盘后，旧金山的股市又开盘了，然后是檀香山的。当华尔街的灯火熄灭的时候，大量的人群已经涌进东京和香港的股市。紧跟着的是孟买股市、特拉维夫股市，两小时是雅典股市，再一小时是米兰股市，然后是法兰克福股市和伦敦股市。当巴黎股市收盘的钟声响起时，几十万美国股市经纪人已经重新坐在了电传机前开始鼓动他们的客户了。



Kostolanys Wunderland von Geld und Börse

股市在它的王国里走完了 24 小时的循环。在这个王国里，人们对幸福和成功的追求及失败都在一个对我来说非常迷人的广度中得到了反映：正如我希望的那样，股市是一个日不落帝国。

大投机家的股市教义



超越贪婪与恐惧

1. 客户不要相信经纪人，不管他承诺什么。
2. 人们必须“热”爱股市，同时必须“冷”对股市。
3. 对很多人来说，股市就是有音乐的蒙特卡洛。但为了能够接受到它的旋律，人们必须要有天线。
4. 分析家思考，但股市决定方向。
5. 时间就是金钱。
6. 繁荣总是紧跟着崩溃，崩溃总是以繁荣先行。
7. 有很多钱的人，可以去投机；只有很少钱的人，不允许去投机；根本没有钱的人，必须去投机。
8. 错误的信息是危险的，但对正确信息的错误解读是更危险的。
9. 如果人们也知道为什么，那股市行情就不会这么热了。
10. 股市投机者总是按自己的愿望来解读每一个消息。
11. 在股市，一半真实就是完全欺骗。
12. 股市玩家是一个战术家，而股市投机者是一个战略家。如果一个人进入到另一个人的领域，那么他会在两个领域都没有成效。



13. 图表解读是这样一门科学，它徒劳地在寻找创造知识的东西。
14. 人们不应该什么都知道，但人们必须什么都理解。
15. 我不知道明天是什么，但我知道昨天和今天是什么，这就已经很多了。
16. 谁在股市在意小钱，他就挣不到大钱。
17. 正如毛奇对战争所说的那样，在股市中，人们需要四个 G：
Geld（资金），Gedanken（想法），Geduld（耐心）和
Glück（运气）。
18. 只有亲身经历了股市问题的人才能理解股市的问题。
19. 如果没有股市经验，就很难有良好的神经。
20. 投机不是游戏，它是保护资产的一种措施。
21. 如何能够成为投机者？开始是出于好奇从事它，然后是出于
乐趣，最后是为了金钱。
22. 在政治上，一切都是可能的，也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23. 没有什么比向大众兜售有价证券更容易了，如果你能向人们
展示，它的价格已经攀升到多高的话。
24. 投机活动开始于长久地保护自己家产的本能愿望。
25. 经纪人喜欢投机者，但他不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投机者。
26. 罗斯柴尔德能创造繁荣，但永远无法阻止危机。
27. 在投机中赚取的是痛苦补偿金。开始首先得到的是痛苦，然
后才挣到钱。
28. 人们必须迎向趋势，而不是尾随趋势。
29. 股市的逻辑不同于日常的逻辑。
30. 在股票下跌时不拥有股票的人，在它上涨时也不拥有股票。
31. 没有什么好的财政部长，只有不好的或者更不好的财政部长。
32. 如果两个投机者相遇，他们不相互问好，而是问：你对市场
怎么看？
33. 在股市，只有损失是真实的，盈利是一种幻想。

34. 总是担心，但永不惊慌。
35. 股市知识就是当大家已经把所有一切都遗忘时，唯一保存下来的东西。
36. 股市投机是一种不断的即兴创作。
37. 股市投机就如同斯卡特牌游戏：牌好时赢的钱必须比牌差时输的钱多。
38. 卖空投机者被上帝所鄙视，因为他追求别人的金钱。
39. 在一次成功的交易后，赚取的利润通常只是借来的钱。
40. 股市的乐观主义能够在 24 小时内转变为最严重的悲观主义。
41. 在股市人人都知道的事，肯定不让我激动。
42. 为什么有经验的和有责任感的投资专家过得不错？因为他没有竞争。
43. 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每平方米能够找到像股市里这么多的超越自我智力生活的人。
44. 光有主意是不够的，实行这些主意尤为重要，为此需要勇气。
45. 不断地跟踪股价，并计算有多少盈利或者损失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如果你对投资的正确性坚信无疑，就必须顽强、坚持和有耐心。
46. 遗产继承人是股市投机者成功的唯一证人。
47. 一个守信用的股市投机者可以让他的继承人失望，但永远不可让他的银行家失望。
48. 每个国家都有它值得拥有的股市投机者。
49. 在很多情况里，股市投机者不可回头张望（以前的股价），就像《圣经》中罗得的妻子一样。
50. 投机和投资之间的区别不在于股票的质量，而在于它的数量。
51. 人们能够盈利，能够赔钱，但不可能赢回损失的钱。
52. 一个投机者必须像鳄鱼一样眯着眼睛睡觉。
53. 在股市，人们不能预测，而只能等待发生的事件。



- 54. 如果要吃猪肉的话，那必须是熟的。如果在股市投机，那么至少也要值得。
- 55. 在真正理解和稍能胜任股市投机之前，你肯定交了很多学费。
- 56. 股市就像是一个酒鬼，好消息的时候哭，坏消息的时候笑。

股市十记

- 1. 要有主意，要三思而后行：是否应该买进？如果是，在哪里？什么行业？在哪个国家？
- 2. 要有足够的资金，以免陷入压力之下。
- 3. 要有耐心，因为最初发生的状况往往与你想象的不同。
- 4. 如果你坚信自己，就该坚定和顽强。
- 5. 要灵活，时刻考虑到在想法中会有错误。
- 6. 当你意识到形势出现新的变化时，要卖出股票。
- 7. 不时浏览股票清单，检查现在可购买什么股票。
- 8. 只有在其中看到很大的想象空间时才买进。
- 9. 考虑到所有的，甚至最不可能出现的风险，也就是始终考虑到无法预期的因素。
- 10. 要保持谦恭，即使证明你是对的。

股市十戒

1. 不可尾随别人的主意和点子，不要想偷听秘密信息。
2. 不要相信，卖方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出售或者买方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购入，也就是说，不要觉得他们比你自已知道得多。
3. 不要想把损失再赢回来。
4. 不要回望以前的股价。
5. 不要躺在你的股票上睡大觉，不要只是期望它能达到一个较好的价格而忘记它，也就是说，不要不作决定。
6. 不要不间断地追随股价的每个微小变化，不要对每个风吹草动都做出反应。
7. 不要不断地结算盈利了多少或者亏损了多少。
8. 不要只有当你有利可图才卖掉股票。
9. 不要情绪化地受政治方面的好感或者反感的影响。
10. 不要过于自负即使你已经获利了。



看科斯托拉尼如何抓准牛熊转换点，
既在熊市中保值，
又在牛市中赚钱。

李大霄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

但 斌

深圳市东方港湾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刘建位

央视《学习巴菲特》节目主讲人
汇添富基金公司首席投资理财师

杨光

《中国证券报》金牛基金周刊副主编

刘 坚

《经济观察报》总编辑

艾经纬

《第一财经日报》资深编辑

刘宏伟

《新领军者》杂志主编
《新金融观察》报副主编

王再峰

《理财》杂志执行总编



● 欧洲的沃伦·巴菲特

● 金融史上最成功的投资者之一

有很多钱的人能够投机；有很少钱的人不可以投机；根本没有钱的人必须投机。

——安德烈·科斯托拉尼

媒体支持:



上架建议 | 金融投资

ISBN 978-7-5100-5941-4



定价：68.00 元



中资海派商务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资海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投稿: zzhptougao@126.com 销售: 0755-25970306